

美·約翰·蕾特著

# 震撼世界的十日



JOHN REED 著

郭有光 譯

美學出版社

# 震撼世界的十日

美·約翰·蕾特著

John Reed

：

郭有光譯

美學出版社

001

裝幀：特偉

譯者序

這部傑作是十月革命亡的史詩，是傑爾誕生的頌歌，拜爾曾經讀過三遍，並且毫無保留的把它推薦給全世界的人們。

著者約翰普特是一位美國的青年作家，他以訪員的姿態參加十月革命亡，事後把他親目所見的實況，用正確的觀點和美麗生動的文筆描繪下來，他雖然在實際鬥爭的過渡裏，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主見，但是當他寫著這部書的時候，却保持著不偏不倚的態度，對於革命的實況，描寫極為允當。這部書可以說是輝煌的歷史著作，也可以說是傑出文學最好的典範。

正如以前的歷史家追溯法國大革命的事實一樣，約翰普特把十月革命亡這段劃變的歷史給以非常翔實的記載，他所描寫的事實雖然龐雜，但是這許多事實給我們組成一個鮮明的意象，沒有一個片斷可以從金書裏面割離出去。原書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經列爾夫人譯成俄文，當時蘇聯的民眾正在浴血苦戰，這部書却千冊萬冊的暢銷着，被人們當做最好的讀物，許多學校都把它採作教本，震盪世界的七日一輝變亡了革命大眾的心靈，約翰普特成了蘇聯人民的祭友，一九三〇年他搬到蘇聯，十月十七日病逝於莫斯科，剛剛是三十三歲生辰的前夕，被蘇聯人民給予最高的敬禮，安葬在紅場上。

誠如巴比塞所稱譽的一樣，這部書是一幀鮮明的圖畫，約翰密特用他那天才的文筆，對於當時的情形作了非常生動的描寫，文章裏面有種逼眞的現實性，有種內在的節奏，使讀者像是處身於當時的事變之中，得到生栩栩的具象的感覺，例如，當我們讀着他描寫列甫的一段文章，就像見到那位革命聖人一樣：

「……在主席團裏有列甫——偉大的列甫，矮小而茁壯的身材，一顆光禿突出  
的大頭，隆在肩膀上，細小的眼睛，微曲的鼻子，闊大有力的嘴，寬厚的下巴；這時顯  
髮修現得很整潔，但是他那一生著稱的鬚鬚已離開毛茸茸的露出來，穿着普通的衣服  
，那樣子對於他是太長了。真不會想到，這就是羣衆崇拜的偶像，在歷史上也許從來不  
會有過被人民這樣愛戴這樣敬仰的領袖，一位奇異的羣衆的導師——一個純粹具有領  
導性的領袖；沒有一點特色，沒有一點引人入勝的地方。堂堂正正，不屈不撓，缺乏顯  
明的個性——但是具有在簡單的事件裏闡揚深刻的真理，在最最混亂的情況中，分析事  
象的能力，並且配合着機警，那巨大無比的智慧的胆魄。」

詩一樣的消緒，在這一部書裏面到處可以發現，約翰密特用一種想像的力量，對那激烈  
的鬥爭加以詩意的渲染：

「……廣大的俄羅斯是處在一個命運決定的境況裏，遠在一九〇五年，還個過

程就已經開始；「二月革命」僅僅促進了它，產生一系列這個新社會秩序的預示，結果還不過是延緩了那個古老政體底外強中乾的機樑，可是，現在，布爾什維克却在「一夜之間」把它推翻，就像攪枯拉朽一樣，古老的俄羅斯不再存在了；人類社會在太初時代的熱氣裏熔解了，從那躍動着的火焰之游藝面迸發出階級鬥爭，激烈而且無情；然而那個脆弱的行星球的表層，正在慢慢的凝固……」

再如，他描寫革命民衆保衛彼得格勒的情形：

「……所有籠罩在灰色遠景裏的工廠汽笛正在嘶鳴，那一種粗厲的動人魂魄的聲音，充滿着凶惡的預兆，整千整萬的工人擁出來，裏面有男子有婦女；整千整萬蜂窠一樣的貧民住宅裏，吐出無數身披淒涼的悲苦的羣衆，紅色的彼得格勒是危險了！哥薩克們來了！他們擠過那卑濕的街道朝着莫斯科烏斯基門，向南方和西南方走去；男女婦女和小孩，帶着米羅槍，鋤頭，鏟子，一捲捲的鐵絲，他們的工作服上被着子彈帶；……一個城市擠出這樣廣大的自動的羣衆，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正如急流湧流一樣的滾動着，一隊隊的兵士帶着推砲，摩斯卡車輛——革命的普洛列塔利亞正用它的胸膛保衛着這工人農民共和國的首都！」

約翰奮特是個語文的大匠，單就文學上的意義來講，這部書也會不朽的。

x  
x  
x  
x  
x  
x  
x  
x  
x

「十月革命」是歷史上的事了，但它的影響，我們將永遠感覺到，它把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從舊世界裏解放出來，它產生了蘇聯，它給人類帶來一種新的制度，新的希望。國父中山先生曾經說：「大家都知道俄國革命，在中國之後，而成功却在中國之前，其奇功偉績，真是世界革命上前所未有！」又曾經說：「有了蘇聯革命，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有人評論法國大革命，說是『在砲火的煙霧裏，現出一種新的人類的愛』，用這兩句話來形容『十月革命』，尤其是適當。

中國和蘇聯的國情不同，革命的對象決不一樣。蘇聯所走過的路，我們決不須遵循着走去，蘇聯所實行的是馬克思列寧的主義，我們所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其終極的理想雖然相差不遠，但方法上大有差別，然而，蘇聯革命的經驗，對於中國是異常寶貴的，中蘇兩大民族的友誼，是基於立國精神和革命的信心，在未來的世界和平的建樹中，中蘇兩大民族將各有巨大的貢獻。

目前蘇聯正和我們向着共同敵人作堅強的搏鬥，中蘇英美是休戚與共的盟友，我們以為蘇聯是同盟國的擎天柱，未來數世紀人類的命運，都將決定於蘇聯的戰場，只要蘇聯能消滅其武力，同盟國一定獲勝！世界和平將得到最大的保障！而且我們堅決的相信：蘇聯有過剩力量，蘇聯對世界人類做一樣偉大的工作！在俄羅斯的原野裏，將興起一族新的文化。

我們要了解什麼蘇聯是不可搖撼的，要了解蘇聯內部這種潛存的奇偉的力量，最好是窮本溯源，從「十月革命」的過程裏來探討。在那偉大的日子裏，表現了多少歷史的必然，表現了多少俄羅斯民族堅毅的精神，有多少對於主義的忠忱，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事蹟匯成一個光榮的傳統，永遠留在蘇聯人民的內心裏，要保存它，發揚它，這是目前蘇聯力量的源泉，這是蘇聯最後勝利的保證。

懷着上述的目的我翻譯了這部書。譯文完全是逐字逐句逐譯的，務求保持原作的文藝性，原著後面的附錄，為印刷的方便，暫不輯入。

最後，謹以此書獻給千百萬為祖國為自由而鬥爭的人們。

郭有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重慶。



## 引言

我用最大的高興和向不疏忽的注意讀了約翰·雷特底書，「震撼世界的十日」。我毫無保留地把它推薦給全世界鬥爭的大眾。這是一部我希望它印成千百萬冊，譯成各種文字的傑作。它對那實質上是普洛列塔利亞革命和專政如此輝煌的事件之理解，提供了忠實而生動的說明。這些問題是被廣泛的討論着，但在一個人能接受或擴充這些理想之前，他必須了解這次革命的全面意義。約翰·雷特底著作，毫無疑義地會幫助弄清楚這個國際革命運動的基本問題。

伊里奇

一九一九年末

### 著者序

這本書是劇變的歷史——我親目所見的歷史——一個片斷。它不攪雜任何事件，只在「十月革命」底詳細的珍貴記載。當時布爾什維克站在工人和兵士的前面領導革命，爭取了俄羅斯底政權並把它放在「蘇維埃」手裏。

自然，這本書底大部份是講首都象是「暴動中心」的「紅色的彼得格勒」。但讀者必須知道：在彼得格勒所發生的事，是以更大或較小的強度，在不同的時間距離裏面，差不多完全一樣地在全俄羅斯演著的。

在這本書裏所寫的一些東西，我必須把自己局限在那些我所觀察所經驗的事實底筆錄。一切以可信的確證，起點兩章簡略地描寫出「十月革命」底背景和原因。我很知道這兩章難讀，但它們對於下面幾章底了解却很重要。

有許多問題會自己提供到讀者心裏。什麼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所建立的究竟是一樣政治組織？假設有兩件維克在「十月革命」之前曾經為立憲會議（Constituent Assembly）而戰鬥，為什麼在以後要用武力把它解散？假設資產階級在布爾什維克主義底威脅變後十分弱以前權力對其立憲會議，為什麼他們以後又擁護它？

這些及其他問題許多問題在這本書不能解答。在另一本書裏，「從科涅羅夫到布爾什維克」

特到——尼多維斯克」(Kornilov to Brest-Litovsk)·我追溯革命底原因並且把德國的崩和事件包括在內。在那本書裏我解說革命組織的源起和作用，羣衆心理底演變，立憲會議底解散，「蘇維埃」國家底機構，以及布萊斯特——尼多維斯克條約底成因和結果等等。……

講到布爾什維克底革命，必須了解俄羅斯的經濟生活和軍隊並不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才解體的。而是還在許多歲月之前。從一九一五年開始的那一過程之必然的結果。在沙皇宮廷內執政的腐敗的反動勢力巧妙地執行了破壞俄羅斯的任務。爲着要與得意志單獨和崩潰。崩潰缺乏軍需，這造成一九一五年夏天的大退却；軍隊和大城市食糧缺乏，一九一六年製造業和運輸業底崩潰——所有這些，我們現在才知道都是他們怠工破壞的巨大陰謀底一部份。這破壞行爲剛及時地被「二月革命」阻止了。

新政體的頭幾個月，雖然大革命有意外的混亂，但當世界上十萬六千萬最受壓迫的人民突然獲得自由，國內情況和軍事戰鬥力各方面都有實際的增進。

不過，「密月」(Red Month)是短促的。資產階級僅僅要求一個政治革命，那會把政權從沙皇手裏奪過來交給他們自己。他們希望俄羅斯像法國西域比美給蒙國那樣，成爲立憲民主；或是像英國那樣，成爲君主立憲。但在另一方面，人民大眾却要求一個真正的工業上和土地上的民主革命。

威廉·華林 (William Walling) 在他所著的「俄國通信」，一九〇五年革命底報告裏，

很精闢地描繪了俄羅斯勞動大眾底心境，他們後來幾乎是完全一致地擁護布爾什維克主義：

「他們（勞動人民）看到那是可能，即使是在自由政府之下，如果政權落在其他社會階級手裏，他們還是要繼續挨餓。……」

「俄羅斯的工人是革命的，但他們既不是暴戾，專橫，也不是蒙昧無知。他們準備着堆集障礙物作戰，但他們時時研究問題，追隨着世界勞動大眾並且從他們底實際經驗裏學取教訓。他們是隨時準備和他們的敵人資產階級作殊死戰，得到最後的決定的勝利，但他們沒有忽視其他階級的存在。他們僅僅是問：在那日益逼近的大搏鬥裏其他階級參加這一邊或是那一邊。……」

「他們（工人）都同意，我們的（美國的）政治組織是比他們自己的好，但他們並不很希望用另一個暴君（資產階級）來代替舊的暴君。……」

「俄羅斯的工人不是沒有犧牲的，爲着換取像哥德非爾特（Goldberg）和克利波（Klippe）工人那點菲薄的權利，他們在莫斯科、里加、敖得薩成百成千的被處死，在俄羅斯每個牢獄裏成千成萬的被監禁，被放逐到沙漠上和北極區裏去。……」

這樣的形勢在俄國繼續發展，在對外戰爭的中途，社會革命就擱乎政治革命之上，在布

爾什維克主義底勝利裏更登峯造極。

沙克先生 (A.J. Sack)，他是反對「蘇維埃」政府的「俄羅斯消息社」的駐美負責人，在他所著的「俄羅斯民主政體之產生」一書裏曾經說：

「布爾什維克組織他們自己的內閣，以尼古拉·列甯做內閣總理，里昂·托羅茨基做外交部長。在「二月革命」之後，他們掌握政權的不可避免性逐漸明顯，幾乎馬上就有可能。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底歷史，就是這些人逐漸發迹底的歷史。……」

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常常把俄羅斯工人底「蘇維埃」誇大得多大。他們缺乏四方人民底政治經驗是真的，但他們在自動的組織裏訓練得很好，在一九一七年，有一千二百多萬俄羅斯消費合作社的社員；而「蘇維埃」本身就是他們組織天才之可驚的表現。再者，全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曾經像他們這樣地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技術裏好好地磨練過。

威廉·塞林這樣地舉出他們底特質：

「俄羅斯勞動人民底大部份都能讀能寫，因為多年來國家是在這樣混亂的狀態裏，以致他們得到領導底裨益，在他們中間不僅有知識份子個人的參加，而且有大批因革命而得的知識階級，他們是抱着爲俄羅斯政治的社會的「新生」之理想而轉回勞動人民的。」

……

有好多著作家表示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敵意，說俄國革命底最後「蘇維埃」是「可尊敬的」份子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底暴力進攻的鬥爭，但，那是資產階級，當他們在資產革命

組織裏伸展了力量的時候，就着手來毀壞它們並阻止革命。這結果，資產階級最後便圖窮七見的採用最後手段，爲着破壞克倫斯基內閣和「蘇維埃」，還應系統被解體，引起了內部的紛亂；破壞工商委員會，樹木被砍倒，燃料和原料被濫用；顛覆前線的軍事委員會，恢復死刑，對於軍事失利却是坐觀成敗。

這些都是布爾什維克野火之最好的煽動劑，布爾什維克用激起階級戰爭，用堅持「蘇維埃」底超越地位來回答這種無恥。

在這兩個極端的中間，其他的政黨一心一意地或者即若隱地擁護他們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謂「中庸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幾個較小的政黨，這些團體也受資產階級底打擊，但他們底戰鬥力量被他們底理論弄得破壞了。

大約地說，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爲俄羅斯在經濟上沒有成熟到能假社會革命的地步——只有政治革命是可能。照他們的解釋，俄羅斯的羣衆還沒有訓練到足夠採取政權；任何這樣做的企圖都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反動；一些暴虐的機會主義者會借遣方法恢復舊的政體。這以後，當「中庸的」社會主義者被逼迫着掌握政權時，他們却不敢使用政權。

他們以爲俄羅斯一定要經過西歐那樣政治經濟的發展階梯，最後，和世界上其餘的部分一齊，一步躍進到羽毛全盛的社會主義時期，所以，他們自然地同意於資產階級，主張俄羅斯必須先變爲議會政治的國家——然而把西方的民主政體加以相當的改進。這結果是，他們

堅持在政府裏和資產階級合作。

從這個觀點出發，就是一個支持資產階級的捷徑的階梯，「中庸的」社會主義者需要布爾喬亞，但布爾喬亞却不需要「中庸的」社會主義者，結果當資產階級一天天強固時，在他們的全部名冊上，「社會主義」的閣員們逐漸地被遠着讓位。

最後，當布爾什維克揭穿了全部的空頭允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才發覺他們自己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作賊。……今日差不多在全世界各國這同樣的現象還看得到的。

不作爲破壞的力量，在我看：布爾什維克是俄羅斯唯一的具有建設計劃和力量且把它施用於國家的政黨。假使他們沒有獲得統治權，我心裏真有點疑慮，那帝國主義德意志底軍隊會進抵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而俄羅斯將再度遭受沙皇鐵蹄底蹂躪。……

當「蘇維埃」政府成立後的一整年，說布爾什維克暴動是一種「政治冒險」，也還不過時。它是政治冒險，而且是人類所達到的最最高雄奇偉的冒險之一，領導着勞動羣衆掃蕩了歷史的陳蹟，把一切都孤注一擲的放在他們偉大而簡明的希望上，政治機構既已建立，大地主底土地可由農民分配。工農委員會和工會代工人們管理復業，在每一個農村，鄉鎮，城市，縣和省都有工兵代表蘇維埃，預備施行地方管理底工作。

不論一個人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作怎樣的想，但毫無疑義，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底大事之一，而布爾什維克底革命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事蹟。正如歷史家們所說巴黎公社故事

之徵求事項的報告一樣，他們也想知道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在彼得格勒所發生的事情，民的精神，領袖們怎樣觀察，怎樣說話，怎樣行動。懷着這個觀點，我寫成這本報告。在戰鬥裏我底意念不是模稜兩可的。但在敘述那些偉大日子底歷史時，平的報告者底眼光來看事件，務求把真實的情況描寫下來。

約翰·雷特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紐約



## 註釋和說明

俄羅斯政治團體設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蘇維埃」，國會和聯合會——底繁雜，對於一般的讀者將弄得非常混淆，因為這個理由，我在這裏給以一些簡短的定義和解說。

### 政黨

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彼得格勒有十七個政黨的票權，其他一些省鎮有四十；但這裏所解說的政黨底目的和組合，只限於本書內所提到的團體和會社，而且也只能涉及它們的政綱底中心意義和他們代表人物底普通特質。

(一) 各種掩幕下的保皇黨(Monarchists)，十月黨(Octoberists)等。這些曾經一度有過權勢的政黨不再公開存在；他們或是秘密活動，或是參加「卡狄特」(Cadets)，因為「卡狄特」逐漸擁護他們的政綱。這一派在本書內的代表人物是羅德季安科(Rodiansko)和舒爾金(Shulin)。

(二) 「卡狄特」——這名稱來自立憲民主黨(Constitutional Democrats)——詞從文底讀音。它公開的名字是「人民自由黨」，包括在沙皇治下出身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卡狄特」是政治改革的大黨，大概和美國的進步黨相似，當一九一七的二月革命「爆發時，「卡狄特」組成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因為「卡狄特」內閣宣布贊成協約國的

帝國主義的政策，包括沙皇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在內，在四月被推翻。由於革命逐漸變為社會經濟的革命，「卡狄特」也逐漸成為保守，在本書內它的代表人物是米留可夫(Milyukov)，維諾格(Vinograd)，沙茨基(Shatzky)。

(附二)公民團(Circle of Public Men) 在「卡狄特」因為他們和科澤羅夫(Kozlov)的反革命關係被羣衆廢棄以後，公民團在莫斯科成立，公民團的代表在最後的克倫斯基內閣裏會發給予閣員的職位。雖然它底領導者是維德季安科和舒爾金一統的人，但公民團却宣說自己是無黨無派，它是由比較「近代化」的銀行家，商人和企業家組成，他們是聰明到足够知道必須用他們的武器——經濟糾纏和「蘇維埃」搏鬥，公民團底標準人物是：李安諾索夫(Lindorov)，科詩瓦羅夫(Kovachov)。

(三)大眾社會黨(Popular Socialists)或「特羅多維基」(Trotsky) (勞動團) 由穩健的知識份子、合作社領袖、和保守的農民組成，在數量上是個小黨。大眾社會黨自命是社會主義者，實際上却是擁護小資產階級——書記、商店僱員等底利益，以一種直接的延續，他們是第四帝國國會(The Fourth Imperial Duma)內大部分由農民代表組成的勞動團(Labour Group)之傳統政策底繼承者，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發時，克倫斯基是帝國國會內「特羅多維基」底領袖，大眾社會黨是個國家主義者的黨。在本書內他們的代表人物是彼什罕諾夫(Pechenkov)，樂科烏斯基(Tchukovsky)。

(四) 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原來都是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在一九〇三年所舉行的黨大會裏，因為職階問題分裂為兩派——多數派 (Bolsheviks) 和少數派 (Mensheviks)。從這裏產生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多數黨黨員」和「少數黨黨員」兩個名詞。這後來成為兩個分開的政黨，都稱自己為「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而且都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實際上成了少數，到一九一七年九月才復行成為多數。

<sup>a</sup> 孟什維克 (Mensheviks) 這一黨包括的各種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必須經過自然的演進達到社會主義，而勞動階級必須先獲得政治權力。也是一個國家主義的政黨，這是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底集團，那就說明：一切的教育機構都操在資產階級手裏，知識份子所受的訓練在本質上就是反動的，參加資產階級底黨，在本黨中他們的代表人物是：日 (Dob) ，李波爾 (Liber)，塞普特利 (Tseretelli)。

<sup>b</sup> 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 (Menshevik Internationalists) 孟什維克裏面底激進派，國際主義者，並反對和資產階級的一切妥協；但不願從保守的孟什維克裏脫離出來，且反對布爾什維克所鼓吹的勞工階級專政，托羅茨基曾經好多時候是這一團體底會員。他們中間的領袖是：馬爾托夫 (Martov)，馬爾提諾夫 (Martynov)

<sup>c</sup> 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s) 現在自稱為共產黨，以着重和那些在各個國家內孟什

維克及所謂多數社會主義者內占優的「中庸的」或「議會派」的社會主義之傳統完全分離。布爾什維克主張將洛列塔利亞立刻暴動奪取政權，用強力掌握實業、土地、自然資源和金融制度的方法來促進社會主義底到臨。這一黨主要地是代表工農工人底希望，但也代表大部分的貧農。「布爾什維克」這名稱不能和「擴大主義者」混同。「擴大主義者」是另一個集團，（見第五節b）、領袖人物是：列寧，托羅茨基，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

d 聯合社會民主國際主義者（United Social Democrats Internationalists）又叫做「新生」(Novaya Zina)社，是由它那很有影響的機關報得名，除掉它的領袖馬克沁·高爾基(Maksim Gorky)個人，追隨它的是一些知識份子底團體，在勞工階級裏有一小部分羣衆，他們都是些文化人，除掉「新生」社拒絕附着於兩大派中的任何一個以外，他們有和活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幾乎相同的政綱，反對布爾什維克底侵略，但仍舊參加「蘇維埃」政府，在本書內其他的代表人物是：阿維羅夫(Avilov)，克拉馬羅夫(Kramarov)。

。雅丁斯特伏(Yedinstvo) 一個很小而且逐漸凋落下去的團體，差不多完全由普列罕諾夫(Prehanov)個人底信徒組成，普列罕諾夫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羅斯社會民主運動底先驅者之一，而且是它最大的理論家。這時普列罕諾夫是一個老態龍鍾的人了，非常富於國家觀念，即使是對於孟什維克也嫌太寬了，在布爾什維克舉事之後，「雅丁斯特伏」就消聲匿跡。

(五) 社會革命黨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他們俄國的名字叫做「愛莎雷」(Bashare)，原來是農民革命政黨，恐嚇主義者「戰鬥組織」底組織。在「二月革命」之後，它被好多一向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份子混入，那時它僅僅主張廢除土地上的私有財產，而給地主以某種方式的補償，然後農民逐漸增加的革命情緒，逼着「愛莎雷」放棄「補償」這字眼，而且引起那些少壯的比較激烈的知識份子在一九一七秋天從大黨裏分離出來，組織左翼社會革命黨，那些「愛莎雷」，後來常常激進到僅僅稱做「右翼社會革命黨」，要說喬什維克底政治態度，而且和他們一陣工作，末了他們代表富農，知識份子，邊是農業區沒有政治知識的人。但是就他們裏面，政治的經濟的意見之巨大的分歧比喬什維克內部更甚。本書內所舉的他們之中的領袖是：阿烏生提也夫 (A. Ushakov)，哥斯 (Gon)，克倫斯基 (Kerensky) 特契諾夫 (Tchernov)，「巴布契加」布萊式可烏斯下雅 ('Babushka', Brezhnevskaya)。

a 左翼社會革命黨 (Left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他們雖然在理論上承認布爾什維克勞動階級獨裁的政綱，起初迫隨暴力的布爾什維克政綱是很爲勉強的，但是，左翼社會革命黨參加「蘇維埃」政府，擔任內閣的閣員，尤其是農業部，他們曾經幾次從政府裏退出，可是常常又回來，因爲農民院離「愛莎雷」那邊的日漸加多，他們就加入左翼社會革命黨，那成爲支持「蘇維埃」政府的巨大的農民政黨，主張毫無補償的把大地主底土地沒收，交給農民自己處置，他們之間的領袖是：斯皮雷多諾瓦 (Spiridonova)，卡萊林 (Kalein)，基

可夫(Криков)，卡拉加也夫(Карагаев)。

b. 擬大主義者(Экстремизм) 是一九〇五年革命時社會革命黨底一個支流，當它是  
一個強有力的農民運動時，要求立刻實行社會主義者的政綱，儘量擴充人數，這時是一個無  
足重輕的農民無政府主義者底團體。

### 議會程序

俄羅斯的會議組織仿照大陸式的地方比仿照我們自己的(美國式)多，第一步普通是選  
舉執事和主席團(Президиум)。

主席團是一個主持會議的委員會，由出席大會的政黨和團體按他們人數比例舉出的代表  
所組成，主席團安排議事程序，它的會員可由主席呼名依次入席。

每個問題(Тема)都是用普通方式先敘說一遍，然後激烈地討論，最後由不同的黨派提  
請表決，每一個人分別投票。慣常是，議事程序在頭半鐘鐘內就會被弄得紛雜，在「緊急事  
件」底答覆裏，羣衆常常誤步，議員席裏的任何人可以站起來對任何問題說任何的話，羣衆  
按對着會場，實際上主席底唯一職務只是擬動小鈴維持秩序，或承認發言權。所有大會底  
真正工作差不多在各政黨各團體底幕後會議裏就做完，那常常把他們的多數票中在一件事物  
上面所懸掛的旗幟出附，結果是，每遇到一個重要的新的爭或投票表決時，大會都暫行  
休會，讓各個政黨和團體去舉行幕後會議。

會衆非常喧譁，對發言人喝采或呵斥，擾亂主席團底計劃，通常同呼喊是：『Prosta, 請一滾下去！』『Pravino!』或『Eto verno!』這是真的！對呀！』『Do volno! 够了！』『Doloi! 打倒他！』『Posor! 可恥！』『Toscha! 請一掃！不要這樣吵！』

### 羣衆組織

(一) 蘇維埃(Soviet) 「蘇維埃」底意義是「會議」，在沙皇之下的帝國政務會議(Imperial Council of State)就叫做『Gosudarstvennyi Soviet』，但在革命之後，『蘇維埃』一詞便和由勞動階級經濟組織之成員所選舉的——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Soviet of Workers' of Soldiers, or of Peasants' Deputies)連在一起，所以我把這個字限用於這些社團，當它在別的地方出現時則譯做「會議」。

除掉由俄羅斯各農村、鄉鎮、城市所選出的地方「蘇維埃」以外，在大城市裏有「蘇維埃」(二)保衛團(Raionny)，還有省縣「蘇維埃」，全俄羅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設在首都，原文底字音是「塞埃卡」(Tsay-ee-kah，見下『中央委員會』)。

(三)工會(Trade Unions) 雖然在形式上大部是實業性質的，但俄羅斯的勞工組合也還叫做工會，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有三四百萬羣衆。這些工會也組成全俄羅斯的團體，相當於俄羅斯勞工同盟，在首都都有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四)工商委員會(Factory-shop Committees) 這是乘革命時管理制度崩壞，工人企

國統制實業在工廠內的自發組織，它們底任務是用革命手段奪取並管理工廠，工商委員會也有全俄羅斯的團體，在彼得格勒有中央委員會，和工會合作。

(四)國會(Dumas)。「Duma」一字底意義大略是「商討的團體」。那在革命之後堅持了六個月的舊帝國國會(Imperial Duma)，在民主化的形式發，一九一七年九月自然地死去。本書內所提到的「市國會」(City Duma)是重新組成的市評議會(Municipal Council)，常常叫做「市自治政府」，它是由直接的秘密投票選出，它當布爾什維克革命時不能把握羣衆的唯一的原因是：所有純粹政治性質的代表，都因建築在經濟性質團體上的組織之逐漸生長而勢力日益衰微了。

(五)生斯特伏斯(Zemstvo)這組織地可以譯做「省評議會」(County Council)，是沙皇治下的具有微弱的管理權力的半政治半社會的團體，大部分由出身於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自由主義者所控制推進。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在農民中間做教育和社會服務的工作，當世界大戰時，「生斯特伏斯」逐漸掌管俄羅斯軍隊底全部食糧和服裝，向外國購買物品，以及在兵士裏面工作，大概相當於美國 Y. M. C. A (基督教青年會)在前線上所做的工作，在「二月革命」之後，「生斯特伏斯」被民主化了，使它們成爲農業縣分地方政府底機關。不過和「市國會」一樣，它們不能和「蘇維埃」競爭。

(六)合作社(Cooperatives) 這是工人和農民底消費組合，革命前全俄羅斯有幾百



萬會員。它由「中庸的」社會主義者設立，因為合作運動是把生產和分配底工具完全轉移到工人手裏的一種不澈底的代替物，所以不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所護護。在「二月革命」之後，合作社迅速地發展，由大衆社會黨，孟什維克，和革命社會黨操縱，直到布爾什維克革命時爲止，都作爲一個保守的政治勢力作用着。但是，當商業和運輸底原有機構瓦解時，營養俄國期的却是合作社。

(七) 軍事委員會 (Army Committees) 軍事委員會由前線的兵士組成，去反抗舊的長官制度底反動作用。每一個師、旅、團、營、隊都有它的委員會，在選之上選舉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司令部合作，統制着在軍隊革命中崩潰以後，軍需處底工作大部份都擱到軍事委員會上。在甚困難情況之下，甚至軍隊底命令也由軍事委員會頒發。

(八) 海軍委員會 (Naval Committees) 海軍裏面的和軍事委員會相似的組織。

### 中央委員會

在一九一七底春季和夏天，每個團體底各種全俄大會都在彼得格勒舉行。除掉每個合作社，各民族，陸軍和海軍底支部會議以外，有工人兵士農民蘇維埃，工會，工商委員會，陸軍軍委員會底大會。這些大會之中的每一個都產生一個中央委員會，或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去保障他們在政府中列席的特殊利益。因為臨時政府日益衰弱，這些中央委員會逐漸滋形勢逼迫着去掌握政權。

在六月內所舉出的最重要的中央委員會是：

聯合會同盟 (Union of Unions)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時，米留可夫 (Milyukov) 教授和

其他一些自由主義者建立自由職業者——博士、律師、醫生等底聯合會。這些組織在一個中心組織聯合會同盟之下。在一九〇五年，聯合會同盟以革命民主主義作用著；但在一九一七年，聯合會同盟就反對布爾什維克勢力的昂揚，且和那些反抗「蘇維埃」權力的政府官員聯合在一起。

「塞埃卡」(Tsaritsyn) 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命名是來自它俄文音譯著。

「生特羅伏烈特」(Sverdlov) 「中央海軍」——中央海軍委員會。

「維克希爾」(Vikhir) 鐵路工人聯合會底全俄中央委員會。這命名是來自它俄文音譯著。

其他的組織

赤衛軍 (Red Guard) 是俄羅斯底武裝的工廠工人，赤衛軍第一次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形成，當一九一七年三月城市裏需要武力維持秩序時，再度倉猝組織，在那時他們是武裝着，臨時政府要他們撤換的一切努力都沒有成功。每當革命裏遇到大的危機，赤衛軍就在街頭出現，他們缺乏訓練和紀律，可是充滿着革命的熱情。

白衛軍(White Guards) 布爾喬亞的義勇軍，出現在革命底最後階段。要從布爾什維克廢除私有財產企圖裏保持私有財產。他們裏面多數是大學徒。

「鐵克星普」(Tchikists) 就是所謂軍隊裏的「警軍」，由中央亞細亞回歐部落民族組成，個人效忠于科涅維夫將軍(Georgi Kornilov)。「鐵克星普」以他們的盲目服從和在戰爭裏的野蠻殘暴著稱。

敢死隊(Death Battalions) 或叫假衛隊。婦女戰士是世界上最為敢死隊的，但這裏所說的敢死隊却是由男子組成。它們在一九一七年夏由克倫斯基設立，想用英勇犧牲的榜樣來加強軍隊底紀律和戰鬥情緒。敢死隊大都由熱烈的青年愛國者組成。它們的成員大都來自資產階級底子弟。

軍官聯合會(Union of Officers) 是一個軍隊中反動軍官底組織，在政治上打擊軍事委員會底逐漸生長的勢力。

聖喬治底武士(Knights of St. George) 聖喬治底十字章是授予在戰鬥裏有卓越功勳的人。它的持有者不由自主地成爲「聖喬治底武士」。在軍隊組織裏有顯著影響，那是戰鬥底支持者。

農民同盟(Peasants Union) 在一九〇五年，農民同盟是一個革命的農民組織，但是在，在一九一七年，它變爲比較富裕的農民底政治代言機關，與「農民代表蘇維埃」底革命目

的和生長勢力鬥爭。

### 紀時和拼音

在本書裏面，我全部用公曆來代替原先的俄曆。俄曆比公曆早十三天。

俄國人名和文字底拼音，我不企圖依據任何譯音的編確規則，只是想給以能使英文讀者達到它的發音之最單純的相似的拼音。

### 材料來源

本書底材料有許多是來自我自己的筆記。但是，我也依仗一個條分縷析的剪貼着幾百種俄文報紙的簿子，上面幾乎滿篇是那時期每日的記事；英文報 Russian Daily News（俄新日日新聞），以及兩種法文報 Journal de Russie（俄羅斯新聞）和 L'Estimate（協約）。不過假使選在這些刊物之上的是彼得格勒法國通訊社每天出版的 Bulletin de la Presse（出版論壇），那上面載有一切重要事件，演說和俄文報紙上的評論。這出版論壇我保有一份，大約自一九一七年春天到一九一八年正月末尾的都是齊全的。

除剪貼面所舉的以外，我還平藏有每一種自一九一七年九月中旬到一九一八年正月末尾張貼在彼得格勒牆上的宣言、法令、公文。還有官方公佈的一切政府的文件和命令，以及官方政府公佈的當布爾什維克佔領外交部時所發現的祕密文件和其他的檔案。

# 震撼世界的十日

## 第一章 背景

一九一七年九月底末尾，一位外籍的社會學教授訪問俄羅斯，到彼得格勒來看我。企業家和知識份子們告訴他，說革命正在緩和下去。那位教授寫了一篇關於這件事的論文，然後旅行全國，觀察工業城市和農民會社——在那些地方，真給他一個大大的驚奇，革命似乎正在急速地墮進。在工資勞動者和農作人民中常常聽到「一切土地歸農民，一切工廠歸工人」底談論。假使那位教授去觀察前線，他會聽到全軍都談論着和平……

那位教授被迷惘了，但他毋須那樣；兩方面的觀察都是對的。資產階級變得愈加保守，人民大眾卻變得愈加激進。

在企業家和知識份子們中間普通都有一種感覺，以為革命已進行得很夠，而且延續得太長；這些事應該結束了。那些支持克倫斯基底臨時政府的，站在優越地位的「中庸的」社會黨團體，衛國派的(Ороч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都沾有這種意念。

「中庸的」社會主義者底公開機關報在十月十四號說：

革命底戲劇有兩幕：毀壞舊的制度和創造新的制度。第一幕已經延綿得够長了，現在是進入第二幕的時候，而且要盡可能地趕快去扮演。正如一個偉大的革命家所說：『朋友們，讓我們趕快結束這革命。那使革命延綿得太長的人將得不到勝利。』

可是，工人，兵士和農民大眾裏有一種強烈的感覺，以為那『第一幕』還沒有演出。在前線上，軍事委員會常常干涉那些不把他們底士兵當人看待的軍官底食部憲法。在後方，農場選出的土地委員會因為要實現政府關於土地的法規而被監禁；工廠工人抗爭「黑表」(Black List)，上了黑表的工人，就到處找不到工作——(譯者)和關廠。這還不算什麼，更甚的是：回來的政治流犯被當做「無希望的」公民從國內被逐出；在某種情況之下，從國外回到家鄉的人還因為一九〇五年所犯的革命案件而被迫害，下獄。

對於這各種多樣的人民底不滿，「中庸的」社會主義者只有一個回答：等待在十二月開幕的立憲會議，然而還衆是不能滿意的。立憲會議是既善且好，可是有些確定的事情，為着它會釀成俄國革命，為着它，那些革命的犧牲者將留在他們僵硬的馬爾斯埃場的兄弟塚(Brotherhood Grave on Mars Field)裏，不管立憲會議不立憲會議，必須做到：和平、土地、工人管理工業(Peace, Land, and Workers' Control of Industry)。立憲會議延宕了又延宕，或者再要展期，直等人民平靜透了再開幕，也許還要限制他們的提案。無論如何，這距



革命深後已經有人個月，而對於它幾乎還沒有一點表示……

臨時政府政策是在「緩慢無力的改革」和「低層的高壓政策」這二者之間擺動。一個從那社會主義的勞工部長領發出來的公告，命令所有的「工人委員會以後只能在工作時間之外開會」。在前線的軍隊裏，反對黨底「宣傳員」被拘禁，激進的報紙被封閉，對革命的煽動者處以極刑，全國解除赤衛軍的武裝，哥薩克被派遣到各省去維持秩序……

這種政策把那些「中庸的」的社會主義者和他們在內閣的領袖們弄絕了，他們認為和資產階級合作是必要的。民衆很快地既離了他們，走為「和平、土地、工人管理工業、勞動階級政府」的戰鬥的布爾什維克這邊來。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危機一個即發。這反國內的輿情，克倫斯基向那些「中庸的」的社會主義者和資產階級組織聯合政府；結果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從此永遠失掉民衆底信心。

大約在十月中旬，在 *Pravda* (工人之路) 上有篇標題為「社會主義政黨的團員們」的論文，表現了人民大眾反對「中庸的」社會主義者的情緒……

這真是一隊他們服務底成領導。

塞普特利 (Serebrennik)：引用保羅夫特塞夫將軍 (General Polovkov) 底助力解除工人的武裝，壓服革命士兵，在軍隊裏施用死刑。

斯科比尼也夫(Skopnik)：以要求對資本家底利潤徵百分之百的稅開始，可是結果却企圖解散工廠商店裏的工人委員會。

阿夫生提也夫(Avsteyev)：把幾百個屬於土地委員會的農民團選監牢，把幾十個工人士兵底報紙禁止出版。

特奧諾夫(Tokanov)：簽名于「帝國」宣言，命令解散社會黨的國會。

沙文可夫(Savinkov)：決定和科羅羅夫將軍(Gorodkov)公開聯盟。如果這位國會議員沒有把彼得格勒出賣成功，只是由于他熱衷於黨的若干理由。

樂維德尼(Ledny)：用詞水譯斯基(Ledenski)和克倫斯基底批示，把那些最優秀的革命工人、士兵、海員下獄。

昆奇丁(Kuchin)：作為一個庸俗的極大反對鐵路工人。

克倫斯基(Kerenski)：關於他還是不說任何事比較好。他服務的成功單是太長了

.....

在希爾辛福(Helsingfors)舉行的波羅的海海軍代表大會上，通過一個議案，那問題是：我們要求立刻從「社會主義者」底臨時政府那邊把政權轉移過來，那政治的投機者——克倫斯基，用無恥的政治的詐騙手段資產階級服役，他正在侮蔑着摧毀着革命議案。



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委員會，且註釋和說明）不願召集那個會議，說立憲會議僅僅是在兩個月之外，在那時候，他們指出，「蘇維埃」便要退休。同時，布爾什維克一個又一個地爭取着全國聯合會的支部和兵士與海軍那邊地方「蘇維埃」。農民的「蘇維埃」還是常有，因為在沒有自動性的農業區域裏，政治意識發展得很慢，而社會革命黨二三十年來就是在農民裏面佔優勢的政黨。……然而，即使是在農民裏面，革命的黨派也正在形成。它在十月裏清楚地顯示了自己，社會革命黨左派分裂出來，形成新的政治團體，左翼社會革命黨。

同時，各處也有反動勢力發張的現象。在彼得格勒，特羅茨基（Троцкий）滑稽劇場裏，一個叫做「沙皇之罪惡」的諷刺戲一羣保皇黨中途搗亂，他們以「侮辱皇上」的罪名毆打那些演員。各個報紙開始為那「俄羅斯的拿破崙」歎息。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把 Rubochich's Education（工人蘇維埃代表）叫做 Gramscich's Deputatov（狗肉代表）。那箇直是常事。在十月十五號我和一個俄國的大資本家談話，李安諾素夫（А. А. Лиснов），他被認爲是「俄羅斯的羅克費萊」（Rockefeller's Russia），羅克費萊是美國的煤油大王——譯者註。）——在政治信條上是個「卡狄特」。

他說：「革命是一種病症。或早或遲那國外的列強一定要來干涉——就個人要來強行醫治一個神經病的兒童，教他如何真正正確的走路一樣。當然，總多少是有點不應該的，但那些國家必須認清在他們國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底威脅，如像「無產階級專政」，「世界社會革

命」等等有傳染性的思想。……有一個機會可以使這樣的外力干涉不必變。那就是運輸機關停頓，工廠關閉，德意志人侵入。飢餓和失敗會使俄國人民恢復他們的理智。……」

▲ 李安諾夫先在他的意見裏着重說明，不論什麼事情發生，商人和企業家都不能允許工人商店委員會存在，或允許工人在產業管理裏分享任何的權力。

「至于布爾什維克，他們將被兩種方法中的一種掃掉。政府可以從彼得格勒退出，再宣佈對俄國格勒，還地方的軍事長官就可以毫不客氣的討伐那班小子。……或者，例如吧，假使尤澤會給，表示任何「烏托邦的」傾向，那它就可以用軍事力量解散掉。……」

冬天臨近了——可怕的俄羅斯的冬天。我聽到一個企業家這樣說：「冬天常常是俄羅斯最好的朋友。也許現在它將把「革命」從我們身邊除去。」在冰凍的前線上，可憐的兵士不斷地挨餓死亡，沒有戰鬥情緒。鐵路崩壞，食物減少，工廠關閉。那些挺而走險的羣衆喊着說資產階級在故意踐踏人民底生活，招致前線的失敗。正在科夫將軍(General Koltov)公開說「我們難道必須用里加(里加)做代價，激起國人的責任心嗎？」之後，里加就被放棄了。

階級戰爭發展到這樣尖銳的程度，那對於美國人是難以相信的。但是我在北部前線上會親自遇着一個軍官，他坦白地說前線戰事失敗都不和士兵委員會合作。「卡狄特」黨從格勒支部底秘密告訴我，說國家經濟生活底崩潰是削弱「革命」的鬥爭底一部分。一個協約國

命運所繫的偉大革命……

這一切底直接結果就是布爾什維克底命車。

自從一九一七年三月以後，那時工人士兵底怒潮撲擊到華雷德宮（Tauride Palace），逼使那遲疑不決的帝國國會（Imperial Duma）掌握俄羅斯底最高政權。推進革命事件之每一個轉變的，就是工、兵、農人民大眾。他們喝倒了米留可夫內閣；「蘇維埃」向全世界宣佈俄國的辯和條件——「不割地，不賠款，和民族自決底權利」；再者，在七月裏，沒有組織的普洛列塔利亞自動起來又一次的進襲華雷德宮，要求由「蘇維埃」掌握俄羅斯底政權。

布爾什維克在那時候是個渺小的政黨。把自己處在運動底前鋒，由于不幸的失敗，公眾輿論轉過來反對他們，而他們失掉領導的黨徒就潛入維包區域（Vidore Quarter），那地方是彼得格勒的底聖安多尼（St. Antoine）巴黎的貧民住宅區，是革命份子的淵藪。——譯者註——。接着來了一個對於布爾什維克底野蠻的打擊，幾百人被監禁，在那裏尚有托羅茨基，科倫泰夫人（Madame Kollontai）和加米尼也夫（Kamenev）；列甫和季諾維埃夫（Zinoviev）都隱蔽起來，做了司法制度之下的亡命者；布爾什維克的報紙被禁止發行。造謠者和反動派大聲疾呼的說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的間諜，直到全世界的人類相信它才止。

不過臨時政府覺得自己不能證實布爾什維克的罪狀；那些是資證明幫助德國做陰謀活動

的文件，被發現是出于偽造；於是布爾什維克就不經審判一個個的從牢獄裏被釋放出來，在名義上交保或者連這一套都不要，最後只剩了六個人。那變幻無常的臨時政府底無能和優柔寡斷，是一個無人否認的事實。布爾什維克再度喊出那給羣衆聽起來是如此悅耳的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他們也不是只圖自利的，因為那時「蘇維埃」底大多數還是一中庸的「社會主義者，他們的死敵。

不過更有力的地，布爾什維克捉住工人、士兵、農民底原生的單純的希望，而且從這裏面建立起他們的適合時宜的政治綱領。這操當衛國派的「*Опор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把自己糾纏在和布爾喬亞的妥協裏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就很快地攫奪俄羅斯的羣衆。在七月裏他們還是受攻擊蔑視的；但九月裏，首都的工人、波羅的海的海軍、以及士兵差不多全部被他們逼邊爭取過來。九月間大城市裏市選舉具有嚴重的意義；議員中僅有百分之十八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而他們在六月間却是佔百分之七十又強的。……

有一個現象會使外國的觀察者迷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陸海軍委員會和一些聯合會底中央委員會——著稱的左鄰電工人聯合會和鐵路工人聯合會——都用非常的進行來反對布爾什維克。這些中央委員會都是在申夏或更早一點的時間選出，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有無數的提案，而他們延擱或阻礙任何新的選舉。這樣，依照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底建議，全俄人民大會（*Всесоюзный Съезд*）須在九月中召集。但是 *Trayko-Board*（工人士兵代

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委員會，且註釋和說明）不願召集那個會議，說立憲會議僅僅是在兩個月之外，在那時候，他們指出，「蘇維埃」便要退休。同時，布爾什維克一個又一個地爭取着全國聯合會的支部和兵士與海軍那邊地方「蘇維埃」。農民的「蘇維埃」還是罕見，因為在沒有自動性的農業區域裏，政治意識發展得很慢，而社會革命黨二三十年來都是在農民裏面佔優勢的政黨。……然而，即使是在農民裏面，革命的黨派也正在形成。它在十月裏清楚地顯示了自己，社會革命黨左派分裂出來，形成新的政治團體，左翼社會革命黨。

同時，各處也有反動勢力超張的現象。在彼得格勒，特羅基茨基（Trotsky）滑稽劇場裏，一個叫做「沙皇之罪惡」的諷刺戲被一羣保皇黨中途搗亂，他們以「侮辱皇上」的罪名毆打那些演員。各個報紙開始為那「俄羅斯的拿破崙」歎息。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把 *Radotchin's Director*（工人蘇維埃代表）叫做 *Shakhin's Director*（狗的代表）。那狗還是常事。在十月十五號晚和一個法國的女表來談話。李安諾夫（N. G. Likhonov），他承認俄是「俄羅斯的羅克贊萊」（Rochefort's Republic）。羅克贊萊是美國的煤油大王——譯者註。）——在政治信仰上是個「卡狄特」。

他說：「革命是一種病症。或早或遲那國外的列強一定要來干涉——就像人要來進行醫治一個神經病的兒童，教他如何走正經的路一樣。當然，總多少是有點不應該的。但那些國家必須認清在他們國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底威脅，如像「無產階級專政」——世界社會革

命」等等有傳染性的思想。……有一個機會可以使這樣的外力干涉不必要。那就是運輸機關閉，工廠關閉，德意志人侵入。餓餓和失敗會使德國人民恢復他們的理智。……」

李安諾爾夫先生的意見裏着重說明，不論什麼事情發生，商人和企業家都不能允許工人商店委員會存在，或允許工人在產業管理裏分享任何的權力。

「至于布爾什維克，他們將被兩種方法中的一種掃掉。政府可以從彼得格勒退出，再宣佈對彼得格勒，這地方的軍事長官就可以毫不客氣的討伐頑強小子。……或者，例如呢，假使立憲會議，表示任何「烏托邦的」傾向，那它就可以用軍事力量解散掉。……」

冬天臨近了——可怕的俄羅斯的冬天。我聽到一個企業家這樣說：「冬天常常是俄羅斯最好的朋友。也許現在它將把「革命」從我們身邊除去。」在那冰凍的前線上，可憐的兵士不斷地挨餓死亡，沒有戰鬥情緒。鐵路崩壞，食物減少，工廠關閉。那些挺而走險的羣衆喊着說資產階級在故意踐踏人民底生活，拯救前線的失敗。正在科夫將軍 (General Kholmov) 公開說「我們難道必須用皇權 (Czar) 做代價，激起國人的責任心嗎？」之後，里加就被放棄了。

階級戰爭發展到這樣尖銳的程度，那對於美國人是難以相信的。但是我在北部前線上會親自選派一個軍官，他坦白地說前線戰事失敗都不和士兵委員會合作。「卡狄特」黨對待格倫支都底認真告訴我，說國家經濟生活底崩潰是削弱「革命」的鬥爭底一部分。一個協約國

的外交家，他的名字我曾允諾不披露出來，也以他所得的消息肯定這件事。我知道：靠近卡爾科夫（Khar'kov）的煤礦確實是被它們的主人放火，灌水；莫斯科紡織廠底工程師當他們離開時把機器弄壞；鐵路職員做破壞火車頭的工作，被工人捉住。

資產階級底大部分人都甯願要德國人而不要「革命」——甚至甯願要德國人而不要臨時政府——而且毫不猶豫地這樣說。在我所住屋子的一個俄國家族裏，餐桌上談話底主題幾乎盡是不變地說德國人到臨，帶來「法律和秩序」……我在一個莫斯科商人家庭消磨了一晚；當吃茶時我們開在席的十一位他們在「德皇威廉和布爾什維克」二者之間取那一個，票數是十對一，贊成德皇威廉。

投機商人利用普遍的混亂來累積財富，而且把它們耗費在狂歡的宴飲或政府官員底賄賂裏。食物布匹和燃料被積蓄起來，或秘密地送出國外到瑞典去。例如，在「革命」底頭四個月裏，保存的食糧幾乎完全公開地從彼得格勒底大市貨倉裏被掠奪一空，直到兩年的穀物準備降到還不够供給全城一個月的消費。……依據臨時政府最後一任資源部長底正式報告，在海參威（Vladivostok），咖啡以兩盧布一磅的價格獲批出售，而在彼得格勒的消費者却以十三個盧布才買到一磅。所有大城市的商店應有大批的食物和衣服，但只有富人纔能購買它們。

在一個省鎮裏我熟識一個轉變為沒錢者——俄國人叫它做 *Бездон* 強盜，吃屍體的惡

鬼)——的商人家庭，三個兒子都以賄賂免除軍役。一個在食物布匹上做交易；另一個非法地把黃金從那那(Paris)販賣給芬蘭底營私商人；第三個在食料廠裏操持着絕對利潤，那飲料廠把生產品供給當地的消費合作社——而以消費合作社滿足他的一切需要做交換條件。這樣，當人民大衆在他們的麵包券上得到四分之一磅的黑麵包時，他却享有白麵包、糖、茶、蜜餞、糕餅、牛奶的晚餐。……而當前線的士兵因為寒冷、飢餓、疲憊不能再戰的時候，這商人家庭是怎樣憤激地喊罵着「懦夫！」——他們「沒俄國人」是怎樣地「可恥」。……最後布爾什維克發現並索取儲藏底大量存貨時，在他們眼裏他們又是什麼樣的「強盜」。

在這一切外表的腐敗之下活動着舊時代的黑暗勢力，自從尼古拉二世(Nicholas the Second)頭覆之後就一直沒有變更，秘密而且非常活躍。那赫赫有名的Ojars底人員還是有用，他可以擁護沙皇或反對沙皇，擁護克倫斯基或反對克倫斯基——只看那個人給他們錢。……在黑地裏，各種的祕密組織，如黑百黨(Black Hundreds)，忙碌着企圖在某種形之下恢復反動政體。

在這混亂底、可憐的動盪底氛圍裏，有一個清晰的聲音一天一天地響亮起來，那就是布爾什維克底深沉的呼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權力歸幾千萬普通工人、士兵、農民直接選出的代表。土地，麵包，停止毫無意義的戰爭，停止祕密外交，打倒投機，打倒賣國行爲。……「革命」是陷入危險，而全世界人民底命運都維繫在這上面！」



那三月間就開始的，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以及「蘇維埃」和政府之間的鬥爭，差不多是發展到頂點。俄羅斯曾經一步從中古時代躍入二十世紀，在決死的搏戰裏向那震恐的世界顯示了「革命」底兩個體系——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

在這些飢餓和黯淡的月份之後，俄國革命的潛能所表現出來的活力是怎樣奇偉呵！資產階級會更知道它的俄羅斯。不要多久的時候，革命底「痲症」在俄羅斯就會走上它確定的路。

回顧一下，俄羅斯在「十月革命」之前似乎是屬於另一個時代，差不多是難以相信地保守。他們這樣快地把自己適合于這新鮮活潑的生活；正如俄羅斯的政治整個地轉向「左」的方面——直到「卡秋特」被作為「人民之敵」排用于法律保護之外；克倫斯基變為「反革命者」；那些「中庸的」的社會主義者的領袖，塞雷特利、且、李波爾、哥斯、阿夫生提也夫、對於他們的羣衆都嫌太反動，像威克多特契夫那樣的人，甚至于瑪克沁·高爾基都屬於「右翼」了；大約在一九一七的十二月中旬，「羣社會革命黨領袖對英國大使喬治巴克南爵士（George Buchanan）作了一次私人訪問，而且懇求他不要說他們曾經在那裏，因為他們是『被當作太右了』。

喬治爵士却說：想想看，一年以前我的政府還訓令我不要收容米留可夫，因為他是那線

地「左」得可怕呢！」

九十月是俄羅斯一年中最壞的月份——彼得格勒尤其是這樣。在那陰沉的灰暗的天空之下，在那短促的白天，不斷的下着滂沱大雨，腳下的污泥很深，既黏且滑，到處被重靴佈滿了足印，因為市政管理底完全解體，情形就比平常更壞。殘暴的濕風從芬蘭灣吹入，淒厲的濃霧捲過街市。在夜晚，由于省錢的動機以及害怕齊柏林（Zeppelin）飛機來襲擊，路燈很少而且距離很遠；私人住宅和公寓裏只有從六點鐘到夜半有電燈，一小段蠟燭要賣四十分錢，煤油幾乎無法購得。從夜裏三點鐘到早上十點鐘全是黑暗。搶劫和破戶竊掠的事日漸增多，在公寓裏人們用了子彈的來緝拾武裝者，輪流着守夜。饑餓最在臨時政府之下的實況。

食物一星期一星期地變得稀少。每日麵包底允許量積一磅半減到一磅，之後更減到四分之三磅，半磅，四分之一磅，到最後有個一禮拜底根本沒有麵包。規定比例一個人每月可領兩磅白糖——但如果那個能全數取得，那是稀有的。一瓶飲料或一鎊無味的糖果，在每處價值都在七盧布到十盧布之間——至少是一塊美金。牛乳是給那些內半歲左右的嬰兒吃；大多數的飯店和私人住宅有好幾個月都沒有見過牛乳的影子。在果品上市的時候，街角頭的蘋果和梨子，每一片幾乎要賣一盧布。

爲着牛乳、麵包、白糖、和烟草，一個人必須在凄風苦雨裏在「尾巴」（Ogg）裏站好久時候，我從一次徹夜的會議裏回到住所，看到那Ogg（尾巴）在黎明之前就開始形成，

大部分是婦女，有些手上抱着孩子……卡萊爾(Carlyle)英國歷史家在他所著的法國革命史(The French Revolution)裏，描說法國人民以他們「尾巴」的毅力超過其他一切民族。俄羅斯對於這種事倒是司空見慣，那開始在好久以前的一九一五年福祿的尼古拉(Nicholas the Blessed)底治下，從那時起直到一九一七年夏天都斷斷續續地有這樣的事，當時它已經成了定例。想想那些衣衫單薄在俄羅斯的嚴冬裏整天站在彼得格勒底冰凍的街上的人罷！我在那飢餓線裏諦聽，聽到那時時透過俄羅斯大眾底奇偉的天性迸發出來的不滿底哀怨的聲音。

自然，所有的戲院每晚還是開演，包括星期日在內，歌舞名星茹塞維娜(Karsavina)在馬林斯基的一個新劇團裏出現，所有喜歡跳舞的俄國人都來看她。沙莉雅品(Saljeida)歌唱着，在亞力山大林斯基他們重演着美伊和的出品托爾斯泰(Tolstoy)底「伊凡恐怖王之死」；在那次串演裏我記得看見一個皇家御待學校(Imperial School of Pages)底學員，穿着長制服，當兩幕之間恭恭敬敬地起立，面對着那雄鷹都被塗抹掉的空空的御座。……Кривошеин上演了斯尼茨萊(Schnitzler)底「雷易庚」的輝煌的譯本。

雖則祕室藏珍和其他的一些藝術館被遷移到莫斯科，每星期還有幾次圖畫展覽。一羣柔性的「知識份子」去聽藝術、文學和簡易哲學底演講。這是一個「女學鬼」特別活躍的時期。那救世軍(Salvation Army)在歷史上是第一次被允許到俄國來，在牆上張貼福音會底宣

言標語，使僕們同親景好笑而又驚奇。……

所有這些時候，城內小聚會的生活還是進行着，把「革命」盡可能地置若罔聞。詩人們吟詠風雅——但不說到「革命」。寫實主義的畫家描繪中世紀俄國歷史底場面——任何事物都畫，但不畫「革命」。少婦們從各省到首都來學法文，鍛練她們的歌喉；而快樂年壽的漂亮軍官穿着他們繡金邊的紫袍 *капитан*，佩着精緻的高加索的刀劍，圍坐在飯店的客廳裏。小官職的夫人們交互地在下午舉行茶會，把她的每一隻金的或鑲着珠寶的糖匣子都擺出來，而在她的蒸籠裏只有半片麵包。希望着沙皇復位，希望德意志人會來，或是任何能够解決僕役問題的事。……我的一個朋友底女兒有天下午回家餓昏了，因為婦女街車底司機叫了她一聲「同志！」

在他們周圍全俄羅斯都在痛苦中煎熬，孕育着一個新的世界。僕役們常是被當做牛馬看待而且薪金比什麼都低，現在是自由了。一雙靴子的價值在一百布盧以上，而僕役的平均工資每月只有三十五布盧，於是他們就拒絕站「尾巴」，免得磨穿他們的靴子。更甚于此的是：在新俄羅斯每個男子和婦女都能投票；有勞動階級的報紙，說着新奇而有鼓勵性的事。有「蘇維埃」；有「聯合會」。那些 *кавалеры*（馬車夫）有一個「聯合會」，也出席彼得格勒「蘇維埃」。侍者和僕役也被組織起來，拒絕小賬。在酒館底牆上他們貼着這樣的條子：「此處不收小賬——」，或是「正因為一個人必須侍立在桌子旁邊謀生活，就沒有理由用給

小服的方式來侮辱他。」

前線的士兵發動了和軍官的鬥爭，而且經過他們的委員會學習自治。工廠裏面，那些俄羅斯特有的組織工廠商店委員會，在和舊秩序的鬥爭中得到經驗和力量，實現了它們的歷史任務。全俄羅斯都在學習讀書，而且正在讀着——政治，經濟，歷史——因為人民要想「知道」。……在各個都會，在大多數的市鎮，在前線上，每一個政黨都有它的報紙——有時還不止一種。幾千整萬的小冊子由千百個團體分發到軍隊、農村、工廠、街市裏去，那個這樣久被阻抑着的教育的渴望，伴隨着革命騰躍到飛快的狂熱的程度。單單從斯莫爾尼學院 (Smolny Institute) 一處，頭六個月裏面，每日都運出大批大批書籍的載重車。去填飽知識的飢荒。俄羅斯吸收讀物就像赤熱的沙發吃水一樣，是不會飽滿的。那些出版物並不是荒誕的神話，作偽的歷史，虛無的宗教和腐蝕人心的下賤書籍——而是社會的經濟的理論，哲學，和托爾斯泰、果戈理、高爾基等人底作品。

至于那「談論」，和它比起來，那卡萊爾所說過的「法國演說底洪流」不過是涓涓小滴罷了。演講，辯論，演說——在戲院，劇場，教室，俱樂部，「蘇維埃」會議室，「聯合會」首腦部，軍營等各式各樣的地方都有。……會議在前線的戰壕裏，農場上，工廠裏舉行。看到 Pashlovsky Zinov 倍提羅夫底——衝出四千人來聽講，那真個怎樣奇偉的景象呵！他們聽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或任何人說話，只要他們想說，不論他們所說的

是沒有。在彼得格勒和全俄羅斯有好幾個月，每一個月的頭都是公共會議。在火車上，街上，激烈的辯論常常衝口而出。各處都是這樣。……

全俄代表大會(All-Russian Conf. Congress)和人民大會(On the People)把兩個陣營——「蘇維埃」，合作社，「生斯特伏」(省評議會)、少數民族、教士、農民、政黨底大會；民主黨代表會，莫斯科代表會，俄羅斯共和國評議會——的人們拉攏在一起，常常有三四個大會同時在彼得格勒舉行。在每一個會議裏，限制發言時間的企圖被投票否決，無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發表他的思想。……

我們到里加後面第十二軍底前線上去，在那個地方，一些形容憔悴沒有靴子的士兵病倒在決命的戰壕底泥濘裏；當他們瞥見我們時就跳躍起來，帶着困乏的面容，肌肉經過破衣透露出來，顯着青紫的顏色，却熱烈地詢問：「你們有沒有帶來可談的東西？」

雖然那表面可見的變革底記號有許多許多，雖然那亞力山得林斯基劇場前加德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底塑像有面小紅旗祭揚在手上，以及其他——多少是褪了色的——在公共建築物上飄盪的紅旗；帝國底國徽和雄鷹不是被撕毀就是被掩抹了；而在那素來兇狠的Gorodovye(市警察團)地方，有一個溫溫爾雅的卸除武装的民團在巡邏街道。——但是，還有許多怪異的時代錯亂的現象：

例如：彼得大帝底「Abel o Ranbov(貴族法令)」，那個他用鉄腕鉗制俄羅斯的條文，

是被保護着。差不多每個人從學校兒童時代起就穿着他的規定制服，在鈕扣上和肩章上帶着皇帝底標記。大約在下午五點鐘，街上滿是穿着制服、夾着公文包的投降過來的老紳士，內閣閣員。他們從那大的軍營樣的部隊或政府機關公署回家，在計算着也許在他們的上司中間來一個怎樣大的死亡，會使他們升拔到那近侍大臣，或樞密院議員底可戀的 *Ранг*（官階），退休後有優渥的年金，享受尊敬，或許還能得到聖安奈十字勳章（*Cross of St. Anne*）。……

這是參議員梭可羅夫（*Sokolov*）底故事：他在「革命」高潮時有一天穿着平民的衣服去參議院開會，被驚駭了，因為他沒有穿上沙皇公務人員的規定制服。

就是在這個全國陷于紛亂崩解中的背景上，展開了俄羅斯人民大眾革命鬥爭的場面。

## 一章 行將到臨的暴風雨

九月，科涅羅夫將軍（General Kornilov）攜兵彼得格勒把自己造成俄羅斯基底軍閥獨裁者。在他後面陡然現出資產階級底鐵掌，蠻悍地企圖擊潰「革命」。有些社會主義者的閣員也被株連；甚至克倫斯基也蒙有嫌疑。沙文可夫（Savinov）喋喋不休的向他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解說，但被拒絕而且被開除黨籍。科涅羅夫將軍被士兵委員會逮捕。將軍們被褫職，部長們離開任務，內閣倒台。

克倫斯基想組織一個新政府，容納資產階級底政黨「卡狄特」。他所屬的社會革命黨命令他把「卡狄特」排出。克倫斯基拒絕服從，而且以如果社會主義者堅持，那他就退出內閣相要挾。但是，羣衆情緒激揚得這樣高，那時候他不敢抗拒。結果以克倫斯基爲首的舊閣員底臨時五人執政團（Directorate of Five）處理事務，直到問題決定時爲止。

科涅羅夫事件把所有的社會主義團體——「中層的」主義者的以及革命者的——在自衛底敵愾同仇裏拉在一起。科涅羅夫必須被剷除。必須創立一個新政府，對擁護「革命」的團體負責。所以 Tsary-ee-kah（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號召民衆組織派代表參加民主黨代表會（Democratic Conference）。那將于九月間在彼得格勒舉行。

在 Tsary-ee-kah 裏馬上出現了三個政派：布爾什維克要求召集全俄蘇維埃大會，並且由



他們來掌握政權，特契諾夫領導下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和堪可夫、斯皮雷多諾瓦領導下的左翼社會革命黨。馬爾托夫領導下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以及由波格達諾夫和斯可比尼也夫代表的孟什維克「中央」聯合起來，要求一個純粹社會主義者的政府，塞雷特利且，李波爾領導着右翼孟什維克和阿烏生提也夫，哥斯領導下的右翼社會革命黨，堅持在新政府裏必須有資產階級參加。

幾乎是頃刻之間，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裏爭取到大多數，接着莫斯科，基輔、敖得薩和其他城市底「蘇維埃」也被爭取過來。

這驚駭了那些控制着「蘇維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斷定科涅羅夫對於他們的危險性比列甯對於他們的危險性輕微得多，他們修改民主黨代表會底代表法規，多容納合作社和其他保守團體的代表，即使是在這包辦性的會議裏，最初還是票決贊成一個把「卡狄爾」除外的聯合政府，最後克倫斯基以辭職來公開要挾，和那「中庸的」社會主義者底「共和國陷入危機」的驚駭的呼號，才說服了大會，以很少的多數宣佈贊成和資產階級合作的原則，批准設立諮詢性質的議會，那議會沒有任何立法權，稱為俄羅斯共和國臨時諮詢會(Provisional Council of the Russian Republic)，新內閣實際上是由資產階級操縱，在俄羅斯共和國諮詢會裏他們占有不合人數比例的議席。

事實是……「Tary-co-k-a」不再代表「蘇維埃」一方面，而且曾經非法地拒絕在九月間召開另一個全俄蘇維埃大會，它沒有那種意向召集這種大會或允許它被召集，它的公開喉舌機關「Isviestia」（新聞報）開始攻擊，說「蘇維埃」底任務是將告終了，必須迅速解散。……

在這時候，新政府也把肅清「不負責任的組織」——那些「蘇維埃」——當做它政綱底一部

布爾什維克用號召全俄蘇維埃於十一月二號在彼得格勒開會，並奪取俄羅斯政權來回答那種無恥，同時他們退出俄羅斯共和國諸議會，申言他們不斷參加「背叛民意的政府」。

但是，布爾什維克底退出，並沒有替命運不幸的諸議會帶來平靜：現在當權的資產階級，變得非常傲慢。「卡狄特」宣佈，說政府沒有合法的權力宣佈俄羅斯為共和國。他們要求在海陸軍裏採行高壓政策，摧毀海陸軍的委員會，並威脅「蘇維埃」。而在議會廳的另一方面，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和左翼社會革命黨鼓吹立刻和平，土地歸農民，工人管理實業——那實際上就是布爾什維克的政綱。

我聽過馬爾托夫的回駁「卡狄特」的演說。他如同垂死的病人一樣站在講壇上，用那樣的聲調說着，很難聽到所說的是什麼，他向那右邊的議席上揮動着手：

「你們稱我們為失敗主義者；但真正的失敗主義者倒是你們那些人，你們等待一個較有利的時機才媾和，堅持把和平延宕到後面，延宕到俄羅斯的事像一切都打完，延宕到俄羅斯

成爲兩個不同的帝國主義集團交易的目的物。……你們想用一個以資產階級底利益爲前提的政策加在俄國人民身上。……和平問題急不容緩地要被提出，……那時你們會看到那些被你們稱做德國間諜的，那些在各地準備喚醒民主大衆底良心的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底工作決不是徒然。……』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這兩個集團之間擺動，無可抗拒地被那羣衆日漸增高的不滿逼着走向「左的方面」。那深深的敵視把議場分成兩個不能和解的集團。

這就是那久被等待的巴黎協約國代表會底通告引起焦灼的外交問題時的情況。……在理論上說，所有俄羅斯社會主義的政黨都贊成那建立在民主方式上的最早可能的和平，遠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彼得格勒「蘇維埃」，那時還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底控制之下，就宣佈了那有名的俄羅斯媾和條件。他們要求協約國舉行一個代表會來討論「戰爭的目標」。這代表會被承認在八月中召集；後來延期到九月；又延期到十月；這時才確定在十一月十號舉行。

臨時政府派遣了兩個代表——反動的武人阿萊細也夫將軍 (General Alexeyev) 和外交部長特雷新正科 (Terechenko)。「蘇維埃」選派斯可比利也夫 (Skobeliev) 去爲它們解釋並起草一個宣言，那有名的 ZEMAN 訓令。臨時政府反對斯可比利也夫和他的 ZEMAN；協約國大使們抗議，而最後英國下議院的波那爾法令 (Bonaer Law)，在回答這問題時就冷冷地說：『就

我所知，巴黎式大會將根本不討論戰爭底目標，不過僅僅討論些接近本問題的方法……

在這時候，保守的俄羅斯報紙是歡聲雷動，可是布爾什維克叫道：「看！這就是雷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底妥協政策的結果！」

沿着長達千餘哩的前線，俄國軍隊裏千百萬的士兵激動得就像海潮一樣，向首都派出成百成千的代表，喊着「和平！和平！」

我過河去到新灣 (Cirque Moterie)，去參加一個普及全城的有好多是隔一夜舉行一次的羣衆集會，那簡樸的半圓形的劇場，被五盞由細線上繫下來的小電燈照亮着，從最下的圓列直到屋頂都擺着長凳——兵士、海軍、工人、婦女都在細心諦聽，好像他們的生命都寄託在那上面。一個五百四十八營的兵士在演講，當時的情況和所說的是：

「同志們！」他喊着說，在他那緊張的面容和沮喪的手勢裏像是有着一種真正的痛苦。「上峯的人常常叫我們作更多的犧牲，更多的犧牲。而那些人却是什麼東西都沒有被損傷。」

「我們是和德意志作戰。我們會把德國人找到我們的司令部來做事嗎？好了，我們也是和資本案作戰，但我們却把他們那些死敵召進我們的政府。……」

「告訴我爲着什麼我在打仗。那是爲着君士坦丁堡，還是爲着自由的俄羅斯？那是爲着民主政治，還是爲着資本主義的強盜？如果你能向我證明我是在保衛「革命」，那麼不須有

死刑逼得我我就出去作戰」。

「當那土地歸於農民，工廠歸於工人，權力歸於「蘇維埃」的時候，那麼我們將曉得我們有些東西要保衛，而我們會保衛它！」

在軍營裏，工廠裏，街角上，滔滔不絕的兵士演講員都大聲急呼要求停止戰爭。宣言如果政府不用有效方法去取得和平，那麼軍隊就會離開戰場回家。

發言人替第八軍說話：

「我們是孱弱的，我們在每營裏只剩有很少的人，他們必須給我們食物，靴子和補充力量，否則那邊很快就會被棄為空案。和平或是軍實，讓政府去停止戰爭或補充軍隊二者之間擇一而行。……」

第十四西伯利亞軍隊代表發言：

「長官們不和我們的委員會合作，他們背叛了我轉向敵人，他們對我們的宣傳員施以死刑。而反革命的政府贊同他們這種行為，我們以為「革命」會帶來和平。而現在政府禁止我們甚至談論不能談到那樣的事，同時又不給我們充足的食糧去生活，不給我們充足的軍火去打仗。……」

歐洲方面傳來了以俄羅斯為代價的和平底謠言。

即在法蘭西的俄國軍隊底遭遇，更增加了不滿。第一旅以士兵委員會代替它的長官，

如像他們的同志在國內所做的一樣，並且極力開導薩維尼卡（Савинка）去而命令，要求送回俄羅斯。他們被包圍困俄，然後又被俄國捕擊，許多人被殺死。……

十月二十九號我去到那白大理石和紫紅的馬林斯基宮庭廣場，共和國諮議會就在那裏。去聽那被所有渴望和平的人用一種那樣誠懇的焦慮等待着的，特雷斯基科宣佈政府的外交政策。

一個魁梧的，穿著得十全十美的有一付平平的臉和高高的頰骨的青年，溫靜地讀着他那細心的獨斷的演說。什麼都沒有……只是——一些同樣的關於以協約國底助力擊潰德意志的歐戰主義。——俄羅斯的「國家利益」，斯可比利也夫底訓令所引起的「麻煩」等廢詞爛調。他用警句做結束：

「俄羅斯是一個偉大的強國。不論什麼事情發生，俄羅斯還是一個偉大的強國。我們必須都來保衛她，我們必須顯示出我們是一個偉大理想底保衛者，是一個偉大的強國底子孫。」

沒有一個人滿意。反動勢力要求一個「強硬」的帝國主義政策；民主的政黨要求一個政府願求和平的保證……我抄一篇布爾什維克彼得格勒「蘇維埃」底機關報（*Pravda*）（工人與兵士）上的社評在這裏：

## 政府給前線的回答

我們的部長們中間最沉默的特雷斯正科先生，實際上告訴前線說：

一、我們是密切地和我們的協約國聯繫着。（不是和協約國的人民，而是和政府。）  
二、討論冬季作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放任政策沒有用。那將由我們協約國政府決定。

三、七月一號的攻擊是件有利而且愉快的事，（他沒有舉出那些結果。）

四、說我們的協約國不關心我們，這不是事實。部長在他那很重要的宣言裏堅持這一點。（什麼宣言？關於正事說了些什麼？關於英國海軍底行爲說了些什麼？英皇和被放逐的革命的古爾科將軍（General Gorko）底談判？部長對於這些事都一字不提。）

五、給斯可比利也夫的 ZEPH（訓令）是不對的；協約國不高興它，俄國的外交家也不高興它。在協約國代表大會裏我們必須都「同調同聲」。

那就是全部嗎？那就是全部！什麼是出路呢？答案是，信任協約國，信任特雷斯正科。「和平」在什麼時候來到呢？當協約國准許的時候！

這就是現在政府關於「和平」問題給前線的回答！

此刻在俄羅斯政治底背面，開始形成一個陰謀勢力——哥薩克——底龐大組織。高爾基

的報紙 *Novaya Zhizn* (新生)，叫注意他們的活動：

在「革命」開始的時候，哥薩克拒絕槍殺民衆。當科涅羅夫進兵彼得格勒的時候，他們拒絕附和，但這些哥薩克已經由消極的效忠於「革命」轉到積極的政治進攻，反對革命，他們從「革命」底幕後陡然地跳到舞台底前面。……

卡萊丁 (Kalenin)，頓河流域哥薩克底 *Akhmed* (首領)，曾因為和科涅羅夫事件同謀被臨時政府褫職，他公開地拒絕卸任，被在諾伏契卡斯克 (Novocherkassk) 的三支巨大的哥薩克軍擁戴着，富於戰鬥力而且聲勢顯赫。他的勢力是這樣大，以致政府被逼着不計較他的叛亂。更甚於此的是：它被強制着正式承認哥薩克軍聯盟協議會，而宣佈那新成立的哥薩克蘇維埃區會爲不合法。

在十月初，一個哥薩克代表訪問克倫斯基，盛氣凌人地堅持取締那些反對卡萊丁的機關，以屈服於「蘇維埃」來斥責那位內閣總理。克倫斯基同意讓卡萊丁單獨做，而後來據報告會這樣說：「在那些「蘇維埃」領袖們底眼內我是一個獨夫和暴君，至於臨時政府，不僅是不依存於「蘇維埃」，而且根本以「蘇維埃」底存在引爲憾事。」

同時，另一個哥薩克的使者訪問英國大使，英國大使冠冕堂皇地把他當做「自由哥薩克人民」底代表接待。



在圖河流域，一個近似於哥薩克共和國的什密東西已經建立起來。古班(Mans)宣佈本身爲獨立的哥薩克國，頓河上的羅斯托夫(Rostov-on-Don)和雅卡特林堡(Yekaterinburg)底「蘇維埃」被武裝的哥薩克解散，卡爾科夫(Khar'kov)的煤礦工人聯合會底首腦部被侵入。在一切文告裏都說哥薩克運動是反社會主義的，軍事性質的。它的領袖是貴族和大地主，如傑卡萊丁，科涅維夫，杜托夫將軍(General Dutov)和巴爾當什(Baldin)，背後有莫斯科底大商人和銀行家做靠山。……

古老的俄羅斯迅速地在崩解着。在烏克蘭、芬蘭、波蘭、白俄羅斯，民族運動得勢而且變得更猛烈，那些被資產階級控制着的地方政府宣佈自治，拒絕服從彼得格勒來的命令。希臘辛福的芬蘭國會婉辭拒絕向臨時政府償付金錢，宣佈芬蘭自治，而且要求撤退俄羅斯的駐軍。布爾喬亞的拉夫(Radikals)烏克蘭的議會(在基輔擴展烏克蘭底邊界，直到它們侵入所有前俄最富庶的農業區域。東及烏拉爾山，並着手於國民軍底組織。總理文涅特正科(Vinnitsa)暗暗提及和德國單獨媾和——而臨時政府無法可施。西伯利亞，高加索都要求有單獨的立憲會議。在所有這些地方，都屈開了政府當局和地方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之間的惡戰。

形勢是一天一天的更加陷於混亂。成千成百的兵士從前線上逃亡，開始像巨大的潮浪一樣在地面上漫無目標的流移着。丹波夫(Tambov)和特維爾政府(Tver Government)之下底農民，等土地等得怠倦了，被政府底高壓政策激動着，焚燬地主的房屋並屠殺地主。巨大的

運動和開度激發了莫斯科，救得薩和頓河流域的危境。這書被破壞，軍隊被消滅，大城市沒有存包。

政府騎騎在民主的和反革命的政黨之間，什麼事也未能做：被逼迫着有所處施時，它又是常常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哥薩克被派去恢復農民中的秩序，破壞罷工運動，在塔什干（Tashkent），政府當局壓迫了「蘇維埃」。彼得格勒的經濟委員會，建立起來想重整國家崩潰了的經濟生活，但在資本和勞工底敵對勢力之間成了僵死的東西，而被克倫斯基解散，守舊的軍人以「卡狄特」做靠山，要求採取殘暴的高壓政策在海陸軍裏恢復紀律。那老練的海軍部長維爾德霍烏斯基海軍上將（Admiral Vedorovsky），和軍政部長維爾克和烏斯基，堅持惟有一個建立在和海陸軍士兵委員會合作上的、新的、自願的、民主的紀律，才能挽救海陸軍，但沒有用。他們的建議被置若罔聞。

那些反動派好像是決意去激起人民的忿怒。科涅羅夫底審判期臨近了。資產階級的刊物逐漸逐漸公開地袒護他，說他是『偉大的俄羅斯的愛國者』，布爾紹夫的報紙 *Conscience* (平民報) 竟要求建立克倫斯基，卡萊丁，科涅羅夫底獨裁政治！

有一天在共和國議會底出版室裏，我和布爾紹夫（Bukhnow）曾作了一次談話。他是一個矮小的人，僕腰駝背，具有一付綉紋的臉，近視眼鏡在深凹的限鏡後面，不整潔的頭髮和花白的鬍子。

「記着我的話，青年！俄羅斯所需要的就是一個「強有力的人」。我們這時要把我們的心從「革命」移開，來集中在德國人身上。暴徒們，暴徒們，打败科涅羅夫；而在暴徒們背後却是德國的間諜。科涅羅夫會勝利的……」

在極右派方面，那些很少掩飾的保皇黨底機關報，波蕾什克維奇的 Zhadny Tribunal (民衆論壇)，Novaya Rus (新俄羅斯) 和 Zhivoye Slovo (現世界)，公開地鼓吹把革命的民主主義連根剷除。……

十月二十三號，里加灣發生了和德國艦隊的海戰。借口說彼得格勒危險，臨時政府擬定了遷都的計劃。先把大批的軍需品運走，廣散地分配於全俄羅斯；然後再把政府移到莫斯科。布爾什維克馬上高聲急呼，說政府是正在放棄「紅色的首都」來削弱「革命」。里加已經出賣給德國人了；現在彼得格勒又正在被出賣！

布爾喬亞的報紙是心滿意足的。「卡狄特」底報紙 Kadyt (演講) 上說：「在莫斯科，政府可以在一種安靜的氛圍中從事工作，不受虛無主義者干擾」。「卡狄特」黨右翼底首領羅德季安科，在 D. P. Rossi (俄羅斯之黎明) 上宣說德國人攻下彼得格勒會是一件幸事。因為它會摧毀「蘇維埃」，並把革命向波羅的海艦隊消滅。他寫道：

彼得格勒是陷於危險了。我對我自己說，「讓上帝照顧彼得格勒吧」。他們恐怕彼

得格勒一旦失守，革命的中心組織就會被摧毀。對於這一點我的回答是：如果這些組織被摧毀掉那我很高興，因為它們除了替俄羅斯帶來災患以外，什麼也沒有用。……

攻下彼得格勒，波羅的海艦隊也將被消滅。……不過這沒有什麼遺憾；大部分的艦隊都完全地腐化了。……

在大眾反對底暴風雨底前面，遷都的計劃終於放棄。

同時，蘇維埃人民大會 (Congress of Soviets) 像晴空霹靂的陰雲一樣籠罩了俄羅斯，閃爍着雷電。它不僅被政府反對，而且被所有的「中庸的」社會主義者仇視。那海陸軍中央委員會、一些工會底中央委員會、農民蘇維埃，不過最主要的還是「Fray-co-kad」本身，都不辭辛苦的來阻難這個大會。Fray-co-kad 和 Colos Soldats (兵士底呼聲)，這兩種報紙是由彼得格勒蘇維埃創設，但現在是操持在 Fray-co-kad 手裏，如像社會革命黨報紙中底砲隊 Dico-Nard (民聲報) 和 Kola-Narda (民意報) 所做的一樣，非常猛烈地攻擊它。

代表被派到全國，訓令由電報傳遞到管理地方「蘇維埃」的委員會和軍隊委員會，叫它們們阻止或延宕人民大會底選舉。神聖莊嚴的公衆議決反對人民大會，宣言說那大會這底蘇維埃立憲會議 (Constituent Assembly) 底日期，有違民主主義，從前線、「生斯特伏斯」底聯合會、農民聯合會、哥薩克軍同盟、軍官聯合會、聖喬治的武士、敢死隊裏來的代表都竭力競爭着……。俄羅斯共和國諸議會是一個反對人民大會的合唱班。全部由俄羅斯「二月革命」

建立起來的機關都盡力去格殺蘇維埃人民大會。

可是在另一方面，是普洛列塔利亞工人、普通兵士和發揚工人之無形的意志。許多地方「蘇維埃」已經是布爾什維克的了；當時着產業工人底組織 Fabrichno-Zavodskoye Co-Operative——工商委員會；以及叛兵和海軍底組織。有些地方的人民，被阻止着選舉他們的合法的「蘇維埃」代表，就舉行末次會議推選一個人到彼得格勒去。在別的地方，他們擊發那守舊的阻礙專業進行的委員會，並成立一個新的。一種反叛底潮流昂揚起來，衝破了所有這些月份以來在革命火線上慢慢僵硬起來的外殼。只有自發的羣衆運動纔能使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實現……。

布爾什維克底宣傳員一天一天的在軍營裏和工廠裏巡迴演講，大胆地評擊「這個內戰底政府」。在一個星期天，我們坐着一個頂頂的汽車，蹣跚的穿過工廠區和大教堂中間的泥濘之海，去到 Obukhovskiy Zavod 那是一個在 Schusselburg Prospekt 的政府長工廠。

會議在一個巨偉的沒有完工的建築物底高大磚牆之間舉行，成萬穿著黑衣裳的男子和婦女包圍着一個塗着紅色的棚台，那些緊張而且雷吼着的人們，站在磚木底堆積物上，高高地攀登上屋子底樑柱。經過那陰暗的沉重的天幕，不時顯露出太陽；浮盪的紅光透過沒有裝修的窗櫺，映在羣衆正觀看我們的朴質的臉上。

盧那卡爾斯基，是一個氣貌不揚、學者樣的身材，帶有藝術家底富於情感的臉的人，在

解說着爲什麼「蘇維埃」必須奪取政權。除此以外沒有旁的東西能夠保證革命抵抗它的敵人，那些敵人是巧妙地破壞着國家，破壞着軍隊，替一個新的科涅維夫創造着機會。

一個來自羅馬尼亞前線的兵士，瘦弱，可憫而又亢奮，喊道：「同志們！我們在前線上挨着餓，我們凍得僵硬，我們什麼理由也沒有地白白地死亡着。我請求一個美國同志把話帶到美國去，說俄羅斯人不到死滅決不放棄他們的革命。我們要出所有的力量鞏固營壘，直到全世界的民衆起來並援助我們！告訴美國工人，叫他們起來爲社會革命而戰！」

接着走來倍托羅夫斯基(Петровский)，矮小，慢聲說話，好像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

「此刻是行動的時候，不是空言的時候。經濟情況是惡劣，但我們必須利用它。他們千方百計要餓我們凍我們，他們千方百計要激怒我們，不過讓他們知道不能做得太過分——如果他們把血手擱到普洛列塔利亞底組織上來，那我們將像肅清地面上的污物一樣地把他們掃開！」

布爾什維克的報紙陡然擴展。除掉兩個黨報Rabotchi Put(工人之路)和Soldat(士兵)以外，又出現了給農民讀的報紙Der venatnyy Brednon(農村窮人)，每日出五十萬份；在十月十七號，Rabotchi i Soldat(工人與士兵)出版，它的發刊詞總括了布爾什維克底政治意見：

第四年的戰爭將使軍隊和國家虛耗殆盡。……彼得格勒底安全發生了危險，……反

革命者在人民大眾底不幸中微笑……農民被逼着挺而走險掀起公開的叛亂；地主和政  
府當局用嚴懲的討伐來屠殺他們；工廠和礦區關閉，工人們是被凍餓威脅着……受資產  
階級底支持，科涅羅夫的黨羽公開地準備破壞立憲會議的開會。

克倫斯基政府是違犯民衆的……他將摧毀掉國家。……本報是擁護民衆——窮苦階  
級、工人、兵士、農民——底利益，而且是屬於民衆的，只有完成革命，纔能把民衆拯  
救起來。……爲着這個目的，一切權力必須歸「蘇維埃」掌握。……

本報主張下列幾點：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首都以及各省的。

前線各處立即停戰，建立民族之間的真正的和平。

地主的莊園——沒有「補償」地——分配給農民。

工人管理工業生產。

一個真正地忠實選出的立憲會議。

在這裏，從那同樣的報上——那被全世界目爲德國間諜的布爾什維克底喉舌機關——摘  
錄一段文章，是有趣的：

德國的皇帝，染着千百萬死亡人民底鮮血，想趕着他的軍隊進攻彼得格勒，讓我們喚醒那些渴望和平並不下於我們的德國的工人、士兵、農民都起來反對這個可恥的戰爭！

只有革命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革命政府會真正地替俄羅斯底工人、士兵、農民說話，它會不借手於外交家直接地向德國軍隊申請，用德文寫的宣言散滿德國的戰場，：我們的空軍人員會把這些宣言散遍全德意志。

在共和國諸議會的議場上左右兩派之間底「鴻溝」一天一天的深起來。

「那些資產階級」，卡萊林（Калеин）代表左翼社會革命黨發言，「想利用國家底革命機構把俄羅斯束縛在協約國底戰爭圍籠裏！革命的政黨絕對地反對這個政策。……」

老柴科烏斯基（Nicholas Tchaikovsky），代表大眾社會黨，說反對把土地分給農民，並站在「卡狄特」那一邊：

「我們在軍隊裏必須立刻有嚴格的紀律。……自從戰爭底開始以來，我會不斷的堅持着說，在戰爭時期施行社會的經濟的改革那簡直是罪惡。而我們正犯着這種罪惡，但，我並不是這些改革政策底敵人，因為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

從左派裏發出怒吼，「我們不相信你！」而從右派裏却發出有力的喝采。……



阿德什莫夫(Adzhemov)代「卡狄特」說話，宣稱沒有那種必要告訴兵士爲着什麼事作戰，因爲每個兵士都應該曉得，第二項工作就是把敵人從俄國的領土內逐出。

克倫斯基親自到會兩次，動情地懇求全國的協同一致，有一次最後竟流出眼淚來，大會冷冷地聽着他，用嘲弄的訊號打斷他的話。

斯慕爾尼學院(Smolny Institute)。Tsvetkova和彼得格勒蘇維埃底首腦部，康落在市廛之外幾哩遠的地方，臨近廣闊的尼瓦河(Нева)。我坐着街車到那裏去，街車以一種呻吟的鬧聲像蝸牛一級地轉動着穿過不平的泥濘的街市，裏面擠滿着人，在路底盡頭升起斯慕爾尼學院底精緻的青煙色的圓屋頂，鑲着退了色的金光，很是好看；在它旁邊是那巨大的車着淡的斯慕爾尼學院底正屋，兩百碼長，三層大樓那麼高，巨大的窠窩在右上的窗圍動着，淡灰像爐辦的曾在這道上。……

在舊政體之下，那裏是一個有名的爲俄國貴族底女兒設立的空道學校。由沙皇皇后親自庇護。那學院已經被工人士兵底革命團體奪過來。裏面有一百多間巨大的房子，裏面而且裝質，在它們的門上描着金字告訴人那裏面是「婦女室」，「課堂第四號」，或「教員室」，不過在這些上面貼着草書的標記，新社會秩序底生命力底表徵：「彼得格勒蘇維埃中央委員會」、「Tsvetkova」、「外交部」、「社會主義者士兵聯合會」、「全俄工會中央委員會

「工廠商店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以及各種的中央官署和政黨底會議室。……

那長長的拱形的走廊，被華麗的電燈照耀着，擁擠着工人士兵底忙碌的形影，有些人背上馱着大卷的報紙，宣言，以及各種各樣印刷的宣傳品。他們重靴底聲響在木質的板上發出一種深沉的不絕的巨響。……到處都貼着警語：「同志們！爲着你的健康，保持清潔！」每一層樓扶梯的盡頭和轉角處都有長台，堆着各種不同政黨底文告和小冊子，出售……

樓下那間廣闊的天花板很低的餐廳，依舊還是飯堂，花兩個盧布我買了一張餐券去吃飯，和千百人一起站在行列裏，等着走到那長長的服務桌旁邊去，在那裏有二十個男子和女人正從巨大的鍋鏟裏舀着菜湯，肉片和幾堆黑麵包底薄片，一錫杯茶要付五哥比克。人們從一隻籃子裏拿到油膩的木質的匙子，……沿着木桌的長凳被飢餓的普洛列塔利亞包圍着，狼吞虎嚥地嚼他們的食物，吵鬧着，在屋子裏高呼着粗暴的嘲諷。……

樓上是另一個吃飯的地方，留給 *Bar-keeper* 用——雖然每個人都可以到那裏去。這裏可以有厚厚地塗着牛油的麵包，任意地喝茶。……

在二層樓的南邊是大會議場，原先是學院底跳舞廳，一間白色的屋子，被雪亮的燈盤下掛着的幾百盞電球照耀着，兩排巨大的柱子把它分開，一端的盡頭是一個平台，二面張着兩個高高的很多枝節的燈柱，後面是一個金質的鏡框，在那上面雕着皇帝的肖像。當議會的時

候這裏換精緻的軍服和道袍，給大公爵夫人們坐……

大廳底正面就是蘇維埃人民大會審查委員會底辦公室，我站在那裏等待新代表進來——粗躁的有鬍子的兵士，穿着黑色外衣的工人，一些長頭髮的農民。那司職的姑娘——普列罕諾夫的「雅丁斯特伏」團底會員——輕蔑地笑着。她說：「來出席（Собрание）人民大會」的代表中有好多很異常的人，看起來他們是怎樣粗暴而且無知呵！那些「下賤的人民」……」那裏真的，俄羅斯底深淵已經被激動，現在是底層浮到表面上來了。審查委員會是由舊（старый）任命的，向一個一個的代表責難着，說他們是不合法地選出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底會員加拉罕（Гаршин），簡單地諷嘲着。他說：「不要緊，當時候到的當兒，我們將看你們就席……」

「工人與士兵」報說道：

代表們對於新全俄人民大會的注意，要放在組織委員會底一部分人想破壞大會那種陰謀上面，他們說大會開不成，而最好是代表們離開彼得格勒。……不要管這些說話……偉大的日子正在來臨……

那是顯然的，在十一月二號不能到足法定人數，所以大會底開幕要延期到七號，但是此

刻全國都激動起來：雷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曉得他們被打敗，突然轉變他們的戰略，開始瘋狂地打電報給他們的地方組織，盡可能地多選「中庸的」社會主義者的代表。同時，農民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發出緊急命令，在十二月十三日召開農民大會，對抗那工人士兵所採取的一切行動。……

布爾什維克將做些什麼呢？流言轉遍全城，說將有一個武裝「示威」，一個「暴動」，「工人士兵底」暴動，那些資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報紙預言着叛亂，要求政府逮捕彼得格勒蘇維埃，或至少去阻止人民大會開會。像「*СОВЕТСКИЙ РАБОЧИЙ*」（新俄羅斯）之類的報紙，竟鼓吹對布爾什維克來一次大屠殺。

高爾基的報紙「*СОВЕТСКИЙ РАБОЧИЙ*」（新生），同意布爾什維克說反革命派正企圖摧毀「革命」，如果必要，它們一定要用軍事力量抗拒：不過所有革命的民主主義底各黨，必須以一個聯合陣線出現：

因為民主主義沒有把它的主要力量組織起來，因為它的阻力依舊強大，轉過來攻擊是不會有利的。不過，假使敵觀的方面要訴諸武力，那末革命的民主主義底政黨會參加搏鬥去握取政權，而民衆裏面最廣大的階層會支持它。……

高爾基指明，說反動派的報紙是在激怒布爾什維克。但是，一個暴動，會替一個新的科涅維夫準備下成功之路。他要求布爾什維克否認那些謠言。波特雷校夫（Potrebny）在孟什維克的《日》（日報）上發表一篇論經過俄的文章，附着地圖，說是揭露那秘密的布爾什維克底戰鬥計劃。

好似被魔術作弄一樣，牆上貼着那「中庸的」的保守的政黨的中央委員會以及「底」底警告、宣言、和請求，反對任何「示威」、哀求工人和兵士不要聽從煽動家的話。例如，下面就是一張社會革命黨底軍事局發出的文件：

謠言又傳遍城市，說有一個危急的 *Revolution*（暴動）。這些謠言底來源是什麼？這些鼓吹暴動的煽動家是屬於那些組織？布爾什維克，關於這問題在 *Revolution* 裏問過他們，他們否認會做過任何這樣的事。……不過這些謠言本身却帶來了很大的危機。那會容易發生，不考慮大多數工人、兵士、農民底心理狀態，每個頭腦熱烘的人都將召集一部分工人兵士去到街上，鼓使他們暴動。……在讀俄羅斯正經過着的恐怖時期，任何暴動都容易轉成內戰，而結果會招致那用過許多勞力建立起來的，所有普洛列塔利亞的組織底毀滅。……反革命的陰謀家正想利用這次暴動來摧毀「革命」，把前線讓給德國皇帝，並破壞立憲會議。……你們要堅強地各安本位！不要出來！

十月二十八號，在斯基爾尼底走廊上我和加米尼也夫（Kamionov）談話。他是一個小身材的人，有點褐紅的鬍子，和法國式的姿勢，他不能肯定有足夠的代表到會。「如果這是一個人民大會」，他說，「它將代表人民大眾底占優勢的意見，假使大多數是布爾什維克，據我想，那我們會要求把權力給交「蘇維埃」，而臨時政府必須辭職……」

伏羅達斯基（Volodarsky）。一個高大的蒼白的青年，戴着眼鏡，氣色不好。他却更堅定：「那些「李波爾——且」和其他的追隨者正在故意傾覆着人民大會。如果他們在阻止它開會的破壞工作中得勝，——那末，我們是十足的實際主義者，將不去倚仗那人民大會。」

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期下面，我發現在我的記事簿裏有從那天報紙上剪摘下來的一片斷的新聞：

慕菲萊夫（Moshilev，總司令部）。在這裏集中了忠心的保衛團，登軍（Savage Div.）(C)，哥薩克和敢死隊（Death Battalion）

巴夫羅夫斯克（Pavlovsk），特沙斯科也，塞羅（Tatarovo Solo）和彼得和夫（Peterh）(S)軍官學校底 Tuzarev（士官學生）被政府下令準備開來發給格勒。救護連保底 Tunkov 已經到達本城。

彼得格勒軍底鉄甲軍隊有一部份停在冬宮。

遵照由托羅茨基簽署的命令，從塞斯托羅費茨克（Сестроречск）的國家兵工廠裏提出幾千枝來福槍發給彼得格勒工人底代表。

在下利特尼區底民團（Офицеры）底大會上，議決要求把一切權力交給「蘇維埃」。

這便是那些狂熱的日子之紛亂事象底標樣，當時每個人都曉得有些事要發生，但沒有一個人正確地曉得會發生什麼事。

十月三十號晚上，在一個在斯慕爾尼舉行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會議上，托羅茨基斥責產階級報紙說「蘇維埃」陰謀武裝暴動是「一個反革命派削弱並危害蘇維埃人民大會的企圖。」……他說：「彼得格勒蘇維埃沒有下令做任何的 *Vystuplenie*（暴動）。如果那是需要的，那我們將這樣做，而且我們會受到彼得格勒駐防軍的擁護。……他們（政府）正準備着一個反革命；我們將用一種毫無憐憫的決定的攻勢來回答。」

那是真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沒有下令做示威運動，不過布爾什維克黨底中央委員會正在考慮着武裝起義問題。二十三號那天他們徹夜開會。所有黨內的知識份子，領袖和彼得格勒工人、駐防軍底代表全都出席。知識份子裏獨有列甫和托羅茨基主張武裝起義。甚至軍人都反對。對它舉行投票，主張武裝起義的一邊失敗。

於是站起一個粗壯的工人，他臉上激動着忿怒。「我曾被得格勒的無產階級說話」，他嚴厲地說，「我們贊成武裝起義。你們有沒有自己的路線？不過我現在告訴你們：如果你們讓「蘇維埃」被摧毀，我們和你們都完了！」有些兵士附和他。……後來他們重新投票，主張起義的一邊得勝……

但是，里阿柴諾夫，加米尼也夫和季諾維埃夫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右派，繼續抗爭反對武裝暴動。十月三十一號早上，在《Ленин》上面出現了第一號列寧底「給同志們的信」，那是世界上所見過的政治宣傳中最有胆魄的文獻之一。在那信裏面，列寧嚴正地說出贊成武裝起義的主張，着重寫出里阿柴諾夫和季諾維埃夫底反對。他寫道：「不是……公開地撤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就是起來行動。沒有一條中庸的道路……」

同一天的下午，「卡狄特」底首領保爾·米留可夫在共和國諮議會上作了一次輝煌的書心的演說，痛罵斯可比利也夫之徒（訓令）是爲着德國，宣說那「革命的民主政治」正破壞着俄羅斯，那英特蕾斯正科，而且公開地說他贊成德國對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那左派的議席上從頭到尾都是一片怒吼的喧嘩。

站在它自己的立場上，政府不能忽視布爾什維克宣傳勝利底嚴重意義。在二十九號政府和共和國諮議會的聯席會議上，匆匆忙忙地草擬兩條法令，一條規定把土地暫時交給農民，另一條規定推行一個強有力的和平底外交政策。次日克倫斯基廢止軍隊中的死刑。同一天的



下午，那新的「增強共和國政體、並抵抗無政府狀態及反革命、委員會」——關於它，歷史上沒有現出最後的更進一步的踪跡——底第一次大會以隆重的典禮開幕……第二天早上我同兩個通信員去訪謁克倫斯基——那是他最後一次接見記者。

「俄羅斯人民」，他苦苦地說，「正遭受着經濟的困憊——和協約國同樣遭受着失望！世界上以爲俄國革命完結了。不要弄錯，俄國革命是正纔開始呢！……」也許，這些話比我們所知道的更富於預言性。

真是像急風暴雨一樣，那十月三十號彼得格勒蘇維埃底激夜會議，在那裏面我是出席的。那些「中庸的」社會主義者知識份子、軍官、軍事委員會會員、Taynotskan 在那裏占勢力，抗拒他們的是工人、農民、和普通兵士，朴實而且熱情。

一個農民說到特維爾(Tver)的擾亂，他說那是由於逮捕土地委員會所引起。「這個克倫斯基不是別的東西，只是那些(Pomieshchiki)（地主）的盾牌」，他喊道，「他們曉得在立憲會議裏我們將用任何方法取得土地，所以他們就破壞立憲會議！」

一個從波提羅夫(Butyov)工廠來的機師，訴說那些管理員怎樣借口沒有燃料和生貨，把各部門一個又一個地關閉。而工商委員會却發現了大批屯藏着的貨物。

「那簡直是一個Provocazia，」他說。「他們想餓死我們——或逼着我們去暴動！」兵士裏面有人講話，「同志们！我從那個地方給你們帶來敬禮，在那個地方人們自己掘

着墳墓，而還把這墳墓叫做聖塚！」

接着站起一個長長的瘦弱的青年兵士，有一付閃光的眼睛，人們歡呼底吼聲迎着他。他就是特朱德諾烏斯基(Tchudnovsky)據報告說他在七月戰爭中已被殺死，而現在却從死裏復生了。

「兵士大眾不再相信他們的長官。甚至也不相信軍事委員會，它拒絕召集我們的「蘇維埃」會議，背叛了我們。……兵士大眾希望立憲會議當它被召集時能好好地舉行，誰敢延宕它誰就該被詛咒——而且不僅僅是單純的詛咒，因為我們軍隊還有槍呢。……」

他說到此刻在第五軍裏盛行着的立憲會議底選舉競爭。「那些長官，尤其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正在巧妙地設法倒布爾什維克，我們的報紙不准在聖塚裏流通，我們的演說者被逮捕——」

另一個兵士喊道：「你為什麼不說到麵包底缺乏呢？」

「人不是僅僅靠着麵包就可以過活的」，特朱德諾烏斯基嚴正地回答。……

跟着他演說的是一個軍官，維特斯克(Vitshak)「蘇維埃」底代表，一個孟什維克 Obo. fonets. 「那不是誰握有權力的問題。困難之點不在於政府，而在於戰爭。……必須在戰爭得勝之後，然後才談到任何性質的變革。——」在這時候，人們吃吃着，發出諷刺的叫聲。「那些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家都是煽動者！」大廳裏迴盪着嘲笑。「讓我們一時忘記……」

吧！——可是，他不能繼續講下去。一個聲着風着：『你不要希望我們會好』

彼得格勒在這些日子呈現出一種奇異的景象。在工廠裏，委員會辦公室堆滿着來稿，傳信者跑來跑去，赤衛軍（Red Guards）操演。……在一切軍營裏每夜舉行會議，整天都是滔滔不絕的熱烈的爭辯。羣衆密集在街上向蒼茫的夜色裏前進，衝在緩慢的震動的浪潮裏在馬烏斯基（Marski）比上下下，拾着報紙。……檢舉一增加到那樣多，以致在街上走路都很危險。……有一天下午在薩多瓦雅（Sadovaya）我看見幾百個烏合之衆，把一個因為偷竊被捉的士兵打死踏死。……詭秘的獨身漢在那些顛抖着的婦女們樹倒籬傾，她們爲着麵包和牛奶在「尾巴」裏要守好幾個漫長的寒冷的鐘頭，低聲說猶太人把食物屯藏起來！……當民衆在凍餓的時候，「蘇維埃」的會員們却奢華地生活着。

斯慕爾尼學院門口和外門有嚴密的戒備，每個人都要通行證。委員會辦公室裏整天整夜地喃喃細語，幾百個工人和士兵睡在地板上，只要他們能我到房間。在樓上的大廳裏，成千的人們擁着參加彼得格勒蘇維埃底喧嚷的大會。……

賭場從黃昏到黎明都熱烈地執行業務，有着流水似的香檳酒和兩萬盧布的大賭押。在市中心，晚上妓女們帶着珠寶穿着值錢的貂服走來走去，擁在咖啡店裏……

保皇黨的陰謀，德國的偵探，梟雄們擬着計劃。……

而在這陰雨和淒厲的風聲裏面，那灰色天幕下的使大的搖動的城官更跌地向前空徑！  
向着什麼方向突進呢？

## 第三章 前夜

微弱的政府和叛亂的民衆之間的關係，已經達到那樣的時候：政府當局底每一個處施都觸怒羣衆，而每一個指謗又引起羣衆底輕蔑。……

放棄彼得格勒的計劃引起一個大風波。克倫斯基公開否認說，政府沒有任何這樣的意向，然而只是遇到侮慢底譏嘲。

「工人之路」上喊着說：

被革命底壓力逼得無路可逃，「準」資產階級底政府想以虛偽的保證說它從沒有想到逃開彼得格勒，它不希望放棄首都，企求掙脫。……

在卡爾科夫（Khar'kov），三萬煤礦工人組織起來，採用了I. W. W. 會章底序言：「工人階級和僱主階級之間沒有共同的东西。」他們被哥薩克驅散，有些被礦主開除，其餘的人就宣佈總罷工。工商部長可諾瓦夫（Konov'ov）任命他的助手敖羅夫（Orlov），以全權平定紛爭。敖羅夫素來被礦工憎恨。而Tsyvlov-Kan不僅是贊成他的任命，而且拒絕把哥薩克從頓河盆地召回……

接着是卡落加（Karlova）「蘇維埃」底解散。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裏已經取得多數

，釋放了一些政治犯。以政府委員會底批准，市國會（Municipal Duma）從明斯克（Minsk）召來一些軍隊，用砲險轟擊「蘇維埃」首腦部。布爾什維克屈服，但當他們離開屋子時薩克又襲擊他們，喊着：「這就是我們要對付一切其他布爾什維克與蘇維埃」的手段，包括那些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底「蘇維埃」！」這個突發事件在全俄羅斯激起巨大忿怒底浪濤。

在彼得格勒正結束一個北區蘇維埃人民大會，由布爾什維克黨員克魯倫科（Kruniko）主席，以絕對多數議決一切權力要歸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掌握；末子向入獄的布爾什維克致敬，叫他們安心，因為他們釋放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同時，工商委員會底第一次全俄代表大會鄭重宣佈擁護「蘇維埃」，而且彰明較著地繼續說：

勞動階級把他們自己在政治方面從沙皇權力下解放出來之後，更希望在生產活動底領域內看到民主政體的勝利。這最好是用工人管理實業生產來表示，那是在被獨佔階級底罪惡政策所造成的經濟解體底情況下自然興起的方法。……

鐵路工人聯合會要求交通部長李維羅夫斯基（Liverovsky）辭職。……

用「Fayolism」底名義，斯可比利也夫堅持把「Fayolism」提出到協約國代表會，而且公開反對派特雷斯正科到巴黎去，特雷斯正科提出辭職。

維克和烏斯基將軍（General Verkhovskiy）不能完成他改組軍隊的任務，只是經過長久的間息才出席內閣會議。

在十一月三號，布爾細夫底報紙 *Oshchenee Dielo* 用很大的標題出現：

公民們！救救祖國！

我已經確實知道，在昨天的國防委員會底會議裏，軍政部長維克和烏斯基將軍，那對於科涅羅夫之失敗應當負責的要人之一，提議脫離協約國簽訂一個單獨的和約。

這是背叛俄羅斯！

特雷斯正科宣稱，臨時政府連考慮都沒有考慮維克和烏斯基底建議。

「你可以想」，特雷斯正科說：「我們是在瘋人院裏呀！」

委員會底人對於將軍底話都感到驚訝。

阿萊細也夫將軍痛哭了。

不！這不是瘋症！這是更壞的毒計！這是對於俄羅斯的直接背叛！

克倫斯基，特雷斯正科和尼克拉梭夫必須立刻把關於維克和烏斯基底話答覆我。

公民們！起來！

俄羅斯正被出賣着！

救救她！

實際上維克和烏斯基所說的是協約國必須被迫媾和，因為俄國軍隊不能再戰……在俄羅斯以及在國外情緒都非常緊張。維克和烏斯基被給予「不定期的病假」，離開政府。Obshchee Delo被禁止出版。……

十一月四號，星期天，被指定為彼得格勒蘇維埃底節日，全城都計劃着舉行巨大的集會。表面上是為組織和刊物募錢；而實際上是製造一個有力的示威運動。突然宣佈在那同一天哥薩克要舉行Kryakynskoye——十字大遊行——紀念一八一二年的意康（Konig），由於他奇偉的阻擊，拿破崙曾被驅出莫斯科。空氣白熱化了；星星之火就可以燃起內戰。彼得格勒蘇維埃發出一個宣言，標題做「哥薩克——兄弟們！」

你們哥薩克，正被鼓動着抗拒我們工人和兵士，這個凱茵（Kain），慘殺兄弟的人！——譯者——底計劃正被我們的共同敵人，那些壓迫者，那些特種階級——將軍、銀行老板、地主、前任官吏、原先的沙皇底奴僕……施諸實行。我們被所有的騙子、富人、王公



、貴族、將軍們憎恨着，包括你們哥薩克的將軍們在內。他們準備在任何時機毀滅彼得格勒蘇維埃，並擊碎『革命』……

十一月四號有人在組織着一個哥薩克的宗教遊行。誰願意參加這個遊行或不願參加，那是每個個入底良心問題。我們不干涉這件事，我們也不阻止任何人。……但是，我們要警告你們，哥薩克！仔細地看看：在一個 Krestni Khod 底借口之下，你們的卡萊丁是不是嗾使你們抗拒工人，抗拒兵士……

大遊行很快地被打消……

在軍營裏和工人住宅區裏布爾什維克在宣傳：『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黑暗勢力底奸細號召人民起來屠殺猶太人，店員，和社會主義者的領袖。……

一方面是在保皇黨的報紙，鼓吹來一個流血的鎮壓；而另一方面是列寧底巨大的吼聲：『暴動！……我們不能再做任何的等待！』

甚至布爾喬亞的報紙都騷動起來。Biryeva Vedomosti（貿易公報）說布爾什維克是對於『那社會底最基本的原則——生命的安全和對於私有財產的尊重』的一個打擊。

不過，最憤有敵意的還是『中庸的』社會主義者的報紙。『那些布爾什維克是『革命』底最危險的敵人』。Golos Moskva 上宣佈。普什維克的 Doga 上說，『政府應該保衛它自己並保

衛我們。『普列罕諾夫的報紙 *Yedinitvo* (統一) 喚起政府注意彼得格勒底工人正在武裝，並要求對布爾什維克採取嚴厲的高壓政策。

政府似乎一天天的變得更加孤立無援，甚至市政管理也停滯了。早報上載滿着那些最大膽的搶劫和刺殺，而那些罪犯都是逍遙法外。

在另一方面，武裝工人夜裏巡邏街道，和強盜開戰，不論在什麼地方發現軍器都搜索過來。

十一月一號，彼得格勒底軍事長官波爾可烏涅可夫大佐 (Colonel Polkovnikov) 發表一個宣言：

不管國家是正渡着困難的日子，那些不負責任的宣傳武裝示威和屠殺還佈滿着彼得格勒，搶劫和擾亂一天一天的增加。

這樣的情況是使人民底生活解體，阻礙政府和市政當局底有系統的工作。

用我對於國家的全部的任務和職守底忠誠，我命令：

一、每一個軍事單位，遵照特殊的訓令駐在它的警備區域，給市區、委員會，民國以各樣援助，保衛政府機關。

二、巡邏隊和區司令以及本城民國底代表合作，負責逮捕罪人和逃犯。

審判。

- 三、逮捕進軍營煽惑武裝示威和屠殺的一切人犯，並把他們移解到本城第二司令部。
  - 四、任何武裝示威或暴動，當其發動時立即鎮壓，可以把全部武器帶在手裏。
  - 五、在阻止無憑照的搜查住宅和無憑照的逮捕時，給委員會以協助。
  - 六、將管轄區內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立即報告彼得格勒軍區司令部。
- 我籲請所有軍事委員會和各種團體，幫助司令們踐行他們所擔負的責任。

在共和國諮詢會裏，克倫斯基宣稱政府完全知道那些布爾什維克底準備，並有足够的力量去對付任何性質的示威遊行。他斥責 *Novaya Rus* 和 *Rabotchi Put* 兩方面都做著同樣煽惑的事。『不過由於報紙底絕對自由』，他加着說。『政府不在那種地位去打擊印刷品的造謠：』說還是同樣以反革命做目的的宣傳底兩面，這種反革命是黑暗勢力熱烈地期望着的，他繼續說：

『我是一個命運已定的人，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打緊，不過我有這極膽量敢請：布爾什維克在城裏製造的那種不可信的煽惑，正是那曖昧不明的一面』

十一月二號只有十五個出席蘇維埃人民大會的代表到達。第二天一百，次日的早上到總一百七十五，在他們裏面有一百零三個是布爾什維克。……四百人才是法定人數，而隨

大會會期僅僅只有三天了。……

我花了好多時候在斯基爾尼學院。那地方已經不再容易進去。雙重的衛隊保衛着外門，進了前門是一長貫的人等待進去，四個人一批，檢查員驗居留證，問他們的姓名、黨籍、職業。發出通行證，而那通行證隔幾個鐘頭須又換一次；因為開謀繼續不斷地密進來。……

有一天，當我來到外門時，看見托羅茨基和他的妻子正走在我底前面。他們被一個兵士阻擋。托羅茨基搜遍了他的口袋，但找不着通行證。

「沒關係」，他最後說道。「你認得我的，我的名字是托羅茨基。」

「你沒拿通行證，」那兵士強硬地回答，「你不能進去，名字對於我什麼意義都沒有。」

「不過，我是彼得格勒蘇維埃底主席呀。」

「是的」，那兵士答道。「如果你是那樣的一位要員，那你至少必須有一張那樣的小紙頭呵。」

托羅茨基很忍耐。他說：「讓我見司令官。」那兵士遲疑不決，囁嚅着些什麼，像是不願為那些每個進來的惡棍去打擾司令官。托羅茨基最後一呼那指揮衛隊的兵士，把事由對他解釋。「我的名字是托羅茨基」，他又說了一遍。

「托羅茨基？」那另一個兵士搔着他的頭。「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聽過這名字，」他隔了

好久才說。『我看完全是對的，你可以進去。』

在去蘇聯我選着加拉罕基布爾維維亞中央委員會底委員，他向我解說新政府會像一個什麼式樣：

『一個自由的組織，雖從經過「蘇維埃」表現出來的民意，允許地方權力充分履行。現蘇聯政府阻礙着地方民主意識底活動，正如沙皇政府所做的一樣。這個新政府底創制權將來自下層民衆……政府底形式將模倣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底蘇維埃。那將是……對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底常會負責，將成爲議會；各部以「O.T.」（委員會）爲首腦，代替部長直接對「蘇維埃」負責……』

在去蘇聯十號，我被約定去到斯基爾尼底頂層一間小小的屋子裏，和托羅茨基談話。他坐在屋子中間一張粗劣的椅子上，靠着四面光平的桌子。我發出的幾個問題都很重要；他迅速而且堅定地談着。歷時有一點多鐘。我把他談話的主要點，用他自己的語言寫在這裏：

『臨政府已經絕對地無能爲力。布爾喬亞制着臨時政府，而這種控制力是掩藏在和那些O.T.底黨內的虛偽的聯合裏。現在，當「革命」期間，可以看到那些不耐煩等待他們被允諾了的土地的農民暴動；而在全國勞動階級裏面，那種相同的憤慨是明顯的。這布爾喬亞的統治只有用內戰的方法纔能維持。科涅維夫以本法是唯一的途徑，使那些布爾喬亞底可以控制政府。不過布爾喬亞所缺乏的就是武力。軍隊是在我們這邊。那些折中派

以及和平論者，社會革命黨和哥什維克，已經失去一切的權勢。因為農民和地主間的、工人和僱主間的、兵士和長官間的鬥爭，已經比從前變得更厲害，更不可調協了。只有用人民大眾一致的行動，只有普洛列塔利亞政府底勝利，才可以完成「革命」，拯救人民。……

「蘇維埃」是人民底最完美的代表機關——在它們的革命經驗上，在它們的理想和目的上，都是完美的。直接建立在壟斷資本底軍隊、工廠裏的工人、田野裏的農民上面，它們是「革命」底骨幹。

「曾經有過三個企圖，要不用「蘇維埃」而去創造一個權力——但僅僅創造出一層弱無能」。這時各種各樣反革命的陰謀正在俄羅斯共和國諸議會底迴廊裏擬定。「卡狄特」代表着革命的保障，另一方面，「蘇維埃」代表人民底要求。在這兩個陣營之間沒有其他具有嚴重意義的團體。……這還是一個 *Left Party* (最後的左派)，反革命的布爾喬亞組織它一切的力量並等待時機來打擊我們。我們的回答將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我們將完成那差不多在三月間開始，當科涅維夫事件時又有阻遏的、偉大工作。……」

他接着說到新政府外交政策。

「我們第一項工作將是要求所有總統立即休職，召集各民族代表大會來討論民主性質的和平條約。我們在和平協定裏所能得到的民主底程度，是依存乎歐洲革命的回響底程度的。如果我們在這裏建立一個蘇維埃政府，它將成促進歐洲和平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因為這個

政府將迅速地直接地自己向各國人民宣言，不經過他們的政府，建議停戰。在和平完成的時  
候，俄羅斯革命底力量將強迫做到「不割地，不賠款，民族自決底權利」，和一個歐洲聯邦  
共和國 (Federated Republic of Europe) ………

「在這個戰爭底末尾我將看到歐洲被再造，不是被那些外交家們，而是被普洛列塔利  
• 歐洲聯邦共和國！歐洲底合衆國！——是必須形成的東西。國家自治已經不夠了。經濟的  
發展要求廢除國界。如果歐洲還是分裂成許多國家集團，那末帝國主義將再度起來。只有一  
個歐洲聯邦共和國能給世界以和平。」他笑了——他那美好的微微有點譏刺的笑。「不過現  
在，沒有歐洲人民大衆底行動，這些結果是不能實現的。……」

這時每個人都等待着布爾什維克有一天突然在街頭出現，擊倒那班帶着白衣領的人，那  
真正的革命十分自然地公開地走上它的途程。

臨時政府計劃把彼得格勒的駐防軍送上前線。

彼得格勒的駐防軍大約有六萬人，他們在「革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曾經逆轉了  
「三月」底那些偉大日子的巨潮，創立了英士代表蘇維埃，並把科涅羅夫從彼得格勒底近郊  
擊退。

現在他們裏面的大部分是布爾什維克。當臨時政府談到退出城市時，彼得格勒的駐防軍

就回答說：「假使你們不能保衛首都，那末就決定和平；假使你們不能決定和平，那末就滅絕。讓位給一個「人民的政府」，它能把這兩方面都做到……」

那是很明顯的，任何暴動的計劃都要看彼得格勒駐防軍底態度。政府底策略是用「可憐的」隊伍——哥薩克，敢死隊——來代替駐防軍。那些軍隊委員會，那些「中庸的」的社會主義者和 *Warriors* 都擁護政府。一種廣佈的宣傳在前線上在彼得格勒進行着，着重說明八個月以來，當他們精疲力竭的同志們在堦壕裏挨餓死亡的時候，彼得格勒駐防軍却在首都底兵營裏過着舒適的生活。

自然，斥責駐防軍不願把他們比較上的舒適去交換一個冬季作戰底艱苦，是有一些真實性的。不過他們之所以拒絕出發却另有原因。彼得格勒蘇維埃害怕政府的毒計，而從前線上來的成百成千由普通兵士選出的代表。喊道：「我們需要補充力量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曉得彼得格勒和「革命」是好好地保衛着。……同志們，你們握住後方，我們握住前線！」

十月二十五號，在閉着的門裏面，彼得格勒蘇維埃底中央委員會討論組織一個特殊的軍事委員會去決定整個問題。次日彼得格勒蘇維埃兵士部底會議上選出一個委員會，立刻宣佈禁止布爾喬亞的報紙，痛罵 *Trusts* 反對蘇維埃人民大會。二十九號，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底公開大會上，托羅茨基建議公開設立革命軍事委員會 (*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他說：「我們應該創設我們特殊的組織去作戰，如果必須去犧牲……」決定派代表表到前線去，一個由「蘇維埃」選出，一個由駐防軍選出，和兵士委員會，司令部去磋商。

在甫斯可夫（Puskov），「蘇維埃」的代表被北部前線的司令特采雷密校夫將軍接見。用冷淡的口吻，說他會命令彼得格勒的駐防軍開到前線，而這就是一切。那駐防軍委員會不肯離開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蘇維埃兵士部底代表要求，在彼得格勒區司令部裏加入一個他們的代表。被拒絕了。彼得格勒蘇維埃要求，不經過兵士部底認可不准發佈命令。也被拒絕了。代表們被粗野地告訴着：「我們只承認Tsyv-oc-lich，我們不承認你們；如果你們破壞任何法規，那我們將把你們逮捕。」

在三十號那天，全彼得格勒駐防軍底代表會裏通過一條議案：「彼得格勒駐防軍不再承認臨時政府。彼得格勒蘇維埃才是我們的政府。我們將只遵守經過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底命令。」地方的軍事單位被命令着等待彼得格勒蘇維埃兵士部底命令。

次日，Tsyv-oc-lich召集它自己的會議。大部分由軍官組成，建立一個委員會去和司令部以及全城各處零散的軍事機關合作。

三號，在斯慕爾尼一個兵士大會上議決：

慶祝革命軍事委員會底成立。彼得格勒駐防軍承認在它一切的行動裏給它以全力的幫助。在「革命」底利益上把前線和後方更密切地統一起來。

再者，守軍宣佈和革命的普洛列塔利亞担保維持彼得格勒底革命秩序。每一個站在科涅羅夫或布爾喬亞方面的挑釁的企圖，都會遇到無情的抵抗。

革命軍事委員會現時自覺到它的力量，就斷然要求彼得格勒司令部服從它的管轄。它命令一切的印刷局，沒有委員會底認可不准印任何宣言告示。武裝的隊伍到克隆維斯克軍械局攫取了大量的武器和軍火，截奪了送到諾伏契卡斯克、卡萊丁底司令部去的一萬枝刺刀。……

縱然驚覺到危險，政府聲稱如果委員會解散，就特許在司令部中容納蘇維埃底代表。不過這已經太遲了。在十一月五號的中夜，克倫斯基自己送馬泰烏斯基一張文件，允許彼得格勒蘇維埃底代表加入司令部。革命軍事委員會接受了。一個鐘頭以後，作為軍政部長的馬涅可烏斯基將軍又取消成議。……

星期二的早上，十一月六號，一個文告底出現使全城都陷於狂熱，簽署者為：「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屬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

給彼得格勒底住民。公民們！

反革命已經抬起了它那罪惡的頭。那些科涅羅夫底黨羽正動員他們的力量來打破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並破壞立憲會議。同時，那些「屠殺者」(POROCHNIK)會號召彼得格勒底人民來一次紛擾和流血。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把它自己作爲本城革命秩序底保衛者，抵抗反革命和大屠殺的企圖。

彼得格勒駐防軍禁止任何叛亂和騷動。請求住民逮捕流氓和黑百黨(BLACK HUNDRED)底煽動者，並把它們帶到最近軍營裏的蘇維埃委員會訊辦。黑暗勢力底第一企圖就是在彼得格勒街上造成紛擾，不論是搶劫或是擄鬥。那些罪犯必須從地面上掃除掉！

公民們！我們要求你們維持完全的鎮靜和自持。秩序和「革命」是操在強有力的鐵腕裏。

凡是列在名單上的隊伍，那裏都有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區委會。……

在三號那一天，布爾什維克底領袖們舉行了另一個祕密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集會。我認識索爾金德(Salkind)，等在門外的走廊裏；伏羅達斯基當他出來時告訴我裏面正在進行着什麼事。

列甯說：十一月六號太早了。我們必須有全俄羅斯做起義的基礎；而在六號那一天所有人民大會代表還沒有到齊……另一方面，十一月八號又太遲了。在那時候人民大會將被組織起來，而一個組織龐大的人民團體採取迅速、決定的行動是困難的。我們必須在七號發難。

，那一天大會開會，我們可以對它說，「政權就在這裏！你們用這政權幹些什麼？」  
在樓上一間屋子裏坐着一個面色蒼白、長髮的人，他曾一度在沙皇軍隊裏當過長官，兼  
着做革命家和流放犯，一個堅定的 Avronko，名字叫做安托諾夫 (Antonov)，是數學家和象  
棋手；他正在規擬着奪取首都的細心計劃。

它方面政府也在準備。暗暗地從廣大的各個地域把最忠心於它的隊伍調來彼得格勒。馮  
Munkers 的砲隊駐入冬宮。哥薩克巡邏隊在街頭出現，這從七月的時日以來還是第一次。波爾  
可烏涅可夫 (Polkovnikov) 一道又一道地發出命令，威脅着要用「絕大的力量」，鎮壓反動  
。公民訓練部長契式金 (Kishin)，那內閣裏最招人怨恨的一個，被任命做特別委員去維持  
彼得格勒的秩序；他找了兩個其招人怨恨並不下於自己的助手，羅騰堡 (Rosenberg) 和巴爾  
金斯基 (Paltchinsky)。彼得格勒克羅斯達 (Krosstakt) 和芬蘭被宣佈在封鎖狀態——關於這  
件事，資產階級的報紙 *Novoye Vremya* (新時代) 嘲笑着說：

爲什麼要封鎖狀態？政府不再是一個權力機關。它沒有正大光明的權勢，它不具有  
必要的組織去使用權力。……在最最順利的條件下它只能和任何願意談判的團體成立協  
定。它的權力不能再進一步去應用。……

十一月五號，星期一底早上，我踱進馬林斯基宮，去看看俄羅斯共和國諮議會裏面正發

生着什麼事：關於特雷斯正科外交政策底激烈的爭辯。布爾細夫——維克和烏斯基事件底隱憂。除掉意大利大傾以外所有的外交官都出席，他們每個人都說被卡爾梭（Carré）的災禍委得心灰意盡了。……

當我走進去的時候，那左翼社會革命黨卡萊林正高聲讀着倫敦太晤士報上的社論，那上面說：「醫治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藥劑就是槍彈！」他轉過來向「卡狄特」們喊道，「這也是你們所想的嗎？」

從右翼發出吼聲：「是的！是的！」

「對囉，我曉得你們這樣想」，卡萊林答道，熱烈地。「不過你們沒有那種勇氣去做呵！」

接着是斯可比利也夫，看起來就像一個木人戲裏的偶像，有柔軟的金色的鬚子和波浪式的黃頭髮，很抗辯地衛護那「蘇維埃」的（訓令）。特雷斯正科接着說話，被左翼發出來的高呼「辭職！辭職！」攻擊着。他堅持政府和「Bolshevik」派到巴黎去的代表必須有相同的觀點——他自己的觀點，幾句話說到軍隊紀律底恢復，說到戰爭的勝利。……騷動着，不管那激怒的左翼底固執的反對，共和國諮議會做完了那一天簡單的議事程序。

那裏面凸出幾列布爾什維克底議席——自從他們離開諮議會的第一天就空着，他們帶走的生氣真是不少。當我走下樓梯的時候，我好像覺得這裏雖然有激烈的爭辯，還沒有從那種

暴的外界發出的真正呼聲能透進這層高高的寒冷的大廈。而臨時政府是觸礁了——觸在撞毀過米留可夫內閣的「戰爭與和平」這問題底同樣的廢石上。……守門的人當他替我穿外褲時囁囁着說：「我不曉得可憐的俄羅期會變成怎樣。所有這些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以及特魯多維基（大眾社會黨）……烏克蘭和芬蘭，德查國主義，英帝國主義。我活到四十五歲，在我一生中從沒有聽過如像在這地方的這樣多的名詞。……」

在迴廊裏我遇着沙茨基教授，他是一個尖頭尖腦的人，穿着整潔的大禮服，在「卡狄特」黨底會議裏很有勢力。我問他對於風傳布爾什維克（*Vatupolnie*）（暴動）的事做怎樣想法。他聳聳肩膀表示輕視。

「他們是些蠢牛——*Canaille*。」他答道。「他們不敢暴動，就是敢他們也將馬上被打散。從我們的立場上看那並不是壞事，因為過後他們會毀滅掉他們自己，而在立憲會議裏沒有權力。……」

「不過，我親愛的先生，讓我擇要對你說出我將向立憲會議提出的關於政府形式的計劃，你瞧，我是由這個團體任命的委員會底主席，聯合臨時政府，制訂一個憲法計劃。……我們將有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會議，如你們美國所有的一樣。在下議院將是地方代表；在上議院，是自由職業者，「生斯特伏斯」（省議會）、合作社、和工會底代表。……」

外面從西邊吹來淒厲的、潮濕的風，脚下冰冷的泥濘浸透了我的鞋子。雨陰 *Munkets* 週

旋着經過慕爾斯卡雅，癡直地穿着他們的長衣擺動着，唱着舊時代的零落的歌曲，如同在沙皇治下的兵士所俱唱的一樣。……在第一個十字街口我看見民團騎着馬，帶着光亮的新槍匣的盒子砲；一小羣人民靜靜地站着注視他們。在乃烏斯基底街角上我買了一本列甯著的小冊子，「布爾什維克能够掌握政權嗎？」打了一個那爲小交換用的截記。那日常的街車爬行過去，擠滿着人。……在人行道上，一排穿着制服的逃兵賣着香煙和葵花子。

在乃烏斯基，凜冽的午夜寒風爭奪着那報紙上最後的消息，一團一團的人想去辨識那些貼在每個平坦地方的許多告示和宣言；從Dobrykh，農民蘇維埃、「中庸的」社會主義者的政黨、軍隊委員會發出——威嚇，痛罵，哀求工人和兵士留在家裏，擁護政府。……一架鐵甲車慢慢地往來巡行，發出尖銳的叫聲，在每一街角上，在每一個空地上，都聚集着厚厚的人羣；大聲急呼的兵士和學生。黑夜緩緩地來臨，稀疏的街燈閃動着，成山成海的人民無窮無盡地流動着……彼得格勒在有什麼事變之前往往是這樣。

城市是神經質的，當每一個尖聲發作時都激動起來。不過從布爾什維克那裏還沒有什麼訊號；兵士留在軍營，工人留在工廠。……我們去到一家靠近喀山大教堂的電影院，開演的是一個流血的意大利鬚情和私媾的片子。下面坐着一些兵士和海軍，用孩子似的耐奇注視着銀幕，完全不能了解爲什麼那裏有這許多暴虐的事，有許多慘殺。

從電影院我趕到瑪慕爾尼，在頂層十號房間裏，革命軍事委員會繼續在開會，由一個轉

明的十八歲的謝拉謝米爾（Lashin）的人做主席。當他走過時他停下來，很穩穩地和俄握手。

「彼得保爾要塞剛剛被我們奪過來」，他說，用一種愈快的微笑。「一分鐘以前我們得到那被政府命令調來彼得格勒的隊伍底話。兵士是懷疑的。所以他們把火車停在加特支那（Gatchina）並派一個代表團來見我們。「究竟是回什麼事」？他們問道。「你們有什麼話說？我們剛剛通過一條議決案，「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回答說，「弟兄們！我們用『革命』底名義向你們敬禮。停在你們所在的地方，直到接着另外的命令！」

他說，所有的電話都被割斷；但是和工廠、軍營的交通已經用軍事電話機關的方法建立起來。……

川流不息的傳信者和委員走來走去。門外等着幾十個自告奮勇的人，準備把話帶到這城市最遠的部份去。他們之中的一個，是一個高加索面孔的男子，穿着中尉的制服，用法文說道：「什麼事都準備躍動了，只等按一下機鈕。……」

波德伏斯基在還裏走過，他是個臉色蒼白，有鬍子的平民，頭腦裏懷着暴動底策略；安托諾夫，囚首垢面，他的衣領骯髒，因為缺乏睡眠顯出酩酊的樣子；克蕾倫科，那矮胖的開險的兵士，常常發笑，具有粗暴的姿態和狂烈的雄辯；還有達班科，那大大的有鬍子的海軍



兵士，有一張平靜的臉。這些都是這個鎮頭內的主宰者——而且是未來的幾個鎮頭內的注脚者。

樓下在工商委員會裏坐着塞拉托夫，簽署命令到政府軍械局要武器——每個工廠一百五十枝來福槍。……代表們站成一條線等着。他們是四十個……

在大廳裏我走到一些布爾什維克的下級幹部中間去。有一個人把連發手槍給我看。「狐注一擲」，他說，他的臉色是灰白的。「無論我們動或不動，那一方面都曉得，它必須消滅我們或被我們消滅。」……

彼得格勒蘇維埃成日成夜地開會，當我走進那大廳的時候，托羅茨基正在演說。

「我們被詢問」，他說，「是不是我們願意有一個 *Verdun*。對這個問題我可以給一個清楚的解答，彼得格勒蘇維埃覺得：最後那權力必須落到蘇維埃手裏的時候已經到來，這個政權底轉移被全俄人民大會完成。武裝示威是不是必要，那還看……那些夢想阻礙全俄人民大會的人……」

「我們覺得我們的政府，臨時內閣底全體人員也都相信，是一個可憐的孤立無援的政府。它僅僅的等着「歷史」底巨斧底掃滅，讓路給一個真正地大眾的政府。不過即使在現在，今日，我們總竭力避免衝突。我們希望全俄人民大會將取得……那建立在人民底組織自由上的力量和權勢。但是，如果政府想利用短時間希望苟活下去——二十四、四十八、或七十二

個鐘頭——來打擊我們。那時我將報以反攻，予打擊者以打擊，鋼對鐵！」

在喝采聲中，他宣佈左翼社會革命黨同意派代表參加革命軍事委員會……

當我離開斯慕爾尼，在早上三點鐘，我看到兩枝快發的機關槍已經架起來，門口一邊一仗，兵士底強有力的巡邏隊保衛着門口和附近的街角。哥爾·薩托夫（Mih Shatorov）連走帶跳地奔上台階，他說：「喂，我們發動了！克倫斯基派 Yunkers 來封閉我們的報紙。S. Idat 和 Rabotchi Put。不過我們的隊伍趕到，撕毀政府的封條。而現在我們正派軍隊去奪取那些布爾喬亞的報紙機關！」他非常高興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於是跑進去。……

在六號那天的早上我和檢查員有些事，他的辦公室就在外交部。各處，在所有的牆上都貼着「歇斯底里」的告示要人民保持「安靜」。波爾可烏還可夫（Polkovnikov）發出一個 Pri-Kaz 接着一個 Pri-Kaz。

我命令一切的軍事單位和隊伍留在他們的軍營裏，直到接着軍事局司令部另外的命令。所有的長官沒有他的上峯命令而行動，都將以犯叛罪受到軍事裁判。我絕對禁止士兵執行任何從其他組織發出來的訓令。

嚴禁上宣佈政府已經禁止 Novyaya Rus、Zhivoye Slovo、Rabotchi Put 和 Soldat 等報紙出

版，聲言逮捕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袖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會員。……

當我穿過宮殿廣場時，幾隊紅衛兵用叮噠的快步跑過紅色拱道，在宮殿前面集合。那巨大的紅色的總司令部是異於尋常地熱烘烘，幾架鐵甲車排列在門口，摩托車裏裝滿着軍官跑來跑去。……檢查員非常興奮，就像在馬戲場裏的小孩一樣。他說，克倫斯基剛剛到共和國諮議會去辭職。我匆忙跑到馬林斯基宮，趕上聽到克倫斯基那激情的而且幾乎是不相連續的演說的末尾一段，充滿着自我辯護和對於他敵人的激烈的誹謗。

「在這裏我要引證烏里雅諾夫·列甯在Rabotchi Put上發表的論文的整個系列中最有特質的片斷，列甯是國家的罪人，他躲藏着，我們正想尋到他。……這個國家的罪人會煽動無產階級和彼得格勒駐防軍重演七月十六號到十八號底慘痛的經驗，而且堅持立刻武裝暴動的必要……再者，另外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出席會議，也號召立刻暴動。特別要注意那現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白朗斯坦·托羅茨基的活動。……」

「我應當引起你們的注意，……那在Rabotchi Put和Soldat上的論文底整個系列，論調和風格都絕對地和Novaya Rus上的東西相類似……我們必須不要這樣多，這個政黨那個政黨底活動，它們利用一部分人民底罪惡的天性和政治上的無知，它們這類團體底目的是在俄羅斯製造，那代價會是：一個破壞和搶劫底沒有心肝的暴動；因為羣衆底心理狀態，在彼得格勒任何性質的暴動都將跟隨着最可怖的屠殺，那將使自由俄羅斯底榮名蒙上永遠洗滌不盡的

恥辱。……

「……依據烏里雅諾夫·列甯自己底承認，社會民主黨極左派底情況在俄羅斯是非常順利的。」（這裏克倫斯基宣讀下面從列甯論文裏摘出來的一段。）：

想想看：……德國的同志們僅僅有一個李伯克內茜（Lieberkehn），沒有報紙，沒有集會底自由，沒有一個「蘇維埃」……他們被一切社會階級之難以想像的敵視反對着——然而德國的同志們想行動；至於我們，有幾十種報紙，有集會自由，占有多數的「蘇維埃」，我們，是全世界地位最優的國際普洛列塔利亞，我們還能拒絕援助那德國的革命家和革命的組織嗎？……

于是克倫斯基繼續說：

「叛亂底組織者全然認為，此刻在俄羅斯已經得到政黨活動的最完美的條件。俄羅斯被臨時政府統轄，而它底首腦，在這個政黨底眼裏看來，是「一個篡奪者，把自己出賣給資產階級的人，內閣總理克倫斯基……」

「……那暴動底組織者不是幫助德國的普洛列塔利亞，而是幫助德國的統治階級，他們替德皇威廉及同僚底鐵掌開放了俄羅斯的前線。不管這些人對於臨時政府的動機怎樣，不管他們是有心地或無心地那樣做；但是在任何情況之下，就這一點着論，我用我責任底全部忠

誠，確定這樣一個俄羅斯政黨底行動是背叛俄羅斯的行動！

「……我自己站在右翼底觀點上說話，而且我立刻進行調查並作必要的逮捕。」（從左翼發出吼聲），「聽我說話！」他用有力的音調喊着。「當國家危險的時候，因為有心或無心的反叛，那時政府，我自己以及別人寧願被殺，都不肯棄那個生命——俄羅斯底光榮和獨立。……」

這時有一張紙頭遞給克倫斯基。

「我剛剛接到他們發給軍隊的宣言。這就是內容。」讀道：

「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受哥威脅。我們命令軍隊立刻動員決戰，並等待新的命令。一切的延宕或不執行這個命令，都將被當做背叛「革命」底行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波德伏斯基。祕書，安諾托夫。」

「在實質上，這是一個挑撥人民來反抗現在秩序，破壞立憲會議，並把前線開讓給威震鐵掌底軍隊的陰謀。……」

「我有意地說「人民」，因為那有自覺性的民主政黨和它的 *Трудовой*，一切軍事組織一切自由俄羅斯所感到光榮的東西，那好的意識，那偉大的俄羅斯民主政治底光榮和良知，都反對這些事。」

「我沒有帶一個頌詞到這裏來，但訴說我堅定的確信：臨時政府在這時候保衛我們新的

自由——那新的俄國，一定會走向光榮的前途，除掉那批從來不敢面對真理的人以外，它將受到一致的擁戴。……

「……臨時政府從來沒有阻礙國民使用政治權力的自由……不過此刻臨時政府宣佈：在這時候，那些俄國底毒藥，那些敢舉起它們的手拒抗俄羅斯人民底自由意志，同時把前線開讓給德國的政黨和團體，必須用決斷的力量清除掉！……」

「讓彼得格勒的人民知道，它將達到一個堅強的權力，或許在最後的時機，那美好的意念、良知和光榮會在那些依舊保持着它們的心裏獲得勝利。……」

整整的和這個演說相始終，大廳裏都鼓盪着震耳欲聾的噪鬧。當內閣總理走下去時，臉色灰白，被汗水濕透，和他陪從的長官們大步走出去。從左翼和中央裏面一個演說者接着一個演說者，都大聲怒吼。甚至社會革命黨，由哥斯說出：

「布爾什維克底政策，在他們利用大眾的不滿那一點上說是靈惑的，罪惡的。不過有一個整個連續的大眾底要求，那向來就沒有得到滿足。……那和平問題，土地問題，軍隊民主化的問題，可以說沒有一個兵士、農民和工人會有些微的信心，說我們的政府正在堅強地忠實地想去解決它們。……」

「我們哥什維克不希望引起一個內閣的危機，而且我們準備用一切的力量去保衛臨時政府，去流盡我們最後一滴的血——如果臨時政府僅僅在這些焦灼的問題上，說幾句那被人民

用如此的不安等待着的話……」

接着馬爾托夫發言，瘋狂的：

「內閣總理底話，當說到普洛列塔利亞和軍隊之重要的暴動問題——雖然是在錯誤傾向底領導之下——的時候，他該他自己提及「民衆」，這不是別的東西，只是鼓動內戰」。

投票表決那由左派提出的本日的法令。特別計算了一張缺乏誠意的投票。

一、那過去一些日子準備着的武裝示威，其目的是來一個 *Cooperation* (突然的事變)，引起內戰，造成有利於 *Workers* (階級屠殺) 和反革命的條件，反革命勢力(例如黑百黨)底出動，它將無可避免地使立憲會議不能召集，招致一個軍事的慘禍，「革命」底死滅，摧毀國家的經濟生活並破壞俄羅斯；

二、那些有利於這種煽動的條件，是被那廷宕通過緊急法令。以及戰爭和一般的擾亂所招致的逆境所造成。最要緊是立刻宣佈一個法令，把土地轉移給農民的土地委員會。在國外採取有效的行動，建議協約國宣佈他們的權和條件，開始和平談判。

三、對付保皇黨的示威運動以及 *Proletariat* 的運動，必須對這些運動採取敏捷的處置去彈壓。爲着這個目的，在彼得格勒要設立一個公安委員會，包括市內和革命民主主義機關底代表，和臨時政府相抗衡……

看着那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都集中贊成於這個議案上。那是有趣的。……但是，當克倫斯基見到這個議案的時候，他召阿烏生提也夫到冬宮去解說。如果它表示時臨時政府缺乏信心，那他就要求阿烏生提也夫組織一個新內閣。且、哥斯和阿烏生提也夫，那些「折中派」底領袖，作了他們最後的調協。……他們向克倫斯基解說那不是意味着對於政府的非難！

在馬爾斯卡雅和乃烏斯基底街角上，幾隊上着刺刀的兵士正阻攔着所有的私用汽車，拖出坐在裏面的人，命令它們開向冬宮。一大羣人集合着看守它們。誰也不知道那些兵士是屬於政府或是屬於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喀山大教堂底前面發生着同樣的事，命令機車開向乃烏斯基。五、六個海軍兵士帶着來福槍走來，興奮地大笑，和陸軍兵士中的兩個人談起話來，在海軍的帽帶上是 *А. В. П. О. Р.* 和 *Н. А. Р. И. С. В. О. С. О. В.* ——那波羅的海艦隊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巡洋艦底名字。他們之中的一個說道：「克隆斯達到啦！」……那正如一七九二年，在巴黎底街上，有人曾經說道：「馬賽人到啦！」因為在克隆斯達有二萬五千個海軍，都是有堅定信仰的布爾什維克，而且不怕死。

*Rabochi i Soldatski* 剛剛出版，它的前頁上滿載着一篇大學的告示：

兵士們！工人們！市民們！



民衆之敵們昨夜通過，採取攻勢。司令部裏科涅維夫的黨羽想從外邊調進 *Kulakov* 和志願兵。赦那兒邦的 *Khokhlov* 和沙爾斯可也。塞羅的志願兵拒絕開發。一個巨大叛變底魔手正陰謀着破壞彼得格勒蘇維埃……那反革命者底運動正被指導着在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開會底前夜去破壞它，破壞立憲會議，抗拒民衆。彼得格勒蘇維埃正保衛着「革命」。那革命軍事委員會正領導着那對於叛徒之打擊的反攻。彼得格勒全部的駐防軍和普洛列塔利亞準備給民衆之敵一個粉碎的重擊。

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

- 一、所有師旅的、營團的和戰線的委員會，連同「蘇維埃」委員會，以及一切的革命組織，必須繼續開會，把一切關於叛徒們陰謀的報告集中在手裏。
- 二、不得到委員會底許可，不准一個兵士離開他的隊伍。
- 三、立刻每個軍事單位派兩個代表，每個保衛隊「蘇維埃」派五個代表到斯慕爾尼去。
- 四、所有彼得格勒蘇維埃底黨員和所有來出席全俄人民大會的代表，請立刻到斯慕

爾尼來開非常會議。

「反革命」已經抬起了它那罪惡的頭。

一個巨大的危險威脅着兵士和工人一切的希望和勝利。

不過「革命」底力量是遠遠超過它敵人的力量。

民衆底運動是握在強有力的鐵腕裏。那些叛徒們將被粉碎掉。

不要猶豫不要懷疑！堅毅，沉着，紀律，決心！

「革命」萬歲！

#### 革命軍事委員會

彼得格勒蘇維埃繼續不斷地在斯慕爾尼開會，那地方是暴風雨底中心。代表們睡着在議席上，又醒過來參加爭辯，托羅茨基、加米尼也夫，伏羅達斯基每天要演說三個、八個、十二個鐘頭。……

我走到樓下十八號房間裏，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正在那邊開幕後會議，一個粗大的聲音堅決地在咆哮。那發言人被羣衆掩藏着：「那些折中派說我們是孤立的。不要理他們。事變一開始，他們一定被我們拉過來，否則他們會失去他們的羣衆……」

說到這裏他舉起一片紙頭。「我們正拉勸着他們！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那邊剛剛來了一個喜訊！他們說他們不贊同我們的行動，不過，如果政府打擊我們，那末他們將不反對我們的行動，如果政府打擊我們，那末他們將不反對普洛列塔利亞底反攻！」非常高興的喊

著……

當夜幕張下來，那廣場裏擠滿了兵士和工人，一羣奇異的褐色的大衆，在蔚藍色的煙霧裏深沉地喃喃細語。那舊 *Red Square* 最後決定招待代表去參加那將是它自己的毀滅——也許是已經建立的革命秩序毀滅——的新人民大會。但是，在這個會議裏，只有 *Red Square* 底會員可以投票。……

是在午夜之後，那時哥斯主席，且站起來說，在一種緊張的沉默裏，那在我看起來幾乎是有威脅性的。

「我們所生活的這幾個鐘頭裏表現出最可悲的景象」，他說。「敵人就在彼得格勒門口，民主底力量正想組織起來去抵抗他，然而我們等待着首都底街頭流血，飢餓威脅着滅亡，不懂是我們同弊共氣的政府，而且是「革命」本身。……」

「人民大眾是沉睡不起而且精疲力竭。他們對「革命」沒有興趣。假使那些布爾什維克發生什麼事情，那將是「革命」底終結……」(喊聲：「這是謊話！」)「那些反革命者正等待着布爾什維克開始騷動和屠殺……如果有任何 *Vystuplennic*，那將沒有什麼立憲會議了……」(喊聲：「謊話！可恥！」)

「在軍事行動區域裏彼得格勒駐防軍不服從司令部的命令是不成功的。你們必須遵守司

部和由你們選出的Fas-cek-ka底命令。一切權力歸「蘇維埃」——那是意味着死亡！強盜和小偷正等待着時機去打劫放火……當你們有這樣的口號放在面前的時候，「進屋子，從布爾喬亞那裏拿走鞋子和衣裳——」（擾亂。喊聲：「沒有這樣的口號！說謊！說謊！」）好了，那可以從不同的途徑出發，但是結果總是那條路！

「那Fas-cek-ka有充分的權力去做，而且必須要服從。……我們不怕刺刀。……Fas-cek-ka用它自己的血肉來保衛「革命」……」（喊聲：「它好久以前就是個死尸了！」）巨大的繼續不斷的怒吼，在那裏面他的聲音只能被聽到是尖銳的絕叫，他拍桌子，「那些叫喊的人是犯着一種罪惡！」

呼聲：「當你攔住了政權並把它轉移給布爾喬亞的時候，你早就犯過罪惡了！」

哥斯搖着主席的鈴：「靜肅，否則我趕你們出去！」

呼聲：「試試看！」（喝采和口噓。）

「現在說到我們關於和平的政策」（嘲笑）「不幸俄羅斯不能再支持再延續下去的戰爭。那裏正進行和平，但不是永久的和平——這不是一個民主的和平。……今次，在共和國諮詢會上，爲着避免流血，我們通過一條法令要求把土地交給土地委員會，立刻成立和平協定……」（嘲笑，並且叫道，「太遲了！」）

接着是布爾什維克發言，托羅茨基登上講台，引起一陣大聲的迸成歡呼的喝采底巨浪，

屋內微躍起來，像雷聲一樣地震動着。他那蒼白的機警的臉，在它那惡意諷刺底表情上真顯得狡捷。

「且底舌鋒證明羣衆——那多數的、愚蠢的、中立的羣衆——是絕對地和他在一起！」（大聲的歡笑。）他轉向主席，像做戲一樣，「當我們說把土地交給農民的時候，你們反對它。我們告訴農民：『如果他們不把土地給你們，你們自己去拿！』而那些農民聽從我們的勸告。現在你們所提倡的只是我們在六個月以前做過的事……」

「我不相信克倫斯基在軍隊裏發止死刑的命令是由他的意志決定。我想克倫斯基是被那些拒絕聽命於他的彼得格勒駐防軍底武力說服的。」

「且」今天且被認為曾經在共和國諸議會裏作一次演說，那可以證明他是一個秘密的布爾什維克。……那樣的時候還會到來呢，且將說那位「革命」之花曾參加過七月十六號到十八號的暴動……今天在共和國諸議會的提議沒有在軍隊中增強紀律底意思，雖然那種意思是在他的政黨的宣傳裏鼓吹着……」

「不。過去七個月的歷史表示羣衆已經離開那些孟什維克。那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征服了「卡狄特」，接着當他們獲得政權時，他們又把政權交給了「卡狄特」。……」

「且告訴你們說你們沒有權利去發動一個暴動。暴動是一切革命者底權利。當那些被踐踏的大衆起來暴動的時候，那是他們的權利……」

接着那長臉的利齒的李波爾說話，被呻吟和嘲笑歡迎着。

「恩格斯和馬克思說普洛列塔利亞不到條件成熟都沒有權利去奪取政權。在一個像這樣的布爾喬亞革命裏……羣衆奪取政權就意味着「革命」底可悲的終結……托羅茨基，一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他自己和他現在所鼓吹的事正相反。……」喊聲，「够了！打倒他！」

馬爾托夫，他的話常常被截斷：「國際主義者不反對把政權轉移給民主的政黨，但是他們不贊成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這不是奪取政權的時候。……」

且再就講席，狂烈地攻擊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行動，它已經派一隊人取「Leningrad」和新聞檢查員底辦公室。他的演講後面跟着最大的吼聲。馬爾托夫想說話，但是不能被聽見。軍隊和波羅的海艦隊的代表都在大廳裏站起來，高呼「蘇維埃」是他們的政府。……

在那最大的混亂裏愛爾尼契（Erenich）提供一個解決方案，要求工人和兵士保持沈默，不要煽動示威，承認立刻成立一個公安委員會底必要，而且請求政府馬上通過法令把土地交給農民，並開始和平協定。……

接着站起伏羅達斯基，粗厲地喊着說那口……，在人民大會閉會的前夜，沒有權利擔當人民大會底任務。……實際上他是死了，他說，那解決方案僅僅是一個支持它底凋落的權力的詭計。……

「至於我們，布爾什維克，我們將不投票於這個解決方案！」於是所有的布爾什維克都大聲地那解決方案被通過。

早上將近四點鐘的時候，我在外圍裏遇着左林（Nogin），在他的肩上掛着一枝來福槍。

「我們正在發動！」他靜靜地說，帶着心滿意足的精神。「我們捉了助理司法部長和宗教部部长。他們此刻關在牢裏。一支軍隊開去佔領電話局，另外一支去佔領電報局，另外一支去佔領國家銀行。赤衛軍出動了……」

在斯慕爾尼底台階上，在凄涼的黑暗裏，我們第一次看到赤衛軍——一群混亂的穿着工人衣服的少年，帶着上刺刀的槍，神祕地在一起談論着。

遠遠從那西邊平靜的屋角上傳來後亂的來福鎗的聲音，McKee正在那裏想打開尼瓦河上的橋，阻止工廠工人與維波格區域兵士去和城市中心的「蘇維埃」軍隊聯合；而克隆斯達海軍又在和他們接戰……

在我們背後的壯偉的斯慕爾尼學院，燈光照得雪亮，嘈嘈的就像一個巨大的蜂巢……

## 第四章 臨時政府底崩潰

十一月七號，星期三，我起來得很遲，當我走到乃烏斯基時，彼得保爾上的平砲轟隆隆作響。那是一個陰寒淒厲的日子。在國家銀行前面，一些兵士安上刺刀站在閉着的門口。

「你們屬於那一方面？」我問。「屬於政府嗎？」

「不再有什麼政府了，」其中的一個用卑夷的微笑回答。「Slava Bogu！謝謝上帝！」這就是我能從他口裏得到的一切。……

御車在乃烏斯基跑着，男子、女人和小孩都躊躇着每個不同的計劃。商店關着門，那看起來在街上羣衆開倒比以前輕鬆了一些。一整列反對暴動的新佈告，當夜晚的時候都在牆上開了花——給農民，給前線的兵士，給彼得格勒的工人。其中有一個是：

彼得格勒市國會佈告：

市國會通知公民：在十一月六號的非常會議上，國會成立了一個公安委員會，由中央和地方國會底會員以及下列革命民主團體底代表組成：Kasnoo-Taba、農民代表全俄執行委員會、軍隊團體、Festrotlot（中央海軍）、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工會諸議會等等。

公安委員會將在市國會底室內辦公。電話號數一五一——四〇，二二三——七七，一



三八——三六。

十一月七號，一九一七。

雖我那時不認得它，這便是國會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開戰底宣言。

我買了一份 *Rabotchi Put*，那是唯一看到出售的報紙。頃刻以後又付給一個兵士五十哥比克，換一份被讀過的 *Dien*。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在奪取過來的 *Russkaya Volsk* 底印刷所裏用巨頁的紙張刊行，刻着大大的報頭：「一切權力——歸工人、兵士、農民底蘇維埃！和平！麵包！土地！」那社論上署着「季諾維埃夫——列甯的躲藏着的同伴。它開頭說：

每一個兵士，每一工人，每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每一個忠實的民主主義者都曉得在現狀之下僅僅只能在二者之中擇一而行。

或者是——權力仍舊握在資產階級地主那班人手裏，還將是對於工人、兵士和農民的各式各樣的抑壓，戰爭底延續，無可避免的飢餓和死亡……

或者是——權力轉移到革命的工人、兵士和農民底手裏；在那種情況之下，它將完全廢除地主的專政，立刻抑壓資本家，立刻提議一個公正的和平。那末土地被保證給農民，那末工廠管理被保證給工人，那末飢餓可以有麵包，那末還毫無意義的戰爭可以結束！……

以上面記載着那舉事的一天晚上底零碎消息，布爾什維克佔領電話局、波羅的海車站、電報局；彼得和夫的 Yankovs 不能到達彼得格勒；哥薩克猶疑不決；一些衛員底逮捕；民團首領米耶爾底槍決；逮捕，反逮捕；Yankovs 和赤衛軍之間、兵士底碰着的巡邏隊之間的前哨戰。

在蘇爾斯卡雅街角上我跳到貢波爾格隊長 (Captain Gorbunov) 家裏去，他是一個孟什維克 Ogorodnikov，黨軍事局底秘書。當我問他舉動是不是已經真正地發生，他在一種倦怠的樣子裏聳動肩膀而且回答道：「Tchort Nayet 鬼曉得！不過，布爾什維克也許能够握取政權，但他們將不能握住它超過三天。他們沒有人去管理一個政府。讓他們去試試也許是一個幸事——那將完結他們……」

軍人飯店在望。阿愛薩克 (S. L'vov) 廣場底角落上，被武裝的海軍兵士巡視着。在樓下待室裏有許多漂亮的青年軍官，走來走去，或是在一起細聲說話；海軍兵士不讓他們離開那裏……

突然外面發出一個尖銳的來福槍底聲音，接着是一陣凌亂的開火底爆裂聲。我跑出去。在那俄羅斯共和國議會所在地的馬林斯基宮周圍，正發生着一些非常的事。對角穿過那廣場，長長地集合着一排兵士，來福槍預備着，正向飯店的屋頂注視。

「P. OVOCATZIK! 對我們射擊吧！」一個人痛罵着，當另一個人跑向那陣地的時候。……

在宮殿底西角上擺着一架大大的鐵甲車，上面飄着一面紅旗，新用紅顏料寫着：「S，R，S，D。」（Soviet Rabochih Soldatskikh Deputatov 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所有的槍口都對着聖·阿愛薩克那邊。障礙物已經堆集在新烏尼沙（Zor'ka Dina）底路口！一箱籠，圓桶，一個舊彈床，一架車子。一堆木頭阻塞了葛易卡海港底盡頭。從鄰近木架上拿來的短木，沿着建築物底前面築成掩護的短牆。

「這正在進行着開戰嗎？」我問。

「馬上，馬上」，一個兵士神經質地回答着。「走開去，同志，你會受傷。他們將從那個方向來」，指着那海軍部。

「什麼人會來？」

「兄弟，那個我不能告訴你。」他答道，而且爭論着。

在宮殿門口是一羣兵士和海軍。一個海軍正說着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諸議會壽終正寢的話。『我們在那邊走』，他說，『所有的門口都站滿着同志們。我走到反革命者科涅羅夫的黨羽那裏，他坐在主席的椅子上。我說：『不再有什麼諸議會了，此刻跑回家去息息罷！』』

這引起一陣大大的哄笑。帶着零散的分類的報紙，我設法去到出版室的門口。在那裏有一個高大的微笑的海軍兵士阻攔我，當我把我的通行證拿出來時，他剛剛說：『同志，即使你是聖米加爾本人，你也不能通過這裏！』經過玻璃，我却認出一個法國通訊員底曲折了的

臉孔和做姿勢的手勢，關在裏面……

前面站着一個小小的，灰色刺鬚子的人，穿着將軍制服，一羣兵士圍着他。他臉上非常紅。

「我是阿萊細也夫將軍」，他喊道。「作爲你們的長官和共和國諮議會的會員，我要求你們讓我通過！」那守兵搔着他的頭，艱難地從他的眼角上瞟着；他向一個走來的長官打招呼，那人當他看見他是誰，並且在他認清他做着什麼之前就行禮，變得非常興奮。

「Yaše Vuisokoprevoshoditelstvo——你們的上司——」他用舊時代底方式，訥訥地說「偷進宮殿是嚴厲禁止的——我沒有權利——」

一架汽車走過，我看見哥斯坐在裏面，用很大的愉快坦然地笑着。過了幾分鐘又是一架汽車，前面坐武裝兵士，裏面坐滿了被捕的臨時政府人員。彼得士，一個黎特族的（Lettish）革命軍事委員會底會員，匆忙地穿過廣場。

「我想你昨天晚上把所有的那些紳士們都捕來了」，我指着那些被逮捕的人說。

「啊——」他答道，帶着一種失望的小孩似的表情。「當我們下了決心之前，那些可詛咒的傻瓜又該他們之中的大部分溜走了……」

在伏斯克留生斯基大街（Voskresensky Prospekt）有一大羣海軍走過來，在他們後面有整着隊進行的兵士，迤邐得遠遠的直到目力能達的地方。

經過阿德密拉特斯基底路我們走向冬宮，所有去到冬宮的通道都被哨兵封鎖，一條兵士的巡邏線清楚地伸開着穿過西市梢，被一羣不安的市民包圍着。除掉兵士從宮殿院子裏搬出木頭並把它堆積在主要的門道面前，一切都平靜無事。

我們不能認出那些哨兵是擁護政府還是擁護「蘇維埃」。我們從斯慕爾尼發出的憑證沒有效力，但是，我們用一種很了不起的神氣跑到哨兵總底另一部分，出示我們美國的護照。說道：「公事！」而且擠進去。在宮殿底門口依然是那同樣的舊 GUARDIANS，穿幫他們銅鈕扣的有紅金領章的藍制服，溫溫爾雅地接過我們底大衣和帽子。我們走上樓。在那洞黑的，幽暗的走廊上，地氈破碎，一些老待者正閒在那裏，在克倫斯基房間底前面，一個青年軍官走來走去，咬着他那劇痛發子。我們問我們能不能見內閣總理。他碰躑他的鎧踵立正鞠躬。

「不罷，我抱歉，」他用法文回答。「亞力山大。費敖多維奇這時正非常忙。……他打暈了我們一會兒。」實際上，他並不在這裏……」

「他在什麼地方？」

「他已滑到前線去。而且你曉得，他的汽車沒有足夠的汽油。我們必須派人到英國醫院借一些來。」

「部長們在這裏嗎？」

「他們正在什麼房間裏開會——我不曉得在什麼地方。」

「那些布爾什維克馬上就來嗎？」

「自然。一定地，他們正在逼近。我希望電話就在這一分鐘報告他們的來臨。不過我們是有準備的。在宮殿底前面我們有 Junkers，經過那邊的門。」

「我們能不能到那邊去？」

「不，一定不能。那是不許可的。」他很快地搖手而且走開去。我們轉到禁門那邊。臨時隔開的大廳，外面鎖着。另外一邊是聲音，有些人在笑。除掉巨大的脚步声，那古老的宮殿就安靜得像一座墳墓。一個老 Slavofiler 跑來。「不，*Wag* 你們一定不能走進那裏。」

「爲什麼門鎖了？」

「關兵士在裏面」，他答道。隔了幾分鐘他說到有一杯茶之類的事，而且回到大廳。我們開了那個門。

正在裏面有兩個兵士站着守衛，不過他們沒有說什麼。在走廊的盡頭是一個大大的華麗的房間，有雕金的飛簷和鳥型的水晶質的燈柱，在它左近是一些較小的，板壁上裝着烏木。那細軟的地板上兩邊都擺着幾排航體的墊子和被氈，間或有兵士騎在上面；各處都是煙草的污穢，麵包屑，衣服，以及貼着高貴的法國商標的空酒瓶。更多更多的兵士，帶着 *Biggin* 學校的紅肩章，在那薩蘭的香煙和汗臭的人底氣氛中間走動。某人有一瓶白色的波根底酒，那顯然是從宮殿藏酒的地方偷來的。當我們走過時，他帶着驚異向我們注視，經過一個個的房

間，直到最後我們走進一列大大的國家美術展覽室，它們那長長的骯髒的窗子正對着廣場。牆上掛着有鑲金框子的油畫——歷史的戰爭場面……「一八一二年十月十二」，「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六號」和「一八一三年八月十六到二十八」……其中的一個在右上角有一個破痕。那地方完全是一個大軍營，從地板和牆壁推測起來，顯然已經有幾個禮拜。機關槍架在窗台上，來福槍堆在墊被中間。

當我們正看着圖畫的時候，一陣酒氣從我右耳方面襲過來，一個用重濁而波利的法文說話的聲音：「我看，就你們鑒賞圖畫的方式，你們是外國人。」他是一個矮小自恃的人，當他掀動帽子的時候露出禿頭。

「美國人嗎？幸運得很。我是劈刺隊長維拉狄米爾。阿特細巴什夫，謹遵台命。」在四個過路人中間發生了非常的事，他好像沒有看到什麼一樣，一個是婦女，慌慌張張的經過那些準備受攻的軍隊底防禦線。他開始解釋俄羅斯底情況。

「不僅是那些布爾什維克，」他說。「而且那俄國軍隊底良好的傳統精神也崩壞了。看看你們周圍。那些都是軍官訓練學校底學生，但他們算不算是紳士？克倫斯基把軍官學校開其給行伍出身的人，給任何兵士都能通過考試。自然他們人數多了，而許多人都傳染了「革命」。」

沒有結論他就轉換了話題。「我很想離開俄羅斯。我已經決定志願去參加美國軍隊。你

們願意去到你們的領事館安排一下嗎？我把我底地址給你們。」雖然我們反對，他仍然把它寫在一個紙片上，而且似乎馬上覺得舒服一些，那地址我還保留着，那是：——*L. Olenin, bairnckaya Shkola Proporshtchikov and Sarayu Petarhof.*」

「我們今天很早有一個檢閱，當他領着我們經過屋子而且解釋着各種事情的時候，纔纔說。『那些婦女隊決定仍舊忠於政府。』」

「在宮殿裏有婦女兵嗎？」

「對的，她們在那背後的屋子裏，如果有什麼麻煩來。她們不會被傷害。」他歎口氣。

「保護她們倒是一個很大的責任哩。」他說。

我們在窗口站了一會兒，俯瞰宮殿前面的廣場，那邊有三隊穿着長袍的 *Munkers* 負着武器集合，一個高大的，看起來很有毅力的軍官正在演說。我認出他是斯坦契維奇，臨時政府軍事委員會的首領。幾分鐘之後，那裏面的兩隊用爆發的，怒喝的叫喊肩起武器，擺動着穿過廣場，經過紅色執道，隱沒到那靜寂的城市裏去。

「他們去佔領電話局」，有一個人說。三個「卡狄特」站得靠近我們，我們談起話來。他們說他們是從行伍裏進學校的，而且說出他們的名字——羅伯特·敖萊烏，阿萊細·瓦普連和愛涅·沙克。一個愛沙尼亞人。不過他們現在再也不想做軍官，因為軍官是很招人討厭的。他們似乎是不曉得做什麼，事實上，他們明顯的是不快活。



不過馬上他們開始誇口：「如果布爾什維克來，我們將教訓教訓他們打仗是回什麼事，他們不敢作戰，他們是懦夫。不過假使他們被殺，那末，每個人都爲他自己留一顆子彈去自殺。」

這時在不遠的地方有一陣來福槍的爆發聲。外面廣場上所有的人開始奔跑，臉上變得冷淡，那些 Lavochniki 站在街角上，急迫地奔向各方。在裏面全是悲吼，兵士這裏那裏地跑着，握起槍而且喊道：「他們到這裏呀！他們到這裏呀！」……但是幾分鐘之後他們又平靜下去。那些 Lavochniki 回來，伏下去的人又站直了身子。經過紅色拱道出現了 Ivanov 沿着階梯外面一點遠的地方向前進行，他們之中的一個被兩個同伴扶持着。

我們離開官殿時已經很遲。廣場上的哨兵完全不見了。那巨大的半圓形的政府建築物似乎已經空寂無人。我們走到法國飯店去進餐，中途在吃湯的時候，那侍者走來，臉上灰白，一定要我們移到屋後的大餐室裏去，因爲他們要關熄咖啡室內的燈。「那邊會有無數的槍彈」，他說。

當我們再走出到慕爾斯卡雅的時候，天已經非常黑暗，只有乃烏斯基街角上閃耀着一盞街燈。在那下面停着一架鉄甲車，安着高速度的機蕊，吐出油煙。一個小孩爬上這東西的旁邊，正張望着那機關槍底槍筒。兵士和海軍預立在那裏，很顯明地是等辦什麼。我們走回到紅色拱道，那邊有一羣兵士聚集着正在注視那燈光照耀的多宮，而且高聲談論着。

「不，同志。」一個人說。「我們怎能對這四個女人說在那邊？他們會說我們對他們羅剎底婦女開火呢。」

我們再走到乃烏斯基，另外一架鐵甲車交錯轉角上，一個人連頭伸出窗塔。

「前進！」他喊道。「讓我們過河去！」

另外一架鐵甲車的駕駛員走過來，他喊得比親愛的喧嘩還高：「委員會就要等待。他們在木頭堆那邊有砲隊。」

這架鐵甲車已經停止駛行，幾乎沒有人走過，而且沒有電燈；不遠處開燈的房子讓我們可以看見電車，繁雜的羣衆，發光的店窗，和影戲院的電燈廣告——生活還是照常進行。我們有在馬林斯基戲院舉行的聯誼會的大場券——所有的戲院都閉門——不過門外面太黑了。

在黑暗裡我們隨群的爬過障礙橫著漆漆的木頭堆，在斯托羅加諾夫當面而過。我們是去三三三日的砲台好位置，穿著各式各樣時髦的人，無目的地走進來跑過去，說着許許多多

乃烏斯基那邊好像全世界的人都住在這裏。像個個角上都有一大堆的軍隊。這兒是一個無黨派的中心。中士和兵士的巡邏隊在大街上，漫遊在國庫和軍械庫。外地的老年人對他們揮着手，服裝時髦的婦女在罵着詛咒的話，兵士們繼續着前進。

制住的突。……鐵甲車在街上滾滾去去，用前幾代沙皇的稱號命名，由赫爾格羅甫斯羅甫克羅斯羅托斯拉夫——而且用很大的紅字寫着，「R. S. D. R. P. ...」在米克海羅烏斯基的「Brotherhood of Workers and Peasants」——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旗幟下，「在米克海羅烏斯基」——人挾着一捲報紙出現，馬上就被狂熱的民衆包圍起來，給一個盧布，五個盧布，十個盧布……互相爭奪得像野獸一樣，那是「Workers and Peasants」，宣佈「普洛列塔利亞革命」的勝利，宣佈仍然在監獄裏的布爾什維克的解放，要求罷工和後方的軍隊擁護。……一張歐耳的狂熱的小紙頭，印着大體的字，不包含新聞。……

差不多有兩千市民聚集在薩多瓦雅街角上，注視着一個高大建築物的屋頂，在那邊有個微小的紅火星發光而且暗下去。

「看！」一個高大的農民指着它說。……「是一個挑戰的訊號。此刻他們要對人民開火了。……」顯然地沒有一個人想到去調查真象。

X X X X X X X

當我們趕到時，斯慕爾尼的巨大的正圓形燈亮着燈光，從每一條街衢上，那在幽暗裏顯得模糊的匆忙的人影的洪流，都向斯慕爾尼集中。汽車和摩托車來來去去，一輛巨象色的鐵甲車在砲塔上飄着兩面紅旗，用尖銳的號聲踴躍的走出去。天氣很冷，赤衛軍在外門那邊自己架成一個「祝火」(Bon-fire)。在內門那邊也是一樣，有一個火炬，在它的光線之下那些哨兵護

慢慢地讀出我們的通行證，而且上上下下的打量我們。每個門道旁邊四架機槍的護衣已經去掉了，子彈帶就像蛇一樣的掛在它們的後身。一羣黃色的鉄甲車停在院子的樹下面，機器開動着。那長長的，樸素的，燈光暗淡的大廳裏咆哮着雷一樣的脚步，呼喊，叫喚的聲音……那邊是一個騷動的氣氛，一羣人衝下樓梯，工人穿着黑色的外衣，戴着黑色的圓皮帽，他們之中有好多人的肩上掛着槍；兵士穿着粗劣的藍色的衣服和磨光了的灰色皮靴。——兩個領袖——盧那爾斯基，加米尼也夫——匆忙的在一羣人的中間說着話，用一種困難的焦灼的臉色，手上夾着紙卷。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非常會議已經開過。我叫住加米尼也夫——一個小小的行動敏捷的人，有一付闊闊的緊貼着肩頭的、生氣勃勃的臉。不講序論，他用流利的法文說出剛剛通過的議決案：

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向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駐防軍的勝利的「革命」敬禮，特別重視這次暴動中羣衆所顯示的一致、組織、紀律和完全的合作；稀罕地不會流多少血，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暴動會這樣完善的勝利過。

「蘇維埃」表示它堅定的確信，那工人和農民的政府，「蘇維埃」政府，將被「革命」建立起來，它將保證那從事實業的無產階級受全體貧農大眾的擁護，堅定地走向「社會主義」，那是惟一的方法，循着它國家能够從悲慘和從所未聞的戰爭的恐怖裏掙脫出來。

新的「工人和農民的政府」將立刻向交戰各國提供一個公正的民主性質的和平。它將立刻沒收巨大的土地財產，把土地轉移給農民。它將建立工人管理製造事業的生產和分配，而且將普遍的管理銀行，那它將轉成由國家專利。

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要求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用他們一切的力量和信心來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蘇維埃」表示它的確信，城市工人和貧農的聯盟，將保證完全的革命秩序，那種秩序對於「革命」的勝利是必不可少的。「蘇維埃」相信因各國的無產階級，將援助我們把「社會主義」的行動引到一個真正的決定的勝利。

「那末你認為它已經勝利了嗎？」

他聳動他的肩頭：「有好多事要去辦。多得可怕。那還是剛剛開始呢。」

在梯頂上我渴着里阿諾夫，工會的副主席，看起來很黑，咬着他那灰色鬍子。他那顯狂！顯狂！」他喊道。「歐洲的工人階級沒有動！而全俄羅斯的工人階級都插着他的手跑走了。里阿諾夫和加米尼也夫都會經反對暴動，而且感到列寧那可怕的舌鋒的政變。有一個短時間的會議。用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名義，托維茨基宣佈臨時政府不再存在。」「那布爾喬亞政府的特質」，他說，「是去欺騙人民。我們，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正想做一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嘗試；我們正在建立一個政權，它沒有另外的目的，也不過是

去滿足那些兵士、工人、農民的需要。」

列甫已經出現，引起一陣強有力的羣衆的歡呼，預言着全世界的「社會革命」。……而季諾維埃夫喊道：「這一天我們已經盡了我們對於國際無產階級的責任，給戰爭打了一個可怕的重擊，給一切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威廉那屠夫，一個可怕的致命的重創。……」

接着托羅茨基說電報已經到前線，宣佈那勝利的暴動，不過還沒有回覆來。據說軍隊開來進攻彼得格勒——必須派一個代表團去把實象告訴他們。

喊道：「你正豫見了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的意思！」

托羅茨基冷冷地說：「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的意思早就被彼得格勒工人和兵士的暴動豫見了。」

於是我們推開門口懸劍的羣衆，進入那巨大的會議廳。席次的行列上，在白色的燈籠下面，空隙和旁邊都擠得不能動彈，每個窗台上，甚至講台的邊線上都是坐的人。全俄蘇維埃工人兵士的代表在焦急的沉默和無根的欣喜裏，等待主席鈴子的響聲。在大廳裏沒有火爐，只是號憐的人體底窒息的熱氣。從羣衆裏起了一陣惡臭的香煙底蔚藍色的雲霧，浮盪在濃重的空氣裏。偶而有幾個執事人站上講台請同志們不要吸煙；接着每個人，吸煙者和全體都喊道：「不要吸煙，同志們！」不過這是繼續吸着，彼得羅夫斯基，一個從赫拉克和夫工廠底來的人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替我在他旁邊找了一個位置，囚首垢面而且憔悴，他正從革命軍事勇

員會三夜不眠的工作裏昏眩過來。

在講台上坐著舊「Tas-o-ckah」的領袖們——這是他們最後一次支配那些暴亂的「蘇維埃」。他們從最初的時日起就控制它們，而現在它們却起來反對他們了。俄羅斯革命的第一期已經終結，那些人會想把這個革命在小心惟謹的路上領導着。……他們裏面的三個最大人物都不在那裏：克倫斯基，經過鄉鎮飛往前線，大約正在努力掙扎；特契德子，那位老奸巨滑的手頭應，已經蒙着羞辱退隱到他自己的喬治亞山，在那裏患着肺病；而那靈魂高潔的塞雷特利，也年老垂死，然而，他將回來爲一件失敗了的事吐出美豔的語句。哥斯坐在那裏，且、李波爾、波格達諾夫、布羅多、腓力波烏斯基——白淨淨的臉，深陷的眼睛，顯着激怒的神色。在他們下面的是全俄蘇維埃的二屆「Tas-o-ckah」，沸騰着而且翻滾着。在他們上面的是革命軍事委員會狂熱地在執行職務，在它手裏掌握着暴動和罷工的線索。……那是下午十點四十分。

且，一個臉色和善而禿頭的人，穿着不成形的軍警官制服，搖着鈴。「靜肅」嚴峻地落下來，緊張的氣氛又被門口人們的喧擾和爭論打破。……

「我們有權力在我們手裏」，他憂愁地開始說，停了一刻，又用低聲繼續下去。「同志們！蘇維埃人民大會在這樣非常的环境和這樣一個非常時機開會，那末你們會了解爲什麼「Tas-o-ckah」用政治演說對你們講話是不必要。這將變得很明白，如果你們重新鼓起勇氣說我「Tas-o-ckah」的會員，而在同時，我們黨內的同志是在冬宮被轟炸，犧牲他們自己去執行

那 Trotsky 擱在他們肩上的任務。」（混亂的風聲。）

「我宣佈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底二次大會第一屆會議開幕！」

在騷亂和動亂中進行主席團的選舉。阿瓦乃索夫宣佈由布爾什維克、左翼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同意，決定主席團要依照各黨人數比例選出。有幾個孟什維克站起來抗議。一個有鬍子的兵士對他們喊道：「回想回想你們會對我們布爾什維克做了些什麼，當我們是少數的時候！」主席團的選舉結果是——十四個布爾什維克，七個社會革命黨，三個孟什維克和一個國際主義者（高爾基的團體）。漢德曼，替右翼和中央社會革命黨講話，申明他們拒絕參加主席團；金特朱克替孟什維克作了同樣的申明；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在沒有確定的事實證明之前，他們也不能參加主席團。不斷的喝采和歡笑。一個聲音喊道：「叛徒，你們還自己稱做社會主義者呢！」烏克蘭代表團的一個代表要求參加主席團，被接受了，占去了一席。於是魯賓斯基下台，在他們的位置上出現了托羅茨基，加米尼也夫、盧那卡爾斯基、科倫泰夫人、諾金等。全場起立，雷一樣地振動着。他們飛躍得怎樣遠啊！那些布爾什維克，從不是四個月前的一個被輕視被輕視的小黨，達到這個高級的超越的地位。那在革命的急流中的偉大的俄羅斯底舵輪。加米尼也夫說，這一天的程序是：第一，討論組織問題；第二，「戰爭與和平」；第三，「代表大會」。羅素烏斯基站起來宣佈根據各個黨部的同意，建議聽取並討論彼得格勒蘇



維埃的報告，接着把議席分與給維埃和別的政黨的會員，最後通過這黨綱程序。

但是，雖然發出一個新的聲浪，通過羣衆的行動，延緩的，最後的，那物事的激發。

人們關切地向那家喧嘩的窗口注視，一種狂熱籠罩了他們。馬爾托夫從議席上要求，粗厲

地說道：「同志們，內戰正在開始！那是一個問題必須是這黨綱和解釋決在歐洲上而且

從政治立場上，我們必須緊急地討論避免內戰的方法。我們的兄弟們正在街上激發！在

這時候，當維埃人民大會開幕之前，那「政權」的問題，正被革命政黨之一所組織的軍事

陰謀的方法決定着——一會竟他不能使他自己聽子高過鬧聲被聽到，「一切革命的政黨

必須正面承認事實！那擺在入會前第一個問題——是政權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已

經在街頭上用武力決定！我們必須創造一個被全體民主政黨承認的政權。如果大會想成

為革命民主黨的喉舌，那必須不帶着手坐在這發展着的內戰前和，約取而結果會是可怖的及

革命底爆發。在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就在成立一個聯合的民主政黨。我們必須選舉代表和

其他的社會主義的政黨以及組織法磋商。

那人咆哮着，雖然不悉的震耳的轟隆聲響着，那代表們互相問着，私語着，於是，藉助於

砲隊底轟擊，在黑暗裏，帶着忿怒，恐懼，以及一種無前的胆魄，新到俄羅斯正在籠罩。

左翼社會革命黨和聯合社會主義黨，以及托夫底黨。那被接受了，一個兵士宣佈全

俄農民蘇維埃已經拒絕派代表參加大會，他建議派一個委員會去作一番名義上的邀請。「有

些代表是出席的，他說，「我勸告他們投票，這提案被採納。」

加拉西，帶着隊長席肩章，動情地向為議席上說：「政治的欺騙控制着這大會，他

喊道，「告訴我們說我們是去決定「政權」底問題，而在大會開幕之前，它就在我們背後

被決定了！戰鬥正進着，而就是用的戰鬥，那胃這樣一個大檢的政黨正被高貴

！一吼聲，加拉西接着他說話：「當我們在這裏討論着平等建議，在街上那裏是戰鬥。」

……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不願被正在發生的事情所激怒，要求一切公共的力量來抗拒這

種奪取政權的企圖。……（大衆社會黨）底代表：

「我被派到這裏來僅僅是爲着詢問，我立刻就要回到前線，那邊所有的軍隊委員會都說：「

蘇維埃「奪取政權，那在立憲會議之前只有三個禮拜，是一個軍隊後方底暗潮，而且是一個

遠犯民衆底罪惡——」下面喊道：「說謊！你說謊！……當他再能够被聽到時，一談

我們先請這個在彼得格勒的政治冒險吧！我請求所有的代表離開這大廳，去挽救國家和「革

命！」——當他走到通廊時，在一種聲耳欲絕的喧聲裏，人們像潮浪一樣地向他撲來，喊着

……接着是克幸特朱克發言，一個有長長的髮色山羊鬍子的軍官文雅地動聽地說着：「

我替前線來的代表說話。出席這大會的代表，不能完全地代表軍隊，再者，軍隊不認爲蘇

維埃人民大會在這時候是必要的，在立憲會議開會之前僅僅只有三個禮拜——高喊和踏地的

聲音，常常變得更加狂熱。「軍隊不認爲蘇維埃人民大會必要的權力——」全場的兵士開

始都站起來。

「你替誰說話？你代表什麼？」他們喊道。

「第五軍蘇維埃底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F——團，第一N——團，第三S——步兵；

……」  
 「你是什麼時候被選出的？你代表軍官，不是代表兵士！兵士們關於它說了些什麼？」  
 諷嘲和歡笑。

「我們前線的團體，推卸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變底一切責任，我們認為必須動員一切自覺的革命力量去挽救「革命」！前線的團體要離開這大會……：：：作戰的場所是在街道以外的地方！」

廣大的呼聲的吼聲。「你是替司令部說話——不是替軍隊！」

「我請求一切有理性的兵士離開這大會！」

「科涅羅夫底黨羽！反革命者！煽動家！」對着他毒罵。

代表孟什維克，克幸特朱克於是宣布，說和平解決底惟一可能是去和臨時政府成立協定，另組一個新內閣，那將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裏得到擁護。他有幾分鐘都不能說下去，提高他的聲音則孟什維克的宣言：

「因為布爾什維克用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幫助作了一個軍事叛亂，沒有和其他的政黨團體

商量，我們覺得不能留在大會裏，所以退出，請求其他的團體跟着我們這樣做，並且來開會討論這目前的局勢！」

「逃避者！」截斷那幾乎一直沒有停的擾亂，漢德曼替社會革命黨說話，可以聽到是反對轟炸冬宮。……「我們反對這種無政府的暴行……」

他剛剛走下來，就有一個年青的，瘦面孔的，具有閃閃的目光的兵士躍上講台，做戲一樣地舉起他的手：

「同志們！」他喊着，下面是片沉默。「我的名字（名字）叫彼得生——我代表第二隊黎特步兵說話，你們已經聽到兩個軍隊委員會代表的言論了；如果他們曾經是軍隊的代表，那些言論也許會有點價值——」廣大的喝采。「但他們不是代表兵士！」搖着他的拳頭。「第十二軍曾經堅持了很久，要求軍隊委員會和「蘇維埃」的改選，不過正就是你們自己的Tary-ec-Kati，我們委員會直到九月底都拒絕召集一個羣衆的代表大會，以致那些皮勳派儘舉出他們自己的虛偽的代表到這大會來出席。我現在告訴你們，黎特族的兵士已經說過好多次：「不要再是議決！不要再是空談！我們需要行動——那政權必須把握在我們手裏！」讓那些騙子代表離開大會吧！軍隊是不和他們在一起的！」

大廳裏數盞着歡悅的叫聲，在會議最初的時候，被迅雷急電一樣的事件弄得昏頭昏腦，被巨砲的聲響弄得發驚，那些代表們猶豫了。一點鐘內從講台上落下一個接着一個好像鉄錘

一樣的軍容，把他們鑄合起來，又打散下去。他們是不是孤零零地站着呢？俄羅斯是不是正起來反對他們呢？軍隊正開向蘇維埃的嗎？於是這個期間的青年兵士說話就在那裏騷的閃爍裏他們知道了確實。這是不確定的時候。」那發動的千百萬穿着軍服的工人和農民，是和他們一樣的人，而他們的思想和感情都共同一致。

又是兵士說話。格什爾薩克薩爾的威爾發言，宣佈他們僅有極少數人參加開大會，而那些布爾什維克黨員甚至沒有參加投票，因為他們是根據政治黨派來決定自己的立場，而不是依照所屬的團體來決定自己的立場，「從前線派來的幾百個代表」，他說，「是沒有兵士的參加選出的。因為軍隊委員會不是一個真正的軍隊代表機關。……」而格什爾薩克薩爾，高核像加拉西，克幸特米克一流的軍官不能在這次大會代表軍隊。……這道命令是上級的命令。」「重壞裏真正的戰士用他們所有的心希望，把政權轉移到「蘇維埃」等處，而他們從這個要求裏想得到很多很多！」……潮流逆轉了。

接着走來阿伯拉莫維奇，替日。猶太人協會員與黨的機關說話。他的眼睛深陷在厚的眼鏡後面，被忿怒激動得發抖。

「此刻正在彼得格勒發生的事是一個巨大的災難。……」他提高他的聲音舉起他的手。「我們對於俄羅斯普洛列塔利亞的責任，不允許我們留在這裏對那些罪惡負責，因為對多官的譴擊沒有停止，市議會和黨將

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以及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已經決定和臨時政府共存亡，我們也和他們一起走！赤手空拳的我們將把我們的胸膛呈獻給恐怖主義者的槍砲……我們要求所有出席這大會的代表——」那餘下的話消失在樹葉的風裏，當那一排極可惡的人站起來，五十個代表走出去的時候，會場上掀起一陣激盪和騷亂……

加采尼也夫狂亂地搖鈴，喊道：「坐在你腳位上，我們要進行我們的攻占，」他托羅茨基，帶着一付蒼白無精的臉站起來，放天他那洪亮的聲音，用冷靜的聲調說道：「——」那些所謂社會主義的折衷派，那些胆小如鼠的吉什維克，社會革命黨，曾以「平等」為名義，在他們正是那些要被掃到歷史的垃圾堆上去的廢物了。」

但阿萊諾夫，代表布爾什維克發言，說由於市初會的請求，革命黨委員會已將海軍部向冬宮提出協定。「在這條路上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善法，這激發了我們的人們，我們已經從那地坊走出來，在房間裏替了一刻，並把軍事委員會在籌劃財源時的速率工作，香煙吐出那喘息着的傳信者，在電話間嗡嗡之聲裏面，派出握有生死之權的隊伍到城市的每個角落去。門關了，一陣惡臭的空氣和煙霧噴出來，我們瞥見這裏的人在——盪盪的電燈，底下看那地……」約瑟夫烏杜克文斯基同志，一個微笑的青年，有一頭灰黃的髮，替我們審查這行證。

當我們走進那濛濛的霧夜，斯莫爾尼的前面是一個巨大的來來去去的汽笛的機噐，在它的

聲音之上可以聽到那遠遠的緩慢的砲擊。一輛巨大的貨車停在那裏，它那引擎的喧鬧震動着。一些人把宣傳品扔進去，另外的人接着它，在旁邊放着槍。

「你們到那裏去？」我喊道。

「上街——各處——每個地方！」一個小工人回答，用一種非常高興的手勢，露齒微笑着。

我們把通行證拿出來。「一陣走！」他們邀請我們。「不過也許有槍擊！」我們聽上去；引擎開動，那大卡車突然向前跳躍。我們都向後傾覆到那些正爬進來的人的頭上；經過大門旁邊的祝火，接着經過外門旁邊的祝火，熊熊地在那些帶着來福槍隊形圍住它的工人臉上映得通紅。於是用最高速率駛到蘇伏羅夫斯基大街，車子這邊那邊地擺動。一個人從大捆裏抽出那些卷束，開始把一卷紙頭散在空中；我們學他那樣做，在黑暗的街上擲下一條飄盪的拖曳的白紙的尾巴，後來的過路人停下來拾起它們；那些在街角上圍繞着「祝火」的邊隊高舉着武器跑出來攫取它們。有時候武裝的人突現在前面，喊道：「Salvo！」而且舉起他們的槍。但是我們的汽車夫只有時喊出些不文雅的話，我們繼續向前突進……

我拾起一張紙頭，在流馳的街燈光底下讀道：

給俄羅斯的人民！

臨時政府是被推翻了。國家權力已經轉移到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度機關，革命軍事委員會手裏，它站在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陸防軍的前面領導革命。

民衆正在爭取着的主張：立刻建議一個民主性質的和平，廢除地主在土地上的財產權，工人管理生產，建立蘇維埃政府——這主張是妥當地達到了。

工人、兵士、農民的革命萬歲！

革命軍事委員會

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一個斜眼的，蒙古式的臉的人坐在我旁邊，穿着羊皮的高加索披肩，憤憤地說，「看外面！這裏那些挑釁者常常從窗子那邊射擊！」我們轉到斯那曼斯克廣場，黑暗而且幾乎是空寂無人；傾斜地繞過特露比特斯科（Трубицкой）那粗暴的雕像，車子駛到廣闊的乃烏斯基，三個按好了來福槍的人站起來，向窗子張望。在我們後面街市現出活氣，人們跑着擠着，我們不能再聽到砲聲，我們越走近各宮市梢，街上就越沉寂越空虛。市國會燈碧輝煌，在那遠處我們發覺一大羣黑色的人，和一排海軍，他們狂暴地叫我們停止，機器慢下來，我們走出去。

那是可駭的景象：正在愛卡特雷那運河的角落上，在弧光燈下面，七隊武裝海軍的喧嚷



橫過乃為斯基，阻遏着那排成四方形的三羣人的去路。他們大概有三四百人，在裏面我們認得有許多是人民男子，裝飾得花枝招展的婦女，軍官——各色各樣的人。在他們裏面我們認得有許多是人民大會代表，雷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領袖；阿烏生親地夫，那瘦瘦的，紅臉子的農民蘇聯埃的主席，梭羅金，克倫斯基的代理人，克幸特林克，阿伯拉莫維支，那瘦瘦的，紅臉子的彭斯克雷德，彼得羅夫市長，和勃羅科波維支，臨時政府的供需部長。那天早上，他還與謝爾漢漢被釋放了。我看那馬爾金，俄羅斯日報的訪員。一到冬宮去死。他還與謝爾漢漢那行刻仍站着不動，但是從它前面發出響亮的聲音。斯克雷德和阿伯拉莫維支並肩而站，高天的高海軍咆哮，那個海軍似乎是個縮小的。

「我們要求通過！」他們喊道。「看，這些同志來自蘇維埃人民大會！看他們的通行證！我們正要冬宮去！」

那海軍顯然是迷惘了。他用一隻手抓着他的頭，蹙着眉毛。「我奉委員會的命令不讓任何人去到冬宮去，但誰能說我不讓你們派一個同志打電話到新基爾尼請示。……」

「我們堅持要通過！我們是赤手空拳，不管你們准不允許我們都將前進！」老斯克雷德喊道，非常興奮。

「我奉有命令！」那海軍陰鬱地重複着說。

「如果你們想槍斃我們，你們就槍斃我們！我們要通過！前進！與從冬宮發出的喊聲對峙！如果

你們忍心向俄羅斯人和同志開槍嗎？我們就準備死！我們袒露出我們的胸膛對着你們的槍！」

「不！」那海軍說，似乎非常倔強。「我不能讓你們過去！」

「假使我們前進你們怎麼辦？你們會開槍嗎？」

「不，我不槍殺那些沒有任何武器的人，我們不槍殺那些赤手空拳的俄羅斯的民衆；

……

「我們要前進！你們怎麼辦？」

「我們將採取相當的辦法」，那海軍回答道，顯然是一個疏忽，「我們不能讓你們通過，我們將採取相當的辦法。」

「你們要做什麼？你們要做什麼？」

另外一個海軍走上來，非常激怒，「我們將打你們！」他有力地喊道。「而且如果必要，我們也會槍殺你們，現在你們回去，和平平地離開我們！」

在這時候有一陣巨大的忿怒和哀怨的喧噪，勃羅科波維支站在一些箱子之類的東西上，搖動着他的傘，作了一番演說：

「同志們和公民們！」他說道。「武力被使用着來抵抗我們了！我們不能在這班無知的人底手裏流我們無辜的血。被這些滑頭（他用「滑頭」一詞是什麼意思我始終沒有發覺。）打死在街上，那是降低我們高貴的品質。——讓我們回到國會，去討論那挽救國家和「革命

「的最好的辦法！」

於是，在一種莊嚴的沉默裏，行列退回乃烏斯基，常常保持着四方形。乘這個轉機，我們滑過守軍的眼開向到冬宮去的方向。

這裏是非常地黑暗，什麼東西都不動，只有兵士的步哨和赤衛軍兇猛地守備着，在喀山大教堂的前面，一架三寸口徑的野砲放在街道中間，從它那射過房屋的最後的砲彈的回力裏轉動過來，每個門口都站着兵士，低聲談着話，向警務橋那邊注視，我聽見一個聲音說道：「那是可能的，我們已經做錯……」在街角上巡邏隊，阻止一切的行人。——這些巡邏隊的組織是很有趣的，在正式步隊裏發號施令的都一成不變地是赤衛軍。……射擊已經停止。

剛剛當我們去到慕爾斯卡雅，就有一個什麼人在叫：「那些 Mensheviks 已經送話來，他們希望我們去解決他們！」有開始發號施令的聲音，在沉重的陰暗裏我們發現一隊黑色的羣衆向前移動，靜肅，只有脚步的拖曳聲和武器的碰擊聲。我們參加進那第一個行列。

像一條烏黑的河流，充滿了所有的街市，不唱歌，不歡呼，我們衝過那紅色拱道，那邊有個人剛剛在我前面用低聲說：「看，同志！不要相信他們。他們一定會開火！」在空曠的地方我們開始奔跑，彎低身子而且挽在一起，陡然貼緊那亞力山大圓柱的台座。

「他們殺死你們多少人？」我問。

「我不曉得，大約十個……」

擠在那裏幾分鐘之後，幾百個人的軍隊似乎又重新得到保證，沒有命令突然又開始向前進。這時候，在那從冬宮的窗子裏流出來的燈光裏，我可以看到那頭上的二三百人是赤衛軍，僅有很少數的零散的兵士。我們爬過那些焦木的障礙物，跳下去，當我們發見被那些曾經站在那裏的 Yurkeva 所遺棄的一堆來福槍，發出勝利的狂叫，那通過兩邊的門都大大的開着，燈光流出來，從那巍峨的大廈裏聽不到一絲輕微的聲音。

夾在人們興奮的潮浪裏，我們走進右邊的通道，通向一個巨大樸實的圓的屋子，那東邊廂的地下室，從那裏伸出一個迴廊和令人作迷的梯道。有些鎖着的大箱子放在那邊，赤衛軍和兵士們瘋狂地在那些箱子上砍，用他們的槍托打碎它們，拖出毛毯、門帘、織物、瓷器、玻璃器……有個人肩上扛着一個銅鐘趾高氣揚地走來，另一個人發現一束鴉鳥毛羽，他把它插在帽子上。歡笑剛剛開始就有個什麼人喊道：「同志們！不要動任何東西！不要拿任何東西！這是人民的財產！」立刻有二三十個聲音叫着，「停止！把那些東西放回去！不要拿任何東西！人民的財產！」許多手都把那些戰利品放下去。花緞和地毯都從那些所有者的手裏被拋掉；兩個人把那銅鐘拿走，那些東西都被粗暴地迅速地放回它們的箱子裏，自告奮勇的兵士站崗守衛。一切都是十分自然。走廊上和樓梯上都可以聽到那在遠處逐漸逐漸微弱下去的喊聲，「革命的紀律！人民的財產！……」

我們走回左邊的通道，在西邊廂，那裏也正保持着很好的秩序。「清除宮殿！」一個赤衛軍大聲高呼，把他的頭伸進一個內門，「出來，同志們，讓我們表示我們不是強盜和小偷。除掉特務委員，每個人都走出宮殿，直到我們得到站崗的哨兵。」

兩個赤衛軍，一個兵士和一個長官，握着連發手槍站着，另外一個兵士坐在他們旁邊的桌上。擺着紙和筆。喊道「都出去！都出去！」裏面遠近都聽見，軍隊開始走出門口，擁擠着，勸告着，談笑着。每個人都表現出我是被自己任命的委員檢查，搜遍他的口袋並檢視他的衣裳。一切顯然不是他底財產的東西都被拿走，那坐在桌上的人把它記在紙上，並把搜得的東西送進一間小屋裏去。那些被沒收的東西裏面最奇異的種類是：小雕像，墨水瓶，沾着帝國花體字的被單、蠟燭、一張小油畫、吸墨紙、金柄的刀劍、肥皂、各種各樣的衣服、毯子。一個赤衛軍帶着三枝來福槍，其中的兩枝是他從 *Yankov* 那裏拿來的；另外一個人有四個包着公文的紙夾。那些犯人不是陰鬱地屈服就像孩子一樣的懇求着。委員立刻解釋，說偷竊就不配做人民的戰士；常常有被檢查的人，轉過來幫助搜其餘的同志。

*Yankov* 出來了，三四個在一起。委員用非常的興奮捉住他們，用這樣的口吻迫究：「噢，挑釁者！科涅羅夫底黨羽！反革命者！人民底劊子手！」雖然那些 *Yankov* 害怕，但並沒有對他們做什麼粗暴的行爲。他們口袋裏也裝滿了小的劫掠品，都被細心地記錄下來，堆在一間小屋裏。……那些 *Yankov* 被解除武裝。「現在，你們還會拿起武器來再拒抗民衆

嗎？」喧噪的聲音詢問。

「不了。」那些Yankers一個個地回答。於是他們被允許得到自由。

我們問我們是不是可以到裏面去。委員猶疑不決，但是那巨大的赤衛軍却堅決地說那是禁止的，「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他問道。「我怎樣曉得你們不都是些克倫斯基？」（我們是五個人，兩個是婦女。）

「Pazhal'at, Tovarishtchi... 讓路，同志們！」一個兵士和一個赤衛軍出現在門口，把羣衆和其他上着刺刀的守軍擡到旁邊。在他們後面跟着一排六個穿着平民服裝的人！那臨時政府底人員。第一個出來的是契式金，他臉上緊張而且灰白；接着是盧騰堡，憂鬱地看着地上；其次是特雷斯正科，銳利地環視四周；他用一種冷冷的注視望着我們……他們靜靜地走過去；那些勝利的暴動者擁着來看，但只有很少的忿怒的怨罵。後來我們才曉得民衆在街上想對他們用私刑，而且開了槍！——但是海軍兵士把他們安全地帶到彼得保爾……

同時，沒有受斥責，我們走進宮殿。那邊還是有許多許多來來去去的人，在那大廈裏尋找新發現的部門，搜索那些已經解決了的躲藏着的Klenok底守兵。我們走上樓在一個個的房間裏游盪。從尼瓦河那邊派來的隊伍也曾經進到宮殿底這一部份來。那大廳底圖畫、雕像、地氈、帷幕都沒有損害；但是在辦公室裏，每一個桌子和私室都已經被搜掠過，紙頭散滿

在地板上，寢室裏床上的被褥已經撕碎，衣櫥已經扭開。那裏高價的戰利品就是衣服，那是勞動人民所需要的。房間裏堆積着傢具，我們遇着兩個兵士正從椅子上撕下那精緻的西班牙產的皮座榻。他們說那是用去做靴子的……

那些官殿裏的老待役穿着他們藍紅色的鑲金制服，神經質地站在那裏，還用以前那種慣常的舊調子說，「你們不能進到那邊去，off-limits！那是禁止的——」我們好久才進到那鑲金的孔雀石的房間，掛着紫紅色的帷幕，閣員們曾經在那邊日以繼夜地開會，而且就是在那個地方，那些Syndicalist閣員們出賣給赤衛軍。他們剛剛離開那鋪着綠色厚呢的桌子，就被逮捕了。每個空位子前面擺着銅筆、墨水和紙頭；紙上亂塗着行動底計劃，粗劣的宣言和佈告底草稿。當它們底「柔弱穿記」明顯地表露出來的時候，那些草稿底大部分被塗抹掉；其餘的紙片上滿是心不在焉的副形畫，那是當那些一個閣員接着一個閣員提議虛妄的計劃，那些寫字員沮喪地坐着聽的時候塗上的。我拿起一張寫着字的紙頭，那是科諾瓦羅夫底手蹟，題做「臨時政府要求一切階級擁護臨時政府——」

我們必須記着，所有這些時候，冬宮雖然被包圍，但臨時政府仍舊是和前線以及俄羅斯各地維持着交通關係。布爾什維克在那天大早就佔領了軍政部，但他們不曉得軍用電話室在樓頂上，也不曉得有私用電話線通到冬宮。一個青年軍官在那樓頂上坐了一整天，向全國發的洪水一樣的請求和宣言；當他聽說官殿已經失陷，才戴上帽子泰然自若地走出去……

我們這樣地興味淋漓，好多時候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那些圍着我們的兵士和赤衛軍態度底轉變。當我們從這一個房間踱到那一個房間，都有一小羣人跟着我們走；直到我們走進那大畫室，在那邊我們花了一個下午和那些 *Yakov* 談話，就有大約一百個人跟着我們擁進來。一個高大的兵士攔住我們的路，他的臉色因為沉鬱的懷疑顯得陰狠了。

「你們是什麼人？」他咆哮着。「你們在這裏做什麼事？」其他的人慢慢地聚攏來，注視着而且開始喃喃說話。「*Provocatori!*」我聽見什麼人說。「強盜！」我拿出我們由革命軍事委員會發的通行證。那兵士把它們小心翼翼地拿過去，把它們倒轉過來，看不懂。顯然地他是不識字。他把那些通行證交還而且在地上唾了一口吐沫。「*Provocatori!*」文件！他用輕蔑的態度說。那些羣衆慢慢地靠近，像野牛圍繞着牧童一樣。在人叢中我瞥見一個軍官，看起來像是無能爲力，我叫他。他擠開一條路走到我們這邊來。

「我是特派員」，他向我說。「你們是什麼人？這是什麼事？」其餘的人退過去等着，我拿出那些通行證。

「你們是外國人？」他很快地用法文問道。「那是非常危險的……」于是他轉向那班烏合之衆，舉起我們的文件。「同志們！」他喊着說。「這些人是外國同志——從美國來的。他們到這裏爲的是要能够把那普洛列塔利亞軍隊底勇敢和革命紀律告訴他們國裏的人！」



「你怎麼知道那些？」那粗大的兵士回答。「我告訴你他們是些強盜！他們說他們是到這裏來觀看普洛列塔利亞軍隊的革命的紀律，但他們自由地在宮殿裏走來走去，而且你怎麼曉得他們口袋裏沒有塞滿了劫掠的贓物？」

「Pravda！」另外的人咆哮着，趕上前來。

「同志們！同志們！」那軍官請求着，額頭上冒出汗。「我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底特派員，你們信任不信任我？好了，我告訴你們，那些通行證上簽的名字，是和我的通行證上所簽的一樣！」

他領我們走下宮殿，出一個通着尼瓦河碼頭的門，那經常站在那邊的特派員搜查口袋，……：「你們幾乎溜走了」，他仍舊喃喃的說着，抹着他的臉。

「那些婦女隊怎樣了？」我們問。

「呵——那些女人！」他笑了。「她們全擠在一間背後的房間裏。在決定怎樣對付她們！有許多是在「歇斯底里」的狀態裏，等等——的時候，我們會躊躇了好久。最後我們把她們解到芬蘭站，且把她們扔進火車載到列瓦梭伏，在那邊她們有一個營幕。……：」

我們走出到那酷冷的敏感的黑夜，那移動着的模糊的軍隊底影子流過去，巡哨像電光一樣地閃爍着。在河的對面，隱現着彼得保爾底黑色的巨影，發出粗厲的喊聲。……：脚下路旁邊堆積着崩碎的泥灰，那是從被Avrota戰艦上發射的兩個砲彈打中的宮殿底飛簷上落下來

；這就是遭受轟炸底唯一的損失。……

那時是早上三點鐘以後。乃烏斯基所有的街燈又發亮了，大砲停了，那唯一的戰爭底標誌就是赤衛軍和兵士蹲着圍住「祝火」。城市裏靜默無聲——也許在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靜默過；在夜裏沒有一個「檢舉」的事情發生，也沒有一回搶劫。

不過市國會的屋子還是燈碧輝煌。我們走到樓上亞力山大廣場，在那裏掛着巨大的、金邊的、蒙着紅色掩護物的「沙皇御像」。大約有一百個人圍繞着講台，斯可比利也夫正在那邊演說。他要求公安委員會擴大範圍，把一切反布爾什維克的分子統一在一個龐大的組織裏，叫做國家與革命底拯救委員會（Committee For Salvation Of Country and Revolution）。我們看救國委員會成立——這個委員會發展成布爾什維克底最有力量的死敵，在下星期出現，有些時候用它自己的黨名，有些時候又嚴格地作為無黨無派的公安委員會。……

且、哥斯、阿烏生提也夫都在那邊，一些叛變的「蘇維埃」代表，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底會員，老伯羅可波維奇，甚至共和國諮議會底會員——在他們裏面有維納徵和其他的「卡狄特」。李波爾喊着說「蘇維埃」大會不是個合法的大會，舊「Soviet」仍然有權力。……起草了一個對全國的宣言。

我們叫了一輛馬車。「到那裏去？」但是當我們說出「斯慕爾尼」的時候，那 *hetchik* 搖搖手。「Nice（不能）！」他說道，「那邊都是些惡鬼！……」在跑得非常疲倦

之後我們才找到一個車夫願意載我們去——他要三十個盧布，而且要停在兩排房子以外。

斯慕爾尼底窗子依然發着光亮，摩托車來來去去，那些哨兵擠緊圍住那仍舊跳躍着的火，每個人迫切地問着那最後的消息。走廊裏充滿着匆忙的人，眼睛顯得深陷而且懨懨。在一些委員會辦公室裏人們睡在地板上，槍就放在他們旁邊。雖然有退出的代表，會議廳裏還是擠滿着人，咆哮得像一片怒吼的海洋。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加米尼也夫正讀着那些被捕的開員們底名單，那特霍斯正科底名字引起雷吼一樣的喝采，心滿意足的噓聲，嘲笑。羅騰堡底名字出現就差一點；當讀出巴爾金斯基的時候，羣衆迸發出一陣歡笑、怒吼、喝采底風暴。……宣佈特朱諾烏斯基被任爲冬宮底特派員。

這時發生了一幕滑稽戲一樣的阻礙。一個粗大的農民，他那有皺子的臉上激動着憤怒，登上講台，用他的手掌在主席團的桌子上重重拍着。

「我們社會革命黨，堅持立刻釋放那些在冬宮裏被逮捕的社會主義的開員！同志們！你們知道不知道那四個同志冒了他們的生命之險和自由，反對沙皇底專政，曾經被關進彼得保爾監獄——那個歷史上「自由」底墳墓？」在喧擾裏他拍桌子而且叫喊。另外一個代表從他旁邊爬上去，指着主席團。

「當布爾什維克底 Okhrana 虐待他們的領袖的時候，那些革命羣衆底代表是不是能夠繼續靜靜地坐在這兒？」

托羅茨基做着手勢要求靜肅：「這些「同志」現在陰謀中機會主義者克倫斯基來粉碎「蘇維埃」——我們不是還有任何理由帶着白手套去和他們周旋？自從七月十六十八以後，他們對我們早就不講什麼禮節了！」他趾高氣揚地振了一下子鈴，喊道，「現在那些Opotob和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已經走了，保衛「革命」和挽救「革命」的整個工作都擱在我們肩上，那尤其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我們已經決定寧可死都不放棄！」

在他之後說話的是一個從特沙爾斯可也·塞羅來的特派員，喘着氣，身上蒙着騎馬時所濺的泥濘。「特沙爾斯可也·塞羅底駐防軍是在彼得格勒底門口守衛，準備保護蘇維埃革命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台下發出廣大的歡呼，「從前線派來的摩托車隊已經到達特沙爾斯可也，那些兵士現在和我們在一起；他們承認蘇維埃底權力，承認立刻把土地交給農民和工人管理生產事業的必要。那摩托車第五隊駐紮在特沙爾斯可也，是我們的……」

接着是第三摩托車隊底代表說話。在狂熱的興奮中間他說明摩托車隊怎樣在三天之前就接到命令，從西南前線開來「保衛彼得格勒」。但是，他們懷疑那命令底意義；而在彼雷多爾斯克車站上遇着從特沙爾斯可也來的代表。舉行了一個聯席會議，發覺「在摩托車隊中間沒有一個人願意流他兄弟們底血，或是去支持一個資產階級和地主底政府！」

卡佩林斯基，替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發言，建議選舉一個特殊委員會研究一個和平的解決方法去制止內戰。「沒有任何和平的解決方法！」羣衆咆哮着。「勝利就是那唯一的解決

方法！』投票是絕不地反對那個建議，那些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像一陣旋風樣的離開大會，受到該黨的痛罵。那邊再也沒有任何恐慌了……加米尼也夫從講台上在他們後面喊道：『那些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宣說「和平的解決方法」問題底「緊迫」，但是他們常常投票贊成中止這一天的議事日程，贊成那些希望離開大會的政黨的宣言。那是明明白白。』加米尼也夫結束着說，『所有那些叛徒的退出都是預先決定的！』

大會決定不管那些政黨的退出，進行向全俄羅斯工人、兵士、農民宣言：

#### 給工人、兵士和農民

第二屆全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人民大會已經開幕。它代表最大多數的「蘇維埃」。這裏面也有農民代表的會員參加。以最大多數工人、兵士、農民底願望做基礎，以彼得格勒工人和兵士勝利的「革命」做基礎，大會握取了政權。

臨時政府被推翻，臨時政府大多數的人員已經被逮捕起來。

「蘇維埃」當局將馬上向各國建議一個立刻的民主性質的和平，在各路前線立刻休戰。它將保證把地主、皇家和寺院的土地自由轉移給土地委員會，保衛兵士的權利，增強軍隊的完全民主化，建立工人管理生產的制度，繼續在原定時間召集立憲會議，設法把麵包供給城市，把最必要的物品供給鄉村，向俄羅斯境內的一切少數民族保證一個真

正的獨立存在的權利。

大會決定：一切的地方政權必須轉移給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它一定要加強革命的秩序。

大會要求前線上的兵士不要亂動並且堅持下去。蘇維埃人民大會堅信革命的軍隊會知道怎樣抵禦帝國主義一切的打擊來保衛「革命」，直到新政府獲得了那馬上就要向各國直接提出的民主性質的和平的結果。新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用對資產階級收稅和徵索的一定不移的政策，保證把一切必要的東西供給革命的軍隊，並且也增進士兵家屬的境遇。

那些科涅羅夫的黨羽——克倫斯基、卡萊丁以及其他的人，正想領着軍隊來進攻彼得格勒。一些隊伍，受克倫斯基欺騙，已經左袒了那些暴徒。

兵士們！對那科涅羅夫的黨羽——克倫斯基作有力的抗戰！

鐵路工人們！阻止一切被克倫斯基派來進攻彼得格勒的軍事！

兵士們！工人們！知識份子的領袖們！「革命」的神聖天職和民主性質的和平是擺在你們手裏！

革命萬歲！

全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人民大會。

農民在維埃代表。

那時剛開是上午五點十七分，克普倫科疲倦得搖搖欲跌，手裏拿着一個電報爬上講台。『同志們！這是從北部前線來的電報。第十二軍向維埃人民大會致敬禮，宣稱已經成立了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它已經把北部前線底指揮權拿過來！』喧嘩，人們高興得流淚，互相擁抱。『特契密校夫將軍已經承認那委員會！』臨時政府底特派員大丁斯基已經辭職！

這樣，列甯和彼得格勒的工人決定暴動，彼得格勒底維埃推翻了臨時政府，而且底維埃人民大會推選了那 *Советская*（突然的事變）。現在底要去爭取整個偉大的俄羅斯革命的勝利——再去爭取世界！俄羅斯會跟着起來嗎？而那世界——世界的那一部分呢？許多民族會不會響應，掀起一個紅色的世界巨浪？

雖然還是早上六點鐘，寒夜依舊還是沉重而且淒厲，紙有一個微弱的飄渺的「蒼白」漫漫地籠罩那靜寂的街市，使「守候的火炬」顯得陰暗下去，一個可怕的灰白的黎明底影子漲起來，籠罩着俄羅斯……

## 第五章 飛躍的突進

十一月八號，星期四，白晝在那非常興奮而且混亂的城市裏破曉，全國正在那急風暴雨之漫長的嘶叫中活躍起來。表面上一切都是平靜；成千成萬的人在小心翼翼的時間裏睡眠，起身很早，而且出去工作。彼得格勒的街車駛行着，商店和旅館都開門，戲院演着戲，一個圖書展覽會已經預告……即使在戰爭時期還是有這些瑣瑣碎碎的事，一切日常生活底全部序列還是照舊進行。沒有什麼東西使社會機構底活動力這樣可驚了——在最最倒運的災難裏，它還這樣地保持故態，營發它自己，裝飾它自己。娛悅它自己……

空氣裏充滿着關於克倫斯基的傳聞，據說他已經激動了前線的士兵，領着大軍來進攻首都。Vorja Nkroga上面刊載了他在普斯科夫所發表的一篇Prizvan（宣言）：

彼布爾什維克底毒計所引起的混亂，把國家推到懸崖絕壁底邊緣上。這需要我們整個的意志力，需要我們每個人底勇氣和犧牲。從那個祖國正遭受着的可怖的「上天的責罰」裏取得勝利……

在沒有宣佈新政府底成立——假如有一個新政府成立的話——以前，每個人應該仍舊站在他自己的崗位上，對流血的俄羅斯盡他自己的責任。必須記住：對於現存的軍事



組織作些微的干涉，都能帶來無法挽救的災禍，把前線開放給敵人。所以必須保證完整的指揮權，並從那個新的動搖變維持軍心，維持軍官和其下屬間的絕對信任，用任何的代價去維持軍隊的紀律性。爲了國家底安全，我命令一切的長官和特派員留在他們的位上，就像我自己留在「最高司令」的位置上一樣，直到共和國底臨時政府宣佈它的宗旨。……

如選篇所言，茲逐句應，下列的佈告貼在所有的牆上。

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佈告

「前任部長科諾瓦羅夫、契武金、特雷斯正科、馬良多維奇、尼奇丁以及其他的人已經被革命軍事委員會逮捕。克倫斯基逃走了。茲令所有軍事機關採用一切方法立即逮捕克倫斯基，並把他解送到彼得格勒來。」

「對於克倫斯基的任何援助，都將被當作叛國家的重罪，予以嚴懲。」

好像是拉開發動機的機鑰一樣，革命軍事委員會驟動了，像燦爛的火花一樣，發出許多命令、宣言、判決書。……下令把科涅羅夫解到彼得格勒。宣佈釋放被臨時政府拘捕的農民

土地委員會會長。廢止軍隊裏的死刑，命令政府工作人員繼續任職，如果他們拒絕，並且用嚴刑去恫嚇。禁止一切的搶劫，擾亂和投機，違者處死。任命臨時委員會（Temporary Board）的各部主任委員：外交，符雷斯基和托羅茨基；內政和司法，舊科夫；勞工，西蒲科夫；財政，曼沁斯基；公共幸福，柯倫泰夫人（Nadezhda Kolokolnikova）；商業、道路和交通，雷阿羅諾夫；海軍，海軍軍人科比爾；郵政和電報，斯皮羅；劇院，莫拉維奧夫；國家出版局，希爾比契夫；任命乃斯特羅夫大尉衛戍彼得格勒，派坡遜因到北部前線去。……

對於軍隊，要求他們建立革命軍事委員會。對於鐵路工人，要求他們維持秩序，特別是不要阻滯送到城市和前線去的食品底運輸。……允許他們派代表參加鐵路交通部，作為這些事的報償。

有一個宣言裏面說：

哥薩克的兄弟們！你們正被率領着進攻彼得格勒。他們想強迫你們和首都革命軍的工人與兵士作戰。那些我們共同的敵人，地主和資本家底話，你們一句都不要相信。

在我們的人民大會裏出席了俄羅斯工人、兵士和農民有自覺性的團體底代表。人民大會也希望在它裏面歡迎工人的哥薩克。那些「黑色肩章」（Black Bands）的將軍、屠殺的尼古拉和地主階級底走狗，才是我們的仇敵。

他們告訴你們，說「蘇維埃」要沒收哥薩克底土地。這是一句謊話。「革命」祇是要從哥薩克大地主那裏把土地沒收過來，分配給人民。

組織哥薩克代表蘇維埃！加入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

向那些「黑色肩章」的將軍表示，你們不是人民底叛徒，而且你們不願被整個革命的俄羅斯咀咒！……

哥薩克的兄弟們！不要執行那些人民之敵底命令。派你們的代表到彼得格勒來和我們談判。……那些在彼得格勒駐防的哥薩克，靠濟他們的光榮，已經沒有實惠那些人民之敵底希望……

哥薩克的兄弟們！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向你們伸出友愛的手。哥薩克和全俄羅斯兵士、工人、農民底兄弟情誼萬歲！

在另一方面也掀起怒潮，各種各樣的宣言貼起來，各種各樣的傳單到處散，報紙吶喊著，咀咒着，並且預言着不幸的災難。現在盛行着印刷物之間底戰鬥——因為一切其他的武器都握在蘇維埃手裏。

第一、國家與革命拯救委員會底宣言，向俄羅斯和歐洲廣播出去；

## 給俄羅斯共和國公民們

違犯革命羣衆底意志，致使格勒市布爾什維克在十一月七號罪惡地逮捕了臨時政府的一部分人員，解散了共和國議會，並且宣佈成立了一個非法的政權。當革命的俄羅斯政府處在極端危險的時期，對它犯這樣的暴行，簡直是一個不可描述的背叛祖國的罪惡。布爾什維克底暴動，在國防方面給了個革命的打擊，並且無可計數地延遲了那樣被渴望着的和平底時期。

被布爾什維克所引起的內戰，使國家陷在反革命和無政府底恐怖裏，並且使那必須確立共和政體，永遠給人民訂定土地法權的立憲會議歸於失敗。

爲着保持這唯一合法的政府權力底繼續存在，國家與革命拯救委員會在十一月七號夜裏成立，採取創制權成立一個臨時政府；它，把它自己建築在民主政黨底力量上，將指導國家走上立憲會議的坦途，並把它從反革命和無政府的狀態裏救出來。救國會向你們號召，公民們，拒絕承認那暴力的政權。不要服從它的命令！

起來保衛國家和「革命」！

擁護救國會！

簽名者俄羅斯共和國議會、彼得格勒市國會、*Советы рабочих и солдат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第一次大會）、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和前線上人民大會自己的團體，社會革命黨底支部、孟什維克、大衆

社會黨、聯合社會民主黨以及“Yedinye”（普列罕諾夫個人的信徒）團體，  
接着從各方面反覆着同樣的話，從社會革命黨底報紙、喬什維克同O.S.S.S.、農民蘇維  
埃、從中央軍事委員會，那Ташхонор（中央海軍）。……

……飢餓將要毀滅彼得格勒（他們喊道）。德國軍隊將要踏碎我們的自由。黑百黨  
的Bogob（屠殺）將廣佈到全俄羅斯，如果我們全體——有理性的工人、兵士、公民  
——不能團結一致……

不要相信那些布爾什維克底空頭支票！那關於立即燒掉底允諾——是一個大謊！那  
關於麵包底允諾——是一個欺騙！那關於土地底允諾——簡直是一個虛渺的神話！

他們都是用這一套。

同志們！你們是被白白地殘酷地欺騙了！政權底獲得是布爾什維克單獨完成的……  
他們在那些組成「蘇維埃」的其他各社會主義政黨裏面，掩蔽着他們的陰謀……

你們曾經被允許給予土地和自由，但是反革命派將從布爾什維克所造成的混亂局裏  
裏得到利益，並且將把你們的土地和自由剝奪了去……

報紙也是同樣的激烈。Dnevnyy Narod 上說：

我們的責任就是向勞工階級把那些叛徒底面目揭露出來。我們的責任就是動員我們一切的力量，站上保衛革命事業的崗哨！……

這一切，最後一次用蘇聯對德戰爭的名義說說，預示了可怖的惡果。

至於蘇維埃人民大會，我們確認那不是蘇維埃人民大會！我們確認它僅僅是布爾什維克派自己的內部議事機關！並且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沒有權利來接收 *Pravda* 的領導權。

*Novaya Nitsa*（高爾基雜誌），當要求新政府將包圍一切社會主義的黨派時，曾嚴厲地批評過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退出大會的舉動，並且指出布爾什維克底舉動意味着非常明顯的事：一切和布爾喬亞聯合的幻想從此證明都是虛妄了……

出於 *Pravda* 的 *Dni*，列寧底報紙，在七月間被勒令停刊，這時却以 *Pravda*（真理報）的姿態

出現。它鋒芒畢露地喊道：

工人們，兵士們，農民們！在三月裏你們顛覆了貴族集團底專政。昨天你們顛覆了資產階級集團底專政。……

目前第一個急務，就是防衛那各處向彼得格勒的進攻。

第二、是澈底地把彼得格勒反革命份子解除武裝。

第三、是積極地建立革命的政權，並保證大眾政治綱領底實現。

「卡狄特」幾乎沒有什麼機關報出現，而那些布爾喬亞，一般地對整個局勢都採取一種散漫的嘲笑態度，用一串輕蔑的「我告訴你——如此如此」對付其他的各黨。祇看見稍有才具的「卡狄特」在市國會左近徘徊，穿着救國會底外衫。另外的比這更壞，資產階級隱伏着，等待那最後滅亡——而這滅亡的時期也不遠了。布爾什維克的政權能維持了三天多，除掉列寧、托羅茨基、彼得格勒工人和下級兵士以外，任何人都沒有料想到。

那天下午，在那高聳的橢圓形的尼古拉大廈裏，我看見國會（Duma）在「從長計議」，騷動着，集合了切反動的力量。那位老態龍鍾的市長斯克雷特，蒼白的鬚髮，顯得非常高貴，正在描述他昨夜用市自治政府底名義到斯慕爾尼抗議的情形。「國會在這城市裏成爲

唯一僅存的合法機關，它是由平等、直接、祕密的選舉產生的，將不承認新政權，他曾經這樣地告訴托羅茨基。可是托羅茨基會這樣答道：「有一個憲法上的藥劑可以補救這件事，國會可以解散掉，重行召集。」這個報告起了一陣狂烈的叫聲。

「如果誰承認一個用刺刀建立起來的政權，那老人繼續向國會說，『那末，我們是一個政府；不過我想祇有被人民承認，被大多數承認的政府才是合法的，而不是那個由一羣少數人底篡竊所建立的政府。』除掉布爾什維克以外，議席上起了一陣大大的喝采。在重新興起的擾亂裏，那市長宣佈，說布爾什維克已經在犯違市的自治權，在許多部門任命特派委員會。」

布爾什維克的發言人高喊，努力使衆人聽到他的話，說蘇維埃人民大會底議決，證明全俄羅斯都是擁護布爾什維克底行動的。

「你們！」他喊道。「你們不是彼得格勒人民底真正代表！」下面叫着「侮蔑中傷！」那老熊龍鍾的市長，擺出很有威儀的樣子，他回溯到國會是從那最自由的羣衆投票產生的。他答道：「是的，不過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就像那Try-cc-kah——像軍事委員會一樣。」

「那時還沒有新產生的蘇維埃人民大會！」他們朝着他吶喊。

布爾什維克黨不再逗留在這反革命底窠巢裏——「喧嘩。」——「我們要求改選國會！」



「這時布爾什維克開議場，後面跟着喊道：『德國人的好細士打倒資產階級！』」  
 幸加雷奧夫，一位「卡狄特」，要求把那些已經同意革命軍事委員會底特派員的市官吏一律解職，並提起公訴。斯克雷特站起來，做着有力的姿勢，說國會要抗拒布爾什維克來解散他，並且要作為人民大眾底合法代表決不離開它的位置。

「在外面，亞力山大廣廳被救國會底集會湧塞着，斯科比利也夫又在演說：『從來沒有比這熱心的討論，歷史從來沒有如此急迫地顯明地提出那個問題——俄羅斯生存還是滅亡！那拯救「革命」的偉大時代已經到來了，在自覺的意識裏面，我們看到那革命民主主義之新動力，量底親密的結合，用它那有組織的意志做中心，去拯救祖國和那已經造成的一革命……』」  
 「並且有許多同樣的論調，『我們當河馬上就流，都不放棄我們的地位！』」

在狂烈的喝采裏，宣佈鐵路工人聯合會已經加入救國會。過了幾小時，莫斯科電報的僱員們才進來；接着「普雷什維克國際主義者也走進廳裏，發出尖銳的叫聲：『鐵路工人說他並沒有承認布爾什維克，並且已經把鐵路底機關取到他們手裏，拒絕信任任何過激的政權。』電訊工作人員底代表宣佈，說那些技術人員已經明白地申明，祇要是布爾什維克把特派員在那辦公室裏，他們都拒絕工作。郵差將不投遞或收取斯莫爾尼底信件。一切斯莫爾尼的電話線都被割斷了。用一種大大的笑話，報告了符雷茨基如何如何跑到外交部去要秘密錄

的。那許多夫怎樣怎樣托他運出來。所有的政府權都停止工作。……

這是一場戰爭——俄國斯式的，精密計劃過的戰爭。這戰爭是用鎗王和破壞機器具。我們坐在那邊的時候，主席做了一張名單和委任狀；某某人到部裏去團通；另外的到銀行裏去；十個或二十個到軍營裏去做勸告兵士嚴守中立的工作。……俄羅斯的兵士們！不要流你們弟兄底血！——派一個委員會去和克倫斯基談判；還有其他的人被派到省區的城市裏，去建立救國會底支部，並和其他反布爾什維克的勢力聯繫在一起。

我底情緒非常激昂。——那些布爾什維克——將要——對知識份子以進行獨裁嗎？我們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沒有東西能再比國會和蘇維埃代表大會之間的對照再顯明了：那邊是殘酷的兵士，強硬的工人和農民底巨大的羣衆——窮苦的人們，在殘酷的生存鬥爭裏弄得精疲力竭，傷痕累累；這邊，那些布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底領袖們——阿烏生提也夫、且、李波爾——前任社會主義者黨員們——斯科比利也夫、特契諾夫——磨肩接踵地和油頭滑面的沙文法、花花公子的維納格等——卡狄特——在一起；還有新聞記者、學生以及差不多各個陣營裏的知識份子。這國會裏的人都穿得很闊綽，營養得很好；我在他們全體裏面沒有發現三個以上的普洛列塔利亞。

消息傳來了。科涅羅夫親信的白。……殺了在布克和夫的看守他的人，而他也已經逃走了。卡萊丁正向北方進軍。……莫斯科底「蘇維埃」已經建立了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和

該城底司令長官談判佔領兵工廠，這樣，工人們就可以武裝起來。

這些事實裏混雜着奇突的謠言、誤解和一望而知的說話。例如，一個斯文的青年「卡狄特」，原先跟米留可夫當過私人秘書，之後又跟特蕾斯正科做私人秘書，把我們拉到旁邊告訴我們所有關於佔領冬宮的事。

「那些布爾什維克是德奧的軍官領導的」，他肯定地說。

「是真的嗎？」我們斯斯文文地回答。「你怎麼知道？」

「我有個朋友在那邊看到他們。」

「你怎麼能斷定他們就是德國軍官呢？」

「呵呵！因為他們穿着德國制服呀！」

像這樣荒謬的故事，真有幾千幾百。它們不僅是神乎其事地被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印刷出來，而且被大多數各種不同的人們相信着——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他們常常是以輕信事實著稱的。……

不過，更嚴重的還是那些關於布爾什維克底暴亂和恐怖主義的傳說。例如，人們口傳而且報紙刊載，說赤衛軍不僅把冬宮的財物劫掠一空，把那些 *Winkler* 解除武裝後又加以屠殺，殺了一些開員們，讓他們躺在冰冷的血泊裏；至於那些婦女軍，她們之中有大多數受到侮辱，而且有許多人在受過苦刑後已經自殺了。……所有這些荒謬的故事都被國會全體接受下

去。不過更糟的是，那些士官學生與父親母親以及一部分的婦女讀到那些可怖的消息，常常帶着名單走來，一到晚上國會就被狂熱的市民們包圍了。……

有一件關於吐曼諾夫親王（Prince Tumanov）的傳說，足以代表那些故事，許多報紙都宣佈，說他的尸體被發現浮在莫意加運河（Molka Canal）上。幾點鐘之後，這個消息被親王底家屬所否認，並且說親王是被監禁着，於是報紙就一致的說那死的人是第米校夫將軍。可是那個將軍也復活了，我們去調查，並沒有在何地方發現什麼尸體底痕蹟。……

當我們離開國會的時候，有兩個童子軍正向門口擁塞在乃烏斯基的無數的羣衆——幾乎全由商人、店員、Tchinovniki、教士組成——發散傳單。某人讀道：

#### 市國會通告

市國會在它十月二十六號的會議上，鑒於目前的事實，下令：宣佈私人住宅底不可侵犯性。經過房屋委員會，它要求彼得格勒市市民們嚴厲拒絕一切想以武力侵入私室的企圖，爲着公民自衛底利益，可以使用武器。

在里特尼街角上，五六個赤衛軍和兩個海軍兵士圍住一個新聞記者，要求他交出那本會維克 Rabokhaya Gazeta（工人公報）的抄本。當一個海軍從他手裏把那紙頭撕碎的時候，

地向他們發憤地呼喝，搖着他底拳頭。一羣粗莽的人都湧到周圍來，每罵那騎兵。但騎兵的工人喃喃不休地向人民和新聞記者解釋，並重了一遍又一遍，「這某方面克倫斯基底宣傳。它說我們殺死了俄羅斯的人民，這種謠言將造成流血……」

假使那是可能更加緊張的話，斯莫爾尼是比以前更加緊張了。那同樣的遞送員候在昏暗的走廊裏，工人們底小隊攜着來福槍，領袖們夾着厚凸凸的公文包，被團衣們和助手們圍着，興奮地獨自忙於說話，解釋，發命令。他們都是些實際上超出了自己能力所能支持的人，沒有睡眠，並且不停的工作，真是活的神仙——頭髮長長的，憔悴，具有燃燒着的眼睛，他們是在高速度機械上開足馬力奔向他們決定了的目標。他們要做的事是這樣多，這樣多呵！奪取政權，組織民衆，保持駐防軍的信心，和國會以及救國會鬥爭，抵抗日耳曼人，準備和克倫斯基作戰，詢問各省的狀況，從阿爾于吉爾宣傳到烏拉狄伏斯克（海參威）；政府和市區的僱員拒絕服從他們的特派員，郵務員和電訊員拒絕替他們辦理交通，鐵路當局就像頑石一樣地把他們要車輛的請求置之不理，克倫斯基正在進攻，駐防軍並不全部可靠，那些哥薩克正躍躍欲試，……不僅是那些有組織的查薩階級反對他們，而且除掉反對社會革命黨，以及少數尚未決定擁護與否的吉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和社會民主國際主義者以外，所有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也都反對他們。那是真實的，擁護他們的有工人和兵士、羣衆——那無甚數的農民！——不過布爾什維克終於還是個不富於訓練而具有敏銳的幹部人員的政黨……

里阿柴諾夫走到前排來，發了一串引人笑話的不能勝任的話，說他這個商務委員，對於商務什麼事也不知道。在樓上的咖啡室裏，有一個獨自坐在屋角上，穿着羊皮衣戴着羊皮帽，生着三四天不剃的鬍子，他已經「我將說『沉入睡鄉』」，不過他當然並沒有沉睡。他正興奮地在一個懶懶的信封上計算着什麼，同時用嘴啃着鉛筆。這就是財政委員羅新斯基，他底資格就是曾經有一次在法國銀行裏當過秘書。而且，有四個人連走帶跑從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辦公室下到大廳來，當他們跑的時候在一張小紙頭上亂塗着什麼，這就是派到俄羅斯四方去溝通消息、宣傳、戰鬥！——不管達到什麼目的或武器本軍的特派員……

大會原定在一點鐘閉會，等了好久那大會廳裏才聚滿了人，但是直到七點鐘還沒有看見主席閣底影子……布爾什維克和左翼社會革命黨都在自己的私室裏開會。整個漫長的下午，列甯和托羅茨基在和黨內的妥協傾向相搏鬥。有不少布爾什維克都主張讓步，祇要能建立一個聯合社會主義各黨各派的政府。「我們不能把強得牢！」他們喊道。「反對我們的人太多了！我們沒有爭取到羣衆，我們將陷於孤立，而整個的事業將一敗塗地。」如米尼也夫、里阿柴諾夫和其他的人都這樣說。

但是列甯，如像一尊巖石一樣地堅持不變，托羅茨基左袒着他。「要那些妥協者接受了我們的政治綱領，他們才可以加入！我們是一寸都不讓步。如果此地有些同志缺乏勇氣，革

且有意怕我們所不當怕的東西，那麼該他們離開這裏，去和那些懦夫以及折中派在一起吧！」

在七點另五分的時候，左翼社會革命黨那邊傳出話來，說他們願意留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裏。

「看！列甯說道，『他們跟着來了！』」

過了一會兒，當我們坐在大廳的記路席上的時候，一位正在替資產階級報紙寫稿子的無政府主義者邀我們去看看主席團究竟變得怎樣。在「Tray-cok-kh」的辦公室裏沒有一個人，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局裏也是一個影子都沒有。我們從這一間屋子遊盪到那一間屋子，走遍了廣大的斯慕爾尼。每個人好像都沒有一點意思，到什麼地方去找大會底主腦。當我們走着的時候，我們的同伴無政府主義者描述他過去的革命活動，他那長久而且愉快的在法蘭西的流亡……至於布爾什維克呢，他對我肯定的說那些布爾什維克都是些平凡、粗魯、無知的人，沒有審美的感覺。他是一個俄羅斯 *Intelligentsia*（知識份子）真正的典型人物。……於是他走到十七號房間，那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辦公室，立在來來去去狂熱的人們當中。門是開着的，突然跑出一個矮胖的，面部平板的人，穿着沒有徽章的制服，看起來像是在莞爾面笑——這樣的笑，隔了一分鐘，人就可以發現是極度疲意度微醺。他是克奮倫科。

我同行的朋友，他是個聰明伶俐，外貌非常斯文的青年，發出一聲歡樂底叫喊，走向前

去。

「尼古拉瓦西里奇維契！」他說道，拉出他的手。「同志！你還記得我嗎？我們會同坐過監牢。」

克蕾倫科努力來辨證，並且聚精會神，集中視線。「阿阿，是的」，他最後才答道，用一種溫厚的友誼底表情上上下下地注視對方。「你是斯——，Zdena Stvitve！」於是他們抱着親吻。「你在所有這些事變裏做着什麼？」他搖動他的臂膀。

「噢，我正在觀望呢！你們似乎很勝利！」

「是的」，克蕾倫科答道，說了一串喃喃不休的話。「普洛列塔利亞革命是一個巨大的勝利。」他大笑了。「不過，也許，也許我們會再在監獄裏碰到。」

當我們復返走進選席的時候，我的朋友一路走一路說：「你知道，我是個克魯泡特金底信徒。對於我們，「革命」是一個巨大的失敗；它沒有激起羣衆底愛國情緒，自然，那祇是證明人民沒有準備「革命」……」

剛剛是八點四十分，當宣佈主席團入場時，會場裏發出一陣雷吼的歡聲。在主席團裏面有列甯——偉大的列甯。矮小而茁壯的身材，一顆光禿突出的大頭，壓在肩膀上。細小的眼睛，微曲的鼻子，闊大有力的嘴，寬厚的下巴；這時頭髮修理得很整潔，但是他那一生著稱的鬍鬚已經開始毛茸茸地露出來。穿著普通的衣服，那褲子對於他是太長了。真不會想到，



這就是羣衆崇拜的偶像，在歷史上也許從來不會有過被人民這樣虔敬這樣敬畏的領袖。一個奇異的羣衆的導師——一個純粹具有智慧德性的領袖；沒有一點特色，沒有一點引人人勝的地方，堂堂正正，不屈不撓，缺乏顯明的個性——但是具有在簡單的事件裏闡揚深刻的「真理」，在發覺混亂的情況裏分析事象的能力。並且配合着報警，那壯大無比的智慧的阻礙。

加米尼也夫正讀着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工作報告；廢除軍隊的死刑，恢復宣傳底自由權，釋放因爲政治原因而逮捕的軍官和兵士，下令捉拿克倫斯基並沒收私人商店裏的食糧……狂烈的喝采。

那 Pegg (猶太人的社會民主黨) 底代表又起立發言，說布爾什維克那種決不妥協的態度將招致「革命」底被滅，所以，Pegg 底代表們必須拒絕再在大會裏作任何的逗留。蘇索裏發出吼聲：「我們以爲你們昨天晚上就滾出去了！怎麼走了這樣多的時候還沒有走呀？」接着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發言，喊道：「怎麼！你們還在這裏嗎？」那發言人解釋，說祇有一部分人離開大會；其餘的人還是留在這裏！」

「我們認爲把政權轉移給「蘇維埃」對於「革命」是危險的，也許甚至是致死的。」中斷——「不過我們覺得，留在大會裏來投票反對那種政權的轉移，是我們的義務！」

其他的人接着發言，顯然是沒有一點秩序。一個頓河盆地礦工底代表，要求大會設法抵禦卡萊丁，否則他將截斷首都煤炭和食糧的供給。有幾個剛剛從前線回來的兵士，替他們的隊伍

帶來熱烈的贊詞。……此刻，列賓緊緊地按着講台底邊緣，當他站在那裏等待的時候，用他那細小閃光的眼睛看遍了羣衆，顯然是沒有在羣衆延緩了幾分鐘的漫長起伏的歡呼。歡呼停止，他簡單地說道：「現在我們與建立社會主義者的秩序！」又是那壓倒一切的人們的喧嘩。

◎「第一件事就是採用有效方法去實現和平，我們將站在「蘇維埃」的條件底立場上，不割地，不賠款，和民族自決權，把和平交給一切交戰國家底人民。同時，根據我們的諾言，我們將公佈並廢止秘密條約。」戰爭與和平「底問題是這樣明顯，我想我可以不必多說。列賓就來讀一讀那給一切交戰國人民的宣言底草稿……」

他那寬闊的嘴，似乎在微笑，當他說話的時候張得很大；他的聲音是粗啞的——不怎樣難聽，而是好像在年復一年的演說裏變鈍了一截。——平平淡淡地說下去，有種能夠始終一貫的力量。……爲着加重語氣，他把身子微微向前傾斜。不做姿勢。而在他的前面，有整千整百個朴實的面孔在專注的要緊裏向他凝視着。

### 給一切交戰國人民和政府的宣言

十一月六號和七號，革命所造成的，建立在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基礎之上的工人和農民的政府，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議，立即開始一個公正的民主性質的和平協定。

我們政府提出的這個公正的民主性質的和平，是那些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虛耗殆盡的絕對多數的工人和勞動階級所渴望的。——這樣的和平，俄羅斯的工人和農民在顛覆沙皇專制政體之後，一向就是明白地要求着的。——立即和平，不割地（這就是說，不佔領外國的領土，不以武力割奪其他民族底疆域。）也不賠款。

俄羅斯政府向一切交戰的民族建議，當各民族各國家底人民底立法機關正式批准這樣和平底一切條件之前，先表示自己決定願意簽訂一個達到這樣和平目的條約，馬上，不要有絲毫猶疑，立即來完成這樣的和平。

對於割據或是佔領其他國家的領土，我們政府認為一般是要按照民主權利底原則，特別是要尊重勞動階級底權利來解決。——一切不經過同意和願望之自動的、明確的表示，弱小民族對於強大國家的同盟；不論這用武力造成的割據是在什麼時候完成，不論那被武力割據的民族或在其他國家境內保有勢力的民族文化程度怎樣，也不論那民族是在歐洲或海外，都要根據這個原則去解決。

假使任何民族被武力箝制留在另一個國家底境界裏，如果那個民族沒有被給予無絲毫強迫性的自由投票的決定權，不願她所表現出來的希望（無論這種希望是報紙輿情、人民集會、政黨底決議所表示，或是擾亂和抗拒民法壓迫的暴動。）那麼，當那割據她的或是企圖割據她的或是一般較強的国家底武力撤退以後，她的國家政治組織底形式就要由她自

已決定。不合理的聯合造成割據——這就是說，是一征服和強佔底舉動。

繼續這個戰爭讓那些富強的國家去瓜分那些弱小的被征服的國家，我們政府認為這是違反人道的最大的罪惡；我們政府鄭重申明它那簽訂和平條約的議決，那將根據上列條件使戰爭告一結束，各民族一律平等，沒有例外。

我們政府廢除秘密外交，在全國人民之前宣佈它那堅決的信念，要當着人民在光天化日之下締結一切協定；並且馬上進行完全公佈從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七號被地主和資本家政府所承認或締結的一切秘密條約。如同在許多情況裏所發現的一樣，所有秘密條約的內容都是爲了他們的目的替俄羅斯的資本家去求得利益和特權，去保持或擴大俄羅斯帝國主義者底割地，我們政府立即公佈這些條約，並且不付討論。

我們建議一切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在公共的協定裏來爭取和平。我們政府自己準備用電報、書信、或是各個國家代表間的諮詢會，或是在這些代表底大會中間提出這些協定。爲着使這些諮詢會易於產生，我們政府在中立國派遣正式的代表。

我們政府向一切交戰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建議締結一個臨時的休戰，同時建議這個休戰要延長三個月，在這期間是完全可能，不僅那些捲入戰爭或被迫參戰的各國各民族底代表舉行必要的諮詢會，而且召集各國人民的正式代表大會，來決定接受和平底條件。

在向一切交戰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提出這和平底建議之中，俄羅斯工人和農民底臨時政

府特別同樣地向對於人類和平負責最大而且參戰國家裏最重要的三個國家——英吉利、法國、德意志——底理智的工人提出。這些國家底工人對於「社會主義」底進步已經作了最大的貢獻。那英吉利「憲章運動」底光輝的例，那法蘭西的普洛列塔利亞所完成的，那「一頁」下來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而最後，在德意志，那反抗「特殊法令」底有歷史意義的鬥爭，是整個世界上人長期的強毅的行動底榜樣，和那德意志普洛列塔利亞之不可磨滅的組織底建立——所有這些無產階級英雄主義底典型，這些歷史上的紀念碑，對於我們都是個確定的保證，保證這些國家底工人會了解那擺在他們肩上的從戰爭底恐怖和惡果裏去解救人類的責任，並且這些工人將用決定的、有力的、繼續不斷的鬥爭，幫助我們去實現和平問題底最後的成功——而同時，把所剝削的勞動大眾從一切奴役剝奪和榨取方式裏解放出來。

當那沉重的巨雷一樣的喝采的聲音消逝了以後，列甯又說道：

「我們要求大會批准這個宣言。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的意見向那些政府和人民提出來，是因為一個僅僅向交戰國人民提出的宣言將延緩和平底結果。那些在休戰期間草擬的和平條約，將被立憲會議批准。在決定三個月的休戰期間，我們希望在這血腥的屠殺之後盡可能增長期的休息，給我們充分的時間去選出代表。這個和平底建議將在一部分帝國主義的政府方面

遇到阻礙——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要自己蒙蔽自己，不過我們希望在一切交戰國家裏馬上爆發革命。那就是我們為什麼特別地把自己的意見向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底工人申述的原因……

「十一月六日和七月底革命」，他最後說，「已經展開了「社會革命」底時代……那勞工運動，在「和平」與「社會主義」底名義之下，將取得勝利，並實踐它的使命……」

在這些全部的演詞裏面有種沉靜而有力的東西，打動了人們底靈魂。為什麼當列爾說話時民衆就相信，在一點上這就可以理解了……

羣衆投票迅速決定。只有政黨的代表才可以動議，並且限定發言的時間不得過十五分鐘。第一個是加萊林代表左翼社會革命黨發言：「我們的黨沒有發會對宣言的草稿提出修正；它是布爾什維克底私人的文件。不過我們還是投票贊成，因為我們同意這宣言的精神。」

加拉馬羅夫代表社會民主國際主義者講話，他身材很長，彎腰駝背而且近視。天生注定的獲得那「反對派中席丑角」的惡名。他說，只有包羅一切社會主義黨派的政府，才有權力做這樣重要的行動。如果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聯盟已經建立起來，那麼他們的黨將擁護那全部的政治綱領；不然的話，只贊成其中的一部分。至於那宣言，國際主義者對於它的主要之點全部同意……

在那繼續增高的興奮裏，一個接着一個起來發言；烏克蘭社會民主黨，贊成；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贊成；大眾社會黨，贊成；波蘭社會民主黨，贊成；波蘭社會主義者贊成——但是要求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聯盟；黎特社會民主黨，贊成；……在這些人裏面像是燃燒着什麼。有個人說道：「『世界革命』來了，我們是那裏面的開路先鋒」；另一個喊道：「人類兄弟之愛底新時代，那時一切民族將變為一個大的家庭，……」有一個人再在議席上宣佈。「這裏有矛盾，」他說，「起初你們提議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接着你們又說要考慮一切和平底條件，考慮接受的方法……」

列甯站起來，「我們要求一個公正的和平，但我們並不怕一個革命的戰爭……也許那些帝國主義的政府會把我們的請求置之不理——但是我們不會發出易于決裂的『哀送美敦書』……如果德國的無產階級承認那個宣言，我們是準備考慮一切和平的條件，那也許就是從大杯裏溢出的最後的消滴了（意為最後的讓步——譯者）。——德意志將爆發革命……」

「我們承認去考慮一切和平的條件，但那不是說我們將接受它們……爲了我們的幾項要求，我們將戰鬥到底——不過那也是可能，不能爲了其他的幾項再繼續戰爭……總括一句話，我們希望結束戰爭。……」

那時恰恰是十點三十五分，如米尼也夫要求一切同意這宣言的人把他們的舉手起來，有一個代表胆敢身手反對，不過那環繞着他的突發的怒喝使它慢慢地放下來。……全場一致通

過。

陡然，由于共同的衝動，我們情不自禁的起立，隱隱地跟着那流暢的激昂的 *Internation* 曲。(國際歌)的諧音唱起來。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兵像小孩一樣地嗚咽着，這力山大哪柯會乘很快地拭了拭眼淚。那巨大的歌聲滾滾地廣闊，迸出窗戶，消失在寂寞的天空裏。戰聲停止了！戰聲停止了！一個靠近我的青年工人說着，他臉上發着光。國際歌終結，當我們站在一種難堪的靜默裏的時候，有一個人在後排喊道：「同志們！我們來紀念那些為『自由』而死的人！」於是我們開始唱那進行曲，那謙卑的，憂鬱的可是向前邁進的歌聲。俄羅斯民族正是這樣活動着。那 *Internation* 終歸是外來風味。似乎那蒸餾進行曲才是那些下級羣衆底真正的靈魂，他的代表們坐在這個廣闊裏，依照他們那虛渺的憧憬正在建造着一個新的俄羅斯——也許還不止是俄羅斯。

你們犧牲在那決命的鬥爭裏，

爲着人民底自由，爲着人民底光榮。

你們捐棄了你們的生命和一切親愛的東西。

你們在可怖的監獄裏受苦受難。

你們帶着鎖鏈去流放……



你們一聲不響地帶上鐵鏈，因為你們不能無顧你們受難的同胞，因為你們相信正義比刀劍還要堅牢……

那時代會要到來，你們這屈辱的生活將換得代價。

那自由而且偉大的時代是近了，人民興起，暴君的專制將要倒塌！

永別了，兄弟們，你們選了一條高尚正直的路。

那新的戰士會踏着你們的足印，準備去受苦受難，去犧牲……

永別了，兄弟們，你們選了一條高尚正直的路，

在你們墓前我們宣誓要去戰鬥，去工作，爲了人民底幸福和自由。

就是爲了這個人民底幸福和自由，那二月革命底犧牲者，躺在他們那冰冷的馬爾斯廣場的兄弟塚裏；就是爲了這個人民底幸福和自由，成千成萬的志士已經在監獄裏，在流放裏，在西伯利亞的密洞裏犧牲了。這個幸福和自由並沒有如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到來，也不如 *Игорь* (知識份子) 所希望的那樣；但是它終於來了——暴厲的，強悍的，不滿意於一切

公式條文，輕視感情主義；然而却是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列寧正宣讀着土地法令：

(一) 立即無代價地廢除一切土地私有權。

(二) 一切地主底采邑，一切屬於皇室、寺院的土地，教會的土地及其一切活的牲畜和登記了的財產，建築物及其一切附屬品，都轉歸區土地委員會和區農民代表蘇維埃管理，直到立憲會議開會時為止。

(三) 對於那從現在起就屬於全體民衆的充公了的財產，不論是什麼損害，都被視爲重要的罪戾，要用革命的裁判來處罰。區農民代表蘇維埃接收地主的領地，劃定土地底界址和什麼是沒收底對象，草擬全部被沒收的財產底登記表，對一切土地上的農莊和一切建築物、器具、畜類、物產等等作最嚴格的革命的保護，轉移到人民手裏去。在這些任務須採取一切必要的方法保持最嚴格的紀律。

(四) 在立憲會議底最後決定以前，當實現這偉大的土地改革的期間，是把農民底法令(法令)作爲標準的。那法令是『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底『Invoctia』底出版局根據六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代表蘇維埃底擬定的，公佈在八十八號的『Invoctia』。(彼得格勒，八十

八號，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九日出版。）上面。

農民底土地以及正在軍隊中服役的哥薩克底土地，皆不沒收。

列甫解釋說道：「這不是前任部長特奧諾夫底方案，他說要『建立一個改革的基礎』，並且試行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從下面做起，在這一點上，將決定土地底分配問題。每個農民所得的土地總數，將隨着地區而有不同。……」

「在臨時政府的統治之下，那些 *Proprietors*（大地主）絕對地拒絕遵守土地委員會底法令——那些土地委員會是由勒伏夫來計劃，由新加雷奧夫來成立，並且是由克倫斯基來統治的！」

在沒有開始討論之前，有一個人強暴地穿過通道上的會衆走出來，爬上講台。那是皮阿涅克，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底會員，他顯而易見的是瘋狂了。

「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反對逮捕我們的同志，胡貝沙那以金和馬以羅夫！他聲色俱厲地向會衆臉上投出這樣的話，『我們要求立即釋放他們！他們此舉被關在被縛保爾要塞。我們必須馬上行動！不要放過時機！』」

另外有人跟着他發言，那是一個有蓬亂的鬍子和閃光的眼睛的兵士。「你們坐在這裏空談地給予農民，而你們却做了個暴君們和篡竊者底行爲來陷害農民所選出的代表！我告

「你們——」他舉起拳頭，「假使他們有一根頭髮被損害，你們就會遇到一次報復！」這聲混亂地激動了。

托羅茨基站起來，泰然自若而且兇狠狠的，充滿了權力的自信，被一陣喧嘩歡迎着。「昨天革命軍事委員會會決定釋放那些社會革命黨和托維克的團員們，馬以羅夫、沙那以金、格伏以多夫和馬良托維契——」在原則上會這樣決定，他們之所以還在彼得保爾，只是因為我們有這麼許多的事要做……不過，他們將被拘禁在他們的家裏，直到我們把他們在科涅羅夫事件中參加克倫斯基反動行為的共謀罪調查完畢！」

「從來沒有」，皮阿涅克喊道，「在任何革命裏都沒有看見過像在這裏所發生的事！」

「你弄錯了，」托羅茨基答道。「這樣的事在這個革命裏就看見過。在七月的時日，我們有幾百個同志被逮捕。……當柯希泰同志由醫生處命令從監獄裏放出來的時候，阿昌生提出大澤派兩個舊時沙皇福爾警察局偵探守在她的門口呢！」那些農民退下去，喃喃不休，被強烈的笑風阻礙着。

左翼社會革命黨區代表對土地法令發言。說在原則上贊同，但是他的黨在沒有經過討論以前，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投票。農民蘇維埃選舉商議。

那些托維契克國際主義者，也是這樣，堅持要等開過黨的激進會議以後再決定。

接着，那擴大主義者底領袖，那農民中的無政府主義派都說：「我們必定對那第一天使以違法令有效的政黨給以光榮，關於這問題不必多費口舌了！」

一個典型的農民立在講台上，披披的頭髮，穿着長靴和羊皮襖，向廣場底各個角落裏鞠躬。『我希望你們好，同志們和公民們』，他說。『外邊有些「卡狄特」在走着轉，你們逮捕我們社會主義者的農民！』爲什麼不逮捕他們呢？

『這是那些興奮的農民底論調的試演，那和前天夜裏兵士底論爭一樣。坐在這裏的是真正的農民普洛列塔利亞。』

『那些我們執行委員會裏底會員，阿烏生提也夫以及其他的傢伙，我們認爲他們是農民的叛徒！』他們不過也是些「卡狄特」罷了！逮捕他們！逮捕他們！

另一個說道，『那些皮阿涅克，那些阿烏生提也夫是什麼東西！他們根本不是農民！他們只是搖搖尾巴！』

羣衆是怎樣地高興他們呵，那些志同道合的兄弟們！

左翼社會革命黨提議作半個鐘點的休會，當代表們像水一樣地湧出去的時候，列甯站在他的位子上說道：

『同志們！我們不要浪費時間。那些決定俄羅斯一切命運的消息必須登在明天早晨的報紙上。不要耽擱！』

在那激烈的討論、說話、腳步底噪聲之上，可以聽到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代表底聲音，喊道：「十七號房開立刻需要十五個宣傳員！出發到前線去！」

差不多過了兩個鐘頭，那些代表們才零零落落地走回來。主席團登上講壇，大會重新開始，宣讀那一個部隊接着一個部隊打來的聲明他們效忠於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電報。

在散漫的狀態裏會集中了力量。一個在馬其頓前線俄羅斯軍隊底代表慘痛地敘說他們的境况，他說：「我們在那裏受我們『同盟國』友誼的苦，比受敵人的苦更大」。第十軍和第十二軍底代表們剛開火速趕來，報告道：「我們用我們一切的力量擁護你們！」一個農民兵士反對釋放「那些叛徒的社會主義者，馬以羅夫和沙那以金」；至於那農民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應該嚴懲「那些叛徒」；增統統逮捕這裏是真正革命的話……一個在波斯的俄羅斯軍隊底代表宣稱他奉命要求把一切權力歸與蘇維埃」。一個烏克蘭的軍官，用他那土語發言：「在這危急時期沒有什麼民族主義……在一切地方建立蘇維埃」的獨裁！」這樣一個高昂而熱烈的思想底洪流，俄羅斯真是再也也不會隱默無言了！

加米尼也夫指出那些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努力正在各處煽惑暴動，並且讀了一篇大會給俄羅斯一切蘇維埃的宣言。

全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大會，包括農民代表，要求各地「蘇維埃」採取迅速有效的手段壓制一切反革命的及猶太人的行動，以及一切 *Posols*（屠殺），不論它們的性質怎樣。工人、農民、兵士之革命底光榮，不能忍受任何的 *Posols*。

那些彼得格勒的赤衛軍，那些革命的駐防軍和海軍都曾經在首都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工人們、兵士們和農民們，你們應當在各處學取彼得格勒工人和兵士的榜樣。兵士同志們和哥薩克同志們，你們負有保持真正的革命紀律的任務。整個革命的俄羅斯和全世界底目光都注視在我們身上。……

在兩點鐘的時候，土地法令交付投票表決，結果只有一個人反對，農民的代表們歡躍得發狂。……於是布爾什維克向前突進，不可阻抑的，隨處除礙和反對！——當其他的人們商討了漫長的八個月的期間，布爾什維克是俄羅斯唯一的有固定的行動綱領的政黨。

這時有一個兵士站起來，面容消瘦，衣衫襤褸，可是擅於言詞。他反對那以 *Posols*（法令）裏面到逃兵在農村裏分享土地的條文。最初是咆哮着呵叱着，他那簡朴的滔滔不絕的演說終於在會場裏造成一種沉靜。「強迫違犯他的意志，叫他進到那駭駭厩房場」，他喊道，「那就是你們自己在「和平」法令裏所投票決定的，毫無意義而且恐怖的條文。他帶着和平與自由底希望來贊助「革命」。和平嗎？克倫斯基政府強迫他再去到加里細亞殺人而且被殺

；對於他的和平要求，特雷斯正科不過簡單地笑笑罷了。……自由嗎？在克倫斯基的統治之下，他發覺他的委員會受壓迫，他的報紙被停刊，他的黨發言人被關進監牢……在他農村的家裏，地主們不睬他的土地委員會，逮捕他的同志……在彼得格勒，那些資產階級和德國人結成同盟，扣留軍隊底火器和食糧。……他沒有靴子，沒有衣裳……是誰逼着他們逃亡的？就是那被你們打倒的克倫斯基政府呀！在最後有人喝采。

可是另外有個兵士熱烈地反駁道：「克倫斯基政府並不是一個盾牌，在那後面就可以隱蔽像逃亡之類的卑鄙的事！逃亡的人都是些道德的敗類，他們跑回家，讓他們的同志單獨在戰壕裏去死！每一個逃亡者都是叛徒，必須處罰。」喧嘩，喊道：Do Volno! Tesche!

在上午兩點三十分，會場裏籠罩着一種緊張的沉默。加米尼也夫正宣讀着「政權機構」底條文。

在立憲會議開幕之前，成立一個臨時的工人和農民底權力機關，它將稱爲人民委員評議會。

各種部門的國家行政底管理權將交給人民委員會，調整它的組織，使之担保實現大衆底政治綱領，和勞動工人、勞動婦女、海軍，兵士、農民以及文事僱員底羣衆組織權。



持親密的聯繫。政治權力付予一個由這些委員會底主席組織成的 *С.С.С.Р.*，那就是說，交給人民委員評議會。

全俄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監視這些人民委員會底活動，並有權撤換它們。

會場上仍舊是沉默；當他宣讀委員名單的時候，在每個名字後面都爆發出喝采的聲音，尤其是列甯和托羅茨基的名字。

評議會主席：弗拉狄米爾烏里雅諾夫（列甯）

內政：A. E. 里科夫。

農業：V. P. 米留定。

勞工：A. G. 斯力阿勃尼科夫。

海陸軍事務：V. A. 亞夫生科（安托諾夫）；N. V. 克魯倫科和...

達班科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管理。

商業和工業：V. P. 諾金。

國民教育：A. V. 盧那卡爾斯基。

△合的政 財政：E. B. 斯克伏特樓夫（斯特巴諾夫）。

按着外交：L. D. 伯郎斯坦（托羅茨基）。

司法：G. E. 奧勃科夫（羅莫夫）。

物資：E. A. 特奧多羅維契。

郵政電報：N. P. 阿維羅夫（格里也伯夫）。

民族問題委員會主席：I. V. 德鳩加西維力（斯大林）。

鐵路：暫緩決定。

在議場底四面遍佈着刺刀，刺刀威脅着這些代表：革命軍事委員會使每一個人都武裝起來，布爾什維克主義正在武裝着準備和克倫斯基決戰，那軍號底聲音已經由西南風吹送過來了。……沒有一個人回家去，相反，倒是有幾百整千新到的人溜進來，那巨大的屋子被那些面容酸腐的兵士和工人塞得滿滿的，他們都站了好幾個鐘頭好幾個鐘頭，不屈不撓地專心一意。空氣被煙草的煙霧和人們的呼吸弄得重濁，有骯髒衣服和汗液的臭味。

*Novaya Zhizn*（新生）編輯部裏的阿維羅夫正以社會民主黨國際主義者和殘餘的雷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底名義說話，阿維羅夫，穿着時髦的禮服，有一付年青的，溫溫儒雅的臉兒。

『我們必須詢問我們自己，我們正走到什麼地方去……聯合政府不能輕易就被民主

政黨中的分派底力量推得，除非是這個政府不給人民以和平與麵包。而且左派也不能維持他們的自己的政府。除非是他們能够解決這些問題。

「左派能够把麵包給人民嗎；穀物是稀少的。大多數的農民都不贊同你們，因為你們不能以他們所需要的機器給他們，燃料和其他最重要的必需品幾乎都不肯得到。……」

「至於和平，那更更加難了。那些協約國拒絕和斯科比尼也夫談判。他們決不會從你們去接受一個和平會議底建議。你們在倫敦、巴黎、柏林都不會得到承認。……」

「你們不能估計那些協約國底無產階級底有力的援助，因為在大多數的國家裏革命鬥爭還非常遠；回想回想着，那些協約國底民主政黨連一個斯托克和謨大會 (Stockholm Conference) 都不能召集；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我剛才和哥登堡同志談話，他是去到斯托克和謨的代表之一；蘇芬派的代表們曾經告訴他，說戰爭期間德國的革命是不可能的。……」

「台下的擾亂開始嚴重起來，迅速起來，但是阿維羅夫還是繼續談話。」

「俄羅斯底孤立，結果將命定地不是俄國軍隊被德國軍隊打敗，德奧集團和英法集團之間恢復和平；用俄羅斯做犧牲。便是和德意志單獨媾和。」

「却我剛才已經曉得，協約國的大使們正準備離境，國家和革命底拯救委員會在俄羅斯一商其建立着。」

「據本基五個政黨底意見以克服這些無效的困難，大多數的人民都擁護一個社會主義者聯」

合的政府，唯有那樣的政府才可以完成「革命」底任務。……」

接着他宣讀那兩個黨派底議決案。

我們認爲要挽救「革命」已得的勝利，必須立即創立一個建築在由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組成的革命民主主義之上的政府，再者，我們認爲這個政府底工作是盡可能地趕快獲得和平，把土地轉移到土地委員會手裏去，建立統制工業生產的機關，在決定的日期召集立憲會議，這次大會指定一個執行委員會，和那些參加這次大會的民主主義團體商量以後，來創立一個這樣的政府。

雖然這些勝利的羣衆具有高昂的革命情緒，阿維羅夫那冷酷的有忍耐力的說教竟動搖了他們的心。到最後，呼喊和喧嘩都消逝了；而當他說完的時候，甚至還有些喝采的鼓掌。

卡萊林接着他發言——也是年少翩翩的，一點也不慌張，沒有一個人不相信他的真誠——代表左翼社會革命黨，那瑪利亞·斯皮雷多諾瓦底政黨，那幾乎是唯一的跟着布爾什維克走的政黨，它代表革命的農民。

「我們的黨拒絕參加人民委員評議會，因爲我們永遠不想把我們自己從那些退出大會的革命份子那方面分離開來，一個分離，將會幫助他，不能做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民主政黨之間的

「調人」……而那個調人……的任務就是要把不給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除掉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聯合政府。我們不能擁護任何其他政府。……

「再則，我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底暴虐的行爲。我們的委員已經從他們的位置上被趕下來。我們唯一的機關報，*Narodna Volya*（勞工之旅）在昨天已經被禁止出刊。……

「中央國會正在建立一個有力的國家與革命底拯救委員會。來和你們戰鬥，你們早已是孤立無援了。你們的政府得不到一個另外民主團體底擁護。……」

這時托羅茨基站在那高高的講台上，充滿了自信而且盛氣凌人，那些辛辣的話從他嘴裏發出來就像是惡意的嘲笑。他用一種洪亮的聲音說着，大多數的人都傾向他。

「這些說我們的黨有孤立之危險的話，並不新奇。在暴動的前夜，我們那命定的失敗也有人預先提示過。每一個人都反對我們；只有左翼社會革命黨底一個支派和我們在革命軍事委員會裏合作。爲什麼我們能够幾乎沒有流血就能把臨時政府推翻呢？……這個事實是最最顯著的證明，我們過去不是孤立的。實際上，臨時政府是孤立的；那些進行反對我們的民主政黨以前是孤立的，現在也還是孤立的，而且永遠從普洛列塔利亞那方面割離出來！」

「你們說到聯合的必要。這裏只有一個聯合是可能——那就是工人、兵士和貧苦農民底聯合；而且去實現這個聯合就是我們黨底光榮。……阿維羅夫所說的是那一種聯合呢？一個和那些擁護「背叛民衆的政府」的人在一起的聯合嗎？聯合並不常常是增加力量。例如，

我們把且和阿烏生提也夫放在我部隊後面，我們還能組織暴動嗎？」大家笑底噴噴。

「阿烏生提也夫沒有解決麵包問題。是不是要和那些O.K.的總督聯合起來裝璜得更好些呢？在蘇俄和那哥命逮捕土地委員會的阿烏生提也夫二者之間，我們選擇了農民！我們的革命」將在革命的歷史過程中留下不朽的榜樣。

「他們責難我們拒絕和其他君主主義的政黨成立協定。但是這應該怪我們嗎？或者我們必須如卡萊林所說，聲它「誤解」嗎？同志們，不是的！當一個政黨在革命高潮的時候，還是蒙在炮火的炮臺裏，走來說道：『這裏是政權！』而當這個政權給了他們以後他們就跑到敵人那邊去，那不是一個「誤解」，……那簡直是宣佈一個無情的戰爭。而宣佈這個戰爭的並不是我們。

「阿羅羅夫用和平努力底失敗來恐嚇我們——假使我們仍舊要孤立——我重複地講一句，我不曉得一個和斯科比尼也夫，甚至和特雷斯正斜的聯合，就怎樣可以幫助我們去得到和平！」阿羅羅夫想用那個以我們做犧牲的和平來嚇倒我們。我的回答是，在任何情況之下，假使歐洲繼續被那些帝國主義者的資產階級統治，革命的俄羅斯將不可避免會失敗……。

「只有兩個不同的前途；或者是俄羅斯的革命造成歐洲的革命運動，或者是歐洲列強毀滅掉俄羅斯的革命！」

羣衆用一種巨大的神聖鬥爭的喝采來贊助他，那戰士底思想，燃着了羣衆底勇氣。而且

從這個時候起，革命的羣衆中間好像有了一種決定的自覺的意識，在他們一切的行動裏面，都沒有離開他們。

不過在另一方面，鬥爭還是進行着。加米尼也夫准許一個鐵路工人聯合會代表發言，那是一個面色嚴厲而且矮胖的人，有一種不可和解的敵視的態度。他的話像是扔下一個巨烈的炸彈。

「我代表俄羅斯最有力的組織要求發言權，我要告訴你們：Vestnik（全俄鐵路工人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我來宣佈我們聯合會關於「政權機構」的議決案。中央委員會絕對拒絕擁護布爾什維克，如果他們堅持把他們自己從整個俄羅斯底民主政黨方面孤立起來！」廣廳裏遍佈着巨大的喧擾。

「在一九〇五年，在那科涅羅夫底時日，鐵路工人是最好的「革命」底保衛者。可是你們却不邀請我們來參加你們的大會——」下面喊道，「是舊 *Revolution* 沒有邀請你們呀！」那發言人絲毫沒有注意。「我們不承認這個大會底合法性，自從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離開以後，這裏就不足法定人數。我們聯合會擁護舊 *Revolution*，並且宣佈這個大會沒有權力產生一個新的委員會。……」

「政權應該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權，對全部革命的民主政黨底權力機關負責，在這邊的一個「政權機構」沒有組成以前，那鐵路工人聯合會，它拒絕運輸反革命的軍隊到彼處。

格勒，同時也禁止執行任何不經過Vikhov同意的命令。Vikhov並且要把整個俄羅斯底鐵路管理權拿在它自己手裏。」

在最後，因為那暴風雨一樣的打擊他的狂烈的辱罵，他底話很難聽到了。不過，這是一個最嚴重的打擊——這個打擊可以從主席團底臉色上看出來。可是，加米尼也夫僅僅答覆說大會底合法性一點沒有疑問，縱然按照舊日規定規定的額數還是超過的——雖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退席。……

接着投票表決「政權機構」，以絕對多數通過成立人民委員會……

那新Revolution，俄羅斯共和國新議會的選舉，不到十五分鐘就完畢了。托羅茨基宣布它的組織：一百個會員，裏面有七十個是布爾什維克……至於那些農民和那些退出的政黨，席位還是保留給他們。托羅茨基最後說道，「我們歡迎一切採用我們政治綱領的黨派和團體加入這個政府。」

這時第二次全俄蘇維埃大會便宣告散會，讓代表們可以趕快回到俄羅斯底四面八方去報告這些偉大的事變。……

差不多是七點鐘，我們叫醒那些睡着的街車底司機員，那街車是市鐵路工人聯合會常常等在斯慕斯尼預備裝載「蘇維埃」的代表們回家的。我想，在那擁擠的車子裏，快樂的歡



欣並不比昨天夜裏低。許多人看上去都非與奮；或者他們正對他們自己說。『現在我們是主人了，怎樣我們纔能實現我們的理想呢？』

在我們的宿舍裏，我們在黑暗中被市民底武裝巡邏隊檢舉，被仔細地詢問，那國會底宣言裏所規定的工作正被執行着。

女主人聽到我們走進來的聲音，顛頭蹶蹶地裹着一件粉紅色的綢衣服跑出來。

『房屋委員會又要求你們和那些其他的男人輪流站崗。』她說道。

『爲什麼緣故要站崗？』

『保衛房屋，保衛婦女和兒童。』

『什麼人會來侵害呢？』

『強盜和兇手。』……

『不過，假使有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人來搜查軍火呢？』

『噢，那就是他們所說的。他們是……而且除開軍火，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鄭重地肯定着說，美國領事官已經禁止一切美國的公民攜帶武器——尤其是和那些錢

羅斯的Mulligan接近的人。……

## 第六章 救國會

十一月九號，星期五……

諾伏契卡斯克，十一月八號。

鑑於布爾什維克底叛亂，以及他們在彼得格勒推翻臨時政府並奪取政權的企圖……哥薩克政府宣布以它認為這些行動是罪惡的，是絕對不可饒恕的。結果，哥薩克將把他們一切的援助給予臨時政府，那是一個聯合底政權。由於這些環境，直到臨時政府恢復權力俄羅斯恢復秩序為止，我從十一月七號起，把頓河流域的政權拿給我自己來掌握。

簽名：阿大曼，卡萊丁

哥薩克軍政府主席

內閣總辦克倫斯基底……，在加特支那發出……

我，臨時政府底內閣總理，俄羅斯共和國一切武力底最高統帥，宣布我是站在那些職線上仍舊忠於祖國的部隊底前頭。

我命令那些由於錯誤和愚蠢曾經答應了那些國家與「革命」底叛逆底要求的，彼德格勒各軍事區域一切的部隊，回到他們的任務上去，不得違誤。

一切部隊、戰鬥單位、軍團都要宣讀這個命令。

簽名：臨時政府內閣總理兼最高統帥

A. F. 克倫斯基。

克倫斯基給北部前線指揮將領的電報；

加特支那鎮已經兵不血刃地被忠勇的部隊奪過來，克隆斯達海軍底部隊，以及塞米塔諾夫斯基和伊斯馬羅夫斯基的軍團，無抵抗地繳械，並且加入政府軍。

我命令所有指定的部隊盡可能地趕快前進。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下令叫它的軍隊退却

.....

加特支那，大約在西南方三十公里，在夜間已經失陷。上面所說的兩個軍團底支隊——不是海軍——當時是羣龍無首地在左近猶豫徬徨，被哥薩克包圍繳械是真的，不過說他們加入政府軍就不確了。在這個當兒，他們底羣衆覺得迷惘而且害羞，想到斯葛爾尼來解釋。他

們想不到哥薩克是這樣靠近。他們曾經和哥薩克談判。

顯然地，最大的混亂在革命的前線上流行着。南方一切小城鎮底守軍，都毫無辦法地痛苦地分裂成兩個壁壘——或者是三個！那上級的指揮官站在克倫斯基方面，阻礙任何比較有力的措施；大多數的英士薩羅內蘇維埃以及其他的人則不幸地擺動着。

蘇維埃軍事委員會迅即任命一個野心勃勃的正式軍官來指揮彼得格勒，叫做謨拉維奧夫；這個謨拉維奧夫在夏天曾經組織過敢死隊。他是一個有經驗的人，而且有敢聽說會勸告政府。對於那些布爾什維克太寬容了；必須把他們清除掉。他是一個有軍事頭腦的人，讚美權力和勇敢，也許是還有點忠誠。……

一中當我早走出來的時候，我的階士貼印爾讓革命軍事委員會底新法令。指令商店得按照幣即張以而一切空著的房屋要交給委員會處理。

此刻布爾什維克已經和俄羅斯各地勞以及蘇部世界隔絕了二十六個鐘頭。鐵路工人和電訊工人拒絕發送他們所發出的東西向郵差不收發他們的信件。只有政府在那沙爾斯科也，細羅的無線電，在半個鐘頭內把文書和宣言發到西德八街去。對蘇維埃底特派員和市國會底特派員賽着跑，坐在飛快的火車裏穿過半個地球。而省爾樂飛機，載着五傳品高翔着飛到前線去……

但是，革命底風雲用一種超越任何人類動作的速率擴展到整個的俄羅斯去。希爾辛福底

蘇維埃」通過議案擁護革命；基輔的布爾什維克佔領了兵工廠和電話局，只是被剛巧遇在那裏的，哥薩克大會代表們驅出了；在喀山，革命軍事委員會逮捕了當地駐防軍司令部的人和臨時政府特派員；從滿達連的克拉斯諾雅次克，在西伯利亞，傳來了「蘇維埃」控制市政府的消息；在莫斯科，那邊的局勢嚴重了，一方面普遍的停工關廠，「蘇維埃」以絕對多數投取贊助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的行動……已經有一個革命軍事委員會進行工作。

每個地方都發生着同樣的事。絕對多數的普通兵士和產業工人都擁護「蘇維埃」，那些軍官，*Kozak* 和由產階級普通都是站在臨時政府方面——產階級的「卡狄特」和那些「中庸」的社會主義黨也是如此。在一切的城鎮裏都建立起救國會，武裝着準備內戰……

廣大的俄羅斯是處在一個命運決定底境况裏。遠在一九〇五年這個過程就已經開始；二月革命僅僅促進了它，產生了一系列這個新社會秩序底預示，結果還不過是延續了那個古老政體底外強中乾的機樁。可是，現在，布爾什維克却在一夜之間把它推翻，就像掛枯拉朽一樣。古老的俄羅斯不再存在了；人類社會在太初時代的熱量裏熔解了，從那躍動着的火燄之海裏面迸發出階級鬥爭，激烈而且無情——而那個脆弱的新星球底表層，正在慢慢地凝固……

在彼得格勒，十六個部署都停止工作，以勞工部和物資部為首——這是唯一的兩個八月

開全體社會主義者的政府所建立的部署。

如果人們自始至終站在旁邊，這些「少數的布爾什維克」顯然是孤立的。那灰白的凄厲的晨光，帶着一切的暴風雨在他們頭上吹過。革命軍事委員會竭力搏鬥——爲了它底生命。『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 et toujours de l'audace……』（法文：勇敢，再勇敢，永遠勇敢……）早上五點鐘的時候，赤衛軍走進市政府底印刷局，沒收了成千成萬市國會底抗議宣言，把官辦的市政府機關報 *Vestnik Gorodskovo Samopravleniya*（市政府公報）停刊。所有資產階級的報紙都從印刷機上拿下來，甚至連那舊 *Trav-co-lad* 底報紙 *Color Soldiers* 也在內——不過，它改名做 *Soldatski Golos*，印了幾十萬張。咆哮出憤怒和挑釁的話：

那些在夜間開始他們的叛變發動的人，已經封閉了許多報紙，但是不能長期掩蓋天下的耳目。全國人民會知道那真實的情形。他們將要裁判你們這些大人先生，布爾什維克！我們將看着你們！……

我們走到乃烏斯基去，那時剛剛過了中午，整個市國會大會堂前面的街上擠滿着人。這裏那裏都站着赤衛軍和海軍，帶着上刺刀的來福槍，每一個兵士都被成百的男男女女——學生、店員、*Tchakovniki*——包圍着，搖着他們的拳頭並且喊出傷害和威脅的話。在

台階上站滿童子軍和軍官，散發着Soldaten-Corps報紙。在樓底下，一個帶着紅色臂章的工人，手裏拿着連發手槍，站在一羣懷着敵意的人們中間，氣忿得發抖，要求把那些報紙拿下來。……我想，沒有一件像這樣的事，曾經在歷史上發生過。一方面是少數工人和青運兵士，手裏拿着武器，代表着一個勝利的革命！——可是十分殘苦；而在另一方面，一羣狂熱的，由那些中午在五馬路旁邊閉避之類的人們所組成的烏合之衆，譏笑着，辰陽涕，喊着「賣國賊！叛徒！Opportunisten！」

〔註〕Opportunisten是十七世紀伊凡恐怖王(Ivan the Terrible)底野蠻同近衛軍。

門口有學生和軍官守衛着，帶着白底紅字的臂章，上面寫着「公共治安委員會國民軍」，並且有六個童子軍奔來走去。樓上一切都是混亂。賈保格大佐正走下樓來。「他們正要來解散市國會」，他說，「布爾什維克的特派員此刻在和市長談話。」當我們走到頂上的時候，里阿柴諾夫匆匆忙忙地跑出來。他是去要求市國會承認人民委員評議會，而那市長給他一個毫不客氣的拒絕。

在那辦公室裏，一大羣喋喋不休的人，忙着，喊着，指手畫腳——政府官吏，知識份子，新聞記者，外國的通訊員，法蘭西和英吉利的官員……那城市工程師得意非凡地指着他們說：「現在公使國承認市國會是唯一的權力機關」。他解釋道：「對於那些布爾什維克的暴徒和兇手，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整個俄羅斯都歸心于我們……」

一個形形色色的救國會，在亞力山大廣場裏舉行。菲力甫烏斯基主席，斯科比尼也夫重新登台，報告着，引起巨大的喝采；新屬于委員會的團體，有農民黨維埃執行委員會，舊「Ray-co-Kah」，中央軍事委員會「Mest. Nov」，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以及前線蘇維埃大會代表，孟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社會革命黨，大眾社會黨，「雅丁斯特伏」團體，農民聯合會，合作社，生斯特伏斯，市政府，郵電聯合會，「Vestnik」，俄羅斯共和國諮議會，聯合會同盟，商人製造業者協會……

「……「蘇維埃」政權不是民主主義的政權，而是獨裁——並且不是無產階級獨裁，而是違犯無產階級利益的獨裁。一切感到或是知道怎樣去把握革命熱情的人們，現在必須聯合起來保衛革命……」

「今天底問題不僅僅是對於那些有害的不負責任的煽動家，而且是和那「反革命」戰鬥。如果那些傳說是真的，某某地方將領想在事變裏獲得利益，懷着其他的目的進軍彼得格勒，那只是一個更有力的憑證，說明我們必須打定一個民主政府底鞏固的基礎。否則的話，「右派」的紛擾將接着「左派」的紛擾而來……」

「當人民購買着 Golos Soldats 報，販子叫賣 Rabochaya Gazeta 在街上被逮捕的時候，彼得格勒底駐防軍不能仍然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

「討論決定底時候已經過了……讓那些對於「革命」不再有信心的人退休吧！……建



立一個聯合的政權，我們必須重新恢復「革命」底聲威……

「讓我們宣誓：或者是「革命」被挽救——或者是我們滅亡！」

會場裏激昂起來，尖聲大叫，閃閃的白光。在這裏面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個普洛列塔利亞。

接着說話的是維因斯坦：

「我們必須保持鎮靜，不要行動，直等公眾的意志堅定地集合起來擁護救國會——在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從「防禦」轉到「攻擊」。」

代表宣佈，他的團體正建議成立一個新政府，而它的代表們此刻正和斯慕爾尼方面商量這件事。……接着引起熱烈的討論；布爾什維克會允納這個新政府嗎？馬爾托夫說他們會允納；他說，歸根到底，他們是代表一個重要的政治黨派。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非常紛歧，右翼布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及大眾社會黨，合作社和資產階級份子都堅決反對。

「他們已經背叛了俄羅斯，有一個人說道，他們發動了內戰並且讓開了前線讓德國人進來。那些布爾什維克必須被毫無憐憫地粉碎掉。」

斯科比尼也決定張把布爾什維克和卡秋特卡統統排出去。

我們和一個年青的社會革命黨員談起話來，那天晚上當薩雷特利和一班「妥協論者」們

力主張俄羅斯民主政黨進行聯合的時候，他曾經退出那個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民主政黨大會。

「你在這邊嗎？」我問他。

他眼睛裏閃着火光。「是的」，他高聲說道，「我在星期三晚上和我的黨離開那大會。我沒有冒我二十多年來的生命之險此刻去屈服于那些「下等暴民」底專政。他們的手段是不可容忍的。但是他們沒有估計估計農民底力量……當那些農民開始行動的時候，解決他們只是幾分鐘的問題。」

「不過，那些農民——他們會有行動嗎？那土地法令沒有解決掉農民問題嗎？他們還要求些什麼？」

「嗨，土地法令！」他狂暴地說道，「對了，你曉得那個土地法令是什麼東西嗎，它是我們的法令——它是社會革命黨的政綱，一點也沒有改動！我們的黨根據那最精細的農民自己底希望底報告書，建立了那個政綱。它是一個竊取得來的東西……」

「不過，如果它是你們自己的政綱，為什麼你們反對呢？如果它是農民底希望，為什麼農民要抗拒它呢？」

「你了解！你不看見那些農民立即就要實現的東西全是一個欺騙——那些篡竊者盜取了社會革命黨的政綱嗎？」

我問他卡萊丁正在向北方進軍是不是確實。

他點頭承認，而且用一種非常滿足的神情搓着手。「是的。現在你看那些布爾什維克做出了什麼。他們激起那些反革命派來攻擊我們。「革命」是失敗了。「革命」是失敗了。」

「但是，你們保衛「革命」嗎？」

「當然我們要保衛「革命」——直到流盡我們最後的一滴血。但是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們都不和布爾什維克合作……」

「但是，如果卡萊丁進到彼得格勒，而布爾什維克保衛這城市。難道你們也不願他們合作嗎？」

「當然不啦！我們也將保衛這城市，但是我們決不支持布爾什維克。卡萊丁是「革命」之敵，布爾什維克同樣是「革命」之敵。」

「在這兩者之間你們取那一個——卡萊丁呢還是布爾什維克呢？」

「這不是一個討論的問題！」他不耐煩地說出來。「我告訴你，革命是失敗了。那應該責備的就是布爾什維克，但是注意聽——爲什麼我們要討論這樣的事呢？克倫斯基來了，明天以後我們就要轉取攻勢。……斯慕爾尼方面已經派代表邀請我們組織一個新政府。不過我們此刻把他們當做囊中之物——他們是絕對地衰弱無能了……我們不合作……」

外面發出一個槍聲，我們跑到窗子那裏去。一個赤衛軍，被羣衆底辱罵弄得惱怒，從于

向他傾軋，打傷一個少女的臂膀。我們看見她被抬進一架馬車，被興奮的羣衆圍攔着。他到喧鬧的聲音傳到我們這邊來。當我們注視的時候，突然有一架鐵甲車在米克薩羅烏斯基角上出現，它的槍口遠遠那邊地轉動着。那些烏合之衆馬上逃跑，就像彼得格勒羣衆慣常所做的一樣，伏下來，躺在街上不動。躲在陰溝裏，擠在電線桿旁邊。那鐵甲車笨重地駛到市國會戲台階上，有一個人把頭伸到砲塔外面，要求把Soldaten Golos放下來，那些童子軍咀咒着，一溜煙地跑到屋子裏面去，過了一刻功夫，那鐵甲車來往不定地轉動了一會，就向乃烏斯基開走。整千整百的男女老幼這時才爬起來，並且拂拭他們的衣裳……

在市國會裏面，人們驚慌失措地奔跑着，挾着一卷卷的Soldaten Golos，正在找地方把它們藏起來……

一個新聞記者跑進屋子，手裏搖着一張紙頭。

「這是從克拉斯諾夫那邊拿來的宣言！」他喊道。每個人都攔到他周圍。「把它付印，把它趕快付印，送到軍營裏去！」

最高司令底命令，我被任爲集中在彼得格勒的軍隊底司令官。

公民們！兵士們！勇敢的頓河區域，古班，庫斯巴卡爾，阿讓爾，葉尼却底哥薩克們！我對諸所有你們這些仍舊忠於你們誓言的人；對於你們這些曾經宣誓去保衛你們

薩克神聖不可動搖的誓言的人——我要求你們把彼得格勒從無政府狀態，從飢荒，從專政裏救出來，並且把俄羅斯從那不可洗雪的恥辱裏救出來。少數無知的人們，被德皇威廉底金錢所收買，正在顛覆着俄羅斯。

臨時政府，當那二月革命底偉大日子你們曾對它宣誓效忠，並沒有被推翻，只是被暴力從它那開會的廣廳裏驅逐出來罷了。但是，臨時政府轟了那些前線上忠于職守的軍隊底幫助，靠了哥薩克協議會底幫助，那哥薩克協議會把一切的哥薩克都統一在它的號令之下，而且它的隊伍裏面保有強固的紀律，將要按照俄羅斯人民底意志去行動，已經宣誓要像他們祖先在一六一二底「因熱時代」——當時頓河區域底哥薩克拯救被瑞典人，波蘭人，立陶宛人所威脅的莫斯科——效忠祖國一樣，去效忠祖國。你們的政府還是存在的……

現役軍人對於那些罪犯懷着憎惡和輕蔑。他們那些野蠻主義和劫掠底行動，他們的罪惡，他們販弄德國人的知識用德國人的眼光來觀察俄羅斯——俄羅斯是困憊了，但還沒有沉淪——，已經自絕于全體人民。

公民們，兵士們，勇敢的彼得格勒駐防軍底哥薩克們：派你們的代表到我這邊來，這樣我可以曉得誰是國家底叛徒誰不是國家底叛徒，這樣就可以避免無辜的流血。

幾乎在同時，這一堆人那一堆人傳說着會師已經被赤衛軍包圍。一個軍官踏着大步走過來，膀子上帶着紅色的臂章，問市長在那裏。過了幾分鐘他離開，而那老態龍鍾的斯克魯德從辦公室裏走出來，臉上嚇得白了一陣又紅一陣。

「召集國會特別會議！」他喊道。「立即！」

在那廣廳裏進行着的事務是停止了。「所有國會底會員來開特別會議！」

「什麼事呀？」

「我不知道——來逮捕我們——來解放國會——在門口逮捕會員——」那些興奮的語句這樣流傳着。

在尼古拉大廈裏面忙碌不堪。市長宣佈把軍隊駐在所有的門口，禁止通過一切的進路和出口，而一個特派員已經用逮捕和解散國會來威脅。會員裏面發出洪水一樣的憤慨的演說，甚至在旁聽席裏面，也有人呼應。那自由地選出的市政府不能被任何權力來解散；市長個人以及一切會員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些暴君，那些挑釁者，那些德國人的奸細，永遠都不會得到承認；至於那些解散我們的恐嚇，讓他們試試看——只有踏過我們的死尸他們才可以佔據這個議會，在這裏，我們要像古羅馬元老院的元老（Roman Senators Of Old）一樣，擺着高貴的尊嚴等那些高盧人底來臨……

議決，用電報通告全俄羅斯底國會和生斯特伏斯。議決，市長或國會主席無論怎樣不能

和革命軍事委員會所謂人民委員評議會底代表發生任何關係。議決，另外發一個宣言要索彼得格勒市民起來保衛他們的市政府。議決，繼續開會……

同時，有一個會員帶來消息，說他曾撥打電話到斯慕爾尼去。革命軍事委員會說並沒有下令包圍國會，軍隊將要撤退。……

當我們走下樓的時候，里阿柴諾夫急急忙忙的從大門口走進來，非常慌亂。

「你是去解散市國會嗎？」我問。

「我的上帝，不是的！」他答道，「這一切都是誤會，我今天早上告訴市長，這國會可以讓它單獨……」

乃烏斯基外邊，在那深沉的灰暗的暮色裏面，一列長長的雙行的摩托軍隊正走上來，槍在他們肩上轉動着。他們停止，那些羣衆擠上來而且嘈嘈囂囂地向他們發問。

「你們是什麼人？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一個胖胖的老年人發問，兜裏掏了一支雪茄。

「第十二軍，從前線上來。我們是來擁護「蘇維埃」反抗那些混賬的資產階級！」

「呀！」有一陣狂怒的叫喊。布爾什維克的憲兵團！布爾什維克的哥薩克！」

一個矮小的穿着皮外衣的軍官從台階上跑下來。「駐防軍改變度了！在我耳朵旁邊說。這布爾什維克滅亡底開始。你想看看這個潮流底逆轉嗎？向前走！」他滿臉氣喘地跑上來。

克海羅烏斯基去，我們跟隨着。

「這是什麼軍團？」

「這是Brunovici。……」此地真是有了嚴重的紛擾。Brunovici是鐵甲車部隊，是掌握時局的關鍵；誰控制了Brunovici誰便控制了這個城市。「那些救國會和市國會底特派員已經爭取着他們。這裏在開會決定。……」

「決定什麼？他們替那一邊作戰？」

「呵，不是。不會那樣做。他們將永遠不打布爾什維克。他們將投票維持中立——當那個時候，那些Kubaks和哥薩克便可以——」

那偉大的米克海羅烏斯基騎兵學校底門黑洞洞地張開着，兩個哨兵想叫我們停止，但是我們很快就溜進去了，裝作不理他們那些憤激的話。裏面，只有一盞孤光燈高高地靠近那大廳底屋頂，幽暗地發着光。那大廳底莊偉的支柱和幾排窗子，都隱沒在黑暗裏。周圍黑漆漆地蹲着巨大的鐵甲車底影子。有個鐵甲車單獨在場子底中央，在燈光下面，圍着它聚集了差不多兩千灰褐色的兵士，在那巨大的建築物裏面。幾乎顯不出來。大約有十二個人，軍官，兵士委員會底主席和演說者，都站在那車子底頂面，而在那中間的砲塔上，一個兵士正在演說。那就是克罕湯諾夫，夏天裏曾經做過全俄Congress大會底主席。一個柔弱的，漂亮的身材，穿着帶中尉肩章的皮外衣，他站着滔滔不絕地在訴說，主張中立。



「那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說。「俄羅斯人殘殺他們俄羅斯的兄弟。那些肩膀並着肩膀地去反抗沙皇，去在有歷史意義的戰爭裏戰勝外敵的兵士們，自己之間一定不能發生內戰！兵士們，我們有什麼理由，去參加那些政黨底鬥爭？我不願意告訴你們臨時政府是一個民主的政府；我們不需要和資產階級聯合——不需要，但是我們必須有一個聯合的民主主義底政府，否則俄羅斯就與失敗！對於這樣的一個政府，不需要內戰，不要需弟兄們自相殘殺！」

這話聽起來很有理——大廳裏迴盪着拍手和叫好的聲音。

一個兵士爬上來，臉色蒼白而且衰弱，「同志們！」他喊道，「我是來自羅馬尼亞前線，緊急地向你們大家報告：一定要和平！馬上就和平！誰能夠把和平給予我們，不管它是布爾什維克或是這個新政府，我們都將追隨他們，和平！我們在前線上不能再打仗了。我們既不能和日耳曼人打，也不能和俄羅斯人打——」說了這些話他跳下來，一種混亂的痛苦的聲音從所有那些洶湧的羣衆裏面發出，當第二個人發言的時候，這聲音就迸爲憤怒的吼叫了。那是一個雷什維克 Oshornik，想說戰爭必須繼續下去，直到協約國獲得勝利。

「你說話正像克倫斯基呢！」一個粗暴的聲音喊道。

一個國會的代議，在鼓吹中立。他們注意聽他，焦急地喃喃私語着，覺得他不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我從來沒有看見人們這樣堅定地要去了解真理，這樣堅定地要去解決事件。他們

始終沒有移動，站在那裏用一種可怕的注意凝視着那位演說者，他們眉宇之間散籠着思想底力量，他們額頭上站着汗珠；這些人類之中的偉大的巨像，具有孩子一般明亮無疵的眼睛，和史詩上戰士底面孔……

這時一個布爾什維克正在演講，狂烈地，充滿着熱力，他是他們自己人中的一個。他們喜歡他並不甚過別人。那還不是他們的語氣。當時他們超越出那些一般流行的普通思潮，想到俄羅斯，想到「社會主義」，想到世界，好像「革命」底存亡全體靠他們去決定。……

一個演說者接着一個演說者，在緊張的沉默裏爭辯着，發出贊成或是忿怒底吼聲：我們應當出去嗎？克罕鳩諾夫又走上來講，羣衆被說服了，而且對他表同情。可是，不管他說了多少關於和平的話，他不是一個軍官，一個 *Opornik* 嗎？接着是一個從瓦西里奧斯托羅夫來的工人演講，然而他們用這樣的話向他問道，「工人，你給予我們和平嗎？」靠近我們有些人，其中有許多是軍官，形成一個「啦啦隊」之類的集團替主張中立底言詞喝采。他們高呼，「克罕鳩諾夫！克罕鳩諾夫！」當布爾什維克起來講話的時候，他們就惡意地吹着口哨。

突然，那些站在軍頂上的軍官和委員，開始用一種很大的熱情，做很多手勢來討論什麼東西。聽衆吵着要知道那是一會什麼事，所有的那些大衆都浮動了，混亂了。有一個被軍官制止着的兵士，掙脫出他自己並且舉起他的手來。

「同志們！」他喊道，「克雷倫科同志在這裏要對我們說話」。喝采、口哨、呼喊聲都爆發出來。「Prost! Prost! Do—Jo!」向前去！向前去！打倒他！」在這聲音中間那人民軍事委員攀到車子邊上去，前前後後的手臂幫助他，上上下下地推着他。拉着他。升上去他站了一些時候，然後走到放射器上去，把手貼在臀部，微笑着向四周望了一遍。他是一個矮胖的身材，短腿子，禿頭，制服上沒有徽章。

那靠近我的「啦啦隊」還是發出一種可怕的叫喊，「克罕鳩諾夫！我們要克罕鳩諾夫！打倒他！把他鎮起來！打倒叛徒！」整個的場所都是混亂的，喧嘩的。之後羣衆開始移動，就像崩倒的雪山一樣向我們壓下來，那些巨大的粗黑眉毛的人們從羣衆裏面擠過去。

「誰在破壞我們的會議？」他們高叫着。「誰在這裏吹口哨？」那個「啦啦隊」無動地一哄而散，逃走了——它以後也沒有再聚攏起來。

「兵士同志們！」克雷倫科開始演講，他的聲音因為疲倦變得嘶啞。「我不能好好地對你們說話；我很抱歉；可是我已經四夜沒有一點睡眠了。」

「我不需要告訴你們說我是一個兵士。我不需要告訴你們說我是希望和平。我必須說的是：布爾什維克黨，受你們以及一切其他英勇同志底幫助，在工人和兵士的革命裏取得勝利。它永遠推翻了那些吸血的資產階級底政權，允許把「和平」給予一切的民族，而這個「和平」在今天已經做到了！」——沙維的喝采。

「人家要求你們維持中立了！當那些永遠不會中立的 Bukharin 和敢死隊，在街上射擊我們並把克倫斯基引到那一個人的對面時，要求你們維持中立。卡萊丁正從頓河流域進兵。克倫斯基正從前線退回來。科涅羅夫正聚集那些……他八月間施陰謀。所有那些此刻要求你們去制止內戰的科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除掉內戰他們怎樣能保持政權？那個內戰自從上一個七月裏就延續下來，而在內戰裏。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就像他們現在所做的一樣！」

「如果你們已經立定了你們的心志，我怎樣纔能動你們呢？問題是非常明白的。一方面，是克倫斯基，卡萊丁，科涅羅夫，科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卡狄特，國會，軍官，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的目的，是善良的。另一方面是工人，兵士，海軍，貧苦的農民。政府握在你們手裏。你們是主人。偉大的俄羅斯屬於你們。你們願意支持她嗎？」

當他發誓的當兒，他用一種十分熱烈的意志力量來支持他自己，而他說下去的時候，他那經過疲倦的聲音發出來的語句背後，潛藏着一種深沉的忠實的感情。最後他昏昏欲睡，差不多要倒下去；幾百隻手伸上去幫助他走下來，而在那大廳底黑暗的角落裏，發出攻擊他的聲浪。

克罕鳩諾夫還想再講話，可是他們喊道：「投票！投票！」最後，交付表決，他宣讀辦法……  
 Brunkovitch 從革命軍事委員會裏撤回他們的代表，並且宣佈在目前的內戰裏維持中立。

切贊成的人站到右邊去；反對的人，站到左邊去。有一個短時間的猶豫，遲滯的思考，接着羣衆開始越快越快地振動起來，一個個的碰肩擦背，走到左邊去，成千成百巨大的兵士結成一個堅固的羣衆在昏暗的燈光之下衝過那散體的地板。……靠近我們大約有五十個人，還是留着不動，頑強地贊成那個議決案，甚至當那高聳的屋頂在勝利的吼聲之下震盪的時候，他們轉過來很快地走出那屋子——而且，他們之中有些人離開「革命」了……

可以想像，這樣的鬥爭在城市，鄉區，整個的前線，全俄羅斯每一個軍營裏演着。可以想像，有無數個這樣不睡覺的克魯倫科，守候在部隊裏面，從這個地方跑到那個地方，呼號着，煽動着，懇求着。而且可以想像，在一切地方的每個勞動團體裏面，在工廠裏，農村裏，在那遠涉外洋的俄國海軍底戰艦上，都發生着同樣的事；可以想到，那些整千整萬的俄羅斯人凝視着演說者，遍佈在這廣大的國土上，工人，農民，兵士，海軍，這樣堅定地要去了解，去選擇，這樣專心致意地思索着——而在最後這樣一致無二地決定擁護那一方面。這樣就是俄羅斯的革命。……

到斯慕爾尼看，那新成立的人民委員評議會並不清閑。那第一個法令已經在印刷，他們就要整千整萬地流轉到本城的街市上，而且要整頓地裝在每一列火車裏運到南方和東方去：

代表俄羅斯共和國政府，這個政府是由有農民代表參加的全俄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大會選出，人民委員評議會下令：

(一) 立憲會議底選舉在決定的日期——十一月十二日——舉行。

(二) 一切選舉團體，地方自治機關，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以及前線上兵士的組織，必須採取一切的有效方法在決定的日期去保證自由合法的選舉。

代表俄羅斯共和國政府，

人民委員會評議會主席，

弗拉狄米爾·烏里雅諾夫——列甯。

在市政廳裏面，國會開得正熱鬧。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一個共和國諮議會底會員正在講話。他說，諮議會根本就不承認它自己是被解散，不過是在未得到一個新的會場以前不能繼續它的工作罷了。同時，它底長老委員會 (Committee of Elders) 已經決定整批 (en masse) 加入救國會……這個宣言，我可以附帶地注明，就是俄羅斯共和國諮議會在歷史上最後一次的行動……

接着是那些慣常的一串從部署·Vikshel·郵電聯合會裏派來的代表，成百次地重述着他們的決定，不替布爾什維克那篡竊者做工作。一個曾經駐在冬宮的 Menshevik，說了一個大大地

黨染過的他自己和他的同志底英雄主義底故事，以及赤衛軍之無恥的舉動——這一切都被人們真心地相信着。有個人高聲宣讀一個在社會革命黨報紙上的統計，它說冬宮的損失值五萬萬盧布，而且條分縷析地寫出劫掠品和被破壞的東西。

時時有傳信的人帶着消息從電話那邊帶過來。那四個社會主義者的閣員已經放出監獄。克魯倫科會經到彼得保爾去。告訴海軍元帥維爾德雷斯基，說海軍部的人已經逃光了，而且要求他，爲着俄羅斯底福利，在人民委員評議會底權力之下管理海軍；而那個老水兵就答應了。……克倫斯基正從加特支那向北挺進，布爾什維克的守軍在他面前望風披靡。斯慕爾尼已經發出另一個命令，擴大市國會管理食糧供給的權力。

這個最後的侮蔑，引起一陣狂怒的喧吼。他，列甯，那篡竊者，那暴君，他的特派員已經奪取了市政府的汽車房，踏進了市政府的貨倉，正在干涉物資委員會和食糧底分配——他胆敢來規定那自由、獨立、自治的市政府權力底界限嗎！有一個會員，搖着他的拳頭，說如果布爾什維克敢來干涉物資委員會，那麼就斷絕這城市底食糧。……另外一個人，特種物資委員會底代表，說食糧恐慌的情形非常嚴重，要求派專員出去催促糧車。

狄也多倫科像做戲一樣，宣稱那些駐防軍正在動搖，塞米奧諾夫斯基的軍團已經決定服從社會革命黨底命令；尼瓦河上魚雷艦底船員也不可靠。馬上指定了七個人去繼續做宣傳工作……

接着那老態龍鍾的市長走上講台：「同志們和公民們！我剛才知道那些彼得保爾的囚徒是處在危險裏。有十四個巴烏羅烏斯克學校底 *Kuznetz* 被布爾什維克的衛兵毆得一絲不掛，而且受了苦刑。其中的一個已經瘋狂了。他們正威脅着要把關員們處死呢！」這些話激起一陣憤怒和恐懼底風暴，這風暴變得更猛烈，當時有一個矮胖的穿着灰色衣服的小婦人在議席上發言，提高她那堅定的，清脆的聲音。她就是維拉·絲羅絲卡亞，一位老練的革命家，國會裏底布爾什維克會員。

「這是一句謊話而且是一句搗毀！」她說着，不被急流一般的叫罵所動。「那工人和農民底政府，它已經廢止死刑，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我要求，馬上把這個傳說去調查一下；如果有任何真實性在裏面，政府將採取有效的措施！」

一個包含各黨各派的委員會立即指定出來，和市長一齊，派到彼得保爾去調查。當我們跟他們出來的時候，國會又指定另外一個委員會去見克倫斯基，他想請他進入首都的時候避免流血。……

時候是半夜，我們通過那要塞門口底崗位摸索着找我們的路，沿着教堂旁邊，在那稀少底電燈底昏暗的微光之下前進。教堂裏面燦着沙皇們底墓，在那尖細的金色的寶塔和鐘聲下面，幾個月來，每天中午仍舊做着 *Lord's Prayer*，（註）這地方人是逃空了；大多數的窗子上連燈光都沒有，偶而我們在黑暗裏碰到一個身材粗大的人，他答起問題來照列是變



『Ya rie Znyu』。(俄語「我不知道」)。

(註)「上帝救救沙皇」。

左邊，隱隱約約地現出一列特羅比斯科意堡 (Trobick Station) 底黑暗的輪廓。在這活人的墳墓裏，曾經有無數自由底犧牲者在沙皇時代喪失了他們的生命或理性。接着是臨時政府把沙皇底官員們關在這裏，現在却是布爾什維克把臨時政府底官員們拘禁在這裏了。

一位和藹可親的海軍兵士把我們引進司令官底辦公室，那是在靠近遺骸廠的一間小屋裏。有六個赤衛軍、海員、兵士正圍坐在一個溫暖的充滿了煙味的房間裏面，有一架煮茶的水壺熱烈地發出蒸氣。他們用一種很大的誠懇歡迎我們，送上茶來。司令官不在裏面，他正護送着從市國會派來的「Sabotazhnik」(破壞者) 底調查委員會，那班人堅決地說所有的「Judges」都被殺戮了。這件事似乎他們非常好笑，在那房間底角落裏，坐着一個禿頭的可憐的矮小的人，穿着禮服和高貴的皮外衣，舐着他的鬍子，目不轉睛地向周圍注視，就像是被貓兒趕到牆角上的老鼠一樣。他是剛剛被逮捕的。有一個人說，毫不注意地向他瞥了一眼，說他曾經做過部長或是什麼其他之類的東西……那矮小的人似乎沒有聽到這些話。他顯然是害怕的，雖然看守這房間的人沒有對他表示任何惡意。

我走過去用法文和他說話。「托爾斯太伯爵」，他答道，勉強地鞠着躬。「我不了解我爲什麼要被逮捕，我正走過托羅意斯基橋回家去，當時就有這些——這些——人之中的兩個

人捉住我。我曾經做過臨時政府派到總司令部去的特派員，不過決不是政府方面的人。

「讓他走罷」，一個海軍兵士說，「他是沒有什麼害處的……」

「不」，那個帶這位囚徒來的兵士答道。「我們必須問問司令」。

「呵，司令官」，那海軍兵士譏笑着說，「你爲什麼來革命的？爲了去服從長官嗎？」

一個巴烏羅烏斯基軍團底 Prokashchik 告訴我們那暴動是怎樣發生的。「六號底晚上

Popk (軍團) 在總司令部看守。我和我的一些同志正在站崗，伊凡·巴烏羅維奇和另外一個人——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了——巧巧地躲在那窗簾後面，司令部正在房間裏舉行會議，而他們偷聽到許多許多事情。例如，他們聽到下令在夜間把加特支那的 Melenko 調到彼得格勒來，下令叫哥薩克準備在早上進兵……在黎明之前佔領城市底重要據點。接着就是什麼開放橋樑的玩意。不過正當他們開始討論包圍期慕爾尼的時候，伊凡，巴烏羅維奇不能再站在那邊了。那時來來往往的人非常多，於是他溜出來走到守衛室裏，離開其他的同志去找他所做的事。

「我已經猜疑有什麼事正在進行。一些裝滿了軍官的汽車不斷地開進來，而一切附員們都在這裏。伊凡·巴烏羅維奇把他所聽到的事告訴我。那時是早上兩點半鐘。軍國委員會底秘書在那地方，於是我們把事情告訴他，並且問他怎麼做。」

「一把來來往往的人一律逮捕！」他說。於是我們開始一直把他們送到斯慕爾尼去。但是革命軍事委員會沒有準備，他們不曉得怎樣處置才好。一會兒功夫得到命令，叫把所有的人都釋放，並且不要再逮捕任何其他的人。好了，我們控制了所有那些通到斯慕爾尼的路。我猜想，在他們最後發覺那是戰爭之前，我們說話說了一個鐘點。當我回到司令部的時候是五點鐘，那時他們大多數已經走了。不過我們遇到一些，而那些守軍已經全部出動了。」

「照從瓦西里。奧斯托羅夫來的赤衛軍，非常詳盡地描述在那偉大的舉事日子他那區域所發生的事。」在那邊我們不能得到任何機關槍，他大笑着說，「而我們又不能從斯慕爾尼得到什麼。柴爾金德同志，過去他是警備團（中來局）底一個團員，突然想起在C. P. 底會議室裏藏着一架從德國人那邊奪了來的機關槍。於是他和我以及另一個同志就走到那邊去。高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正在開會，好了，我們打開門一直朝他們走過去，那時他們圍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們有十二個或十五個人，我們三個人。當他們看見我們的時候，他們停止談話，而且嚴正地朝我們凝視。我們大大方方地走過那屋子，拆散那架機關槍；柴爾金德同志拿了一部分，我和另外一個人就把它扛在肩膀上走出來——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話！」

「曉得多宮是怎樣佔領的？」第三個人問着說，他是一位海員，「大約是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們發現在尼瓦河旁邊沒有任何更多的C. P.，於是我們一個個地，或是組成小小的

隊伍，走進門去，溜上那些繁雜的梯道。當我們走到梯頂上的時候，那些 Junkers 捉住我們，把我們的槍奪了去。我們的人還是繼續不斷地跟着上，逐漸逐漸，直到我們佔了多數。這時我們便轉過去奪下 Junkers 底槍。……」

正在這個時候，司令官走進來——他是一個看上去很愉快的沒有官僚氣的青年軍官，皮帶上掛着武器，缺乏睡眠，眼睛裏有深深的圈陷。他的目光第一個就落在那囚徒身上，徒囚馬上開始解釋。

「噢，是的」，他打斷他的話。「你是那星期三下午拒絕交出司令部的委員會中間底一個。但是，我們不需要你在這裏，公民。萬分抱歉——他打開門，揮着手叫托爾斯太伯爵離開。其他幾個人，尤其是那些赤衛軍，噁咕着反對，而那個海軍兵士却揚揚得意地說，「Vor！你看！我不是這樣說過嗎？」

這時有兩個兵士引起他的注意。他們是由要塞駐防軍委員會選出來抗爭的，他們說，當食物都不够支持一個人不挨餓的時候，那些囚徒還是和守軍吃着同樣的食物。「爲什麼要這樣優待那些反革命者呢？」

「同志們！我們是革命者，不是強盜」，那司令官答道。他轉過來對着我們。我們解釋，謠言正在流佈，說那些 Junkers 受着苦刑，說那些閹員底生命有危險。「我們可不可以去看看那些囚徒，這樣就能夠向世界證明——？」

「不能」，那青年軍官說道，很不耐煩地，「不再去驚動那些囚徒了。我剛才被追著去喚醒他們——他們以為我們是去屠殺他們呢，大多數的 Men 都已經釋放，其餘的明天就可以出去了」。他突然地轉過去。

「那麼，我們可以和國會的調查團說話嗎？」

那司令官，他正在替他自已倒了一杯茶，點頭承諾。他小心地說，「他們還在屋子外面呢」。

果然，他們是站在房間外面，在一隻油燈底微光之下，大家圍着那位市長正在興奮地談論着。

「市長先生」，我說，「我們是美國的通訊員。你願意站在官方的立場把你們調查的結果告訴我們嗎？」

他把他那高貴的尊嚴的臉轉向我們。

「那些報告是假的」，他悻悻地說。「除掉當那些閣員們被帶來的時候發生了一些意外，他們都被招待得很周到。至於那些 Yankers，沒有一個曾經受到最輕微的傷害。……」

在乃烏斯基，在那空漠的半夜以後的黑暗裏面，有無數結成方隊的兵士在靜寂中移動——去和克倫斯基搏鬥。在那些微明的後街上，沒有燈的汽車來去地疾駛而過，在豐唐卡六號農民蘇維埃底首腦部，在乃烏斯大廈底一間屋子裏，在 Izimieray Enok（工程師學校

），都有秘密活動；市議會燈塔輝煌。……

在斯慕爾尼學院的辦公室裏面，革命軍事委員會閃閃着暗淡的火花，激動着就像是一架負載過重的發電機……」

## 第七章 革命軍的前線

十一月十日，星期六……

公民們！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它決不允許有任何違犯革命紀律的行動……偷竊，搶掠，毆打以及殺害的企圖，都將受到嚴厲的懲罰……

追隨巴黎公社底榜樣，委員會將毫無憐憫地摧毀任何擾亂秩序底破壞者和騷動者！

……

安寧籠罩着全城。沒有一個檢舉，沒有一個劫案，甚至連一個醉後的毆鬥都沒有。夜間有武裝的巡邏隊走遍街市，在街角上有兵士和赤衛軍瞪着圓住小小的「祝火」，笑着唱着。白天那些大眾都擠在人行道上，注意傾聽那些無數的學生和兵士之間，商人和工人之間的激烈的爭辯。

市民們互相停在街上問道：

「哥薩克來了嗎？……」

「沒有……」

「最後消息怎樣？」

「我什麼事都不曉得，克倫斯基在什麼地方？」

「他們說離彼得格勒只有八個「威爾斯。」……布爾什維克已經逃上Averona戰艦是真的嗎？」

「他們這樣說呀……」

只有那些牆上貼的東西發出尖厲的叫聲，那些少數的報紙，聲明，宣言，法令……一個組大的郵差帶來那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底神經過敏的宣言！

……他們（布爾什維克）竟敢說他們是受農民代表蘇維埃擁護，而且他們竟敢用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名義說話……

讓俄羅斯底勞動階級知道吧，那是一個大謊！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代表全體的勞動農民，用極大的忿怒，申明在這樣一個罪惡的違反勞動階級意志的行動裏，有組織的農民概不參加……

這是社會革命黨兵士局發出來的東西：

那布爾什維克底陰謀是到了崩潰底前夜。駐防軍分裂了。……政府機關都在停止工



作，麵包逐漸稀少……除了少數布爾什維克以外，一切其他的政黨都已離開大會。布爾什維克是孤零零地在那邊……

我們要求一切善良的分子，把他們自己在國家與革命底拯救委員會底周圍團結起來，並且積極地準備他們自己，預備中央委員會第一次的召集……

在一張傳單裏面，共和國諮議會裏說着它那虛妄的話：

對於槍砲刺刀底武裝護步，共和國諮議會已經被迫解散，而且立即中斷它的會議。

……  
那些其竊者，嘴上說着『自由和社會主義』等等字眼，已經建立起一個專橫的非法底統治。他們逮捕了臨時政府底人員，封閉了報紙，奪取了印刷局……我們必須認爲這一個政權是人民和『革命』底仇敵；必須去和它戰鬥，並且推翻它……

共和國諮議會，在它沒有恢復工作以前，要求俄羅斯共和國的公民們把自己團結在地方國家與革命底拯救委員會之下。那委員會正在進行推翻布爾什維克的工作，並且建立一個能把國家引到立憲會議階段去的政府。

Dielo Narodov 上說……

革命是全體人民底尊嚴……不過我們在這裏所有的是什麼；什麼都沒有，除掉少數貧窮的被列寧和托羅茨基欺騙了的笨漢……他們的法令和宣言，僅僅是替歷史博物館增加新異的材料……

Narodnoye slovo (人民世界——大衆社會黨)

「是工人和農民底政府嗎？」那只是一個虛無的夢；無論是在俄羅斯或是在我們底同盟國裏面，沒有一個人會承認這個「政府」——甚至在我們的敵國裏……

資產階級的報紙已經暫時銷聲匿跡了……

真理報上有一個新「Tray-co-kah」首次大會底統計，這新「Tray-co-kah」就是現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議會。農業委員米留定說農民執行委員會已經召集一個全俄農民大會，日期是十二月十五號。

「但是我們不能等待」，他說。「我們必須得到農民底支持。我提議由我們召集農民大

會，而且立刻去做……」左翼社會革命黨贊成。迅速地擬好一篇給俄羅斯農民的宣言，舉出一個五人委員會去執行那計劃。

那分配土地的詳細計劃底問題，那工人管理實業的問題，都被延擱起來，等做這些事的專家們提出報告。

有三個法令被宣讀通過：第一、列甯底『普通出版規則』，下令把一切煽動抗拒並不服從新政府，煽動罪惡行爲，或是巧妙地歪曲事實的報紙完全禁止出版；緩繳房租法令；以及建立工人民軍的法令，還有其他的法令，其中之一是授權給市國會徵收空齋的房屋，另一個是指令把鐵道終點貨車上的東西卸下來，加速生活必需品底分配並且使那急需的車輛可以自由行駛……

兩個鐘頭以後，農民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向全俄羅斯發出下列的電報：

那叛逆的布爾什維克底機關，它稱爲『農民國民大會組織局』，正邀請所有的農民蘇維埃派代表來參加彼得格勒的大會……

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宣佈，現在和以前，它總認爲：在這個時候從各個地方把那些對於準備立憲會議之選舉的必需的力量調開，而那個立憲會議又是挽救勞工階級和國家的唯一方法，是危險的。我們堅決主張農民大會底日期，在十二月十三號。

在市國會裏面，一切都是興奮的，軍官們來來去去，市長在和救國會底領袖們開會。一位議員拿了一張克倫斯基底宣言跑進來，那宣言是以一架低飛在乃烏斯基的飛機上成千成百地扔下，聲言要對那些不屈伏的人施行可怖的報復，並且命令兵士們丟下武器即趨集合在馬爾斯廣場上。

我們聽到，說那位內閣總理已經佔領特沙爾斯科也。割羅，而且已經進到離彼得格勒五里的近郊。他將要在明天進城——只有幾個鐘頭了。和哥薩克衝突的蘇維埃軍隊，據說已經站到臨時政府那邊去。特契諾夫在什察地方進行折衝，正想組織「中立的」軍隊以武力制止內戰。

他們說，城市裏的守衛部隊在叛離着布什爾維克，斯基爾尼已經被放棄了。……一切政府機關都停止工作。國家銀行底職員們已經拒絕在斯基爾尼的特派員之下服務，拒絕付錢給他們。一切私立銀行都關門了。部署裏都停止工作。甚至現在有一個國會派出來的委員會走過了商店，收集一筆錢來支付那些停工人員底薪金。……

托羅茨基到外交部去，叫部員們把和平法令譯成外國文；有六百個工作人員當他的面簽署辭職……勞工部委員斯力阿勃尼科夫，下令叫他那部署裏的屬員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回到他們的位置上，否則他們將失去位置和年金的權利；結果只有幾個看門的人簽署。……

特殊食物供給委員會底支部，毒願無職都不服從布爾什維克。雖然政府允許給他們高額的工資和較好的待遇，電話局底技術人員都不願意和蘇維埃的總部接連線。

社會革命黨已經投票表決，把一切那些留在蘇維埃大會裏的人以及一切參加這暴動的黨員開除黨籍。……

從許多省分傳來消息。孟斐力夫已經宣佈反對布爾什維克。哥薩克已經在基輔無賴了蘇維埃，並且把所有的革命領袖一律逮捕。羅加底蘇維埃和守軍，三萬個精壯的部隊，決定對於臨時政府，並且要求全俄羅斯在它的周圍團結起來，卡萊丁驅散了頓河流域一切的一蘇維埃」和「聯合會」，他的武力正向北移動……

一位鐵路工人底代表說道：「昨天我們向全俄羅斯發出一個電報，要求政黨之間的戰爭立即停止，堅持成立一個社會主義的聯合政府。否則我們在明天晚上將號召一個大罷工。……明天早上將有一個各黨各派底會議來討論這問題，布爾什維克似乎渴求着一個妥協……」

「如果他們把這件事拖延呢！」那位城市工程師大笑說，他是一個醉醉的頭孔紅潤的人……

當們我們到斯莫爾尼——它並沒有被放棄，不過是空前地像蘇維埃黨派的工人和兵士走進去，到處都站着雙崗。——我們週着資產階級的和中庸社會主義者的報紙訪員。

「把我們釋出來了！」有一個從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派來的訪員說。「旁克·布羅也維契走到出版局叫我們離開！說我們是偵探！」他們全體馬上開始談起來：「中傷下侮辱！出版自由！」

在會客室裏有一張大桌子，堆着一疊一疊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傳單、宣言和命令。工人們和兵士們來往地躡着走過去，挾着它們去等候汽車。

有一張宣言上寫道：

給那些被壓迫的人們！

在那俄羅斯的人民大眾所生活過來的悲慘的時日，普什維克及其僱徒和那些左翼社會革命黨背叛了勞動階級，他們已經加入到科涅羅夫，克倫斯基，沙文可夫那方面去了……

他們是叛徒克倫斯基底打字機，傳聲筒，並且在城市裏造成一種恐懼，替叛徒們佈着種種虛無的勝利底最最可笑的謠言……

公民們！不要相信那些說謊的謠言。沒有一個力量可以打敗「人民的革命」……總還克倫斯基以及他的僱徒，不過是在等待那馬上就要到來的應受的懲罰罷了。……

我們正把他們「囚禁」起來。我們正把他們遺棄給全體工人、兵士、海軍、農民……

仇恨，他們企圖給這班人民大眾套上古代的鎖枷極格。他們永遠不能從他們身上洗去毒  
人民底仇恨和輕蔑底恥辱。

把羞惡和辱罵給予那些人民底叛徒！……

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遷移到一個較大的屋子裏去，樓頂上十七號房間。赤衛軍駐在門口，在裏面，那欄杆前面直狹的地方擁擠着許多穿得很闊綽的人，表面上非常恭敬，但是骨子裏滿懷着殺害的心——他們是些要求允許他們的汽車或是拿通行證去離開城市的資本家。在他們裏面有許多是外國人……薩托夫和彼得在那邊輪值。他們把其他的事務都擱下來向我們宣讀那最後的報告。

第一百七十九預備軍一致擁護，甫鉄羅夫五千個碼頭工人向新政府致敬，工會底中央委員會——熱烈擁護，普瓦爾的駐防軍和部隊舉出革命軍事委員會來合作。並且派出軍隊。革命軍事委員會控制了勃斯科夫和明斯克。特沙雷特金、頓河之上的羅文斯基、特契諾哥爾克、塞瓦斯托波爾底「蘇維埃」都送來賀詞……那芬蘭的部隊，第五軍和第十二軍底新委員會，宣誓效忠……

從莫斯科來的消息很難確定，革命軍事委員會底部隊佔領着城市底軍事要點：兩隊衛克  
克里姆林宮的兵士已經傾向到「蘇維埃」這邊，但是兵工廠是在狄阿不塞夫太佐及其Kobon

底手裏。革命軍事委員會對工人們要求武器，狄阿不塞夫曾經和他們談判，但是直到今天早晨，他突然送一個最後通牒給委員會，叫「蘇維埃」底部隊投降並把委員會解散，戰爭已經開始……

在彼得格勒，司令部立即服從了斯慕爾尼底特派員，那「Barricade」拒絕服從，被達班科和一隊克隆斯達海軍猛烈攻擊，一個新的「Barricade」已經建立起來，受波羅的海和黑海艦隊底擁護……

但是，在這一切令人舒暢的勝利的保證之下，空氣裏流盪着一種悲慘的預示，一種困難底感覺。克倫斯基底哥薩克很快就要到來，他們有砲隊。斯克里勃涅克，工廠商店委員會底秘書，他的面孔拖得長長的而且發黃，向我保證說他們裏面可以出一軍人，不過又鬼鬼地添着說：「哥薩克決不會讓我們活命的！」彼托羅烏斯基倦怠地笑道：「明天也許我們可以睡了一陣，一個長期的睡眠……」羅素烏斯基，他有一付消瘦的紅鬍子的臉，說道：「我們有什麼得勝的機會呢？都是孤立……」一羣烏合之衆抵抗有訓練的兵士呀！」

南方和西南方的「蘇維埃」在克倫斯基之前望風披靡，加特支那、巴烏羅克、特沙爾羅科也。塞羅底駐防軍都分裂了——有一半人投票維持中立，其餘的人們，沒有長官率領，在極大的混亂裏退回首都。

在大廳裏，他們貼着佈告：



克拉斯諾也。塞羅，十一月十號，上午八時。

傳給所有參謀部底司令官們、總司令、司令、各個地方以及一切，一切，一切。前任總理克倫斯基發了一個巧妙說謊的電報給各處地方的每一個人，說革命的彼得格勒底軍隊已經自動繳械並加入那前任政府軍。叛底政府軍底軍隊，並且說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命令兵士撤退。其實，自由人民底軍隊既沒有撤退也沒有投降。

我們的軍隊離開加特支那，爲的是要避免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誤會的哥薩克兄弟之間流血，爲的是要得一個更便於攻守的地位，這地位現在是這樣地堅固，如果克倫斯基及其軍事同盟甚至把他們的武力增強十倍，那也沒有什麼可以焦慮。我們軍隊底精神是最最優良的。

彼得格勒一切都很平靜。

彼得格勒及彼得格勒區保衛司令

謨拉維奧夫中將

當我們離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時候，安托諾夫走進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頭，看上去面無人色，活像一個死屍。

「把這個發出去」，他說。

給各區工人代表蘇維埃和工廠商店委員會

那些克倫斯基底科涅羅夫黨羽的同盟正急速地進攻首都。一切必要的命令都已經發出來，毫無憐憫地去擊碎那些反抗人民大眾及其勝利的反革命的企圖。

「革命」底軍隊和赤衛軍需要工人們立即援助。

我們命令保衛團「蘇維埃」和工廠商店委員會：

- (一) 盡量發動最大多數的工人，來挖掘戰壕，建築營壘，增設電線鉄絲網。
- (二) 不論是什麼地方，必須爲着這個目的在工廠裏停止工作，馬上要完成它。
- (三) 一切普通的可以利用的電線鉄絲，以及一切挖掘戰壕，建築營壘的工具材料，必須聚集起來。

(四) 必須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

(五) 注意最嚴格的紀律，每個人必須用一切方法去幫助「革命」底軍隊。

彼得格勒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主席

人民委員里昂，托羅茨基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 總司令波德伏易斯基

當我們出來走進那昏暗的陰鬱的白晝，所有籠罩在灰色迷霧裏的工廠汽笛正在嗚叫，那是一種粗厲的動人魂魄的聲音，充滿着凶惡的預兆，整千整萬的工人擁出來，裏面有男子有婦女；整千整萬蜂窩一樣的貧民住宅裏面，吐出無數的身世淒涼悲苦的羣衆。紅色的彼得格勒是危險了！哥薩克們來了！他們擠過那卑濕的街道朝着莫斯科烏斯基門——向南方和西南方走去，男子、婦女和小孩，帶着來福槍，鋤頭，鏟子，一搖搖的錢絲。他們的工作服上被着子彈帶……一個城市拋出這樣廣大的自動的羣衆，真是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們正如急浪濤流一樣的滾動着，一隊隊的兵士帶着槍砲，摩托卡，車輛——革命的普洛列塔利亞正用它的胸脯保衛着這工人農民共和國首都！

在斯慕爾尼門前有一架汽車。一個瘦弱的帶着很深的眼鏡的人瞪大着他那炎紅的眼睛，他的演說裏有一種痛苦的力量，倚住汽車的護泥板站着，雙手插在那卑微的大衣袋子裏。一個壯偉的生着鬍子的海軍兵士，有一付明亮的青年人底眼睛，不停地住來巡視，無意地玩弄着一支巨大的純鋼的連發手槍，這槍從沒有離過他的手。這兩個就是安托諾夫和達達科。

一些兵士想在跑道上扣留兩架軍用自行車。那草夫劇烈地反對；他說，這種漆油會損壞

。真的，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汽車是從資產階級那邊徵發得來；真的，自行車是給傳令兵使用。可是車夫底職業聲譽心是被干犯了。……於是那車子被放過去。……

陸軍和海軍底人民委員出發去觀察革命的前線——不管那是什麼地方，我們能够跟他們去嗎？一定不能。那架汽車僅僅容得下五個人，——兩個委員、兩個傳令兵、和那車夫。但是，一個我所認識的俄羅斯人，我叫他特露西式加，卻泰然自若地走進去坐下來，也沒有任何的怨言請他出來。……

我覺得沒有理由去懷疑特露西式加關於這次旅行的故事：當他們走下蘇伏洛夫斯基大街的時候，有一個人提到食物的問題。他們也許要出去三四天，當然應該好好地準備一點糧食。他們停下汽車，可是錢呢？陸軍底人民委員搜遍了他的袋子——他連一個「戈比克」都沒有。海軍底人民委員分文不名。那汽車夫，也是一樣。結果特露西式加出錢買了食糧。

正當他們轉到乃烏斯基的時候，一個車胎破裂了。

「我們怎麼辦呢？」安托諾夫問道。

「另外徵發一架機車！」達班科建議，揮動着他的運送手槍。安托諾夫站在街市底中央，對一架被一個兵士駕駛着走過去的汽車做手勢。

「我要用這車子，」安托諾夫說。

「你不能得到它。」那兵士答道。

「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安托諾夫拿出一個護照來，在那上面寫着他被任命為俄羅斯共和國一切軍隊底總司令，每個人都應當無條件地服從他。

「縱然你是閻王魔鬼，我也不在乎」，那裏士熱烈地說道。「這架車子屬於第一機關槍軍團，我們帶着軍火在這裏面，你不能得到它……」

可是，這個困難，由於一架被舊的租用汽車底出現而得到解決，那汽車上飄着意大利的旗子（在混亂時期，私人汽車都借用外國領事底名義，這樣可以避免被沒收。）在那汽車裏面趕出一個肥胖的穿着高貴皮外衣的公民，那一批人又繼續向前進。

到了那爾烏斯卡耶柴斯大瓦，離城大約有十哩，安托諾夫召見赤衛軍底司令官。他被領到市鎮底盡稍去，那邊有幾百個工人已經掘好了戰壕，正等待着哥薩克的進攻。

「同志，這邊什麼事都好吧？」安托諾夫問道。

「同志，什麼事都盡善盡美，」那司令官答道。「軍隊的精神非常昂揚：只有一件事——我們沒有軍火……」

「在斯慕爾尼有兩千萬根」，安托諾夫對他說。「我給你一個命令。」你摸摸他的口袋。「什麼人有張紙頭嗎？」

「達班科沒有——傳令兵也沒有。特露西式加必須把他的抄本遞上去……」

「見鬼！我沒有鉛筆！」安托諾夫喊道。「誰帶鉛筆的？」不必講，在那一羣人裏面只

有特露西式加有鉛筆。

我們這些被留在後面的人向特沙爾斯科也。塞羅車站出發。乃烏斯基，當我們走過的時候，赤衛軍正在前進，全部都有武器，一些人有利刀，一些人沒有。那早早的冬天底夜幕落下來以後。他們底先頭部隊踏在淒厲的泥濘裏面，不規則的四個人一排，沒有音樂，沒有軍鼓。一面紅旗上面粗劣地寫着金字：『和平！土地！』在他們上面飄盪，他們都非常年青。他們臉上底表情就像那些自己知道是去死的人一樣。……一半是恐懼，一半是高傲，兩邊人行道上的羣衆，在一種懷恨的沉默裏看着他們走過去……

在火車站上，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克倫斯基是在什麼地方，或是前線設在那裏。但是，火車不再前進了，就停在特沙爾斯科也。

我們的車子裏裝滿着商賈和回家去的鄉下人，載着一捆捆的文件和晚報。一切的談話都是關於布爾什維克的暴動。可是，在那外面，一個人決不會知道內戰已經使巨大的俄羅斯分裂爲二，而這班火車是開向交戰區的。透過窗子我們能夠看到，在那慢慢深沉下去的黑暗裏面，一羣一羣的兵士沿着泥濘的路走向城市去，隨隨便便地拖着他們的武器說着話。一輛貨車，上面聚集着螞蟻一般的兵士，點着大大的火炬，停在旁邊。一切的情形就是這樣。在那平面的遠景後面，城市底燈光使黑沉沉的夜色隱沒下去。一輛街車遠遠地沿着郊外的路蟻行着……

特沙爾斯科也，塞羅車站是靜寂的，只有一叢一叢的兵士這邊那邊地站着，低聲談話，絲毫不苟地注視那朝着加特支那方向的空漠的路軌。我們問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是站在那一邊。有一個人說：「是啦，我們不能十分正確地曉得這件事怎樣才對。……那是沒有疑問，克倫斯基是一個叛徒，但是我們認為俄羅斯人射殺俄羅斯人是不對的。」

在那車站司令官辦公室裏的，是一個粗大，愉快，坐着轎子的普通兵士，帶着一個軍團委員會底紅色臂章。我們從斯慕爾尼拿來的證件立刻引起他的尊敬。他顯然是爲「蘇維埃」而鬥爭的，但是有點迷惘。

「那些赤衛軍兩點鐘以前在這裏，不過他們又走了。一個特派員今天早上來，不過當哥薩克到的時候他回彼得格勒了。」

「那時候哥薩克在這裏嗎？」

他憂鬱地點頭承認，「曾經有一次戰鬥。哥薩克們今天一大早就攻進來。他們抓了我們二三百人，而且大約殺了二十五個。」

「哥薩克們此刻在什麼地方？」

「是啦，他們離開這裏不遠。我不知道他們真正在什麼地方。那一邊……」他揮着手，模模糊糊地指着西方。

我們在車站飯店裏吃晚餐——一餐上好的飯，比在彼得格勒所能得到的又便宜又可口。

近旁坐着一位剛剛從加持那步行回來的法國軍官。他說，那邊一切都平靜無事。克倫斯基控制那市鎮。「哈！那些俄國人」，他繼續說，「他們太幼稚了！這樣算一個什麼內戰！什麼事都好說，只是不好說是戰爭！」

我們款躍着走出來到街上去，正當車站門口，站着兩個執着上刺刀的來福槍的兵士。他們被大約有一百個商人、政府官員、學生包圍着，那些人用種種挑撥情感的語句和形容詞來攻擊他們。那兩個兵士感到不安和傷害，就像是受過不公平的責罰的孩子一樣。

一個高高的青年人，有一付目空一切的神情，穿着學生制服，正領導着羣衆攻擊那兩位兵士。

「我假設，你們知道不知道」，他旁若無人地說，「拿起武器來打你們的兄弟，你們把你們自己做了殺人犯和賣國賊底工具？」

「兄弟」，那兵士非常強硬地答道。「你不懂得。有兩個階級，普洛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你難道不看見嗎。我們是——」

「噢，我曉得那些蠢話！」那學生粗野地咆哮着。「一羣像你們一樣的無知農民，聽了一些人高喊着幾句口頭禪。你們不了解它們是什麼意思。你們回應他們，正像聽出學話一樣。」羣衆都大笑起來，「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生。而且我告訴你們：你們所鬥爭着這個主義不是社會主義。那正是明明白白於德國有利的搗亂！」



「噢，是的，我曉得，」那兵士答道，「那兵士回答道，汗液從他眉毛上滴下來。『你是一位受過教育的人，自然容易明白；而我不過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但是就我看起來——』」

「我假定」，那學生傲慢地打斷他的話，「你相信列甯是無產階級真正的朋友嗎？」

「是的，我相信」，那兵士回答，忍耐着痛苦。

「好了，我的朋友，你知道不知道列甯是經過德意志在一輛密封火車裏送回來的？你知道不知道列甯從日耳曼人那邊領取金錢？」

「好了，對於那回事我知道得不多，」那兵士屈強地回答，「不過就我看起來，他所說的東西就是我所要聽的東西，而且所有一切樸實的人們都和我一樣。現在有兩個階級——布爾喬亞和普洛列塔利亞——」

「你是一個傻瓜！呵，我的朋友，我爲了革命活動在斯點塞爾堡花費了兩年的光陰，當時你還在槍殺着革命者並且唱着『上帝救救沙皇』呢！我的名字叫瓦西利·喬治維契·般因，你曾經聽到關於我的事嗎？」

「非常抱歉，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那兵士謙虛的回答，「不過那個時候，我不是一個受教育的人。你也許是一位大英雄呢。」

「我是」，那學生說道，充滿了自信，「而且我是反對布維什維克的，他們正在摧毀着我們的俄羅斯，摧毀着我們的自由『革命』。現在你怎樣說明它呢？」

那兵士搔搔他的頭。「我根本就不能說明它」，他說，帶着他那思慮過程中的痛苦在笑。「就我看起來那是非常簡單的——不過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那似乎只有兩個階級，普洛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

「你又來背你那愚蠢的公式了！」那學生高喊着。

「——只有兩個階級」，那兵士喋喋不休地說下去。「而且無論什麼人，不站在這一邊就站在那一邊……」

我們逛到街市上去，那地方電燈很稀少而且距離很遠，人們很少經過那地方。一種緊張的沉默籠罩着這場所——像一個天堂地獄之間的「淨土」(Purgatory)，像一個政治上的「中立地帶」(No Man's Land)，只有理髮店裏燈碧輝煌而且擁擠，公共浴室門口人們站成一條線；因為這是星期天底晚上，這時整個俄羅斯的人都沐浴，並且在身上加點香料。我毫不疑惑，在那些舉行這種儀式的場所裏面，一定有「蘇維埃」的軍隊和哥薩克們混在一起。

我們越走近帝國花園，街上越是空寂無人。一個驚慌不定的牧師指出「蘇維埃」總督所在的地方，我們趕快走了去。它是設在一個大公爵私邸底邊廂裏，正對着花園。窗子是黑的，門上着鎖，一個兵士，把手插在襯袋裏在那邊遊蕩，用一種憂鬱的懷疑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們。「蘇維埃在兩天之前就搬走了。」他說。「搬到什麼地方？」他聳了聳肩。「No. Number，我不知道。」

沿着那條路再進一點，是一幢大建築物，明亮地閃耀着燈光。從裏面發出一種喃喃之聲。當我們正站下來的時候，一個兵士和一個海員從街那邊走過來，手攪着手，我把我從斯葛爾尼領來的通行證給他們看，「你們是擁護蘇維埃的嗎？」我問。他們不回答，但是互相驚慌的面面對視了一下。

「那邊在做什麼事？」那海員問，指着那個建築物。

「我不曉得。」

那兵士畏畏縮縮地伸出他的手，蹣跚拍一聲打開那個門，裏面是一個大廳，掛着帷幕，當綠的樹木，一排排的椅子，一個正在修建的舞臺。

一位潑辣的手裏拿着錘子劈劈啣着釘子的婦人走出來。她問道：「你們要什麼？」

「今天晚上這裏演戲嗎？」那海員激動地說。

「這裏要到禮拜日晚上才演私人戲」，她狠狠回答。「走出去。」

我們想與那兵士和那海員談話，但是他們似乎很害怕而且不愉快，走到黑暗的地方去。我們漫步走向帝宮，沿着那些廣闊的黑暗的花園底邊緣，它們那奇形奇狀的亭台樓閣和裝飾彫鏤的橋樑，模模糊糊地隱現在黑夜裏；柔軟的水從噴泉裏灑出來。在一個地方，那邊有一個滑稽的鏗鏘洪亮的聲音從那人造的窟窿裏透出來，我們陡然留心觀察，目光正觸着那六個巨大的武裝兵士底不愉快的，憤發的視線，他們從一個草坪上向下看。我向他們攀上去

，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衛兵，」有一個人答道。他們看起來都非常瘦弱，好像毫無疑問，他們有許多星期許多星期都是整天整夜說着爭辯着的。

「你們是克倫斯基底軍隊，還是蘇維埃底軍隊？」

經過片刻的沉默，他們互相不自然地對視着。之後，他說「我們是中立的」。我們繼續向前走，穿過那巨大的愛卡提蕾娜宮底拱道，進到宮殿底圍牆裏面去，問總都在什麼地方。一個站在那宮殿底白色彫鏤的邊廂門口的哨兵，說司令官在那裏面。

在一間雅緻的，潔白的，喬治亞式的房間裏，被兩邊的火爐分成不等的部分，一羣軍官站在那邊熱烈地談論着。他們都是面色灰白而且心神擾亂，顯然沒有睡覺。對着一個有白鬍子的蒼老的人，他的制服上鑲着裝飾，顯出一個陸軍團長，我們把我們的布爾什維克證書給他看。

他似乎非常驚訝。「怎麼你們跑到這裏沒有被殺掉？」他斯斯文文地問。「此刻在街上很危險，政治情緒在特沙爾斯科也。塞羅激漲得非常高。今天早晨有一次戰鬥，明天早晨又要有戰鬥。克倫斯基在八點鐘進這個鎮市。」

「哥薩克們在什麼地方？」

「在那邊，大約有一哩路遠。」他揮動他的手。

「你們將抵抗他們來保護城市嗎？」

「呵，不不。」他微笑着說。「我們是替克倫斯基守着城市。」我們的心冷下去了，因為我們的通行證上說我們是最革命的，那團長潤了潤他們鬍子，繼續說道：「關於你們這些通行證，如果你們被捕你們的生命就有危險。所以，假使你們要去看戰爭，我可以給你們一個命令到軍官飯店裏住房間，假使你們早晨七點鐘回到這邊來，我可以把新的通行證給你們。」

「遺憾，你們是擁護克倫斯基了？」我們說。

「是啦，也不是真正地擁護克倫斯基。」那團長猶豫了一下。「你們看，陸防軍裏面大多數的兵士都是布爾什維克，可是今天，在戰鬥之後，他們都帶着炮隊回到彼得格勒底方向去。你們可以說兵士裏面沒有一個人是擁護克倫斯基；但是他們裏面有些人正是根本就不想打仗。軍官們幾乎都參加到克倫斯基底隊伍裏去，或者是簡捷了當地逃亡。我們是——噫！噫！——處在最困難的環境裏，如像你們所看到的一樣……」

我們不相信會有什麼戰爭……那團長殷勤地派他的傳令兵護送我們到車火車站。那傳令兵是從南方來的，父母是比薩拉比亞地方的法國移民。「噫！」他反復着說，「我所感到的不是危險或困苦，只是這樣長久，三年，離開了我的媽媽……」

當我們穿過那淒冷的黑暗向彼得格勒進發的時候，從火車站的窗子裏望着外面，我瞥見一

一羣的兵士在火光之下做着手勢，一簇一簇的鐵甲車並排着停在十字路口，駕駛人員打開炮塔，互相喊着……

整個這惱人的夜裏，一隊隊失掉領導的兵士和赤衛軍在凄寒的塵霧上面流盪，互相衝突而且混亂，而那些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特派員，從這一羣人裏面忙到那一羣人裏面，進行組織一個自衛的戰爭……

街市後面，興奮的羣衆怒潮一樣地掀動着在乃烏斯基擁上擁下。空氣裏飄散佈着什麼東西。從瓦薩車站裏邊可以聽到遠處的砲聲。在 Munkö 學校裏有激烈的擾動。市國會的會員們從這個兵營走到那個兵營，宣傳着鼓吹着，描繪布爾什維克暴虐行為底種種可怕的故事——在多宮裏屠殺 *Werner*，強姦婦女兵，在市國會前面槍斃那個少女，刺殺杜曼諾夫親王……救國會在市國會大廈的亞力山大廳裏舉行特別會議：委員們走來走去，奔跑着……所有那些從斯慕爾尼被驅逐出來的記者都在這裏，精神非常亢奮。他們不相信他們關於特沙斯科的情況底報告。爲什麼呢，因爲每個人都知道特沙斯科也是在克倫斯基手裏，而哥薩克們此刻是在蒲爾科伏，他們選出一個委員會明天早晨到車站上去瞻覓克倫斯基……

有二個人非常詭秘地向我密告，說革命黨在半夜的時候開始發動，他把兩張宣言給我看

看，一張是由羅斯和包爾科烏涅科夫簽名，命令學校裏的學生們，以及聖喬治底武士動員起來步步爲戰，並且等候救國會底命令，另外一張是救國會本身發的，內容如下：

給彼得格勒底住民們！

革命的彼得格勒底同志們，工人們，兵士們和公民們！

那些布爾什維克，正當在前線上呼籲和平的時候，却在後方煽動着內戰。

不要聽他們那些挑撥離間的話！

不要挖戰壕！

摧毀那些叛徒的營寨！

放下你們的武器！

兵士們，回到你們的軍營裏去！

戰爭在彼得格勒開始——那就是「革命」底死亡！

爲着自由、土地、和平，你們在國家與革命底拯救委員會周圍圍集起來！

——當我們離開市議會的時候，有一隊赤衛軍，面容嚴肅而且奮勵無前，從那黑暗的空寂處

人的街上走過來，帶着十二個囚徒——哥薩克協議會地方支部底分子，在他們這部裏搜到毒藥的反革命的陰謀。……

一個兵士，有一個提着漿糊桶的孩子跟着，正在張貼巨大的顯目的佈告：

鑒於目前底需要，宣佈彼得格勒城及其近郊是在戰時封鎖狀態，一切街頭，和普通露天

N. 波德伏易斯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當我們若回家，空氣裏充滿着混亂的聲音——汽車的喇叭聲，叫聲，遠遠的槍聲。那城市煩燥地激動起來，蘇醒了。

在早晨黎明時候，一隊 Yungel 假裝做索米奧諾夫斯基軍團底兵士，恰恰在換防守衛的時間之前在電話局出現。他們有布爾什維克的口令，站在那裏守衛，沒有引起什麼懷疑，幾分鐘之後，安托諾夫出來做巡迴觀察。他們把他抓起來鎖在一間小屋裏。當救兵趕到的時候遇到一陣來福槍，有一些人被殺。

「反革命」已經開始發動……



## 第八章 反革命

第二天的早晨，星期日，十一號，哥薩克們進到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克倫斯基本人騎着一匹白馬，所有教堂的鐘都連續地響着。從那市鎮外邊一個小小的山峯上，可以看見那些金色的尖塔和紅紅綠綠的圓頂，那拖延得長長的首都底灰色的巨影，沿着那暗淡的平原展佈出去，而在那下面，是青藍色的芬蘭灣。

那邊本來沒有戰爭。但是克倫斯基鑄了一個致命的大錯。在早晨七點鐘，他送話給第二特沙爾斯科也。塞羅步兵隊叫他們繳械。那些兵士答覆，說他們將維持中立，但不解除武裝。克倫斯基要他們在十分鐘之內聽命。這却激怒了那些兵士；因為他們八個月以來都是由委員會管理着自己，這却突然打破那舊的制度……幾分鐘之後哥薩克砲隊向那些軍營開火，打死八個人。從那個時候起，特沙爾斯科也就不再有一中立的兵士了……

彼得格勒被一陣陣的槍聲和兵士們前進時雷一樣的脚步聲驚醒。在那高高的昏暗的天空之下，淒冷的風帶着雪意。當黎明的時候，軍事飯店和電報局都被大隊的 *Чехов* 佔領了去，經過流血的鬥爭才奪回來，電話局被海軍兵士們包圍，他們伏在莫爾斯卡維中史的圓桶、箱子、鐵片等障礙物的後面，或是把他們自己隱蔽在哥羅克和瓦雅和聖伊沙克廣場底角落裏，射擊任何活動的東西。偶而有一輛汽車經過，飄着「紅十字」旗，海軍兵士們讓它駛過去。

我的同伴阿爾伯特·雷斯·威廉在電話局，他親自跟那「紅十字」的汽車走出去，那汽車表面上是裝滿着受傷的人，在城市裏轉了幾轉以後，那汽車從迂迴曲折的路駛向米克海羅夫斯基 Yuzkova 學校——反革命底首腦部，一個法國軍官站在院子裏，似乎是司令官……就是用最種方法，運送軍火和供給品到電話局去，有幾十架這樣假裝的傷兵救護車，替那些 Yuzkova 做軍火車和搬運車。

有五、六架原來屬於那解散了的英國鐵甲車隊的鐵甲車，是在他們手裏，當路意絲·伯雷昂沿着聖伊沙克廣場走的時候，有一架鐵甲車從海軍部那邊滾過來，朝電話的路上駛去，在哥戈里亞底街角上，正對着她的右邊，那鐵甲車陷在泥裏，一些埋伏在木頭柱子下面的海軍兵士就開始射擊，那鐵甲車炮塔上的機關槍轉過來，漫無目標地向那木頭柱子和羣衆噴出暴雨一般的子彈。在那伯雷昂女士所站的拱道裏面，有七個人被射死，其中有兩個小孩。突然一聲高喊，那些海軍兵士跳起來衝到火光裏去，逼近地圍住那個怪物，他們把他們的刺刀伸進那鐵甲車的圓洞裏去，一次又一次，呼聲着……那司機人假裝做受傷，他們放了他！他跑到市國會去誇大地報告布爾什維克種種凶殘不仁底故事……在死者中間有一個英國軍官。……

之後，報紙上說有另外一個法國軍官。在一架 Yuzkova 的鐵甲車裏被捉住而且被送到獄

得保釋。法國公使立即否認這件事，但是三個市諸議員告訴我，說他自己曾竭力使那軍官從監獄裏得到釋放。……

不管協約國外交團底官方態度怎樣，這幾天法國和英國的軍官都個別活動，甚至竟在數國委員會底執行會議裏獻策略。

整整的一天，在城市底各個角落裏却有 *snipers* 和赤衛軍之間的接觸戰，跌甲車和跌甲車的搏鬥。……遠遠近近，都可以聽到排槍，單獨射擊，和那尖銳的機關槍連續放射的聲音，商店底跌窗子已經關上了，但是商業仍舊在進行。甚至電影院裏，把外面一切的燈熄滅掉，在裏面演給擁擠的羣衆看。街車駛行着。電話室都在工作。當你那接到「中央」的傳聲，在傳音筒裏可以明明白白地聽見槍聲。……斯慕爾尼的電線是截斷了，但是市國會和救國會與所有以活字印的學校以及與在特沙爾斯科也的克倫斯基還照常通話。

在早晨七點鐘，弗拉狄米爾的 *Munkers* 學校被一隊兵士，海軍兵士和赤衛軍光顧，他們給以下面三十分鐘繳械。那最後通牒被拒絕了。一點鐘之後，那些 *Munkers* 預備衝鋒的槍被格審比談加耶和波爾被大街角落生猛烈的排槍趕回來，蘇維埃的軍隊包圍那房屋而且開火，兩架跌甲車來來往往地巡邏，用機關槍向它掃射。那些 *Munkers* 打響話筒求救。哥薩克說他們不敢來，因為一大隊海軍帶着兩尊榴彈砲他們的營房。巴烏羅長斯克學校被圍，大多數米克海羅夫的 *Munkers* 都在街上戰鬥着。……

在十一點半鐘的時候，有三隻野獸跑到達。另外送出叫他們投降的要求，却遭拒絕。底槍聲，蘇維埃的代表有兩個人在白旗之下被打死，此刻開始作真正的轟炸。在學校底牆上打開發火的洞。那些 Mensheviks 拚死地自衛，高喊着的赤衛軍像瀾流一樣，猛力攻打，鋼鐵在那逐漸熄滅的炮火下面……克倫斯基從特沙爾斯科也打電話，拒絕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作任何談判。

慣於失敗和他們的死亡之藉，那些蘇維埃軍隊發出陣點一般的砲彈和火焰攻打那受了重創的房屋。他們自己的長官都不能禁止這種可怖的轟炸。一位叫做基里羅夫的新基爾尼來的特派員想制止這種行爲，軍隊就用毆打向他威脅。赤衛軍底熱血奔騰起來了。

在兩點半鐘的時候，Mensheviks 扯起一面白旗；如果保證他們的安全，他們願意投降，這條件被允納了。用一個衝鋒和一盤高城，幾千兵士和赤衛軍就穿過窗子，門戶和牆上的洞擁進去。在沒有能制止以前，就有五個 Mensheviks 被毆打而且刺傷致死。其餘的，大約有一百個人，被押解到彼得保爾去，爲着避免注意，分成一小批一小批的走。在路上，一羣烏合之衆擁到一批跟前來，殺了八九個 Mensheviks……有一百多個赤衛軍和兵士已經犧牲了……

兩點鐘之後，市國會得到一個電話，說那些勝利者正向着 Inzhinerny Zamok —— 工程師學校——前進。有十二個人馬上出去，他們各自執着那救國會最後的宣言去分發。有幾個人

沒有回來……所有其他的學校都無抵抗地投降，而那些 *Yuden* 一點沒有傷害，被送到彼得保爾和克羅斯達……

電話局直到下午才奪過來，當時有一架布爾什維克的鐵甲車出現，而海軍們猛烈襲擊那個地方。尖聲叫喊着，那些驚慌的接電話的女郎跑來跑去；……從他們的制服上擲下一切顯著的標誌，其中有一個把任何東西都給我的同伴威廉來買他的外套，當他化裝……他們將屠殺我們！他們將屠殺我們！他們喊着，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都曾經在多宮發誓不拿起武器來攻打「民眾」。威廉說如果釋放安托諾夫，那麼他可以出來投奔。這件事馬上就做成功；安托諾夫和威廉對着那些得勝的，被他們許多的死亡急得怒火中燒的海軍們演說——那些 *Yuden* 又得到赦免……只有少數非常恐慌的人，想從屋頂上逃走或是躲藏在閣板底下，被發現出來拋擲到街上去。

疲倦的，流血的，勝利的，那些海軍兵士和工人擁到電話接線室裏去，發現那麼許多窈窕的女郎，喪魂落魄地處在一種混亂的狀態裏，用麻木的腳摸索着。沒有一個少女被傷害，沒有一個少女被侮辱，顛頭顛腦的，她們擠在牆角上，接着，發現她們自己還安全，就吐露出她們的怨恨：「嗚！那些怯懦的無知的愚民！那些傻瓜！……海軍兵士們和赤衛軍們是混亂無序的，畜生！豬糞！」那些少女尖聲大叫着，氣憤憤地披上她們的外衣和帽子。她們替她們那些勇敢年青的保衛者搬運子彈包紮傷目的行爲，是多麼「羅曼蒂克」呵！那些

Yunkers，其中有許多是出身於高貴的門第，正在戰鬥着去使她們那可愛的沙皇復位！而這些呢，正是普通的工人、農夫、「下等的民衆」……

那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委員，矮小的維式尼克，想勸那些女郎留下來。他是非常溫文有禮。說道：「當電話機關被市國會控制的時候，你們的待遇很壞，你們每月的薪金是六十盧布，而且必須工作到十個鐘頭以上，……從現在起，一切都要改變。政府要把電話交給電部管理。你們的工資馬上要增漲到一百五十盧布，而且減少你們的工作時間。作爲勞工階級底份子，你們應當高興——」

她們真正是勞工階級的份子嗎！他是不是假定那些女人——那些軟體動物——和我們之間有什麼共同的東西？留下來？就是給她們一千個盧布也不會的！……帶着高傲和怨恨，那些少女離開那地方……

那些屋子裏的僱員，那些電線修理匠和工人——他們倒留下來了。但是接線機必須動作起來——電話才靈活……只有六個有訓練的技師可以利用。招募志願隊；有一百個海軍、兵士、工人來參加。那六個女郎前後後地奔跑，教導着，幫助着，斥責着……這樣，障礙，停頓，但是在進行，那電線慢慢地發出嗡嗡之聲，第一件事便是把斯嘉爾尼和各個兵營各個工廠連絡起來；第二件事，便是截斷市國會和Kono學校的電線。……午後，隨着話傳遍了全城，成百的資產階級都發出叫喊「瘋子！魔鬼！你們想你們能維持多久？等哥薩

克來看吧！」

黃昏的薄暗已經張下來。在那幾乎是空寂無人的乃烏斯基，括着凄寒的風，一羣人聚集在喀山大教堂前面，繼續着那茫無止境的爭辯；一些工人，幾個兵士，其餘的是店員，書記以及諸如此類的人。

「但是列甯不是向德意志熾和嗎！」一個人叫道。

一個狂暴的青年兵士回答：「這是誰的罪過！你們那該死的克倫斯基，卑鄙的布爾喬亞！把克倫斯基打進地獄裏去！我們不需要他！我們需要列甯……」

在市國會外面，一個帶着白臂章的軍官從牆上撕下許多佈告，大聲地咒罵着。其中有一張是：

給彼得格勒底住民們！

在這危險的關頭，市國會應當採用一切方法使住民安定，保證麵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給，而那些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卡狄特」，忘掉他們的責任，已經把市國會轉變成一個反革命的會議，企圖激動一部份住民去抗拒其餘的住民，這樣去促進科涅羅夫——克倫斯基底勝利。那些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卡狄特」不做他們分內應做的事，而把市國會轉變成一個在政治上打擊工人兵士農民代表蘇維埃底大本營，來反抗這保證和平、麵包和自由

## 底革命政府

彼得格勒的公民們！我們是你們選出來的布爾什維克的市議員——要你們知道，我們是右翼社會革命黨和「卡狄特」在致力於反革命的活動，已經忘掉他們的責任，正引導着住民走向飢餓，走向內戰。我們，由十八萬五千票選出，認爲有義務提起我們選舉者底注意，知道在市國會裏正進行着什麼；並且宣佈，我們拒絕替那可怖的然而不可避免的惡果，負任何責任……

遙遠的地方仍然發出偶而的槍聲，不過城市靜靜地躺着，酷冷，好像是被那蹂躪它的狂烈的投亂弄得疲憊力竭了。

在尼古拉太廳裏，市國會的會議告了一個段落。即使這凶殘的市國會似乎也有點麻木不仁。一個個的委員報告着——電話局底奪取、巷戰、弗拉狄米爾學校底佔領……「市國會」，特魯勃說，「是站在民主政治方面鬥爭着去反抗那專斷的暴行；不過在任何情況之下，無論是哪一方面得勝，市國會永遠都是反對毆打和苦刑……」

科諾烏斯基，「卡狄特」，是一個高高的老頭子，有一付兇獍的臉：「當合法政府底軍隊到達彼得格勒的時候，他們將殺死那些暴徒，那末就不會再有什麼毆打和苦刑了！」全場都發出反對的呼聲，甚至他自己的黨裏也一樣。



這邊那邊都是懷疑和沮喪。反革命正在消沉下去，社會革命黨底中央委員會投票不信任它的長官；左翼佔着優勢；阿烏生提也夫已經辭職。傳令者報告，說派去晤見克倫斯基的歡迎委員會在車站上已經被逮捕，在街上，可以聽到那笨重的隆隆的遙遠的砲聲，在南方和西方。克倫斯基還沒有來……

只有三種報紙出版——Pravda、Dielo Naroda和Novaya Zhizn。它們都費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那新的「聯合」政府，社會革命黨的報紙主張建立一個不要「布狄特」也不要布爾什維克的內閣。高爾基滿懷着希望：斯莫爾尼已經讓步。一個純粹社會主義的政府正在形成——除掉資產階級，包括一切黨派。至於Pravda（真理報），它却譏諷着說：

我們嘲笑那種和民主政黨的「聯合」，那些政黨裏最顯著的份子都是聲敗名裂的小政客；我們的「聯合」，是普洛列塔利亞和革命軍隊與貧苦農民底「聯合」……

牆上貼着Vilniol底剛愎自大的宣言，威脅着說如果雙方不妥協，他們就罷工。

暴動底勝利者？我們國家底破壞底救星，既不是那些布爾什維克，也不是救國會，也不是克倫斯基底軍隊——而是我們，鐵路工人聯合會……

赤衛軍不能禁制像鐵路這樣紛紜複雜的事務，至於臨時政府，它已經表示出它自己不能握有政權。……

我們拒絕替任何不遵照那種原則的黨派服役，……這個原則就是組織一個建立在全部民主勢力底信心之上的政府。……

斯慕爾尼被那永不疲竭的工作人員無窮無盡的生命力顫震着。

在工會總部裏面，羅素烏斯基把我介紹給一個尼古拉線鐵路工人底代表，他說人們正舉行着巨大的羣衆集會，斥責他們領袖人物底行爲。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他喊道，拍着桌子，「那些中央委員會裏的Opposition正玩着科涅羅夫底把戲。他們想派遣一個代表團到斯達烏卡去，但是我們在明斯克就把他們逮捕……我們的支部要求開全俄人民大會，而他們拒絕召集……」

在許多「蘇維埃」裏和軍隊委員會裏，情形也是一樣。那些各種各樣民主的機關，遍佈於整個俄羅斯，一個接着一個在破壞着轉變着。那些合作社被內部的鬥爭毀損了，農民執行委員會底會議在狂烈的爭辯裏破裂了，甚至在哥薩克中間也有騷亂。……

樓頂上，革命軍事委員會正在加緊工作，決不停止決不懈怠。新鮮而且充滿活力的人們走進去，夜以繼日以機夜地將他們擲給那架可怖的機器，走出來就無精無力，疲倦得發昏，喉嚨嘶啞而且骯髒，倒到地板上。……那救國會已經失去法律保障，幾次堆新的宣言都散亂地擺在地板上。

……那些叛徒，在駐防軍和勞工階級中間得不到一點幫助，却不顧一切打算突然發動他們的攻擊，他們的計劃被布拉貢拉伏烏大尉及時發現，這要歸功於一個赤衛軍兵士底奉命的警衛，他的名字將不公佈，陰謀底中心是救國會，波爾科烏涅科夫中校指揮着他們的軍隊，命令是由哥斯簽字，哥斯是前臨時政府底一員，允許照着他那光榮的話自由行動。

……  
 爾彼得格勒的住民注意這許多事實，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逮捕一切有關於這次叛亂的份子，他們將在革命法庭之前受到審判……

從莫斯科傳來消息，說 *Zuker* 和哥薩克已經包圍了克里姆林並且命令「蘇維埃」的軍隊丟下他們的槍械。「蘇維埃」的軍隊答應了，而當他們正離開克里姆林的時候，又遭遇到攻打和槍聲，弱小的布爾什維克底武力已經從電話電報局被趕出來，*Zuker* 此刻握住了那

城市底中心地點。……但是「蘇維埃」的軍隊正集合起來四面八方地圍住他們，巷戰慢慢地聚攏起來，一切妥協的企圖都失敗了。……在「蘇維埃」方面，有一萬担任守衛的兵士和少數赤衛軍；在臨時政府方面，有六千個Kuhshchik，二千二百個哥薩克和兩千白衛軍。

彼得格勒蘇維埃正在開會，就在新 Tsay-ee-kah 的第二個門裏面，討論着那川流不息地從樓上人民委員評議會交下來的法規和命令，討論「批准並公佈法令的程序」；「替工人們建立八小時的工作制」；以及盧那卡爾斯基提出的「羣衆教育制度的基礎綱領」。在這一個會議裏只有幾百人出席，他們之中大多數都有武器，斯慕爾尼幾乎是空寂無人，只有衛兵們在大廳的窗口忙碌着，架起許多機關槍來禁衛那屋子底四壁。

在 Tsay-ee-kah 裏面，一個 Viskhel 底代表正在發言：

「我們拒絕替任何政黨運輸軍隊。我們已經派了一個委員去告訴克倫斯基，如果他繼續向彼得格勒進兵，我們將拆毀他的交通路線。……」

他仍舊懇請，要求召集一個所有社會主義政黨底會議，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加米尼也夫小心謹慎地答覆。說布爾什維克非常高興參加那個會議。但是，問題底重心，不在這樣一個政府底組織，而在它接受不接受蘇維埃大會底政治綱領。…… Tsay-ee-kah 已經仔細考慮過左翼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國際主義者的宣言，而且已經接受了那會議上比例代表人數的建議，甚至包括軍隊委員會和馬民蘇維埃底代表。……

在那廣大的會議廳上，托羅茨基復述着那一天底事。

「我們給那些弗拉狄米爾的 Yunker 一個投降的機會，」他說。「我們希望不流血去解決事件。但是現在血流漂杵，不過只有一條道路——無情的鬥爭，以爲我們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取得勝利，那是幼稚可笑的……時機是決定了。每個人必須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合作，報告什麼地方有鉄絲網、燃料、槍械底倉庫。……我們已經得到政權。現在我們必須保持它！」

那個孟什維克的約飛想宣讀他那政黨底宣言，但是托羅茨基不允許作「原則上的爭辯」

「此刻我們的爭辯是在街頭上，」他喊道，「那最後的步驟已經採取了。我們全體，尤其是我，對於正在發生的事件負有責任……」

從前線以及從加特支那來的兵士們，講述他們的故事。有一個從敢死隊，第四百八十五砲兵隊來的人說道：「當敵壕裏聽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將要高呼，『這是我們自己的政府！』」一個從彼得和夫來的 Kereff，說他和另外兩個人曾經拒絕進攻「蘇維埃」，而當他的同志們從冬宮底保衛戰裏回來的時候，指定他做他們的特派員，到斯慕爾尼替那真正的「革命」服務。……

接着，托羅茨基又熱情的，不辭勞苦的，發着命令，答着問題。

「那些小資產階級，爲着要打敗工人們、兵士們和農民們，竟樂於和「惡魔」聯合！」他說了一次，在過去兩天裏出現了許多酗酒的事情。「不要吃酒，同志們！除掉正式的衛兵以外，任何人晚上八點鐘以後不許在街上走。一切被疑爲有酒店的地方都要搜查，而且要把酒銷毀掉。對於賣酒的人決不寬赦……」

革命軍事委員會派走維波爾格區域底代表團；接着又派走從甫鉄羅夫來的人。他們都急急忙忙地踏出去。

「對於每個被殺死的革命者」，托羅茨基說，「我們要殺死五個反革命者做抵償！」再到到街上去，市國會燈碧輝煌，一大批一大批的人擁進去。

在下面的大廳裏，是悲傷底慟哭和叫喊，羣衆洶湧湧湧地在佈告板前面擠上擠下，那邊貼着當天戰報裏被殺的 *Kenned* 底名單——或是假設被殺了的，那死者名單裏大多數過後又活轉來……走到亞力山大巨廈，救國會還在繼續工作。那些軍官們紅色的金肩章炫人心目，那些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知識份子底熟識的面孔，那些銀行家和外交家底猙惡的眼睛和大腹便便的軀身，古舊政體底軍官們，以及穿得花枝招展的婦女們……

那些電話局的女郎在做見證。一個女郎接着一個女郎走到講台上去——服裝非常講究，式樣入時的苗條的女郎，臉上擦得光光，穿着通風的涼鞋，一個女郎接着一個女郎，在那些彼得格勒底「高雅」的人們——軍官、富豪、政治上的大人物——底喝采裏，滿懷着快樂着

紅的臉。一個女郎接着一個女郎，描述她在普洛列塔利亞手裏所遭受的苦難，並且宣佈她效忠於那一切古舊的，已經存在的和有權力的東西……

市國會又在尼古拉大廈裏開會。那市長興沖沖地說，彼得格勒的軍隊已經覺得他們的行動可恥：宣傳正在發生效力。送信的使者們跑來跑去，報告布爾什維克所做的可怕的事，要求去援救。Berg，匆匆忙忙地調查着……

「那些布爾什維克」，特羅勃說，「將被道德的力量征服，而不是被槍和刺刀征服……」

同時，在革命軍的前線上一切都不大好。敵人已經帶來了鉄甲火車，架着大砲。那些「蘇維埃」的武力，大多數是幼稚的赤衛軍，沒有長官而且沒有一個固定的計劃。只有五千個正式兵士參加他們，其餘的駐防軍不是忙着鎮壓 Kishinev 底暴動，警衛城市，便是猶豫不決的在觀望。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列甯向城市軍隊代表會議演講，那會議以絕對多數決定去戰鬥。選出由五個兵士組成的委員會作爲總司令部，而且在早晨天一亮，那些部隊就排成完全作戰的陣勢離開他們的軍營……回家的時候我看見他們走過去，那些飽經戰陣的兵士用整齊的步伐搖搖擺擺地走着，刺刀排成整齊的行列，穿過那被他們征服的城市底空寂無人的街道。

同時，在薩多瓦耶 Krasnaya 底總部裏，一切社會主義政黨組織政府的會議在進行。亞伯拉莫維支，替雷什維克的中央派發言。他那應當不論征服者或是被征服者——過去的事或

讓它過去……所有左翼的政黨都贊同這個意見。且，用右翼領袖維克底名義說話，應請給布爾什維克在下列情況內休戰：赤衛軍解除武裝，彼得格勒的駐防軍交給市國會指揮，克倫斯基底軍隊不開一槍不逮捕一個人，成立一個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包括一切社會主義政黨的内閣，斯慕爾尼方面雷亞柴諾夫和加米尼也夫宣佈，關於各黨各派底聯合内閣是接受的，不過反對且底建議。社會革命黨是分裂了，但是農民蘇維埃和大眾社會黨底執行委員會都明明白白地拒絕布爾什維克參加。……在激烈的爭辯之後，舉出一個委員會來起草一個工作方案……

整整一夜那個委員會都在激烈爭辯，整個的第二天，和那第二天的晚上，還在爭辯。這樣妥協的企圖以前也曾有過一次，那是在十一月九號，曾經有一個相似的努力去調解，由馬爾托夫和高爾基領導，但是看到克倫斯基底進軍和救國會底活動，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大眾社會黨底右翼以為勝利有把握，就突然退出。此刻他們是被……叛變底破滅嚇慌了……

星期一，十二號是一個躊躇不決的日子，整個俄羅斯底眼睛都凝視着彼得格勒郊外色彩的原野，在那地方，一切可用的古老政體底力量和新生的，難以測度底無組織的力量對峙着。莫斯科已經宣佈休戰，雙方談判，等待首都底結果。此刻那些出席蘇維埃大會的代表們，正坐着快車趕到那亞洲最遼遠的地方，回到他們的家鄉，帶着熱烈的神聖使命，許多奇蹟底



新聞像廣佈出去的水波一樣傳遍到地面上去，在它那驚醒的鄉鎮、城市、和遙遠的村落裏，激盪着，「蘇維埃」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反抗國會，生斷特伏期、和政府官員、赤衛軍反抗白衛軍、巷戰和熱情的演說……結果要等待彼得格勒底層階級……

斯慕爾尼幾乎是空空的，但市國會却擠滿着人而且熱鬧。那位老態龍鍾的市長，擺着他那高貴的架子，正在反駁那布爾什維克議員底話。

「市國會不是一個反革命底中心」，他興奮地說，「市國會不參加目前政黨之間的鬥爭。不過在國內沒有合法權力的時候，那唯一的政令底中心就是自治政府。那些愛好和平的住民承認這件事實，那些外國大使只承認由這城市市長簽字的公文。一個歐洲人底心裏不容許任何其他的情況，市自治政府是能夠保障人民利益的唯一的機關。市政府逐漸對一切組織表示寬大，而它們却希望在這種寬大裏取得利益，因此市國會不能阻止任何報紙在市國會屋內無論什麼地方分發。我們工作底範圍正在擴大，我們必須給行動以完全的自由，而雙方的政黨必須尊重我們的權利……」

「我們是完全中立的，當電話局被 Yelizer 佔據的時候，波爾科烏尼科夫中校下令截斷通到斯慕爾尼的電話，但是我反對，那邊的電話照常通……」

這時布爾什維克的議席裏發出譏諷的嘲笑，而右派裏面發出咒罵。

「然而」，斯克雷德繼續說，「他們把我們看做反革命而且把我們向市民告發。他們拿

走我們最後的幾架汽車，奪去我們的交通工具。假如城市裏發生飢荒，那將不是我們的過錯。抗議是沒有用的……」

科波季夫，市政府底布爾什維克黨員，不相信革命軍事委員會會經徵用市政府的汽車。甚至他承認那個事實，也許是一些非官方的個人在緊急需要的時候做的。

「市長告訴我們，」他繼續着說，「叫我們一定不能在市國會之外開政治的集會。可是每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這裏什麼也沒有說，只是作政黨的宣傳，而且他們在門口分發他們那非法的報紙，*Pravda*（火花），*Soldatski Golos*，和 *Rabochaya*，煽動着叛亂。如果我們布爾什維克也在這裏分發我們的報紙，那會怎樣呢？但是我們不那樣做，因為我們尊重市國會。我們沒有攻打市自治政府，並且以後也不會攻打它。但是我們對住民發了一個宣言。必要時我們也可以做出那樣的事……」

接着他說話的是新加雷奧夫，一個「卡狄特」，他說那些要在最高審判官之前提起訴訟的人，和那些要受叛國罪裁判的人之間，是不會有共同的話語的……他重新建議，一切布爾什維克的黨員都要從市國會裏趕出去。但是，這個建議被擱起來，因為沒有個人的過失可以那些黨員的職務取消，而他們在市政府和機關裏是非常活躍的。

這時有兩個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發言，宣稱那布爾什維克議員底宣言是一個直接鼓動屠殺的文件。密克維支說道：「如果凡是反對布爾什維克就是反革命，那麼我不曉得在「革命

「和「混亂」之間有什麼差別……那些布爾什維克倚靠着那些放恣的黨派情緒，我們是除掉道德力量以外什麼都沒有。我們將反對任何方面的屠殺和暴行，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去找一個和平的解決。」

「那張貼在街上的標題做『給被逐的人們』的佈告，號召民衆來毀滅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那柴雷也夫說，「是一個罪惡，你們布爾什維克永遠都不能洗刷。昨天的恐懼行爲，不過是你們在那樣一個宣言裏所準備的一個序幕……我會經常想使你們和其他的政黨言歸於好，但是現在我對你們的感覺只是輕蔑，鄙視！」

布爾什維克的議員們站起來，憤怒地喊着，被粗厲的，毒恨的聲音所攻擊，揮動着手臂……

走出那個大廳，我跑進市工程師室，孟什維克的貢比爾格和三四個通信員在那邊。他們情緒都非常激動。

「看吧！」他們說，「那些懦夫怕我們。他們不敢逮捕市國會！他們的革命軍事委員會不敢派一個特派員到屋子裏去。呵，今天在薩多瓦雅底街角上，我看見一個赤衛軍想阻止一個孩子賣Soldiers' Colon……那孩子正面地望着他笑，而一羣人民想毆打那個強盜。現在，布爾什維克不過只能維持幾個鐘頭了。縱然如果克倫斯基不來，他們也沒有人去管理一個政府。荒謬絕倫！我想甚至在斯慕爾尼他們自己之間也有領軛呢！」

我的一個社會革命黨的朋友，把我拉到旁邊。他說：「我曉得教員會開在什麼地方，你不要去和他們談話！」

這時候天已經黑下來。城市又恢復到原先的樣子——店門關上，電燈發着光，一大羣一大羣的人在街上慢慢地走來走去，談着話……

在乃烏斯基八十六號門牌裏面，我們穿過一條通道走進一個院子，周圍都是高等的一所所建築物。在二百二十九號屋子底門口，我的朋友用一種特別的記號敲門。有一陣脚步底聲響：內門砰然的響了一下，接着大門開開來，露出一個婦人的臉。在注視了一分鐘以後，她領我們進去——一個面容和善的中年婦女立刻喊道：「克蕾爾，一切都不要緊！」在餐室裏面，一個烹茶的水壺在桌上冒着蒸氣，那邊有許多盛滿着麵包和生魚的盤子，一個穿着制服的男子從窗簾後面出現，另外一個人，穿得像勞工，從廳所裏走出來。他們很高興會到一個美國記者，用了一陣津津有味的解說，他們都說如果布爾什維克捉住他們，他們一定會被槍斃，他們不願意把名字告訴我，然而他們兩人都是社會革命黨……

「爲什麼，」我問道，「你們把這樣的談話刊印在你們的報紙上？」

一點也不動怒，那軍官答道：「是的，我曉得，不過除此以外我們能做什麼呢？」他聳聳肩膀，「你一定承認那對於我們是必要的，在民衆裏面創造一種確定的心影響……」

另外一個人打斷他的話，「這在布爾什維克方面僅僅是一個冒險。他們沒有知識份子……」

：政府機關不工作……俄羅斯不就是一个彼得格勒城，而是一个完整的國家……認定他們只能維持幾天，所以我們已經決定去幫助那和他們針鋒相對的最強的力量——克倫斯基，協力去恢復秩序」。

「這一切都很好」，我說，「不過你們爲什麼和那些「卡狄特」聯合呢？」

那個僞裝的工人坦然地笑道：「告訴你實話，在這時候民衆是跟着布爾什維克走的。此刻——我們沒有羣衆。我們不能動員一小部分的軍隊。沒有可以利用的武力。……那些布爾什維克的話是非常對的，這時候在俄羅斯只有兩個政黨佔有一切的力量——布爾什維克，和那一切藏匿在「卡狄特」底外衣之下的反動派。「卡狄特」以爲他們正利用着我們；不過實際上我們正利用着「卡狄特」。當我們粉碎了布爾什維克的時候，我們將轉過去反對「卡狄特」……」

「允許布爾什維克參加新政府嗎？」

他搔搔他的頭。「這倒是一個問題」，他承認道。「自然，如果我們不允許他們參加，他們也許又要把這件事弄翻。不過無論如何，他們將有機會在立憲會議裏握到相等的權力——假若那真正是一個立憲會議的話」。

「而且接着，同樣」，那軍官說道，「那便帶來允許「卡狄特」參加新政府的問題——爲了同樣的理由。你知道「卡狄特」並不真正希望有立憲會議——如果布爾什維克此刻能破

消滅的話」，他痛極他的頭。「政治問題，對於我們俄羅斯人真不容易。你們美國人生下來就是政治家；你們一生一世都有政治問題。不過對於我們——好了，你知道，它僅僅只有一年的歷史！」

「你們對於克倫斯基的感想怎樣？」我問。

「噢，克倫斯基是臨時政府罪惡底代表」，那另外一個人答道。「克倫斯基強迫我們接受和布爾喬亞聯盟。如果他像他所要挾的一樣辭了職，那只是一個在立憲會議之前十六個星期的新的「內閣危機」，而我們是設法避免的」。

「然而它一點都沒有計算得到嗎？」

「是啦，不過我們怎樣知道呢？他們欺騙了我們——那些克倫斯基派和阿烏生提也夫派，哥斯還稍微比較激進。我贊同特契諾夫，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爲什麼呢，今天列甯送出話來，說他只是不反對特契諾夫參加那個政府。」

「我們也要除掉克倫斯基政府，不過我們以爲還是等待立憲會議去決定比較好。……在這革命事業底開端，我是站在布爾什維克方面的，但是本黨底中央委員會一致投票決定反對它——我孤掌難鳴，又能做什麼呢？這是政黨底紀律問題……」

「那布爾什維克的政府在一星期之內就要瓦解；如果社會革命黨只要能夠站在旁邊等待，那政府就會落在他們手裏。但是，假使我們等待一星期，國家就會解體，使日耳曼帝國主

義得到勝利。這就是我們爲什麼僅僅用兩國答應擁護我們的軍隊就開始暴動的原故——而他

們又轉過來反對我們……此刻只賤了Yankets……」

「關於哥薩克的情形怎樣？」  
那軍官嘆了一口氣：「他們沒有移動。最初他們說，如果他們有步兵幫助，他們願意出動。他們又說他們有人附和克倫斯基，而他們是正做着他們份內的事……之後，又是那一套，他們說哥薩克常常被認爲是民主政治之傳統的敵人……而最後竟說，「布爾什維克允許不奪去我們的土地，對於我們沒有危險了。我們維持中立」。」

在這談話的期間，時常有人進進出出——其中大多數是軍官，他們的肩章已經撕去。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在大廳裏，聽到他們那低微的，熱烈的聲音。偶而，經過那半掩的門帘，我們瞥見一個開向浴室的門，那邊有一個粗大的穿著上校制服的軍官坐在梳妝台上，把拍紙簿擱在膝蓋上正寫着什麼東西。我認得他是波爾科涅科夫上校，前任的彼得格勒底司令官，誰要是逮捕了他，革命軍事委員會將給予獎金。

「我們的政治綱領？」那軍官說道。「就是這個。土地轉移給土地委員會，工人有充分的代表權去管理實業。一個有力的和平綱領，但是不像布爾什維克那樣向世界上發出的哀送美致書，布爾什維克不能保證實現給予羣衆的允諾，甚至在自己國內也是一樣。我們不讓他們……他們盜竊了我們的土地政綱去獲得農民意擁護。這是恥辱。如果他們等到立憲會議——

「它不是關於立憲會議的問題！」那個軍官插上來說。「假使布爾什維克想在這裏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在何事件上都不能和他們合作！克倫斯基鑄成了大錯。他在共和國議會裏宣佈他已經下令逮捕他們，讓那些布爾什維克知道他所進行的事……」

「然而」，我說，「你們現在要做些什麼？」

那兩個人面面相覷。「在幾天之內你就可以看到。如果有充分的從前線回來的軍隊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將不和布爾什維克妥協，如果沒有的話，也許我們要被迫着……」

再走上乃烏斯基。我們坐在一架擠滿了人的街車底踏板上，因為過分的載重，那車子變下來曳着地，用一種令人生厭的緩慢爬過長長的路向斯莫爾尼駛去。

米忒科夫斯基，一個雅潔的，孱弱矮小的人，正從大樓裏走下來，看上去像是非常憂慮。他告訴我們，政府機關的罷工已經發生了他們所預期的效力。例如，人民委員評議會曾答應公佈「秘密條約」。但是，保管那些條約的尼拉托夫，已經帶着那些文件躲起來，猜想它們是藏匿在英國使館裏……

然而，一切裏面最糟糕的還是銀行的罷工。「沒有錢」，普新斯基說，「我們是孤立無援。鐵路工人和郵政電報僱員底工資，都必須支付……銀行已經停閉；而那個時局閉鎖的國家銀行，也上了鎖，全俄羅斯的銀行職員都受了賂賄停止工作……」



「但是列帝已經發出一個命令，叫用炸藥打開國家銀行的倉庫，而且剛剛發出一個規章，命令私立銀行在明天開門，否則我們自己就去把它們打開！」

彼得格勒蘇維埃在極度的狂熱中開會，擠滿着武裝的人。托羅茨基正報告：

「哥薩克正從克拉斯諾也·塞羅敗退。」（尖聲的，雀躍的歡呼）。「不過戰爭僅僅是才開始。在甫爾科夫正進行着惡戰，一切可用的軍力必須趕到那邊去……」

「莫斯科的消息很壞。克里姆林宮是在Menshinski裏，工人們僅僅有很少的武器。結果如何全倚仗彼得格勒。」

「在前線上，土地與和平的法令激起巨大的興奮。克倫斯基在戰壕裏放出洪水一樣的謠言，說到布爾維克在彼得堡的焚燒和流血，屠殺婦女和小孩。但是沒有一個人相信他……」

「巡洋艦Olga, Avrota和Republica都停泊在尼瓦河裏面，它們的砲正對着那些向城市進攻的人……」

「爲什麼你不到那邊和赤衛軍一起去作戰？」一個粗大的聲音喊道。

「我馬上就走！」托羅茨基答道，離開那講台。他的臉色比從前微微蒼白了一些，他從大廳旁邊走過，被熱烈的朋友們包圍着，匆匆忙忙的搭乘上那等候在門口的汽車。

此刻是加米尼也夫說話，描述着調解會議裏所進行的事。他說，那些由古什維克提出的休戰條件，已經被輕蔑地拒絕了。甚至鐵路工人聯合會支部都投票反對那樣的建議。

「現在我們已經得到政權，而且正掃蕩着整個的俄羅斯」，他宣稱，「他們所要求我們的就是這樣三件小小的事：第一、放棄政權。第二、使兵士們繼續戰爭。第三、使農民們忘掉關於土地的問題……」

列寧崩潰了一下子，來解答社會革命黨所提出的質問：

「他們責備我們偷取了他們的土地綱領……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向他們致謝。那綱領對於我們非常適用……」

於是那會場裏咆哮起來，一個領袖接着一個領袖，解釋着，勸告着，呵斥着，一個兵士接着一個兵士，一個工人接着一個工人，站起來說出他們心坎裏的話……聽衆們滾滾的流出去，不斷地換進新的份子，不時有人走進來，高呼着某某部隊隊員的名字，出發到前線去；另外的人，退下來休息的，受傷的，或是到斯葛爾尼領取武器和必需品的人，都擁進來……大概是早晨三點鐘，當我們離開那大廳的時候，革命軍事委員會裏的利爾茨曼，帶着一種異乎尋常的臉色向着大廳跑過去。

「好了！一切都解決了！」他喊道，猛力地握住我的手。「從前線來的電報。克倫斯基被擊潰！看這個！」

他拿出一張紙頭，是匆匆忙忙地用鉛筆草寫，接着，看到我們不能讀下去，他便高聲讀道：

甫爾科夫。司令部。上午二時十分。

十月三十號到三十一號（俄曆十一月）底這一夜，將要在歷史上永遠不朽。克倫斯基調動及革命軍隊來進攻「革命」首都的企圖，已經被完全擊碎了。克倫斯基正在逃退，我們正在追趕。彼得格勒底兵士、海軍和工人已經顯示出，他們能夠而且將要用他們手上的武器去增強民主政治底信念和權力。資產階級設法使革命的軍隊孤立。克倫斯基想用哥薩克底力量來破壞它。這兩個陰謀都遭到無情的失敗。

那個工農民主專政底巨大的理念，集合了軍隊底陣線。磨滅了他們的意志。整個國家從今以後將要相信，「蘇維埃底政權」不是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個不可征服的專制……克倫斯基底潰敗，就是全體地主、資產階級、和科涅羅夫黨羽底潰敗。克倫斯基底潰敗，就是人民具有和平自由的生活、土地、麵包和政權之權利底保證。甫爾科夫的部隊用它那英勇的戰鬥加強了「工人和農民底革命」。我們再也不能回到過去。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鬥爭、障礙和犧牲。然而道路是清清楚楚，勝利是有把握的。

革命的俄羅斯和「蘇維埃政權」可以用它們的甫爾科夫部隊來誇耀，他們是在瓦爾登上校底指揮之下作戰的。永遠紀念那些傷亡的人！把光榮給予那些忠於人民的兵士和將領！那些「革命」底戰士！

革命的，民衆的，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萬歲！

代表評議會，

L·托羅茨基，人民委員……

坐着車穿過茨爾曼斯基方場趕回家的時候，我發現在尼古拉車站前面有一大羣非凡的人。幾千個海軍聚集在那邊，刺刀就像鬚毛一樣露着。

一個 Vihnel 底會員，站在台階上對他們解說。

「同志們！我們不能帶你們到莫斯科去。我們是中立的。我們不替任何一方裝運軍隊。我們不能裝你們到莫斯科去，那邊已經發生可怕的內戰了……」

所有那方場上沸騰的羣衆都向他咆哮；海軍兵士們開始像波浪一樣的向前擠。突然另外一個門敞開來；那裏面站着兩三個司機，一個火夫或是同樣的人。

「到這邊來，同志們！」其中的一個喊道。「我們裝你們到莫斯科去——或是烏拉狄伏斯托克（海參威），聽你們願意！革命萬歲！」

## 第九章 勝利

### 命令第一號

訓令甫爾科夫部隊底兵士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八分。

在一陣殘酷的戰鬥之後，甫爾科夫部隊底兵士完全擊潰了反革命的軍隊，他們從他們的陣地混亂敗退，在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底掩護之下向第二巴烏羅烏斯克和加特支那後撤。

我們進攻的部隊佔領了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底東北面和亞力山大羅烏斯卡耶車站。科爾平諾部隊是在我們的左翼。克拉斯諾也·塞羅部隊在我們右邊。

我命令甫爾科夫部隊去佔領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加強它的進攻，特別是在加特支那方面。

而且要穿過並佔領巴烏羅烏斯科也，加強南邊的兵力，並奪取一直通到德諾的鐵路。

兵士們必須採取一切方法去鞏固他們已經佔領的陣地，整規戰線並安排其他的防禦工程。

他們必須和科爾平諾與克拉斯諾也·塞羅底部隊，以及保衛彼得格勒總司令底司令，都有密切的聯繫。

簽名，

一切動員起來抵抗克倫斯基反革命武力的軍隊底總司令

陸軍少將莫拉維奧夫

星期四的早晨。不過那究竟是一會什麼事呀？僅僅在兩天之前，彼得格勒近畿還是佈滿了游兵散勇，毫無目標地徬徨着；他們沒有食物，沒有大砲，沒有一個行動的計劃，把那些缺乏訓練的赤衛軍底散漫的羣衆和那些沒有長官的軍隊湊合起來，使他們成爲服從自己選出的高級司令的軍隊，甘心情願去抵禦大砲底轟擊，並破壞哥薩克的騎兵隊，那是一種什麼力量呀？

人民在「革命」裏面有一種反抗軍事優勢的特殊方法。法國革命底衣衫襤褸的軍隊還沒有被淡忘——那瓦爾密和威森堡戰線的事蹟！聚集起來反抗「蘇維埃」軍隊的是Kuhors、哥薩克、地主、貴族、黑百黨——沙皇又來了、Ochered和西伯利亞的領袖極精；以及那巨大的可怖的日耳曼人底威脅……。用卡萊爾（Carlyle）底話來說，「勝利」，意味着「尊榮和無窮無盡的永恆的鬥爭」！

星期日的晚上，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委員們不顧一切地從戰場上趕回來，彼得堡底駐防軍

選出一個五人委員會做它的作戰司令部，那裏面有三個兵士和兩個軍官，都被認為沒有絲毫反革命的惡行。莫拉維奧夫少將是一個極端愛國主義者，負責指揮——他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不過要受嚴密的監視。在科爾平諾，在奧布克和伏，在甫爾科夫以及克拉斯諾也。塞羅都組成了補充隊，因為那些游兵散勇從附近地方來入伍，人數不斷增加——這裏面混合了各種各樣的兵士、海員、支隊、步兵、騎兵、砲隊，和幾架裝甲車。

白天破曉，克倫斯基哥薩克底前鋒逼近接觸。零零落落的開槍射擊，高呼着叫投降。在那荒蕪的原野上，那酷冷的沉寂的空氣傳佈着作戰底聲音，打進那些正在移動着的革命軍隊底耳鼓，他們集中了他們那微弱的火力，在等待作戰……於是戰爭開始！他們進行作戰；而那些工人羣衆沿着幹路加速了步武衝出來……這樣，在所有的攻擊據點上自動地集合了憤怒的人羣，委員們指定地點，或是指定應做的工作。這是他們自己的戰爭，是爲了他們自己的世界；指揮的長官是由他們自己選出的。這時那千萬個不相連屬的意志凝結成一個意志。

……

參加這支戰爭的人們向我描述，那些海軍兵士怎樣怎樣奮力戰鬥，直到他們把子彈打盡，接着便猛烈襲擊過去；那些毫無訓練的工人怎樣怎樣進攻那些挑動的哥薩克，並且把他們從馬上拉下來；那些無數的沒有番號的民衆，怎樣怎樣聚集在環繞着戰爭的黑夜裏，像潮水一樣地向敵人衝過去……在星期一底午夜之前，哥克薩潰敗而且奔逃，把他們的砲隊遺棄在

後回，而那些無產階級底軍隊，在一短漫長的零落的戰線上向前移動，在敵人還沒有機會破壞那巨大的國立無線電台之前，便向進時沙爾斯科也。從那無線電台裏面，此刻那些斯葛爾尼底委員們正對世界上播送着勝利底號歌……

### 論一切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十一月十二號，在一個靠近沙特爾斯科也·塞羅的血戰裏面，革命軍隊打敗了克倫斯基和科涅維夫底反革命軍隊。用革命政府底名義，我命令一切部隊採取攻勢進擊革命民主政治的敵人，採取一切有效方法逮捕克倫斯基，並抵抗任何足以威脅「革命」底力量和無產階級底勝利的軍事冒險。

革命軍萬歲！

莫拉維奧夫

從各省裏面傳來消息……

在塞瓦斯托波爾，地方「蘇維埃」已舉掌到政權；海軍兵士在潘內的戰線上舉行了一個巨大的集會，已經強迫他們的長官將隊宣誓效忠于新政府，在尼武尼諾弗哥羅德，是由「蘇維埃」統治。從喀山傳來關於巷戰的報告，M. B. F. H. G. 和一族砲兵攻打布爾什維克的陸防軍。



……

殊死戰又在莫斯科爆發。那些 *Whites* 和白衛軍蟻據在克里姆林宮和城市底中心點，四圍都受到革命軍事委員會軍隊的攻擊。「蘇維埃」的砲隊停在斯科比尼也夫廣場，轟擊市國會，官邸和京都飯店。特維斯卡耶和奇斯卡耶底舖路石已經被挖起來建築戰壕和軍營。一陣雨雹一樣的機關槍掃清了大銀行和商店區域。那邊沒有電燈，沒有電話；資產階級的住民都躲在地窖子裏。……那最後的消息，說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向公安委員會提出一個最後的通牒，要求克里姆林立即投降，否則將用大砲轟擊。

「蘇維埃克里姆林」？那個普通市民喊道。「他們還不敢呢！」

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從伏羅格達到赤塔；在黑海上，從南斯科夫到塞瓦斯托波爾；在巨大的城市和小小的村莊，內戰都爆發到熾熱的程度。成千成萬的工廠、農民公社、軍隊、大洋上的船隻都向彼得格勒發出頌詞——給人民政府的頌詞。

諾伏契卡斯克地方的哥薩克政府打了一個電報給克倫斯基，說「哥薩克軍政府敬邀臨時政府和共和國諸議會底會員，如果可能，請來到諾伏契卡斯克，在這裏我們可以共同組織反布爾什維克的鬥爭。」

在芬蘭也是一樣，正鼓動着事變，希爾幸爾底「蘇維埃」和 *Tschirochit*（波羅的海艦隊中央委員會），聯合地宣佈是在封鎖狀態，聲稱要用一切方法去干涉布爾什維克的軍隊，並

且凡是對於它的命令作武力抵抗，都將受到嚴厲的制裁。同時，芬蘭鐵路聯合會號召一個全國性的大罷工，要求實施那被克倫斯基解散的，一九一七年六月社會主義者國會所通過的法案……

一大早我走到斯慕爾尼去，從大門走進那長長的木質的邊廊，我看見那入冬以來第一次薄薄的，飄盪的雪花正從那灰暗的，沒有風息的天空落下來。「下雪了！」那站在門口的兵士喊道，高興得露齒大笑。「這對於健康是有益的！」裏面，那些長長的幽暗的大廳和冷落的屋子似乎都是空寂無人。沒有一個人在這壯偉的大廈裏活動。一種深沉的不安的聲音傳進我的耳鼓，向周圍注視，我才看到沿着牆，地板上到處都有人在睡覺。那些粗大的，骯髒的人們，工人和兵士，身上滲滿了泥漿，他們單獨地展肢而臥，或是擠在一堆，那種態度對於死好像一點也不在乎。有些人繫着破爛的綽帶，上面印着血痕，鎗和子彈帶零散地擺着……這就是得勝的無產階級的軍隊！

在樓上的餐室裏，他們顯得那樣密，一個人都很難走過去。空氣是惡臭的。經過那雲霧迷漫的窗子流進一盞微弱的燈光。一個調製食物的煮壺，冰冷的，擺在櫃台上，許多玻璃杯裏盛着茶葉的渣滓。除此以外，擺着一張革命軍事委員會底最後的佈告，反面草寫着悲哀的短句。那是某個兵士寫給他那些犧牲在抵抗克倫斯基的戰鬥裏的同志的一首悼亡詩，寫在

他倒到地，被去睡覺之前才擺下來。那字句上面沾污着看起來就像是眼淚一樣的東西……

阿萊納也·維諾格魯多夫

D·馬斯克文

S·斯托爾比科夫

A·伏翁克普生斯基

D·恩昂斯基

D·南萊奧特格生斯基

V·波普斯基

M·倍契科夫

這些人都是在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五號被德人殺死的。下列的名字裏面只有三個人還活着

米克海爾·倍契科夫

阿萊納也·伏翁克普生斯基

德萊特利·貝昂斯基

★ ☆ ☆ ☆ ☆ ☆ ☆ ☆

安眠吧，這是一般的意見，帶着平靜的靈魂安眠吧。

你們應該從我們自己人這邊，得到歡樂和

「永久的平靜」。在那墳墓底下，

你們還是密切地靠近我們的隊伍。安眠吧，正義的人們！

只有革命軍事委員會還在工作，沒有睡覺。斯克雷甫尼克·從內室裏走出來，說哥斯已經被逮捕，但是他坦白地否認曾經像阿烏生提也夫一樣，簽名於救國會底宣言；而救國會本身對於那發給駐防軍的宣言也拒絕負責。斯克雷甫尼克報告道，城市軍隊裏面仍舊有不滿意的地方；伏爾斯基軍團已經拒絕去抵抗克倫斯基。

一些「中立的」部隊底兵士在加特支那，用特契諾夫做他們的首領，想勸說克倫斯基停止進攻彼得堡。

斯克雷甫尼克笑起來。「此刻不能再有什麼「中立」了」，他說，「我們已經勝利！」他那尖尖的有鬍子的臉上煥發着一種類乎宗教熱忱底光彩。「已經有六十幾個代表從前線上到達，帶來保證，除掉羅馬尼亞前線的軍隊沒有得到消息以外，全部的軍隊都擁護新政府。軍隊委員會扣留一切從彼得格勒去的新聞，但是我們此刻已經有一個正常的通信網。……」

走下那前面的大廳，加米尼也夫剛剛跑進來，他在那終夜不停的磋商成立新政府的大會弄得精疲力竭，但是興高彩烈。「那些社會革命黨已經願意讓我們參加新政府」，他告訴我

。那些右翼團體被革命法庭勝倒了；他們提出非常惡劣的條件來要求，請我請當革命法庭沒有進行事務之前就把它解散……我們接受了由左翼黨提出的組織一個在實質一致的社會主義內閣底建設，而他們此刻正在做那件事。你看，這一切都是從我們的勝利裏產生出來的。當我們不得發給的時候，他們無論怎樣也不會理我們；此刻每個人却願意和「蘇維埃」成立一些協定了……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真正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克倫斯基想停戰，但是他必須投降……」

這就是那些右翼領袖們底氣質。一個外國記者問托羅茨基他必須向世界上作什麼聲明，托羅茨基就對這說：「在此刻，那唯一可能的聲明，我們正透過我們底報口說出去！」

但是，在這些利己高潮裏面，潛伏着一種真正可慮的暗流；那就是財政問題。銀行不但不接受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關閉，而且銀行職員聯合會舉行會議宣佈一個公開的罷工。斯泰爾尼方面向國家銀行要三千五百萬盧布，而那出納員把銀行庫鎖起來，只付錢給臨時政府底代表。反對勢力用國家銀行做政治鬥爭的武器，例如，當斯泰爾尼要錢去支付國有鐵路職員底薪金的時候，它就叫他們向斯泰爾尼去請求……

我走到俗志銀行去見那斯泰爾尼的委員，他是一個紅頭髮的烏克蘭的布爾什維克，名字叫做彼特羅維奇。他正想從那被罷工職員們遺留下來的一團糟的事務裏整理出頭緒。在那巨大場

所一切的新公案裏，坐着忙得出汗的自動來服務的工人、兵士、海軍，他們在過分緊壓的時候伸出舌頭，用一種迷惘的紳帽聚精會神地研究着那巨大的膠絲……

市國會會堂裏很擁擠。那邊對於新政府仍舊存着不合作的輕視態度，但是他們人數稀少。中央土地委員會向農民們呼籲，命令他們不要承認那蘇維埃換人民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法令，因為它將引起混亂和內戰。市長斯克曾宣佈，由於布爾什維克的暴行，立憲會議的選舉必須無限期地延擱下去。

在一切那些被內戰底殘暴所震撼的腦海裏，似乎有兩個問題佔着最高的位置：第一，停止流血——第二，建立一個新政府。不再有一錢一布爾什維克——除掉從大眾社會黨和農民蘇維埃那邊，連那非常微弱的關於把布爾什維克逐出政府之外的話也聽不到了。甚至斯大烏加地方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斯莫爾尼底最堅定的敵人，也從摩薩力夫打電話來說：『如果建立新內閣，必須知布爾什維克成立一種政府，我們誓同讓他們在內閣裏佔少數地位。』

Pravda (真理報)，譏諷地要求注意克倫斯基那種假惺惺的『人道主義的情緒』，把他那送給國會的公文公佈出來：

遵照國會議員以及國庫在它周圍的一切民主團體底建議，我停止對於那些暴徒的一切

的軍事行動。救國會已經派遣一個代表來談判協定。採取一切方法來停止這毫無意義的流血。

Vikshel向全俄羅斯發出一個電報：

鐵路工人聯合會底大會，雙方交戰的黨派底代表都會參加，認為有成立一個協定的必要，堅決反對在內戰裏面應用政治的恐怖主義，尤其是當這政治的恐怖主義在兩個不同的革命民主底黨派之間延續着的時候。並且宣佈，不論是什麼形式的政治恐怖主義，都是和那成立新政府之協定底最高理想相違抗的……

鐵路工人聯合會大會派代表團到前線上去，到加特支那。在大會本身裏面，一切的事似乎都到了最後決定的關頭。它甚至於決定選舉一個臨時人民諮議會，大約由四百個會員組成——七十五席代表斯慕爾尼方面，七十五席代表舊 *Tharbolka*，其餘的就從市國會、工會、土地委員會和許多政黨裏面選出來。特契諾夫被指定做總理。風傳這樣說，列甯和托羅茨基要被排出去……

大約在中午的時候，我又站在斯慕爾尼前面，和那正要開到革命前線去的救護車底司機談話。我能够跟他去嗎？當然可以的！他是一個義勇軍，「大學生」，當我們的車子開到街上來的時候，他轉過頭來用非常惡劣的德文向我喊道：「Als, gu! Ihr nach die Kasernen zu lassen gehen!」我曉得那是說要在某個營房裏吃中飯。

在基羅奇那耶，我們轉到一個四周都是軍事建築物的院子裏去，登上黑暗的梯道，走進一個低低的只有一個窗子透光的房間。在一張長長的木桌上面，坐着二十幾個兵士，用木質的匙子從一個大的錫盤裏舀 Suppe（菜湯）吃，並且用許多笑謔的話高聲談論着。

「歡迎，第六後備機械營底營委會！」我的朋友喊道，並且介紹說我是美國的社會主義者。於是每個人都站起來和我握手。一個老年的兵士用手臂抱緊了我，給我一個熱烈的接吻。拿來一個木質的匙子，我坐到桌上去。另外一個裝滿着菜湯的錫盤端上來，一大塊黑麵包，當然，還有那不可缺少的茶壺。立刻每個人都問我關於美國的問題：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裏，民衆拿他們的選舉票來賣錢是不是真的？假如然是這樣，他們怎樣得到他們所希望的東西？關於「Tammany」（紐約底一種政治組織，和民主黨有密切的關係！譯者）的內情究竟怎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裏，一個小小的人民團體就可以控制全城，而且爲了他們私人的利益去剝削它，那是不是真的？爲什麼人民就容許它這樣做？縱然在沙皇底統治之下，這樣的事也不會在俄羅斯發生；是的。這地方那地方常常用陰謀和金錢等卑鄙手段來獵取地位。



把全城的人民來做買賣！而且是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裏呀！人民難道就沒有革命的情緒嗎？我想說明，在我的國家裏人民用法廷方式來改變事物。

「當然。」一個青年的警衛官點頭承認，他的名字叫巴克拉諾夫，用法文說道：「但是你們不是有一個高貴發民的資產階級嗎？那麼資產階級一定操縱着立法和法庭，人民怎樣能夠改變事物呢？我不敢十分確定，因為我不熟悉你們國家的情形；但那件事對於我是不可信的……」

我說我正預備到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去。「我，也是一樣。」巴克拉諾夫陡然道。「我也去——我也去——」，全屋子的人一致決定到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去。

正在這時候門上有敲門的聲音。門開開來，外國站着那位營長，沒有一個人起立，但是大家都喝采歡呼。「我可以進來嗎？」那位營長問道。他們都熱烈地回答，「*Prosim ! Prosim*！他走進來，微笑着，一個高高的特出的身材，戴着綉着金邊的羊皮帽。「同志們，我想我聽到你們談正預備到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去。」他說。「我可以和你們一陣去嗎？」

巴克拉諾夫考慮了一下。「我想今天這邊沒有什麼事要做。」他答道。「好的，同志，我們非常高興有你參加。」那位營長向他致謝，坐下來，倒了一杯茶。

用一種低低的聲音，怕傷害了那位營長底尊嚴，巴克拉諾夫向我解釋道：「你看，我是總領委員會底主席。我們絕對地控制着營部，只有在行動的時候，我們才推舉那位營長來發

號施令。在行動中他的命令必須服從，但是他嚴肅地對我們負責。在軍營裏面，當採取任何行動之前，他必須徵求我們的同意。……你可以稱他為我們的「執行官」……」

「武器分發給我們，盒子砲和來福槍——」你知道，我們也許會遇到一些哥薩克——於是我們一齊擦過那架救護車，帶着三大捆報紙送給前線。開到李特尼我們下車地……，穿過梁哥羅尼大街。我旁邊坐着一位帶着中尉肩章的青年人，他似乎能這樣流利地說一切歐洲語言。他是營部委員會一員。

「我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他向我保證，語氣很重。「我的家庭是一個非常古老而且高貴的家庭。我，我自己，你可以講，是一個「卡狄特」……」

「但是怎樣——？」我開始說，顯得有點迷惘。

「噢，是的，我是委員會的一份子。我在我的政治意見上無所偏私，但是旁人並不以這件等為意，因為他們知道我不相信這抗大眾意志的政見。……我已經拒絕在目前的內戰中作任何行動，但是，因為我不相信拿起武器來打我同胞的俄羅斯人……」

「滾滾！科涅羅夫的黨羽！」其他的人歡笑地向他大叫，拍着他的肩膀。……

在那巨大的灰暗的莫斯科基門底石砌拱道下面經過，那門底拱道上面閃着金色的圖案，許多壯健的「帝國的」雄鷹和沙皇底名字，我們飛快地駛出來走上那廣闊的筆直的大路，那大路上面蓋着輕薄的入冬以來第一次的雪，澄白裏面帶着污黑。路上擁擠着赤衛軍，隨

蹣跚着步行到革命軍的前線上去，高呼着，歌唱着；而其他的人，臉色慘白而且滿身泥濘，正在走回來。他們之中大多數似乎還不過是兒童。婦女們帶着鍋頭鏟子，有些被着來福槍和子彈帶，其餘的人臂膀上裹着「紅十字」——那些彎腰屈背的，被苦役磨盡了精力的貧民窟底婦女們。一隊一隊的兵士跑步前進，對赤衛軍發出友愛的歡呼；海軍兵士們，背上掛着馬槍可怖；孩子們帶着一包一包的食品給他們的父親母親；所有這些來來去去的人，跋涉過那裏在石子大路上的幾寸深的澄白的泥濘。我們瞥見大砲，帶着它們的子彈車叮叮噹噹地向南跑去；載重車四處八方的奔馳，好像蠅毛一樣地露出武裝的人們；救護車裝滿着受傷的人從戰場那方面駛過來，並且某次竟有一架農民用的小車，單獨吱吱咯咯地慢慢走着，那裏面坐着一個面色慘白的孩子，屈着他那受了傷的腹部，不斷地呻吟着。在戰場的各方面，婦女和老年人正在挖掘塹壕，安架鐵絲網。

背後北面，烏雲已經無形無蹤地散開去，昏暈的太陽現出來。經過那廣闊的卑濕的平原，彼得格勒發出閃閃的光芒。在那右邊，是潔白鍍金的彩色的圓屋頂和尖塔；在那左邊，是高高的煙囪，有些正吐着黑色的煙霧；而在遠遠的後面，籠罩着芬蘭的低低的天穹。在我們兩旁都是教堂，修道院；……偶而有一個僧正現出來，靜靜地窺視那些在路上躍進的普洛列塔利亞軍隊底活動。

道路在甫爾科夫分歧，我們停在那邊，站在一大羣人們中間。一人的洪流——從三個方向

提到這地方來，朋友們漲着了。與哥登其慶幸，互相描述着戰爭的情況。一排面對着十字路口的房屋上面有彈傷的痕跡，周圍半毀滅的地方都縮成泥濘。這地方曾經有猛烈的戰鬥……：在附近不遠失掉騎者的哥薩克騎馬飢餓地繞着圈子，因為平原上的草草都枯死了，在我們前面的右邊，一個個大的赤衛軍騎一匹馬，一次又一次的發箭下來，引起千百個混亂的人們底孩子一般的發笑。

那左邊的一條路，哥薩克底殘餘部會經過着它退却。通到一座矮山落註一個小小的農莊，在這裏可以看到一羣那底平原底壯健的雲色。灰暗得像一片無風無浪的海洋，雜亂的雲塊掛在天空，而那巨大的城市正吐出度千成萬的人，沿着所有的路走出來。遠遠的在左旁騎着克拉諾也，塞羅底山崗，那裝衛軍完全底破壞兵場和皇家牛奶場。在那中間的遠方，除掉一些圓着磚牆的修道院和僧寺，一些空空的工廠和幾間有茅草的房子的巨大建築！那是殘老院和孤兒院，就沒有其他的東西打着那種一望無窮的單純況味。……

「這裏，」當我們走過一個荒涼的小山的時候，那司機說，「這就是維拉·絲羅絲卡亞（Vera Stukova）死的地方。對了，她是國會裏的布爾什維克黨員。這件事發生在今天一大早。她坐在汽車裏，和柴爾金得以及其他幾個人在一起。乘着暫時休戰，他們出發到前線塹壕裏去。他們正談着笑話，這時候突然，那克倫斯基自己乘坐的鐵甲車裏，有人看見這架汽車而且開了一砲，那砲彈的碎片打中了維拉·絲羅絲卡亞而且殺害了她……」

于是我們走進特爾斯科也，到處都發揚着高闊闊步的普洛列塔利亞大眾英雄們。此刻那個蘇維埃在裏面舉行會議的大廈是一個忙碌場所。赤衛軍和海軍兵士擠滿在庭院裏，騎兵站在門口，川流不息的傳信使和特派員走進走出。「蘇維埃」室內已經架上一個「薩莫瓦」（俄國煮茶用的水壺——譯者），有五十多個工人、兵士、海軍和軍官圍在旁邊站着，喝着茶而且儘量提高他們的嗓子在談話。在一個角落裏，兩個粗手笨腳的工人正想使一架複式印刷機動作起來。在那中間的桌子上，巨大的達班科伏在一張地圖上，用紅色的和藍色的鉛筆替軍隊註明位置。在他那隻空着的手裏，和平常一樣，帶着一枝巨大的純鋼的盒子砲。他時時坐到打字機面前，用一個指頭敲着；頃刻之間他又要停止，檢起盒子砲，和誰可親地在室內踱來踱去。

沿牆擺着一張床，在那床上橫躺着一個青年工人。兩個赤衛軍俯下身子去服待他，但是其他的一班人毫不注意。他的胸脯上有一個窟窿；每一次心臟躍躍，鮮紅的血液都透過他的衣裳溢出來。他的眼睛閉着，他那青年的鬚髮叢生的臉是蒼白的。他昏迷地緩慢地還在呼吸，每次呼吸都唏噓道，「Mir Boudit! Mir Boudit!（和平到臨了！和平到臨了！）」

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達班科抬起頭來看。「呵」，他對巴克拉諾夫說。「同志，你願意到司令部裏去負責嗎？等一等；我寫委任狀給你。」他走到打字機那邊慢慢地打起字來。那新任的特沙爾斯科也，塞羅底司令官和我走向艾卡特雷納宮，巴克拉諾夫非常興奮的

且身負重任。在那同樣華美的，潔白的房間裏，一些赤衛軍正好奇地在各處搜查，我的老朋友，那位上次曾經遇過的團長，站在桌子那邊舐他的鬍子。他像一個久別重逢的兄弟一樣向我招呼。在一張靠門的桌子上，坐着那位法蘭西的比薩拉比亞人，傳令兵。那些布爾什維克命令他留在這裏，繼續他的工作。

「我能做什麼呢？」他訥訥地說。「像我這樣的人，在這樣的一個戰爭裏不能爲任何一方作戰，不管我是怎樣生下來就憎惡那種暴民的專政……我所抱憾的只是，我是這樣遙遠的離開我那在比薩拉比亞的母親！」

巴克拉諾夫照樣地從司令官那邊把職務接受過來。那位團長神經質地說道：「這裏是公事桌的鑰匙。」

一個赤衛軍打斷他的話。「錢在什麼地方？」他粗魯地問道。那位團長似乎很躊躇。「錢嗎？錢嗎？呵，你說那個箱子。這就是的」，那團長說「我接任了三天以後才發現它。鑰匙呢？」頓着肩膀。「我沒有鑰匙。」

那赤衛軍故意冷笑。他說：「這非常簡便。」

「讓我們打開這箱子，」巴克拉諾夫說。「拿一柄斧頭來。這是一個美國的同志。請他把箱子劈開來，記下他在這裏面所找到的東西。」

我挪動了斧頭。那木箱子裏空無一物。

「我們逮捕他，」那赤衛軍狠狠地說。「他是克倫斯基的人。他已經把錢偷給克倫斯基了。」

巴嘉拉諾夫不希望這樣做。「呵，不，」他說，「在他之前的是一個科涅羅夫的黨羽。不應該責罰他。」

「惡鬼！」那赤衛軍咆哮起來。「我告訴你，他是克倫斯基的人。如果你不逮捕他，那麼我們將把他帶到彼得格勒並且把他關在彼得保爾裏面，他應該到那地方去登臺！」這時另外一個赤衛軍憤憤不平的表示贊同。用乞憐的眼光向我們瞥上一眼，那位團長被帶出去。

走到「蘇維埃」大廈的前面，一架載重汽車正要開往前線。六個赤衛軍，一些海軍水兵，和一兩個兵士，在一個壯健的工人底號令之下攀上車，並且喊我單獨去，赤衛軍從司令部裏派出來，他們每個人都帶着很重的軍火蹣跚地走來，那是些小型的，殼皮鎊壳的炸彈，裏面裝滿着Q.T.C.他們說這種Q.T.C.，比火藥強烈十倍，敏感五倍；他們就把這種炸彈搬進車子。一尊三吋口徑的砲被裝上來，用一點繩子和鐵絲扣在載重汽車的後面。

我們帶着歡呼向前出發，當然是開足了馬力；那笨重的汽車遠遠那邊那邊的總動。大砲從這側開始發射到那側發射，而加些Q.T.C.的炸彈，在我們腳面上滾滾滾去，碰在車板上發出響聲。

那個粗大的赤衛軍，他的名字叫弗拉狄米爾。尼古拉維契，喋喋不休地問我些關於美利堅的問題。「爲什麼美利堅要參加戰爭？美利堅的工人們是不是準備推翻資本家？摩尼（Munich）事件此刻的情況怎樣了？他們會把魯賓曼（Rubin）引渡到舊金山去嗎？」當我們互相擁抱着在碰擊的炸彈中間顛動不定的時候，而另外一些非常難答的問題，他都用一種比汽車的鬧聲還要高的呼喝向我提出來。

偶而有個哨兵想叫我們停車。兵士們跑到路上站在我們前面，喊道「Shitai!」並且揮動着他的槍。

我們一點也不理會。「無鬼抓了你去！」那些赤衛軍喊道。「我們對於任何人都不停車！我們是赤衛軍！」我們燥急地一閃而過，當時弗拉狄米爾，尼古拉維契還大聲地問我關於巴拿馬運河「國際化」的問題，以及諸如此類的事。……

大約走出去五哩遠，我們看見一隊水兵開回來，步子逐漸緩慢。

「弟兄們，什麼地方是前線？」

那最前面的一位海軍兵士停下來搔着頭。他說，「今天早晨，前線是在這大路下去大約半公里的地方。不過糟糕是，此刻什麼地方也不是前線。我們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但是我們找不到前線。」

他們爬上汽車，我們繼續前進，那大概總走了一哩多路遠，弗拉狄米爾·尼古拉維契



起他的耳朵並且喊那司機者停車。

「開火了！」他說。「你聽見沒有！」片刻之間是死沉一般的靜寂，接着，前進了一些並且轉向左邊，三個槍聲迅速的連續發出來。這一帶路邊都有蒼鬱的樹木，此刻非常緊張，我們慢慢地前進，用低低的聲音談話，直到汽車差不多背向着那發出槍聲的地方。走下車，我們分散開來，每個人都帶着他的來福槍，偷偷地走進森林。

同時，有兩同志安置大砲，轉動砲位，直到它儘可能的靠近對準我們的後面。

森林裏寂然無聲。樹葉是凋落了，而且那微弱的深秋的陽光下面，樹幹現出一種蒼白的病態的顏色。除掉那些林地池沼裏的薄冰在我們腳下顫震，沒有一樣東西有活氣。這裏有什麼埋伏嗎？

我們不平安地向前進，一直到樹木稀疏的地方才停下來。那邊，在一塊小小的空地上，有三個兵士圍住一個小火堆坐着，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弗拉狄米爾·尼古拉維契向前走了幾步。「Zdravitsa，同志們！」他打招呼，這時他後面的一尊大砲，二十枝來福槍和一汽車的引擎炸彈，都是懸在一根髮絲上（意爲一觸即發，譯者）。那些兵士趕忙站起來。

「這邊左近是什麼槍聲？」

其中有一個兵士回答，似乎毫不在意，「呵，同志，我們剛才射擊一兩個兔子……」

戰重汽車橫衝直撞的開向羅曼諾夫，穿過那光明的空曠的白晝。在第一個十字路口有個兵士跑出來站在我們前面，揮動着他們的槍。我們減低速率，並且停下來。

「同志們，通行證！」

那些赤衛軍起了一陣大大的喧聲。「我們是赤衛軍。我們不需要任何通行證……前  
進，不要理他們！」

但是有一個海軍水兵氣激道。「同志們，這是錯誤的。我們必須有革命的紀律。假使有些反革命派走來坐在汽車裏說道：『我們不需要任何通行證？』那怎麼辦呢？同志並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呀。」

這時有一場激烈的爭辯。但是，一個個的海軍和兵士都和那第一個說話的人聯合起來。吐着憤憤不平的怨言，每個赤衛軍都拿出他們那散體的 *papers*（證明文件）。除掉我那張由斯慕爾尼的革命軍司令部發出的證件以外，其餘的都一樣。那些哨兵說我必須跟他們一起走。那些赤衛軍拚命反對，但是那個第一次說話的海軍水兵堅持着，他說：『我們知道這位同志是個真正的同志，但是有委員會的命令，這些命令必須遵守。那是革命的紀律……』

爲着免去任何的麻煩，我從汽車上走下來，看着那架汽車直駛過去，消失在路的盡頭，所有那一隊的人都向我揮手告別。那些兵士用低低的聲音商議了一會，於是領我到一個營跟前，他們叫我貼牆站好。突然有個意識閃過我的腦海：他們正預備槍斃我！

四面八方都看不到一點人的踪跡。那唯一的生命底訊號就是那從一個 *chimney* 底烟筒裏冒出來的炊烟，一個荒野的木頭房子，在路旁邊四分之一哩那麼遠。那兩個兵士走到大路上去。我拼命地跑過去追住他們。

「但是，同志們！你看！這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印章呀！」

他們帶着蠢笨的神情注視我的通行證，然後又面面相覷。

「這個通行證和其他的通行證不同」，其中有一個冷冷地說，「兄弟，我們不識字。」

我挽住他的手臂。我說：「來！我們到那個房子裏去。那地方一定有識字的人。」他們遲疑不決。其中有一個說，「不能。」那另外的一位對我打量了一番，訥訥地說：「爲什麼不照單歸根到底。殺死一個無辜的人總是一件重大的罪惡。」

我們來到那個屋子門口去敲門。一個矮小粗壯的婦人走出來，又驚慌得縮進去，含糊糊地說：「關於他們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關於他們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的監視人之中的一個拿出那通行證。她發出害怕的叫聲。「同志，把它滾一邊。」她遲疑地接過那張紙頭

並且高聲地，很快地讀道：

軍官，帶帶這個進行證的人，約翰·雷特，是與國社會黨在黨的一位代表，一位國慶主義者。

雷特說：

重行走到大路土，那兩個兵士又商討另外的辦法。他們說，我們必須把你帶到國部委員會去。在那迅速深沈下來的夜色裏，我們踏著泥濘的路。偶而我們遇着一隊一隊的兵士，他們停下來用威脅的目光圍住我，拿我的進行證傳着看，並且粗野地討論着應該不應該處死……

當我們走到特沙爾斯科也。塞維第二步兵隊的營房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矮矮的平延的房子雜亂無章地排列在營房旁邊。一些兵士閑散的在通道上走，問着熱烈的問題。一個偵探？一個叛徒？我們走上一個迴旋的階梯，進入一間寬敞的簡單的屋子，屋子中央有一架巨大的火爐，地板上擺着幾排小床，大約有一千個兵士正在那邊打一百。談論着，唱歌着，或是睡覺。在屋頂上有一個鐘狀的大洞，那是被克倫斯基的大砲打穿的。

站在門道裏，那些一羣羣的人中間現出一種隨然的靜默，他們都轉他頭來向我凝視。突然他們開始移動，先是慢慢的，之後是一種，雷一樣的叫喚着，臉上充滿着憤怒。一種

們！」我的監視者之中的一個高喊着。「我委員！我委員！」那一眾人停止前進，站在我周圍，嘖嘖咕咕地說着話。他們裏面一個瘦弱的青年人換出來，帶着紅色的臂章。

「這是誰？」他粗魯地問，於是那些監視者對他解釋。「把那通行證給我！」他仔細地讀着它，用和藹的眼光向我瞥了一眼，然後笑逐顏開地把那通行證還給我。「同志們，這是一位美劇的同志。我是委員會副主席，我歡迎你到團部裏來。……」一種陡發的普遍的聲響轉變成喝采底喧嘩，他們都擠上來和我握手。

「你沒有吃飯吧？我們這裏有飯。你可以到軍官俱樂部去，那邊有些人會說你帶國裏的話。……」

他領我穿過院子，到另外一個屋子的門口。一位貴族氣的青年正走進來，帶着中尉的肩章，那位主席把我介紹給他，和我握了手，然後走回去。

「我是斯提般·喬治雷契·莫羅烏斯基，願安承教，」那中尉說，一口雅好的法文。從那華美的廂廳裏有一個非常講究的扶梯通到上面，點着燦爛的燈台。在二層樓上有彈子房，打牌間，一個通到大廳的圖書館。我們走進飯廳，在一張長台子的中間，坐着大約有二十個軍官，穿着完整的制服，佩着金柄銀柄的刀劍，帝國裝飾的彩帶和十字章。當我走進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彬彬有禮地站起來，並且替我在團長旁邊找了一個座位。團長是一個壯健的人，有一蓬灰白色的鬚子。勤務兵伶俐地在侍候進餐。那種神情就像歐洲任何奢靡的軍官

底實實一樣。「革命」的影響在什麼地方呢？

「你不是布爾什維克呢？」我問莫羅烏斯基。

一個笑影傳遍了全桌，但是我偷偷地朝那勤務兵看了幾眼。

「不是」，我的朋友答道。「在本國裏只有一位布爾什維克的軍官。他今天晚上在彼得格勒。團長是一位孟什維克。隊長克希羅夫是一位「卡狄特」。我自己是一個左翼社會革命黨。……我可以說這軍隊裏大多數的軍官都不是布爾什維克，但是和我一樣，他們都信奉民主主義；他們以為他們必須服從兵士大眾的意志。……」

吃完了飯，地攤被帶上來，團長把一些地圖攤在桌上，其餘的人都擠上去圍着看。

「這邊」，那團長說，指着那些鉛筆符號。「在今天早上是我們的陣地。弗拉狄米爾，契霍羅維契，你的聯隊在什麼地方？」

隊長克希羅夫指着地圖。「依照命令，我們沿着這條大路佔領這個陣地。加爾沙文在五點鐘的時候給我增援。」

正在這時候房門開開，團部委員會底主席走進來，伴着另外一個兵士。他們加入那一羣人中間，站在團長後面，凝視着那張地圖。

「好的，」那位團長說。「現在哥薩克已經退到離我們這扇形陣地十公里遠。我以為有必要把陣地移到前面去。請位，今天夜裏你們要保持現有的陣地。鞏固據點！」

「如果你願意，那團長委員會主席據上去講，這命令是叫用最快速度前進，準備今天早上在加特支那北面和奇薩克交鋒。一個威懾性的擊敗是必要的。仁慈往往造成庸俗的處置。」

這時有一個刻板的沉默。團長再回過頭去着地圖。「很好，」他用一種和先前不同的腔調說。「斯特般，喬治維契，你願意——」飛快地用藍筆畫着線條，他發出命令，當時就有一個副官做着速記。然後那位副官退出去，十分鐘之後又轉回來，帶着用打字機印好的命令，和一張複寫的抄本，那委員會副主席把那些命令的抄本擺在面前，研究着地圖。

「很好，」他說着便站起來。他摺好複寫的抄本，放進口袋裏去，於是他在另一張命令上簽字，從口袋裏掏出一枚鋼印章蓋上速記，再把它交給團長。

這些地方就是「革命」的影響！

我坐在團司令部的汽車裏回到特沙爾斯科世的「蘇維埃」大廈，那些一羣一羣的工人，兵士和海軍仍然是擁進擁出，那些門口的載重汽車、摩托車、和大砲仍然擠得水洩不通，那些空前未有的，勝利底呼聲和笑謔，五六個赤衛軍排開他們的路向前進，中間夾着一個牧師。他們說，這就是神父伊凡（Ivan），當奇薩克攻入這鎮市的時候他曾經替他們祝禱。這過後我聽說他被槍斃了。

達班科剛出來，左右前後發聲緊急的命令。他緊緊牽着那隻巨大的拿手砲，趕着那隻車停在那邊，引擎活動着，開足了馬力，獨自一個人，他爬進後面兩座位，出發了。那隻發動機特支那，單領這馬槽口頭去征服克倫斯基。

黃昏時候他到達那市鎮底邊境，繼續步行。達班科對那些哥薩克說了些什麼話，沒有人知道；不過事實是，克拉斯諾夫將軍和他的司令部以及幾千個哥薩克都投降了，並且勸克倫斯基也這樣做。

至於克倫斯基——我把克拉斯諾夫將軍在十一月十四號早晨所作的證詞錄錄在下面：

「特支那，十一月十四，一九一七。今天，大約在三點鐘（上午）的時候，我讓最高統帥（克倫斯基）召見。他非常激動，而且非常不安。

「『將軍』，他對我說，『你欺騙了我。你的哥薩克明目張膽地說他們要把我逮捕起來，並且把我交給那些海軍。』

「『是的。』我答道，『有這種傳說，並且我知道任何地方你都得不到同情。』

「『但是那些軍官們也談論着這樣的事呢。』

「『是的，全體軍官中大多數的人都不滿意你。』

「『我怎麼辦呢？我去自殺吧！』



「假如你是一位可敬的人物，你可以馬上帶着一面白旗到彼得格勒去，你可以親自到革命軍事委員會，用臨時政府元首底名義和他們成立協定。」

「很好。將軍，我要照著這樣做。」

「我派一隊衛兵給你並且叫一個海軍兵士跟你去。」

「不，不，不要海軍兵士，你知道達班科是不是真的在道裏？」

「我不曉得達班科是誰。」

「他是我的仇敵。」

「沒有其他的事可做，假如你要把你的命運作一次高價的賭博孤注一擲，你必須知道怎樣去把握時機呵。」

「對的，我今天晚上就離開此地。」

「爲什麼呢？那將是一領流亡，你要光明正大泰然自若地離開這裏，使每個人能夠看見你不是在逃走。」

「很好，但是你必須給我一隊衛兵，我打算用它。」

「好的。」

「我走出把哥薩克人羅斯可夫叫來，他屬於頓河第十團，並且命令他選擇十個哥薩克去伴隨最高統帥。半點鐘以後那些哥薩克來告訴我，說克倫斯基不在他的房間裏。」

他已經逃跑了。

「我發出警號並且下令搜索他，料想他不能就離開加持支那，但不能發現他在什麼地方……」

克倫斯基這樣地逃走了，孤身隻影的，「喬裝在一個海軍兵士底制服裏」，而且就是由于這個行動，他那曾經殘留在俄羅斯民眾中的一切的信仰都喪失了……

我坐在一輛載重汽車前面的位置上走回彼得格勒。這輛汽車由一個工人駕駛，裝滿着赤衛軍。我們沒有煤油，所以車子上不點燈。路上擠滿着趕回家的赤衛軍，而那些新的後備兵擁出來接替他們的位置。巨大的和我們的一樣的載重汽車，排着方陣的砲隊、車組、隱隱約約的在黑夜裏行駛，和我們一樣，也不點燈。我們瘋狂地向前衝直闖，或左或右的斜轉着躲讓那些似乎是無可避免的撞車，輪子和輪子相摩擦，後面跟着無數步行的人。

穿過那視力所及的界限，延伸着首都底深燭奪目的燈光，夜間比日晝不知道要輝煌多少倍，就像是一串珠寶砌成的堤埂，堆在這荒涼的原野上。

那位駕車子的老工人，一隻手握住駕駛的輪盤，另外一隻手用一種歡欣鼓舞的姿勢向廣遠發光的首都揮動。

「我的！」他喊道，他臉上滿是興奮的光彩。「現在一切都是我的了！我的彼得格勒！」

## 第十章 莫斯科

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它的勝利之後，用一種瘋狂的緊張的情緒繼續工作。

十一月十四號。

給工廠軍、師、旅、團的委員會，給一切工人、兵士、農民代表底蘇維埃，給一切、一切、一切的團體。

遵照哥薩克、Yunkers、兵士、海軍、和工人之間的協議，決定把亞力山大。費奧多羅契。克倫斯基帶到民衆法庭前面去審判。我們要求逮捕克倫斯基，而且用下列所舉的團體底名義命令他，立刻到彼得格勒來，親自出席那個民衆法庭。

簽字，

哥薩克烏蘇里騎兵隊第一師；士官學生佛蘭克——  
鐵羅爾彼得格勒支隊委員會；第五軍代表。

人民委員達班科

那救國會、救國會、那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這些團體做漫地說克倫斯基是它出

之中的一份子——都熱烈地反對，說只有得到立憲會議的允許才可以逮捕他。

在十月十六號底晚上，我站立着看兩千個赤衛軍搖搖擺擺地走下柴哥羅尼大街，前面的軍樂隊奏着 *Marching*。（馬賽曲）——而這時候它唱馬賽曲是怎樣地適當呵！血一般鮮紅的旗幟在黑色的工人底隊伍上面飄揚，歡迎他們那些曾經保衛了「赤色的彼得格勒」的兄弟們凱旋。在那淒暗的黃昏裏他們踏步前進，有男子有婦女，他們都插得高高的刺刀左右擺動；穿過燈光微弱，泥濘油滑的街道，在昏慘的布爾喬亞人們中間走過去。那些布爾喬亞帶着輕蔑的眼光，可是非常害怕……

所有那些——企業家、買空賣空的商人、投資者、地主、軍官、政客、教員、學生、自由職業者、店員、書記、奸細都反對他們。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都用一種不共戴天的憤恨仇視布爾什維克。而站在「蘇維埃」這邊的，是工人們底隊伍，海軍兵士，一切沒有瓦解的軍隊、身無立錐之地的農民以及少數——非常少——知識份子……

從偉大的俄羅斯最邊遠的角落裏，傳來消息，在那些地方有猛烈的巷戰像潮浪一樣的爆發起來，克倫斯基失敗底消息，回應過來就是普洛列塔利亞勝利底巨大的吼聲。喀山、薩拉托夫、諾弗哥羅德、文尼察——這些地方街道上都是血流漂杵；在莫斯科，布爾什維克已經翻轉他們的砲隊去攻打那資產階級最後的堡壘——克里姆林。

「他們正在砲轟克里姆林！」這個新聞在彼得格勒街上流傳着，差不多帶有一種恐怖底

意味。從一潔白的光芒四射的俄羅斯底小母親——莫斯科——來的旅客，敘述着可怕的故事。說什麼幾千人被殺死；特維斯卡雅和庫斯乃斯基大廈着火；瓦西利·伯拉意尼底教堂成了一堆冒烟的灰燼；烏斯本斯基大教堂倒塌了；克里姆林底斯巴斯卡雅門正搖搖欲墜；國會大會堂燒成一片平地。

再也沒有什麼布爾什維克所說的事，可以和這些可怕的在神聖俄羅斯底心臟（指莫斯科——譯者）裏所做的殘忍行為相比擬了。在那些虔敬教徒的耳朵裏，響着破壞聖神的正教堂，把俄羅斯國家底寺院變成灰燼的砲聲。……

十一月十五號，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卡爾斯基，在人民委員評議會底會議上迸出眼淚，從那會議室裏衝出來，喊道，「我不能忍受這些暴行！我不能坐視無睹對於美術和傳統文化作這樣巨大的破壞……」

那天下午，報紙上登載着他辭職的信：

剛才我從莫斯科來的人，把那地方所發生的事告訴我。

爾佑的聖·巴西爾底大教堂，和超渡升天的大教堂，正被開砲轟擊，克里姆林，那地方收藏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最最重要的藝術珍寶，此刻是在砲火之下。有無數的犧牲

可怕的鬥爭，在那邊已經成爲獸性瘋狂底暴行。

剛遺留下來的是些什麼？以後還可以發生些什麼事？

對於這件事我不能坐視無睹。我的氣量是滿了。我不能忍受這些恐怖。在那裏使我發狂的思想底重壓下面，做工作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我爲什麼要脫離人民委員評議會的緣故。

我充分地知道我這次辭職底嚴重性。但是我再也不能忍耐了……

就在那同一天，克羅姆林裏的 *KREMLIN* 和白衛軍投降，被允許整隊走出來，不加傷害。接着成立停戰協定：

一、公安委員會取消存在。

二、白衛軍繳械解散，軍官們保留他們的刀劍和規定的臂章。軍事學校裏僅僅保留教練時所必要的武器；其他一切的東西都由 *KREMLIN* 繳出來。革命軍事委員會保證這些人底自由和生命安全。

三、處理解除武裝底問題，和處理第二項底規定一樣，指派一個委員會去執行，這委員會由各個參加停戰協定的團體底代表組成。

四、從這停戰協定簽字底時候起，雙方應立即發令停止射擊，並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設法担保這命令底完全執行。

五、簽訂這個停戰協定以後，雙方所獲的俘虜都要釋放出來……

此刻布爾什維克已把那城市掩埋了兩天。踏戰心驚的民衆們與出他們的窰子，尋找他們死掉的人；街上的障礙物已經移去了。然而，那些關於莫斯科之破壞的傳說不但不減少，反而繼續增高。……就在這些可怕的報告底影響之下，我們決定到莫斯科去。

彼得格勒，雖然一世紀以來都是政府所在地，不過歸根到底，終于還是人工造成的都市。莫斯科可以代表真正的俄羅斯，代表俄羅斯過去的情況和未來的憧憬；在莫斯科我們能夠見到俄羅斯人民對於「革命」的真正的情緒。在那邊，生活鬥爭格外緊張。

因為過去一時期裏面，革命軍事委員會受到鐵路工人的幫助，已經控制了尼古拉鐵道，裝出一車一享的海軍兵士和赤衛軍到西南方去……我們從斯基爾尼預備了通行證，沒有這種通行證誰都不能離開首都……當那列車開回車站的時候，一羣衣衫襤褸的海軍兵士，都帶着巨大的食物包，像一陣狂風一樣地擁進車門，打破了窗子，擠入所有的小隊輪，站滿在過道上，甚至爬上車頂。我們三個人擠進一個小隊輪，但是差不多馬上就有二十幾個兵士擠進來……這間房間僅僅能容四個人；我們解說，勸告，那個車役幫着我們申訴——而那些兵士



只是哈哈大笑。他們是不是嘲弄 *bonnie*（資產階級）所享受的舒適生活呢？我們拿出從斯慕爾尼領來的通行證；那些兵士頓然改變了他們的態度。

「來，同志們」，有一個人叫道，「這幾位是美國的 *tovarishchi*（同志——譯者）。他們走了三萬「威斯特」（俄里——譯者）來看我們的「革命」，他們當然很疲倦了……」

說着溫文爾雅的友誼的客氣話，他們讓開。頃刻之後，我們聽見他們衝破一個被兩位苗壯的穿着得很講究的俄國人所占據的小臥艙，那兩位曾經賄賂過車役，並且曾經鎖上他們的門……

大約在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我們從車站出發，一列漫長的車箱被一架微弱的小車頭拖着，燃燒木炭，慢慢地蹣跚前進，停了許多次。那些坐在車頂上的兵士用腳蹣跚着，哼着悲傷抑鬱的農民的歌曲；而在過道裏面，擠得水洩不通，整夜咆哮着狂烈的政治問題的爭論。偶而那位車役走過來，照往日的習慣，檢查車票。他發現除掉我們以外只有很少的人買票，做了半個鐘頭無益的吵鬧以後，他失望地舉起手來退出去。空氣是窒息的，充滿了烟霧和惡臭的氣味；倘若沒有那些破碎的窗子，我們在夜裏一定要悶死了。

早晨，過了幾點鐘，我們望到外面一片蒙着雪的銀白的世界，天氣非常冷。大約在中午的時候，有個農婦帶着滿籃子粗厚的麵包和一大罐溫熱的代替咖啡的茶走上來。從這時候起

直到天黑都沒有旁的事，裝滿了人的列車顛簸而且打停，偶而經過一些車站，那班貪食無厭的人馬上跳到那些設備不充分的食舖子裏去，風捲殘雲把它吃得淨淨光光。……在這些停車時間中有一次我走到諾金和里科夫面前去，他們是退任的委員，正回到莫斯科把他們的冤情訴之於他們自己的「蘇維埃」；再遠一點是布哈林，一個矮小的紅鬍子的人，有一付狂熱的眼睛——他們說他，「比列寧更「左」得厲害。」

接着，鐘鳴三下，我們衝上火車，穿過那擠滿了人的喧鬧的通道徐徐前進。……一羣天性良好的人，用冷靜的耐心忍受那種艱苦，喃喃不休地討論着每一個問題，從彼得格勒底局勢說到英國工會的制度，並且大聲地和坐在車上的那個 *CONNELLY*（布爾喬亞）爭吵。在我們沒有到達莫斯科以前，每一輛汽車都組織在一個委員會下面去幫助鬥爭或是分配食物，這些委員會分裂成政治黨派，它們在基本政綱上吵鬧不已。……

莫斯科車站是空寂無人，我們走進那特派員底辦公室，去安排我們回往的車票。他是一個不善交際的青年人，佩着中尉底肩章；當我們把那些從斯慕爾尼發出的證件給他看的時候，他靈魂落魄的說他不是布爾什維克，他是代表公安委員會……這是明明顯顯的——在那一殺的擾亂狀態裏只注意奪取城市，這重要的火車站已經被那些勝利者忘掉了……

不看見一輛汽車。然而，有幾架馬車停在街上，我們叫醒一個奇形怪狀的睡著在他那小雪車底車廂右邊的 *INVESTOR*。『到市中心要多少錢？』

他搖搖他的頭，「Darius，在任何旅館裏都不能找到一間房子」，他說。「不過爲了二百個盧布，我願意帶你們去……」在「革命」之前只要兩個盧布！我們拒絕，但是魯坦然地聳聳肩膀。「此刻趕馬車要有很大的勇氣呢，」他繼續說。我們不能在五十盧布以下僱到他的車……當我們沿着那靜寂的，蒙着雪的半明半暗的街道疾駛的時候，他回敘在這六天的戰鬥中他的冒險故事。「趕着車子，或是停在街上等乘客」，他說，「突然 boom！一枚砲彈在這地方爆炸；boom 一枚砲彈落在那邊，boom boom 一陣機關槍……我馬上加鞭趕快逃走，那些惡鬼四面八方的射擊，我跑到一段平靜的街道上停下來，睡一睡。boom 另外一枚砲彈，boom boom……惡鬼！惡鬼！惡鬼！都兩都兩都！」

在那城市底中央，積着雪的街道很清靜，帶有秩序恢復的死寂的況味。僅僅幾盞弧光燈燃燒着，僅僅有幾個步行者沿着人行道走過去。一陣冰冷的風從那廣大的平原裏吹過來，刺入人的骨髓，在第一家旅館裏，我們走進一間點着兩支蠟燭的辦公室。

「可以，我們有一些非常舒適的房間，但是所有的窗子都被槍彈打破了，倘若 Comfort 不在乎一點風的話……」

在特維斯卡雅，商店的窗戶被打碎，街上有砲彈的深洞和挖起來的鋪路石，我們從這個飯店走到那個飯店，都是客滿，或者那些店主還是那樣地胆戰心驚，竟至他們所說的都是，「沒有，沒有，這裏沒有房間！這裏沒有房間！」在大街上，那邊排列着壯偉的銀行巨廈和

商場，布爾什維克的炮隊曾經不分皂白地向那邊亂轟。正如一位「蘇維埃」的職員告訴我的那樣，「當我們不知道那些『Eyes』和白衛軍確實在什麼地方的時候，我們就轟擊他們的錢袋子（指那些資助反動勢力的銀行和商場——譯者）……」

在那巨大的國家飯店裏他們最後把我們招待進去；因為我們是外國人，而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承認保護外國人底住宅……在最高的一層樓上，那位管理員把那被榴霰彈打破了幾個窗子的地方指給我們看。「那些畜生！」他說，搖著拳頭，好似想像中他面前就站著布爾什維克。「可是等著看！他們的末日就會到來；此刻再過幾天他們那滑稽的政府就要倒台，那時候我們將使他們受罪！」

我們在一家素菜館裏吃飯，那菜館題著引人注目的名字，「我不吃任何動物」，牆上明顯的掛著大文豪托爾斯泰底圖像。吃飯之後我們衝到街上去。

莫斯科蘇維埃底總部，設在前任總督底衙門裏，是一個莊嚴堂皇的白色巨廈，正對着新科比尼也夫廣場。赤衛軍在門口站崗。在那寬大的、熾赫的台階底盡頭，牆上貼著委員會會議底佈告和政黨底宣言，我們穿過一排高聳的耳房，那裏面懸掛著蒙著紅綢的金框子的圖畫；再走進一間華美的大客廳，那裏面有燒開的水晶燈柱和鍍金的鏡簷。一種低沉的談話底隨之聲，雜著二十幾架縫衣機呼呼急轉的噪音，充滿了那個場所。攤開天卷的紅色和黑色的棉布，蜿蜒曲折地鋪在新澆的地板上和桌面上，桌上坐著五六十個婦女，為那些革命的死者

底襟儀剪裁着縫製着長旄和旗幟。這些婦女底面容都帶着悲哀的痕跡，被那極端困苦的生活磨折得非常粗魯；她們此刻嚴肅地工作着，她們之中有許多眼睛都哭腫了……赤衛軍底機噐很大。

在屋子的一角，坐在桌子上的是羅哥夫，一位溫文爾雅的坐着鬚鬚的人。戴着眼鏡，穿着一套工人的黑外衣。他邀請我們和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起參加明天早晨的葬儀進行式……

「那些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實是不可以理論！」他說，「他們一貫的老是和解讓步。你想想看！他們居然建議叫我們和那些 Mensheviks 舉行一個聯合的葬禮！」

大廳對面有一個穿着襤褸的兵衣戴着 ushanka 的人走過來，他的面孔很熟習；我認識他是米爾尼強斯基，在那壯偉的美國美孚煤油公司大罷工的期間，我知道他是紐澤西州，巴耶乃的鐘錶匠喬治·米爾契，他告訴我，現在他是莫斯科金屬工人聯合會底書記，在戰鬥期間是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委員。……

「你看我！」他喊道，指着他那破舊的衣服。「當 Mensheviks 第一次來的時候我正和那些孩子們在克里姆林，他們把我關在地下室裏，把我的外套、錢、表、甚至手上的戒指都奪了去。這身衣服就是我所穿的一切了！」

從他那邊我知道了許多那曾經把莫斯科分裂成兩個陣營的，六天血戰底詳細情形。和彼得格勒不同，在莫斯科，市國會曾經握有 Mensheviks 和白衛軍底指揮權。市長羅德尼烏，和副

市長，國會底主席，曾經指示公安委員會和軍隊底行動。莫斯科底軍事長官雷阿特塞夫，是一個天性傾向於民主政治的人，關於反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猶豫不決；但是國會強迫他；策動佔領克里姆林的就是那位市長；他說，「他們在那邊絕不敢向你們開火」……

一團被長期的休息弄得非常腐化的禁衛軍，受到雙方方面的煽動。那一團人舉行了一個會議來決定採取何種行動。結果決定，那一團人仍舊維持中立，並且繼續它目前的活動——那不過是沿街賣賣橡皮膏和葵花子罷了！

「不過頂糟糕的是，」米爾尼強斯基說，「在戰鬥期間我們必須去組織羣衆。對方明明知道它所缺少的是什麼；而這邊兵士和工人都有他們的「蘇維埃」……關於什麼人來做總司令的問題，曾經有一場激烈的爭論；有些軍團在它們決定行動之前討論了好多天；而當那些軍官突然從我們這邊逃走的時候，我們沒有作戰司令部來發號施令……」

他的談話使我得到一些栩栩若生的圖畫一樣的印象。有一天，寒冷而且暗淡，他站立在那被機關槍掃射過的尼奇斯卡雅街角上。一羣小孩子集合在那地方——那些慣常都是做寶報章子的街上的流浪兒。發出尖銳的叫聲，興奮得好像是做什麼新的遊戲，他們等待槍聲漸漸微弱，於是跑過街道……有許多被殺死，但是其餘的人還是跑來跑去，互相歡笑着，鼓勵着……

晚上很遲的時候我到 Dvorianskoye Sobornie（貴族俱樂部）去，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在那裏開會，並且討論諾金、里可夫和其他脫離人民委員評議會的人底報告。

會場是一個戲院，在舊的政體之下，那裏面曾經一度不覺然地表演過法蘭西最近代的喜劇，給那些軍官們和花枝招展的貴婦們觀看。

最初那會場裏坐滿着知識份子——他們住得靠近市中心區。諸君試說，大多數的聽者都傾向於他，在那些工人們未到以前，時間已經很遲了；工人階級廣往省區在坡市底邊稍，而且沒有街車駛行。但是大約在午夜的時候，他們登上台階，十個二十個一羣一羣的，粗偉的人們，穿着下等衣服，新從戰線上走回來，他們在戰線上像這塊一樣地打了一月的仗，看着他們的同志完全在他們旁邊犧牲。

在諾金被一陣狂烈的暴風雨一樣的嘲笑和怒吼，靈攻着的詩歌以前，會場裏以稀少的人數正式開幕。他想中辯，想解釋，但是完全無效；他們不要聽。他曾經企圖召集議員評議會；他曾經當那正在惡戰的時候逃脫他的職位。……至於那些資產階級的報紙，莫斯科這裏不再有什麼資產階級的報紙了；甚至市國會都已經被解散。布哈林站起來，粗魯的，有精有理的，用一種激昂而且沉重的聲音說話，激昂而且沉重……他們用閃閃發光的眼睛瞪視着他。結果決定，以絕對多數通過，維護人民委員評議會底行動。莫斯科就是這樣……

深夜裏我們走過那些空闊的街道，經過伊伯利亞門（Iberian Gate）下面，到克羅姆林前面巨大的紅場（Red Square）上去。瓦西利·伯拉查尼教堂隱隱約約現出怪偉的樣子，在它那光彩的，邊緣卷曲而且有着重紋的穹形屋頂，在黑暗中顯得非常龐大。沒有任何損壞的

跡。……在廣場底一邊，壁立着烏黑的克里姆林宮牆和高聳的堡壘。在那高牆上，被紅地閃爍着藏在下面的燈光；那寬宏的廣場對面有語音傳到我們這邊來，有鋤頭和鏟子底響聲，我們走過去。

靠近宮牆腳跟，高高地堆積着山坵一樣的泥土和岩石。爬上這堆山坵，我們看到下面兩個巨大的窰穴，有十呎或十五呎深，五十碼長，那邊有幾百個工人和兵士正在巨火底光線下挖掘着。

一個青年學生用德文告訴我，「這是兄弟塚，」他解說道，「明天我們要把五百個爲『革命』而死的普洛列塔利亞埋在此地。」

他帶我走到窰穴裏去。在瘋狂的速度中揮動着鋤頭和鏟子，而那個泥土的山坵漸漸高起來，沒有一個人說話，頭頂上，夜色帶着稠密的星光，而那古老的帝國克里姆林宮牆高聳雲霄。

「在這神聖的地方，」那學生說，「全俄羅斯最神聖的地方，我們將要埋葬我們最神聖的人。這地方是那些沙皇底墳墓，我們自己的沙皇——人民的豪傑——將要在這裏長眠……」他的手臂掛在一根繩帶裏，是在戰鬥裏受了槍傷。他注視着它。說道：「你們外國人瞧不起我們俄羅斯人，因爲我們這樣長久地忍受了那種中世紀式的專制政體。然而我們覺得沙皇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暴君；資本主義更壞，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裏資本主義都是大皇帝……俄



羅斯的革命策略是最徹底的……」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那些電穴裏的工人，筋疲力竭，雖然天氣酷冷，還是流着汗，惱怒地爬出去。穿過廣場有一團黑色的人影很快地走過來。他們搬進電穴，拿起器具來挖掘，不說一句話。……

這樣，整夜那些民衆底義勇隊互相輪流，從來沒有停止他們那飛快的速度，那清冷的晨光毫無遮擋地照着那荒涼的廣場，映着白雪，那張着大口的褐色兄弟塚底電穴，已經完全告成。

我們在日出以前起身，急急忙忙的穿過那些黑暗的街道到斯科比尼也夫廣場去。在這整個的大都市裏沒有一個人影可以看見；但是有一種沉鬱的鼓動着底聲音，遠遠近近，就像一陣行將到來的颶風一樣。在那灰白色的微明裏，一小羣男子和婦女集合在一蘇維埃一總部前面，樹着一束寫着金字的紅旗——莫斯科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天漸漸的亮了。從遙遠的地方那巨大的鼓動着的聲音漸漸深沉而且比較清晰，成爲一種堅定可怕的沉鬱的聲音，都市正在蘇醒。我們走到特維斯卡雅，那些旗幟在頭上飄揚。沿路那些街上的小禮拜堂都關着門而且漆黑，伊伯利安聖女大教堂也是一樣。這個伊伯利安聖女大教堂，每個新卽位的沙皇到克里姆林去加冕之前，照例都要來拜謁，而它，不論白天或是夜晚，常常是開放着而且擠滿着人，光耀的點着善男信女們所供奉的蠟燭，照得聖母像上的金銀珠寶閃閃發光。現在，

他們說，自從拿破侖在莫斯科的時候以來，莫斯科還是第一次燃起。

那神聖正教堂已經從莫斯科收斂起它那外表上的光輝。莫斯科是那些砲聲聲聲里姆林的喪禮神案的惡棍們底窩巢。那些教堂裏都是漆黑，靜寂而且清冷；牧師們都不見了。沒有主教們站在紅色的墳墓上向上帝禱告。沒有替死者施洗禮，也沒有在這些大逆不道的人們底墳墓上說什麼祝詞。鉄克貢，莫斯科底大主教，馬上把「蘇維埃」逐出教會。……

商店也關着門，資產階級躲在家裏——不過是爲了其他的原因。這是「民衆們底日子」，他們那來臨的喧聲像浪濤一樣的轟轟作響……

已經走過伊伯利安門，一條「人的洪流」流動着，那寬闊的紅土——堆一堆的站下幾千幾萬的人。當羣衆經過伊伯利安大教堂的時候我特別注視，人們進來一定要在大教堂前面經過，然而他們似乎是沒有注意它一樣……

我們穿過那些擠在克里姆林宮牆附近的密集的羣衆，排隊前進，站上一個泥土的崗壘。已經有幾個人在那邊，其中有莫拉諾夫，那位被選爲莫斯科軍事長官的兵士——一位高高的，氣貌不揚，有鬍子的人，臉色很溫和。

所有通到紅場的街道上都吐出「人底洪流」，他們整千整萬，全帶着窮困和勞苦底容貌。一排軍隊走過來，奏着 *Internationale*（國際歌），那歌聲像海上的風一樣，自然地廣佈出去，緩慢而且莊嚴。巨大的旗幟從克里姆林宮牆底頂頭拖到地面；鮮紅，寫着大大的

金色和白色的字，那上面的語句是：『開始世界社會革命底犧牲者』，『世界工人底兄弟塚永垂不朽。』

一陣淒厲的風掃過廣場，颳起那些旗幟。這時那些各個工廠底工人從城市底邊遠區落走着來，昇着他們的死者。可以看見他們穿過那大門，旗幟颳動得獵獵作響，和那些他們昇着的深紅色——似鮮血一樣——的棺材。這些棺材是粗簡的方盒子，用凸凹不平的木板製成，塗着朱紅的顏色，高高地擡在那些淚如雨下的人們底肩膀上，後面跟着號啕泣滾的婦女；或是直挺挺地走着，帶着蒼白的，死板板的臉色。有些棺材是敞開的，棺材蓋子帶在後面；其他的棺材上面蒙着鍍金的或是銀灰色的布，或是頂上釘着一個草帽。有無數不怎樣好看的人工製成的花圈。……

經過一條或開或閉的不整齊的狹道，那大隊的人羣慢慢地向我們這邊移動。此刻有一條無窮無盡的「旗幟的洪流」流過那個大門，都是紅色，寫着金色和銀色的字，頂端掛着一球的黑紗。——有些無政府主義者的旗幟，黑底上面繡着白色的字。音樂隊正奏着革命葬儀進行曲，和那些人民大眾底壯偉的歌聲相混雜，民衆脫下帽子站在那裏，參加葬禮的人粗聲地唱着，被哭泣弄得咽不成聲。……

在工廠工人中間走來兵士底隊伍，昇着他們的棺材，同樣，騎兵隊底方陣，坐在馬上行敬禮，砲兵隊，大砲上繡着紅布和黑紗——看起來老是這樣。他們旗子上寫道：『第三國際

萬歲！」或是「我們需要一個忠實的，普遍的，民主性質的和平！」

那些參加葬儀的人慢慢地昇着他們的棺材進入墳墓底通道，那些擡棺材的人背着重負爬上去，再走下到窀穴裏。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婦女——粗壯的強健的普洛列塔利亞的婦人。在死者後面跟着女人——年青的肝腸碎裂的女人，或是老邁的皺紋滿面的女人，像受了創傷的野獸一樣吵鬧着，她們要跟她們的丈夫和兒子到兄弟塚裏去，當那些同情的手來阻攔她們的時候，她們大聲號哭，那些貧窮的人彼此是這樣深切地愛着呵！

整天都流動不息的走着，葬儀進行式，從伊伯利亞門進來，再從尼科爾斯卡雅離開紅場，一條河流一樣的紅旗，帶着希望和友愛以及可驚的預言底話，飄揚在五萬民衆的上空，——在全世界底工人和他們千世萬世子孫底注視之下……

那五百付棺材一個個的擺進窀穴。黃昏的夜幕已經張下，那些旗幟還是低垂着，錯雜着走過來，音樂隊奏葬禮進行曲，巨大的羣衆應和着。在那墳墓光禿的樹枝上掛着花圈，像是五顏六色的奇葩。二三百個人開始挖掘泥土。泥土像雨點一樣笨重地落在棺材上，發出匍匐的聲音，在歌聲之下還可以聽到……

燈光亮了，那最後的燄面旗幟走過去，而那些最後的嗚咽着的婦女，當她們走的時候用一種可怕的緊張的情緒頻頻回顧。從那巨大的廣場上退卻了普洛列塔利亞的海潮……

我猛然意會到：那些虔敬的俄羅斯人民不再需要牧師替他們祈禱升天。他們正在地球上

： 建造着一個王國，比任何所造過的天堂更要光明美盛，爲了這個偉大的事業，死就是榮耀；

## 第十一章 掌握政權

### 俄羅斯各民族底權利宣言

……今年在六月裏舉行的第一次蘇維埃人民大會，宣佈俄羅斯各民族有自決權。在十一月裏舉行的第二次蘇維埃人民大會，更堅決地更確定地承認俄羅斯各民族有這個無可變更的權利。

執行這兩次大會底意志，人民委員評議會決定爲它在民族問題的措施上建立一個基礎綱領，如下：

(一) 俄羅斯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有主權。  
(二) 俄羅斯境內各民族有自由自決的權利，甚至可以分離出去，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三) 廢除任何一切的民族和民族宗教的特權和禁令。

(四) 住在俄羅斯境內的少數民族和民族團體都可以自由發展。

馬上就要準備建立民族問題委員會的法令。

俄羅斯共和國民族問題人民委員

爾梭夫·德鳩加西維力·斯大林

人民委員評議會主席

V. 烏里雅諾夫（列甫）

基輔的中央拉達（Central Rada）——一種資產階級的團體——（譯者）馬上宣佈烏克蘭爲獨立共和國；經過希爾幸福的元老院，芬蘭政府也照樣的做。獨立的「政府」在四伯利亞和高加索俾爾後春筍一樣萌生彙長。波蘭總軍事委員會迅速地將在俄羅斯軍隊中服役的波蘭軍隊集合起來，廢除了他們的委員會並且建立了一個嚴格的紀律。……

所有這些「政府」和「運動」都有兩個共同的特質；它們都是被資產階級所控制；它們害怕而且憎恨布爾什維克主義。

在這突然轉變底混亂之中，人民委員評議會鎮靜地奠定了社會主義政體底基礎。公佈「社會保險」，「工人管理」的法令，伏羅斯特土地委員會的規章，廢除「階級」和「尊號」，廢除法院，建立民衆法庭……

一軍接着一軍，一個縱隊接着一個縱隊，派出代表團，「興高彩烈地來慶祝這人民政府」。

有一天，在斯慕爾尼前面我看見一團衣衫襤褸剛從前線回來的隊伍。那些兵士集合在大門前面，瘦弱而且面色慘白，凝視着那個巨廈，好像是以爲有「萬能的上帝」在裏面一樣。有些人指着門上那帝國底雄鷹，歡笑着……赤衛軍出來站崗。所有的兵士都好奇地轉過

頭來看，好像他們曾經聽說過赤衛軍但是從來沒有看見過赤衛軍，他們好意地微笑着指出隊伍，用那種一半是嘲弄一半是讚美的神情，和後面的赤衛軍開玩笑。……

臨時政府消滅了。十一月十五號，在首都一切的教堂裏，牧師們已經停止替臨時政府祈禱。不過，正如列甯告訴 Trotsky 的話一樣，這「僅僅是政權勝利底開始」。那些反對派雖然被奪去了武器，他們仍舊操縱着國家底經濟生活，用俄羅斯人所有的合作運動的天才，專門潛伏着去組織那些零亂的事物——去阻礙，破壞，侮蔑那些「蘇維埃」。

政府機關職員底罷工運動組織得很好，受銀行和商業機關的資助。每一個布爾什維克接牧政府機關的行爲，都遭遇到抵抗。

托羅茨基到外交部去；那些工作人員都不承認他，把自己鎖在屋子裏，而當那些門被強迫打開的時候，他們就辭職。托羅茨基要搶奪庫底鑰匙，直到他領了工人來敲鎖的時候，他們才交出來，後來發覺前任外交部次長尼拉托夫，已經帶着那些「秘密條約」藏起來了。……

斯力阿勃尼科夫去接收勞工部，天氣非常冷，那邊沒有一個人升火。全體沒有個職員，沒有一個人告訴他什麼地方是部長底辦公室。

亞力山大娜·柯倫泰，十一月十三號被任命爲公共幸福——管理慈善事業和公共慈善機關——人民委員，在那個部署裏她所發到的，是全體四十個工作人員底大罷工。馬上那些



大城市裏底貧民，慈母機關裏的殘廢孤獨，都陷入悲慘的窘境：那些飢寒交迫的殘廢者底代表們，和那些臉上凍得發青發紫的孤兒，包圍住公共幸福部。柯侖泰流着眼淚，她把那些參加罷工的人逮捕起來，直到他們交出辦公室和保管籍底鑰匙。然而，當她得到鑰匙的時候，發覺前任部長巴尼娜伯爵夫人，已經帶着一切的款項搆逃，除非有立憲會議底命令，她都不把這筆錢交出來。

在農業者部，物資供應部，財政部，都發生了同樣意外的事。諭令那些職員回來工作，否則就取消他們的職位和年金，而他們不是留在外面就是繼續怠工……：幾乎全部的 *Gründers*（知識份子）都是反對布爾什維克，沒有地方可以給蘇維埃政府添加新的工作人員……：

私立銀行仍然強固地鎖閉着，只留一個後門給那些買空賣空的投機者進出。當那些布爾什維克的委員們走進來，那些職員就離開，把簿冊藏起來並且移動款項的位置。除掉那些管理銀幣和鑄幣的人以外，國家銀行底全體職員都罷工了，他們拒絕斯慕爾尼方面一切的要求，而私自地向救國會和市國會支出巨大的款項。

有兩次，一個委員帶着一隊赤衛軍，鄭重其事地一定要支付鉅大的款項作為政府的經費。第一次是，市國會議員和雷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底領袖們有很多人出現，那樣嚴肅地說到遺事的結果會怎麼怎麼，以致那位委員害怕了。第二次是，他帶着公示來，用一種正當的氣

概高聲朗誦：但是有些人叫他注意，那公示上沒有日期沒有印章，而那個傳統的俄羅斯人尊重「公文」的心理，逼着他再退出去……

證券交易所底職員們銷毀了他們的簿冊，以致俄羅斯和外國的金機關係底報告都損失而

那些物委委員會，那些屬於市政府的公用管理機關，或者是根本不做事，或者是怠工破壞。而當布爾什維克被城市住民底迫切需要所逼使，想去幫助或是管理公共事務的時候，所有的職員便馬上罷工，而市議會向俄羅斯發出洪水一級的電報，說布爾什維克干涉市政的自治。

在軍事首腦部裏，在陸軍部海軍部底辦公室裏，那邊的舊軍官已經同意著作「軍隊委員會和高级司令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壓制「蘇維埃」，甚至竟忽略了前線上的兵士。LENIN滿懷着敵愾，拒絕運輸「蘇維埃」的軍隊；每一列兵車開出彼得格勒都要用武力，每次都要離鐵路管理員拘捕起來——這時「蘇維埃」就以立刻大罷工來威脅，除非釋放那些被捕的人……

斯莫爾尼方面顯然是無能為力。報紙說所有彼得格勒的工廠因為缺乏燃料，在三星期以內就要關門；Vizhel 宣稱從十二月一號起火車必須停駛；彼得格勒糧食供應日大的食糧，而且沒有食糧運進來；前線上的軍隊正在挨凍受餓……救國會和洛也洛漢的中央委員會，把話語散遍了全國。勸民衆們對政府底法令置之不理。而那些協約國的大使館，不是冷冰

冰地坐觀成敗，便是公開地傲着敵愾……

那些反對派的報紙，今天禁止了明天早晨又用新的名字出現，上面堆滿着尖刻的對於舊政體的冷譏熱嘲，甚至 *Novaya Zhizn*（新生）上都舉出新政體的特質是「利慾的寡頭政治和「軟弱無能」底合流」。它說：

人民委員會底政府一天天更深更深地陷落到表面事務底泥海裏去。布爾什維克曾經很容易地奪取了政權……然而不能使用它。

沒有能力去指揮那現存的政府機構，同時他們又不能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可以順利地自由自在地依照社會鬥爭底理論去工作。

岡爾在不久的時間以前，布爾什維克沒有足夠的人去管理他們那勢力正在伸展的黨——歸根到底，這種事還是善於辭命的人和著作家底工作；那麼他們到什麼地方找這批有教養的人，去執行那種分門別類的繁複的政府底職務呢？

新政府訓令着而且威脅着，它像噴泉一樣向全國發出無數的法令，一個比一個更激烈更「社會主義」。但是這種報紙上的「社會主義」底露佈——更像是替我們子孫底虛妄的想像描圖樣。——既表現不出解決目前時局的希望，也表現不出解決目前時局的能力！

同時，*Comintern* 要求召開的代表大會，預備另舉一個新政府，仍然日以夜夜舉行集議。雙方已經同意這個政府底基本原則；正在討論人民諸議會底組織。假定地選出內閣，以特契諾夫做總理；允許布爾什維克佔多數議席，但是要把列寧和托羅茨基擠出在外。雷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底中央委員會，以及農民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都決定這樣：雖然他們是固執不變地反對布爾什維克底「罪惡的政治行爲」；但是「爲了停止這兄弟之間的流血鬥爭」，他們情願不反對他們參加人民諸議會。

然而，克倫斯基底逃亡，和那各地「蘇維埃」底驚人的勝利，轉變了整個的局勢。在十月六日 *Comintern* 的會議上，左翼社會革命黨堅決主張布爾什維克和其他社會主義的政黨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否則他們將退出革命軍事委員會和 *Revolutionary Committee*。馬爾金說道：「從莫斯科傳來的消息，在那邊，雙方間的障礙物之下都有我們的同志在死亡，逼使我們再度提出政權組織底問題，這樣地去做不僅是我們的權利，而且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現在是有權利在斯慕爾尼學院底牆裏和布爾什維克坐在這邊，從這個講壇上發言。在激烈的內部黨派的鬥爭之後，如果你們不讓步，我們將被迫着讓到外面去作戰……我們必須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讓步底民主條件。……」

休會去考慮左翼社會革命黨這個最後通牒之後，布爾什維克帶着議決案回來，加米尼也夫說道：

Travnicoff 認爲必要，讓那些參與十一月七號「革命」之勝利的組成。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一切社會主義政黨代表加入政府——這就是說，建立蘇維埃政府，和非法會，工人管理實業，武裝勞動階級。所以 Travnicoff 決定向「蘇維埃」裏面一切的政黨建議，成立一個關於政府機構底協定，並且堅持把下列的條件當做基礎：

政府對 Travnicoff 負責，Travnicoff 要擴大到有一百五十個會員。在這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底一百五十個代表上再加地方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底代表七十五人，陸軍海軍前線團體底代表八十人，工會底代表四十人（各種全俄的聯合會按照它們重要性的比例派二十個代表，Zemgor 十人，郵電工人協會五人），彼得格勒市國會裏的許多社會主義團體會派五十個代表。在內閣自身裏面，至少要有一半閣員的職位保留給布爾什維克。勞工部，內政部和外交部必須歸布爾什維克來做。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駐防軍底指揮權必須留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蘇維埃」底代表手裏。

政府負責進行有組織的武裝全俄羅斯底工人。  
決定堅持列甯同志和托羅茨基同志底候選權。

加米尼也夫解釋道：「代表大會所提出的所謂「人民諮議會，說是大約由四百二十個會

員組成，這裏面布爾什維克大約要占一百五十席。除此以外，有反革命的舊「*Right*」底代表，市國會選出的一百個代表——這些都是科涅羅夫的黨羽；農民蘇維埃——由雲烏生提也夫任命的代表一百人，還有那不再是代表兵士大眾的，舊軍隊委員會底代表八十人。

我們反對讓舊「*Right*」參加，也反對市國會底代表，農民蘇維埃底代表要由農民大會來選舉，這農民大會我們已經召集，它在同時將選出一個新的執行委員會，建議把列甯和托羅蘇基撤除在外，那就是建議砍我們政黨的頭，我們是不接受的。而且到底一句話，我們任何地方都看不出「人民諮議會」有什麼必要。蘇維埃對於一切的社會主義政黨都是開放，而「*Right*」代表着他們在黨中真正勢力的比例。……」

加萊林，替左翼社會革命黨發言，宣稱他的黨願意投票贊成布爾什維克底決議案，但是請求保留那種具體規則的權限，例如農民底代表等等，並且要求農業部保留給左翼社會革命黨去做。這件提議被贊同了……

停了一會兒以後，在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托羅蘇基回答關於成立新政府的問題：「關於那件事我一點也不曉得，我沒有參加那個協定……但是，我不以為那些協定具有什麼巨大的重要性。……」

那天晚上，代表大會裏遇着巨大的難題。市國會底代表們退出了……

但是在斯慕爾尼自身，在布爾什維克黨底隊伍裏，一種可怕的列寧政策的反對派正在繼續增高。十一月十七號底夜裏，廣大的會議廳擠滿着『Таш-оқ-хал』底會議顯露出凶惡的徵兆。

拉林，一個布爾什維克，宣稱立憲會議選舉底時期日漸逼近，這是取消『政治恐怖主義』的時候了。

『那些用來干犯出版自由的手段要加以限制。在鬥爭的過程裏面他們有他們的主張，但是現在他們並沒有更進一步的罪愆，除掉號召暴動和叛亂的宣言佈告以外，出版應該自由。』

在一陣急風暴雨一樣的從他自己的黨裏發出來的嘲笑和怒喝裏面，拉林提出下列的議案：

人民委員評議會底出版法從此廢止。

政治壓迫手段，只有得到『特殊法庭』底判決才可以採用，這個法庭由『Таш-оқ-хал』按照各黨代表力量的比例選出；而且這個法庭也有權力去研討那些已經採取的壓迫手段。

這國議案受到雷一樣的喝采，不僅是從左翼社會革命黨那邊，而且有一部分的和爾什維克。

阿瓦尼梭夫，替列寧派說話，急躁地建議把「出版」問題延期下去，直到社會主義的左黨之間達到某些同意以後再來解決，被超過多數的人否決了。

「那個此刻正在被完成着的『革命』」，阿瓦尼梭夫繼續說，「對於打擊私有財產並不猶豫；正如私有財產一樣，我們必須考慮『出版』底問題……」

說到這裏，他宣讀正式的布爾什維克的議案：

專斷地對資產階級的報紙採取壓迫，不僅是純粹軍事上的需要去防止叛亂，去阻止反革命的行動，而且這種壓迫也是一個必要的轉移手段。在「出版」方面建立一個新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那些資本主義的印刷機關和報紙底主人不能再做舊能的獨斷的與論底製造者。

我們必須進一步去沒收私有的印刷機關和報紙材料，這些東西將成爲「蘇維埃」底財產，在首都和在各省皆是一樣，所以政黨的黨派和團體利用印刷機關便宜，是以他們所表現的真正的民意底力量做比例來，換句話說，是以他們選舉底力量做比例。

重新建立那所謂「出版自由」，簡單的把印刷機關和報紙交與論資木家——那些大房



思想中底毒素——這將是一個違反首都人民意志的不可允納的投降行爲，放棄一項「革命」底最重要勝利；換句話說，這將是一個毫無疑意的帶有反革命性質的手段。

根據上列的理由，*Travnik* 堅決反對一切以在「出版」領域內恢復舊制度爲目的的建議，並且始終一貫維護人民委員會關於這項問題的觀點；反對那些由小資產階級的成分所操持的胡言亂語和最後威脅的言詞，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底利益公開投降。

這項議案底宣讀，時時被那些從左翼社會革命黨裏面發出來的諷刺的嘲罵，和那些從叛黨的布爾什維克裏面發出來的憤怒底呼喝所被斷。加萊林站起來，發言反對。「三個星期以前布爾什維克是『出版自由』底熱烈的擁護者。這項議案裏的言詞，簡直是提出舊時代黑百黨和沙皇政體之下檢查官底觀點——因爲他們也說什麼『人民思想中底毒素』呀。」

托羅茨基十分周詳地說話贊同那項議案。他特別揪出內戰期間的「出版物」和勝利之後的「出版物」。他在內戰期間，使用暴力的權利僅僅屬於被壓迫者（*Pravda*）（下面就這）；

「現在誰是被壓迫者？你這殘食肉類的惡鬼（*Pravda*）！」

「那種對於我們敵人的勝利還沒有感到，而報紙就是他們手裏的武器。在這些情況之下，封鎖報紙是一個合法的自衛手段。……」於是轉到勝利之後「出版物」的問題，托羅茨基繼續說道：

「社會主義者在『出版自由』這問題上的態度，是和他們對於『企業自由』的態度一樣……民主政治底規律正在俄羅斯建立着，那末私有財產對於『出版物』底統治權必須廢除，正如私有財產對於實業底統治權必須廢除一樣。」……「蘇維埃」政權將沒收一切的印刷機關。」……「沒收『Издательство』底印刷局！」

「資產階級對於『出版物』的專利權必須廢止。否則它對於我們奪取政權是不利的。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可以有印刷局和報紙……印刷機和報紙底宗主權首先要屬於工人和農民，然後才輪到資產階級的政黨，它們是少數……政權轉移到『蘇維埃』手裏，將帶來一種激烈的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必須要在『出版物』裏面明白表露出來……如果我們把銀行收歸國有，在那時候我們還能忍耐那種金融資本所辦的日報嗎？古老的公體一定要死亡；這次我們必須了解這一點。而且永遠了解……」……「喝采和怒罵的吼聲交混着

加泰林宣稱『Издательство』沒有權力通過這項重要的問題，這問題可以留給一個特別委員會去解決。但是他又熱忱地，要求『出版』自由。

於是列甫站出來，鎮靜的，無情的，他的額角上起着皺紋，當他慢慢地說話的時候，盡情地選擇着他的言詞；每個句子落下來就像是鐵錘一樣打進人們的心。『內戰還沒有結束；敵人們仍然在和我們周旋；所以不能廢除那干涉『出版物』的壓迫手段。』

「我們布爾什維克曾經屢次的說，當我們掌握政權的時候我們要封閉資產階級的報紙。寬容資產階級的報紙就意味著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當一個人做『革命運動』的時候，他不能停滯在時間上；他必須永遠前進。否則就是後退。那這此刻說什麼『出版自由』的人就是開倒車，而且阻礙着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前路。」

「正如第一次革命掙脫掉沙皇主義底桎梏一樣，我們已經掙脫掉資本主義底桎梏。假使第一次革命曾經有權禁止保皇黨的報紙，那麼我們就有權禁止資產階級的刊物。我們不能把『出版自由』問題從其他階級鬥爭問題裏面分離出來。我們已經答應封閉那些報紙，而我們一定要做到它。廣大的民衆是擁護我們的！」

「現在叛亂是完結了。我們絕對沒有那種希望去禁止其他社會主義政黨報紙，除非它們竟是煽惑武裝暴動，或是遠抗薩維埃政府。然而，我們也不准它們在『社會主義報紙出版自由』底偽裝之下，經過資產階級秘密的幫助，去獲得印刷機、墨油、紙張的專利權。……這些必需品一定要變為蘇維埃政府財產，而且最先，按照各個社會主義政黨投票力量的嚴格比例分配給它們。……」

接着投票表決。拉林和左翼社會黨底議案以三十一對二十二失敗；列寧的動議以三十四對二十四通過。還有少數人，其中有布爾什維克的黨員里阿柴諾夫和羅素烏斯基，他們宣稱，去投票反對任何對於『出版自由』的約束，對於他們都是不可能的。

這時左翼社會革命黨宣佈他們不能再對正在進行的事情負責任，並且退出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一切其他負責執行底職位。

他們有五個黨員——諾金、里科夫、米留定、特奧多羅維支和斯力阿勃尼科夫——向人民委員會辭職，宣佈：

我們贊成一個包含「蘇維埃」裏面一切黨派的社會主義的政府。我們認為只有這樣一個政府所建立，才能夠保證勞動階級和革命軍隊底英勇鬥爭所得的結果。除掉這個方式以外，那只剩了一條路：一個用政治恐怖主義底手段來維繫的「清一色」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底機構。這條路就是人民委員會所採取的路。我們不能而且不願跟着它走。我們察覺到這是直接走向從許多無產階級團體底政治生活中脫離，走向建立一個不負責任的政體，走向毀滅「革命」和祖國。我們不能對這樣的政策負責任，並且我們在 *Pravda* 前面宣言放棄我們人民委員會底職務。

其他的一些委員，不辭去他們的職務，也在這項宣言上簽名——出版部底德拜契夫，墨阿樂諾夫；國家印刷局底阿爾布索夫；赤衛軍底雨里尼也夫；勞工委員費奧多羅夫；以及拉林，法令編修局底羅賓。

同時，加米尼也夫、里科夫、留米定、季諾維埃夫和諾金都退出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把他們的理由公開宣佈：

……這樣的一個政府（包括「蘇維埃」裏面一切的政黨）機構，對於阻止一場新的流血，對於阻止那行將到來的飢荒，對於阻止卡萊丁底黨羽破壞「革命」，對於保證立憲會議在確定的時間召集，對於有效地實現蘇維埃人民大會所採取的政綱，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不能替中央委員會底罪惡政策負責任，這些政策是違反大多數無產階級和兵士底意志而執行的，無產階級和兵士急切的要求到各個不同的民主主義政黨之間的流血迅速停止。……我們放棄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為的是要能夠公開地把我們的意見向工人兵士大眾訴說。……

我們剛巧在這勝利底時候離開中央委員會；當那些中央委員會領袖們底政策走向喪失「勝利底美果」和無產階級底破滅的時候，我們不能泰然自若地袖手旁觀。……

一羣羣的工人，駐防軍兵士，不安地顫動着，派代表到斯慕爾尼去，出席那為組織新政府而召開的代表大會，布爾什維克陣營內部的裂痕在那會場了引起最最高興的歡笑。

然而列舉派底答覆是迅速的，無情的。斯力阿勃尼科夫和特奧多羅維支服從黨的紀律，回到他們的職位上。劉泰加尼米也夫做 *Ukrainian* 主席的權力，斯維德羅夫被選出來代替他的位置。襪免季諾維埃夫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的職位。在五號（即公歷十八號——譯者）底早晨，*Pravda* 上面有一篇指詞列舉的給俄羅斯人民的宣言，這篇宣言是下列舉起草，印成千百萬份，貼在各處的牆壁上，分發到俄羅斯底地面上去。

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大多數都傾向于布爾什維克黨。只有由布爾什維克黨組織的政府才可以是一個蘇維埃政府。人人都曉得，布爾什維克黨底中央委員會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在把它的黨員名單提出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之前的幾點鐘，曾經邀請左翼社會革命黨底三個傑出的黨員參加它的會議，那三個人是埃科夫同志，斯皮羅同志和加萊林同志，並且要求他們參加新政府。我們無限地抱憾，那些被邀請的同志們拒絕了；我們認為這種拒絕的方式對於革命者和勞動階級底同伴是不應該採用的；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願意把左翼社會革命黨包括在政府裏面；但是我們要鄭重聲明，作為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底多數黨，我們被任命準備在人民的監督之下去成立一個政府。

同志們！本黨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會評議會底幾個會員，加米尼也夫、季諾維埃夫、諾金、里科夫、米留定和其他幾個人都在昨天，十一月十七號退出本黨底中央委員會

，而那後面的三位，退出人民委員評議會……

這些叛離我們的同志，他們的行爲就像逃避者一樣，因爲他們不僅是放棄了那些交給他們的職務，而且也不服從本黨中央委員會底直接的訓令，他們在退休之前必須等待彼得格勒莫斯科本黨機關底議決。我們堅決地譴責這樣逃避的行爲，我們十分肯定地相信一切有自性覺的屬於本黨或是同情本黨的工人、兵士和農民，也將同樣的不贊成那些亡命之徒的行爲……

同志們，想想看，那些逃避者之中的兩個，加米尼也夫和季諾維埃夫，甚至在彼得格勒暴動之前就以逃避者和分裂者的姿態出現，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三號具有決定意義的中央委員會底會議上，投票反對暴動；甚至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那個決議以後，他們還在一個本黨工人底會議上繼續做他們的抗爭……可是，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前綫、戰壕、村鎮，那千百萬工人、兵士、農民底偉大的英勇行爲，羣衆底偉大的躍動，就像火車的鐵帶一樣把那些逃避者掃到旁邊去了……

那些幾乎是沒有信仰的人，那些猶豫不前的人，那些徘徊觀望的人，那些讓自己被資產階級嚇住了的人，那些在資產階級直接或間接的「幫凶」底吠聲之前屈膝的人，是多麼可恥！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俄羅斯其他各地的羣衆裏面，沒有一點躊躇後退底痕跡……

……我們決不屈服於任何從知識份子底小團體裏發出來的哀迭美敦書，那些團體沒有羣衆擁護，它們實際上只是受科涅羅夫的黨羽、沙文哥夫的黨羽、Kerega 以及諸如此類的反動勢力支持罷了……

從全國發出來的回聲就像是一陣狂熱的風暴。那些叛徒從來就沒有得到一個機會「公開地」把他們的意見對工人兵士大眾訴說。「L'Unité」大會上，兇猛的羣衆的對於那些「逃避者」的譴責像連珠砲一樣滾進來。斯慕爾尼有許幾天都擠滿着怒憤填膺的從前線、從伏爾加流域、從彼得格勒工廠來的代表和委員。「爲什麼他們敢脫離政府？他們是不是受資產階級的賄賂來攔阻「革命」？他們必須回來並且服從中央委員會底決議！」

單單是在彼得格勒陸防軍裏面，還有猶疑不決的情緒。一個巨大的兵士會議在十一月二十四號舉行，各個政黨代表都來致詞，以絕對多數擁護列寧的政策，通知左翼社會革命黨叫他們一定要參加政府組織……

雷什維克發出一個最後的哀迭美敦書，要求釋放所有的閣員和 Kerega，允許一切的報紙完全自由，解除赤衛軍的武裝，並且把陸防軍交給國會指揮。斯慕爾尼方面對於這些要求的答覆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的閣員和所有（但是少數除外）的 Kerega 都已經恢復自由，除掉資產階級的刊物以外一切的報紙都可以自由出版，「蘇維埃」要保有武裝力量底指揮權



……那磋商組織新政府的代表大會在十九號解散了，反對派一個個的溜到莫菲力去，那地方，在總司令部兵卵翼之下，他們建立了一個政府又建立一個政府，直到最後壽終正寢。

同時，布爾什維克已經在暗中削弱着 Menshevik 底權力。彼得格勒蘇維埃向所有的鐵路工人發出一個宣言，要求他們強迫 Menshevik 交卸它的權力，在十五號那一天， Menshevik 仿照它向農民所做的程序，決定在十二月一號召集全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 Menshevik 馬上決定在兩星期以後召集它自己本身的大會。十一月十六號， Menshevik 的會員出席 Tsyngol 十二月二號夜晚，在全俄鐵路工人代表大會底開幕會上， Tsyngol 正式把道路交通委員底職位授予 Menshevik 這被接受了。

已經解決了政權底問題，布爾什維克轉過他們的注意力來對付實際管理底問題。首先最急迫的是城市、鄉村、軍隊都必須給養。一隊隊的海軍兵士和赤衛軍到處搜查那些貨倉，鐵路堆棧，甚至是運河上的駁船，發現了而且沒收了幾千「蒲特」（俄國衡量的單位，一「蒲特」等於三十六磅。——譯者）投機商人所私有的食物。特派員被派遣到各省去，在那地方他們用土地委員會底幫助搜取了大穀物商人底貨倉。海軍兵士底遠征軍，帶着重武器，五千個一團五千個一團被派出去，到南方，到西伯利亞，負着複雜的使命去佔領那些還被白衛軍盤踞着的城市，建立秩序，並且收買食物。西伯利亞橫斷鐵道的客車暫停兩星期，在這期間

有十三列火車，滿載着由工廠商店委員會收集的布匹和鐵器，每列火車上都有一個專員管理，送到東方去，和西伯利亞的移民們交換穀物和馬鈴薯。……

卡萊丁正佔領着頓河區域底煤礦，然以問題日漸急迫。斯慕爾尼方面關閉了戲院、商店、酒館裏所有的電燈，挖下了街車庫號碼，並且沒收私人商店裏燃料商人所擁有的木柴。……當那些彼得格勒的工廠因為缺乏煤炭幾乎架倒閉的時候，波羅的海艦隊底海軍兵士從戰艦底大煤鎗裏挖出二十萬「波特」來交給工人們。……

到十一月底來尾發生了一「醉酒的慘殺」——搶劫酒店——這是以掠奪冬宮的地下室開始。好幾天街上都有爛醉如泥的兵士……在這件事後面顯然有反革命者底虛手，他們在軍隊裏面散佈陰謀，說出酒店的地方。斯慕爾尼底委員們開始規勸、解說，但這並不能阻止繼續增高的擾亂，接着就是兵士和赤衛軍之間的戰鬥……最後革命軍事委員會派出許多隊帶着機關槍的海軍兵士，他們毫無憐憫地對那些擾亂秩序的人射擊，殺死許多；委員們執行命令，帶着斧頭闖進酒店裏去，他們擊碎那些酒瓶——或者用猛烈的炸藥把它們打開。……

一隊隊有紀律的待遇很好的赤衛軍，成天成夜在蘇維埃保衛團底總部裏守衛，代替那盤的國民軍。在城市底各個角落裏都有工人和兵士所建立的，小說檯的選出來的革命法庭，裁判斷微的罪行。……

那些大飯店，投機商人仍然在那邊做賺錢的事業，被赤衛軍包圍起來，把那些投機商人關到牢裏去。……

機警而且敏感，城市底勞動階級自己建立了一個巨大的偵探網，經過僕役們窺察到資產階級的家事，並且把一切消息都報告給革命軍事委員會，革命軍事委員會就用它的鐵腕去打穿那些陰謀，不斷的這樣做，用這個方法發現了由前任國會議員普里什克維奇和一個貴族與軍官底團長所領導的保皇黨的毒計，他們策劃一個軍官暴動，並且曾經寫信邀請卡萊丁到彼得格勒來。……用這個方法破獲了彼得格勒「卡狄特」的陰謀，他們送金錢和補充兵給卡萊丁……

尼拉托夫，害怕那突發的由於他的逃亡所激起的人民的憤怒，回來把外交部的秘密條約交給托羅茨基，托羅茨基把那些條約在《真理報》上公佈，披露出全世界的陰謀。……

「出版物」的約束，被一個通告官方政府報紙專利權的法令加緊了。一切其他的報紙都停止出版，作為對於這個法令的抗議，或者是違犯法律查封……僅僅三個禮拜以後，它們終於屈服。

都署裏的罷工仍然繼續，舊時代的官員們仍然怠工，日常的經濟生活仍然停頓。在斯泰爾尼的背後只是巨大的無組織的人民大眾底意志，人民委員評議會就照這些意志去做，照這些意志去指示革命羣衆反抗它的敵人。在許多流利動人的宣言上，措詞簡潔而且散遍了俄羅

斯，列寧解釋「革命」底意義，要求人民把政權拿到他們自己手裏來，用武力去擊潰資產階級底抵抗，用武力去接收政府機關。革命的秩序。革命的紀律！嚴格的估量對方和嚴格的統治！不要罷工！不要浪費！

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十一月十號發出一個警告：

資產階級反對「蘇維埃」政權——那工人、兵士和農民底政府。他們的同情者阻礙政府職員底工作，而國會鼓動銀行罷工，想截斷鐵路、郵政、電報底交通……

我們警告他們，他們正是用貓爪子和火焰開玩笑。飢俄威脅着國家和軍隊。去抵抗這種災難，一切事務底正常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工農政府正在採取一切手段保證供給國家和軍隊一切的必需品。反對這些手段就是一個遠抗人民大眾的罪惡。我們警告那些資產階級及其同情者，如果他們不停止他們的怠工和挑唆阻止食物底運輸，他們將是首先受到苦難的人。他們將被剝奪掉領取食物的權利。一切他們所據有的儲藏都要被徵收，那些主要罪犯底財產將被完全沒收。

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責任警告那些用貓爪子和火焰開玩笑的人。

我們確信假如最後的手段成爲必要，所有的工人、兵士和農民將堅決地擁護我們。

十一月二十二號，城市底牆壁上貼着一張標頭做「非常通告」的紙頭。

人民委員評議會接到一份從北部前線打來的電報……

「一定不要再作進一步的延宕；不要聽任軍隊死於飢餓；北部前線的軍隊現在已經好幾天沒有接到一片麵包，而且在兩三天內他們的乾糧——這種乾糧是從那些直到現在尚未動用的儲存物品裏分配給他們的——也將吃盡了……已經有前線各部分的代表，說及有必要把一部分軍隊移調到後方去，預料在幾天之內將要有兵士率先逃亡，兵士們死於飢餓，被戰壕裏三年的戰爭弄得精疲力竭，害病，衣衫單薄，光赤着腳，被那種超越人類所能忍受的悲苦逼迫得發狂了。」

革命軍事委員會請彼得格勒底駐防軍和彼得格勒底工人注意這項電報。前線底情況要求我們採取最緊急最堅決的手段。同時，政府機關底高級職員，銀行、鐵路、郵政和電話都在罷工，阻難着政府用軍需品供給前線的工作……每一個鐘頭的延宕會使幾千個兵士喪失生命。那些反革命的負責人員，對於他們那些前線上飢餓死亡的同胞是可恥的罪人……

革命軍事委員會給那些罪人一個最後的警告。他們那方面假使有些微的抵抗或反對，那些用來裁制他們的手段底毒辣性，將和他們罪惡底嚴重性相當……

工人兵士大眾用一種粗野的激怒底顫動來響應這個通告。這種情緒掃蕩了整個的俄羅斯。首都裏面政府和銀行的職員發出成千成百的宣言和佈告，抗爭着，替他們自己辯護，性質都和這一張宣言差不多：

一切的公民們注意。

國家銀行關閉了！

爲什麼呢？

因爲布爾什維克對於國家銀行所施行的暴力使我們不能工作。人民委員會第一項訓令就是要一千萬盧布，而在十一月二十七他們要二千五百萬盧布，一點也沒有說明這些錢是用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負責人不能參與救奪人民財產。我們停止工作。

公民們！國家銀行的錢是你們的，是人民底錢，是用你們的勞動，你們的血和汗得來的。公民們！從強盜手裏救出人民的財產，把我們從暴力裏面救出來，那麼我們馬上就恢復工作。

國家銀行底職員們。

物資供給部，財政部，特種物資委員會，都發出宣言說革命軍事委員會使那些職員不能工作，要求人民擁護他們去反對斯慕爾尼。……然無那些握有權力的工人和兵士不相信他們；在人民頭腦裏堅不可拔地固定着一種思想，認為那些職員在怠工，使軍隊挨餓，使人民挨餓……在那長長的麵包線——這樣的麵包線還是和以前一樣，站在那冰寒的冬天的街上——裏面，所責備的不是政府，因為在克倫斯基的統治之下一向就是如此；而是責備那些 *schinovniki*，那些怠工的人；因為這個政府是他們的政府。他們的蘇維埃——而那些部署裏的職員們是反對這個政府的……

在這些反對派裏面佔中心地位的是國會，以及它們好幾的機關，救國會，反對人民委員會議會一切的法令，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不承認蘇維埃政府。冠冕堂皇地和那在莫菲力夫新成立的反革命的「偽政府」合作……例如，在十一月十七號那一天，救國會向「一切市政府機關，「生斯特伏斯」，一切農工兵和其他公民們底民主的革命的團體」宣言，措詞是這些話：

不要承認布爾什維克政府，用鬥爭來反對它。

各地方的國家與革命底拯救委員會，將集合起一切民主的力量，這樣去幫助全俄救

國會去完成擱在它自己身上的任務。……

同時，彼得格勒立憲會議底選舉布爾什維克獲得絕對多數；以致連吉什維克國際主義者都指出來，說國會應該改選，因為它不能再代表彼得格勒住戶政府組成了……那些工人團體，軍事單位，甚至是附近鄉村農民發出來的洪水一樣的議案，擁集到國會，稱它爲「反革命的，科涅羅夫的團體」，並且要求它辭職。國會最後的幾天，被市政工人底苛刻要求鬧得滿城風雨，他們要求適合於生活程度的工資，並且用罷工來威脅……

二十三號，一紙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公文解散了救國會。二十九號，人民委員評議會下令解散彼得格勒市國會，另行改選：

鑒於那種事實，九月二號所選出的彼得格勒中央國會：已經完全失去代表彼得格勒人民的權利，和彼得格勒人民的心理狀態及其情緒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並且鑒於那種事實，國會大多數的人員已經失去一切政治上的羣衆，還在繼續利用它的特權堅持一種反革命的態度，違反工人、兵士、農民底意志，怠工破壞並且阻礙政府底日常工作——人民委員評議會認爲那是它的責任，要求首都人民對於市自治政府宣告最後的裁判。

結果，人民委員評議會決定：



(一) 解散市國會：這所解散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號發生效力。

(二) 一切由現在的國會所選出或任命的職員，必須留在他們的職位上並執行那些託付給他們的任務，直到新國會代表來接替他們的位置。

(三) 一切市政人員必須繼續執行他們的任務，那些自動離開職務的人就認為是解職。

(四) 新彼得格勒國會的選舉，定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九號舉行。……

(五) 新彼得格勒市國會將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一號二時開會。

(六) 違反這個法令，以及故意損害或破壞市財產的人，將立刻予以逮捕並帶到革命法庭去審判。……

國會明目張膽地舉行會議，並通過議決案，說國會要『流盡最後的一滴血去保護它的生存』，並且拚死地呼籲彼得格勒人民來援救他們『自己選出的市政府』。然而人民仍舊不睬不理，或者竟是懷着疑慮。在三十一號那一天，市長斯克雷德和幾個議員被逮捕，訊問以後被釋放了。那一天和第二天國會都繼續開會，時時被赤衛軍和游軍兵士所打斷，他們客客氣氣地要求大會解散。在十二月二號的會議上，正當一位議員說話的時候，一個軍官和一些海軍兵士走進尼古拉大廈，命令議員們退出去，否則就要用武力。他們照樣做了，一直拚爭

到最後，但是終於「向暴力讓步」。

那倒是在十天之後選出來的新國會，因為那些「中庸」的社會主義者對它拒絕投票，幾乎完全是布爾什維克……

還存在着幾個具有危險性的反動勢力底中心，例如烏克蘭和芬蘭底「偽共和國」，它們都表現出堅決的反蘇維埃的傾向。在希爾幸福和基輔兩方面，政府都集合着可以倚靠的軍隊，進行粉碎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戰爭，並且把俄羅斯的軍隊解除武裝驅逐出境。烏克蘭的拉達已經取得整個南俄羅斯底指揮權，正用援兵和軍需品去供給卡萊丁。芬蘭和烏克蘭兩方面都開始和德國人成立秘密協定，而且迅速地得到協約國政府的承認，那些協約國政府貸給它們巨量的金錢，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建立幾個反革命的進攻蘇維埃俄羅斯底中心根據地。到後來，當布爾什維克主義已經在這兩個地方獲得勝利的時候，那些失敗了的資產階級就召進德國人來幫他們恢復政權……

然而，那個最可怕的對於蘇維埃政府的威脅，還是那內部的惱人的——卡萊丁暴動，和莫菲力夫的司令都，杜克和赫將軍已經在那邊竊取了指揮權。

那位神通廣大的莫拉維奧夫被任命為抵抗哥薩克的作戰司令，而且從工人裏面招募了一隊紅軍。成千成百的宣傳員被派遣到河流流去。人民委員評議會對哥薩克發了一個宣言，說明蘇維埃政府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資產階級、Tchinnovniki、地主貴族、銀行家和他

們的同盟者、哥薩克的王公、地主和將軍怎樣想破壤「革命」，怎樣怎樣阻止人民沒收他們的財產。

十一月二十七號，一個哥薩克底代表團到斯慕爾尼來見托羅茨基和列甯。他們詢問，蘇維埃政府是不是真的不打算把哥薩克的土地分配給大俄羅斯底農民們？托羅茨基答道，「不打算。」那些哥薩克仔細地考慮了一會兒。「那麼，」他們問，「蘇維埃政府打算不打算沒收我們哥薩克大地主的土地，把它們分配給勞動的哥薩克？」對於這個問題列甯答道：「那是要你們自己去做。我們對於勞動的哥薩克的一切行動都將加以贊助……最好的方法是開始成立一個哥薩克蘇維埃；你們將被給予 *Taryb-co-kah* 裏面代表的位置，那麼蘇維埃政府就是你們的政府了……」

那些哥薩克離開斯慕爾尼，苦苦地思索着。兩個星期以後，卡萊丁將軍接見一個從他軍隊裏派出來的代表團。他們問：「你能允許把哥薩克地主底大領地分配給勞動的哥薩克嗎？」

「只有踏過我的尸身，才可以這樣做！」卡萊丁答道，一個月以後，看着他的軍隊在他眼面前慢慢地消蝕下去，卡萊丁擊斃了他自己的腦袋。哥薩克的暴動便消滅了。

同時，在莫菲力夫集合了舊 *Taryb-co-kah*，那些「中康的」社會主義的領袖們——從阿

烏生提也夫到特契諾夫——舊軍隊委員會底活動人物，和反動的軍官們。司令部堅決地不承認人民委員評議會。它在它的周圍集合了敢死隊，聖喬治底武士。以及前線上的哥薩克，並且和協約國的軍事參贊，和卡萊丁的暴動以及烏克蘭的拉達有親切的秘密的聯絡。……

協約國政府對於十一月八號底和平法令不作答覆，在那和平法令裏面，蘇維埃人民大會曾經要求一個普遍的休戰。

十一月二十號，托羅茨基送了一個備忘錄給協約國的大使團：

大使閣下：我有那種光榮通知你，全俄蘇維埃人民大會……在十一月八號。在人民委員評議會底形式之下，建立了一個俄羅斯共和國底新政府。這新政府底總理是弗拉狄米爾·伊里奇·列寧。把外交底方針託給我，作為外交人民委員……

請你注意那個全俄人民大會所提出的文件，它是根據民族自決的權利，建議一個休戰和一個不割地不賠款的民主性質的和平。我有那種光榮要求你考慮那個作為一個公開建議在所有前線立即休戰，並且開始立即和平協定的文件。俄羅斯共和國底正式政府同時發給一切交戰的民族及其政府的建議。

大使閣下：請你接受蘇維埃政府對於貴國民族那種懇切的敬意，它和一切其他被這空前無比的屠殺弄得精疲力竭，虛耗殆盡的民族一樣，只是希望和平。……

同一天的晚上，人民委員評議會打電話給杜克和林將軍：

……人民委員評議會認為是必不可少的，立刻向一切國家提出關於休戰底正式建議，向敵國和協約國雙方提出。一個遵循這項議決所擬定的宣言已經由外交委員送給協約國在彼得格勒的外交代表們。

人民委員評議會命令你，司令先生，……立刻向敵方的軍事當局建議停止敵對行為，並且進行停戰協定。人民委員評議會把那些初步非正式談判的任務交給你去辦，並且命令你：

- (一) 立刻把那和敵方軍隊非正式談判底一切步驟直接用電報通知評議會。
- (二) 在人民委員評議會沒有通過之前，不要簽訂休戰條約。

協約國的大使們用輕蔑的冷淡態度接受托羅茨基的備忘錄，伴和着報紙上匿名的攻訐，充滿了惡意和嘲笑。那個發給杜克和林的命令被公開地認為是叛國的文件。……

至於杜克和林，他却不聲不響。在十一月二十二號底晚上還和他通電話，問他願意不願意服從那個命令。杜克和林回答說他不能服從，除非那個命令是從一個「全國和軍隊所擁戴

的政府」裏發出來的。

在電話裏他立刻被解除最高統帥的職務，任命克蕾倫科繼承他的位置。列甫再用他那向羣衆擊斃的戰略，發一個無線電給所有的團、旅、營委員會，給所有陸軍和艦隊底兵士，把杜克和林拒絕命令的事情通知他們，並且命令：「前線上的軍隊要選出代表，去和他們對面的敵方部隊開始談判……」

二十三號那一天，協約國軍事參贊通知他們政府的訓令，送了一個備忘錄給杜克和林，在那裏面鄭重地警告他不要「違反協約國之間所規定的條約的義務」。那個備忘錄還說，如果達到和德國單獨休戰，這個行動對於俄羅斯「將招致最嚴重的惡果」。杜克和林立刻把這項通告送給所有的兵士委員會……

第二天早晨，托羅茨基向軍隊發出另一個宣言，說明協約國代表們底備忘錄顯然是干涉俄羅斯的內政，並且明明白白的想「用威脅的手段強迫俄羅斯的軍隊和俄羅斯的人民去繼續戰爭，執行由沙皇所簽訂的條約……」

從斯泰爾尼方面繼續不斷的發出宣言，指責杜克和林以及那些接近他的軍官們，指責那些集合在莫菲力夫的反動政客，喚醒着從這一端到那一端長達千哩的前線，幾百萬義憤填膺然而無所適從的兵士。同時，克蕾倫科帶着三隊狂熱的海軍兵士，吞吐着復仇的氣息，出發到 Stavka 去，到處被兵士們用一種令人震慄的喝采歡迎着——一個勝利的進軍。中央軍

豫委員會發了一個宣言袒護杜克和林；立刻就有一萬軍隊向莫菲力夫出動……

十二月二號，莫菲力夫的軍隊暴動，並且奪取了城堡，逮捕杜克和林和軍隊委員會，舉着勝利的紅旗出來迎接新任的最高統帥。克雷倫科在第二天早晨進莫菲力夫，發現一羣怒吼着的烏合之衆聚集在一輛軍車的周圍，杜克和林被監禁在裏面。克雷倫科作了一篇演說，在那裏面他懇求兵士們不要傷害杜克和林，因為他要被帶到彼得格勒去給革命法庭審判。當他說完了的時候，突然杜克和林自己在窗口出現，似乎是要對羣衆說話。但是，人們帶着粗野的呼噓衝進軍車，撲倒那位老將軍，把他拖出來打死在月台上……

Strikes 的叛亂就這樣不息了……

那個俄羅斯反動軍事權力基礎的崩潰，大大地增強了蘇維埃政府的勢力，它開始被確信為國家的根柢。許多舊的職員集合在它的旗幟之下，許多其他政黨底黨員參加政府服務。然而，那種金錢上的慾望，被那關於『政府職員薪金』的法令阻抑了，規定人民委員的薪金——這是最高額——每月五百盧布（約合五十美元）……聯合會底聯合會所領導的政府職員的大罷工，喪失了那些藏匿在大罷工後面的金錢和商業的利益，瓦解了。銀行的職員也回到他們的職務上。

下令命把『銀行國有化』，成立最高人民經濟會議，在農村裏把土地法令諸實，軍隊按照民主的原則重新改組，並且在政府和生活的一切部門都有澈底刷新的變更。——所

有這些事情，只是讓工人、兵士、農民大眾的意志施行，慢慢地開始，犯了許多錯誤，遇了許多障礙，無產階級的俄羅斯正在形成。

沒有和資產階級成立什麼盟約，也沒有和其他政黨的領袖們成立什麼默契；沒有和舊的政府機構發生聯繫，布爾什維克就獲得了政權。這也不是一個小小的政黨的有組織的暴力所完成的。如果全俄羅斯的民衆沒有準備革命，布爾什維克一定是失敗。布爾什維克成功底唯一的原因，就在他們做到這些人民之中最偉大的階層底巨偉而且單純的希望，號召他們去推翻並摧毀那舊有的社會制度，然後，在那倒塌的廢墟底烟焰裏面，和他們合力建立起新社會制度的基礎……



## 第十二章 農民大會

十一月十八號那天下了雪。早晨我們醒來，窗格上堆得白澄澄的。雪片飛旋得那樣稠密，在前面十尺遠的地方都不能看見，混濁被捲沒了；在一種閃爍的光輝裏面，那暗淡的城市變得白淨淨的，光彩奪目。那些 *позы* 和它們慢步的車夫，變成雪橇，用猛烈的速度滑着那凸凹不平的街道前進，他們御者的鬚鬚凍得挺硬而且結冰。雖然是「革命」，整個俄羅斯正在盲目地衝進那不可知的恐怖的「未來」，但是因為下雪，歡樂傳遍了城市，每個人都露着微笑，人們跑到街上去，對那柔軟的下降的雪片伸出他們的臂膀，大笑着，一切的陰鬱都隱藏起來了；只有那金色的五彩繽紛的塔尖和圓頂，帶着高聳的豔麗的彩色，透過白澄澄的雪閃耀着光芒。

在中午的時候，太陽現出來，蒼白而且帶着水氣，那些雨季底寒冷和潮溼都消逝了，城市底生活歡樂起來，而那「革命」飛躍得更快了。……

有天晚上，我坐在斯慕爾尼大門對面街上的一個 *дворик* ——一種下等階級的旅館——裏面；那是一個天花板很低的喧嘩的場所，叫做「托摩叔叔的小客店」，常常有赤衛軍來光顧。他們此刻擠在裏面，緊緊的圍往一個鋪着髒膩的台布擺着許多瓷茶壺的小桌子，惡臭的香烟氣味充滿了那個地方，那些忙樣的侍者跑來跑去的喊道「*Сичары*！——*Сичары*！」等。

分鐘！好了！

在一個角落裏坐着一位穿隊長制服的人正，在對那一羣人說話，他每說了幾句就被殺斷，『你們並不比那些殺人犯好些！』他喊道，『在街上槍殺你們俄羅斯的同胞！』

『什麼時候我們做過那種事？』一個工人問道，

『上一個星期日你們就做過，當那些 Yvliogo——』

『可是，難道他們沒有槍殺我們嗎？』有個人露出他那在綑帶裏的手臂，『難道我沒有受到什麼創傷去記起他們的殘忍嗎，那些惡鬼？』

那位隊長盡量的提高嗓子喊起來：『你們必須維持中立！你們必須維持中立！你們是什麼人，要去摧毀那合法的政府？列寧是什麼東西？他是一個德國人的！』

『你是什麼東西？一個反革命者！一個叛徒！』他們向着他怒吼。

當他的聲音能聽到的時候，那位隊長站起來說道：『算了算了！你們稱你們自己為俄羅斯的人民，然而你們不是俄羅斯的人民，那些農民才是俄羅斯底人民，等農民們來！』

『好的』，他們喊道，『等農民們來說話罷，我們知道農民們要說些什麼話：：難道他們不和我們自己一樣是勞動的人嗎？』

在那長期的鬥爭過程裏面，一切都靠農民來決定，當那些農民在政治上落後的時候，他們仍然有他們自己特殊的意念，而且他們的人數在俄羅斯人民中佔百分之八十以上，布爾什

維克在農民裏面只有比較少數的羣衆！而一個持久的由黨工人來獨裁的俄羅斯專政是不可能的。……那有歷史關係的農民的政黨是社會革命黨；在一切此刻蘇維埃政府的政黨裏面。左翼社會革命黨是農民領導權底合法的承繼者！而那右翼社會革命黨，他們是囑息于那些有組織的城市無產階級底憐憫之下，急迫地需要農民們底擁護……

同時，斯慕爾尼方面也沒有忽略了農民，在土地法令之後，新Hoyorob底首要工作之一就是召集農民大會，把農民蘇維埃底執行委員會置之度外，幾天之後發表了詳細的「(鄉區)土地委員會的法規，接着就是列寧的『告農民書』。在那裏面用簡單的語句解釋布爾什維克革命和新政府的性質；在十一月十六號，列寧和米留定公佈了『給地方特派員的訓令』，蘇維埃政府派出成千成萬這樣的特派員到農村裏去。

(一)當他到達那指定給他的地方的時候，特派員要召集一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底聯席會議，向它作一個關於土地法令的報告，然後要求召集一個蘇維埃底聯合全體大會。……

(二)他必須研究那一區裏土地問題底情形。

(a)那些地主的財產有沒有接收過來，如果接收了，是在那什麼區域？

(b)誰在管理着那些被沒收的土地！——是以前的財主，還是土地委員會？

(二) 那些農耕的器具和那些農村的牲畜怎樣措置了？

(三) 那些農民所耕種的土地有沒有增大？

(四) 目前耕種的土地總數和那由政府規定為平均最少量的總數有多少差別？在什麼情況之下有這種差別？

(五) 特派員必須堅持，農民領取到土地以後，他們就有一種義務儘可能地迅速增加耕地底數額，並且趕快送穀物到城市裏去，因為那是唯一無二的避免飢荒的方法。

(六) 計劃好了些什麼方法或是已經實施了些什麼方法，以地主那方面把土地轉移給土地委員會或是由蘇維埃任命的類似團體？

(七) 希望好好地支配好好地組織那些農業財產，在有才能的農業技術師底指示之下，給那些財產底合法代理人所組成的蘇維埃來管理。

一種種糧草底因素傳遍了所有的農村，那不單單是土地法令底劇烈的行動所引起，也是由于那些千千萬萬從前想回來的富有革命思想的農民兵士所激動。……那些人，特別高與召集農民大會。

正如舊日對付第二次工人兵士蘇維埃人民大會一樣，農民蘇維埃的執行委員會想阻止斯慕爾尼所召集的農民大會，而且也正如舊日一樣，發覺它的抗拒

是徒勞無功，執行委員會發出狂熱的電報，命令選舉「保守的」份子，甚至在農民中間散佈謠言，說大會將在莫菲力夫舉行，並且有代表竟跑到那邊去；然而十一月二十三號大約就有四百個代表集合在彼得格勒，政黨的幕後會議已經開始。……

第一次會議在國會大會堂底亞力山大廳舉行，第一次投票就表示出有半數以上都是左翼社會革命黨代表，布爾什維克只佔有少數的五分之一，保守的社會革命黨佔四分之一，而所有其他的人都團結在他們那反對派下面。反對被阿烏生提也夫、特加科烏斯基、彼什克和諾夫……所操縱的執行委員會。

那巨大的廣場擠滿着人，被那連續不斷的喊聲震撼着；一種深沉的，牢不可拔的仇恨把代表們分成許多憤怒的集團，右邊是軍官們的肩章閃閃發光，牧師長老、老年人有鬚子的臉、富裕的農民們；中間是少數的農民，沒有職銜的軍官，和一些兵士；而在左邊，幾乎所有的代表都是穿著普通兵士的制服，這是年青的一代，他們曾經在軍隊裏服役……旁聽席上擠滿着工人——在俄羅斯，他們還記着他們那農民出身的本源……

和舊 *Herzogshaus* 不同，執行委員會在開幕會議上，不承認大會是合法的，說合法的大會是在十二月十三號召集；在一陣狂風一樣的喝采和怒吼裏面，發言人宣稱這個集會僅僅是「非常大會」……可是這個「非常大會」馬上就對執行委員會表示了它的態度，選舉左翼社會革命黨的領袖瑪利亞·斯皮雷多諾瓦做主席。

第一天大部分的時間被一場劇烈的爭辯佔了去，辯論 Tolstoy（鄉區）蘇維埃代表們能不能出席，還是只限于由省區團體派出來的代表。正如工人和兵士的人民大會一樣，絕大多數宣佈贊成那能有最廣大的羣衆的代表，這時舊執行委員會說退出會場……

差不多立刻就表現得清清楚楚，大多數的代表對於人民委員會政府懷着敵意，季諾維埃夫，想替布爾什維克發言，被叱罵下來了，當他在嘲笑聲中離開講台的時候，有人叫道：「這是一個怎樣泥塑木雕的人民委員呀！」

「我們左翼社會革命黨，」訥柴里也夫喊道，他是一個從省區派出來的代表，「在農民沒有參加那個所謂工人和農民的政府以前，不承認這個政府，在目前它只是工人們底獨裁；我們堅決主張成立一個新的政府，這政府將代表整個的民主勢力！」

那些反動的代表們狡捷地蓄着這種情緒，宣佈着，和那些布爾什維克議席上發出來的抗爭針鋒相對，說人民委員會打算或者是操縱這大會，或者是用武力把它解散——這一個宣言被農民們接受了，帶着憤怒的叫喊……

在會議的第三天，列寧突然登上講台；有十幾分鐘，會場裏就像發了瘋一樣，「打倒他！」他們叫號着。「我們不要聽你們人民委員的話！我們不承認你們的政府！」

列寧非常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邊，用兩隻手緊緊地按住桌子，他那細小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些喧嚷的羣衆，最後，除掉議場底右邊以外，那種鼓噪的聲音稍稍消逝了。

『我不是以一個人民委員評議會會員的資格到這裏來』，列寧說，又停下來等待那些鬧聲不息下去，『而是作爲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底黨員，正式被選出來參加這個大會。』于是他舉起他的一些委任狀，使全場都能看見。

『但是，他用一種堅定不移的聲音繼續說下去，『沒有人能夠否認，目前俄羅斯底政府是布爾什維克黨所建立的——』會場上的鬧聲逼着他再停片刻，『所以對於一切事情的主旨都是相同的……』這時右邊的議席上爆發出震耳欲聾的喧噪，但是中間和左邊都露出驚奇的樣子，勉強保持着靜寂。

列寧的說話是簡單明瞭的，『坦白地告訴我，農民們，我們把那些 Pomicadchiki（地主貴族）底土地給了什麼人；你們現在要阻止工人去獲得產業底管理權嗎？這是一個階級戰爭，那些 Pomicadchiki 當然是反對農民，而那些企業家反對工人，你們是不是正在該無產階級陣陣營造成分裂？你們究竟要站在那一方面？』

『我們布爾什維克，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農民無產階級的政黨也是工業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布爾什維克，是蘇維埃的保護者——是農民蘇維埃的保護者也是工人和兵士蘇維埃的保護者，目前的政府是一個蘇維埃底政府；我們不單曾經邀請農民蘇維埃參加這個政府；而且我們也曾經邀請共產黨代表們參加人民委員評議會……』

『蘇維埃是人民最完美的代表機關——代表工廠和礦山裏的勞動者，代表田野裏的勞動

者，任何企圖破壞蘇維埃的人就是一個反民主反革命行動底罪魁，並且我在這裏提醒你們的注意，左翼社會革命黨的同志們——並且也提醒你們的注意，諸位「卡狄特」——如果立憲會議企圖破壞蘇維埃，我們決不許立憲會議做這種事！」

被執行委員會召請，特契諾夫在十一月二十五號下午急急忙忙的從莫菲力夫趕來，僅僅在兩個月以前，他還被認為是一個非凡的革命家，很得農民的信仰，此刻他被找來阻遏那種大會轉向「左」邊去的可怕的傾向，特契諾夫剛剛到達就被逮捕，送到斯慕爾尼去，在那邊經過簡短的談話以後，他被釋放了。

他的第一砲就是拿離開大會那件事來嚴厲地責備執行委員會，他們同意再回到大會去，特契諾夫走進會場，大多數的人發出狂烈的喝采，而那些布爾什維克則發出嘲笑和怒罵。

「同志們！我是有專在外面，我參加第十二軍底大會，討論召集西部前綫一切軍隊裏農民代表大會的問題，而且我一點也不知道此地所發生的事變！」

季諾維埃夫站起來，高聲急呼，「是的，你是在外面——僅僅是在外面幾分鐘呀！」會場裏發出可怕的鼓噪，喊道，「打倒布爾什維克！」

特契諾夫繼續說下去，「那種控告，說我幫助領了軍隊向彼得格勒進攻，是沒有根據的，完全是一個大謊，這樣的控告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把根據給我看！」



季諾維埃夫說：「你們自己的報紙——*Izvestia* 和 *Dielo Naroda*——那就是這種控告的來源！」

特契諾夫具有細小的眼睛，波浪式的頭髮和灰白色的鬍鬚，他那寬闊的臉頰發紅了，然而他抑制住他自己，並且繼續講下去，「我再度聲明，我實際上一點也不知道此地所發生的事，我沒有把任何軍隊引進來，除掉是這一批軍隊（他用手指着那些農民代表），而我對於它的召集是非常負責的！」下面發出哄笑的聲音，並且喊道「妙極！好！」

「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去到斯慕爾尼，那地方並沒有對我作這種控告……經過簡單的談話之後我就離開了——全部的經過就是這樣，讓任何人此刻來做這樣的控告吧！」

接着是一陣怒吼，在這些吼裏面那些布爾什維克和一部分的左翼社會革命黨同時站起來，搖着他們的拳頭並且大聲吶喊，會場裏其他的人又想用喊聲把他們壓下去。

「這是一個搗亂，不是一個大會！」特契諾夫怒喝着，他離開會場；因為噪鬧和混亂無序，會議延期了……

同時，執行委員會底法定地位底問題正激怒着一切人們的心靈。它宣布這次的會議為「非常大會」，就是陰謀着阻止執行委員會底改選，然而這件事變方面都在進行；左翼社會革命黨決定：如果大會沒有權力干犯執行委員會，那麼執行委員會也沒有權力干犯大會，在步

一月二十五號那一天，大會議決由非常會議來代行執行委員會應權力，在非常會議裏面，執行委員會裏面只有那些被選為代表的會員才有投票權……

第二天雖然有布爾什維克底堅決反對，議決案又被修正，把在會議上的發言權和投票權給予執行委員會全體的會員，不管他們是不是被選為代表。

二十七日，發生了關於「土地問題」的論戰，這表露出布爾什維克底土地綱領和左翼社會革命黨底土地綱領之間的差異。

科爾金斯基，代表左翼社會革命黨，提綱繁瑣地說明「革命」期間「土地問題」演變的歷史，他說：第一次農民蘇維埃大會曾經投票表決了一個正確而且合法的議案，主張把地主的地立即交到土地委員會手裏去，然而那些「革命」底指導者和那些政府裏的資產階級，堅持這個問題要等到立憲會議開會的時候再解決……那「革命」底第二期，那「妥協」底時期，這期間最顯著的事實就是特契諾夫加入內閣，農民們相信那些「土地問題」底決議立刻要開始實施；不過，雖然有第一次農民大會那種種冠冕堂皇的決議，執行委員會裏的反革命派和妥協主義者還是阻礙任何的改革，這個政策激起許許多多的農民暴動，這種暴動就是農民方面難以忍耐和反抗力量底自然的表露。農民們知道「革命」底真正的意義——他們要把言詞轉變為行動……

最近的事變，「那位發言人繼續說，『不是表示一個單純的叛變，也不是什麼「布爾

什維克的政治冒險」，而是剛剛相反，是一個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全國都用同情的心理來贊助它……

「一般的說起來，布爾什維克對於「土地問題」所採的態度是正確的；但是，在鼓吹農民用武力去奪取土地那一點上，他們犯了嚴重的錯誤……從那最初的時日起，布爾什維克就宣佈農民要用「革命的屠殺」來奪取土地，這不是旁的東西，只是擾亂秩序；土地可以用一種組織的方式轉移過來……對於布爾什維克那倒是重要的，「革命」底問題要用儘可能的最迅速的方式去解決！」然而布爾什維克沒有注意到怎麼樣這些問題才可以解決。……

「蘇維埃人民大會底土地法令在根本意義上是和第一次農民大會底議決案一致的，那麼爲什麼新政府不根據那次大會所擬定的方案呢？因爲人民委員評議會希望把「土地問題」趕快決定，使立憲會議無事可做……

「可是政府也看到有採取實際有效辦法的必要，所以，它不作進一步的反省，便採取了土地委員會的規章，這就造成一種奇異的局面；因爲人民委員評議會廢除了土地上的私有財產，然而土地委員會所草擬的規章却是以私有財產爲根據的……但是，那也沒有什麼害處，因爲土地委員會把蘇維埃的法令置之不理，只是實施他們自己的可行的議決案——那些根據大多數農民底意志所產生的議決案。……

「這些土地委員會並不打算求「土地問題」之合法的解決，這個問題是屬於立憲會議的

權力範圍……不過立憲會議希望不希望去執行俄羅斯農民底意志呢？關於那件事們們不敢擔保……我們所能担保的只是，農民底革命的決心現在昂揚起來了，立憲會議將被迫着按照農民想使土地問題怎樣解決的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立憲會議不敢抹殺人民底意志。……

接着他是列甯說話，人們用一種專心致意的緊張的態度傾聽着。「在這時候，我們不僅僅正在打算去解決「土地問題」，而且正在打算解決「社會革命」的問題——不僅僅限於俄羅斯，而且要普及到全世界。「土地問題」不能和其他「社會革命」底問題分離開來解決；例如，沒收地主的土地不僅僅將激起俄羅斯大地主底反抗，而且也將激起外國資本底反抗——大地主是以銀行爲中介和外國資本聯絡的。」

「在俄羅斯，土地私有權是巨大的剝削底基礎，而農民沒收土地，就是我們「革命」底最重要的一個步驟。然而它不能從其他的步驟裏面分離出來，這在「革命」所經歷的幾個階段裏已經明明白白地表示出了。第一個階段是毀滅專制政體和毀滅產業資本家與地主的政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是密切地聯繫着的。第二個階段是加強「蘇維埃」的力量，和資本家成立政治的妥協。左翼社會革命黨底錯誤，就在於那個時候他們不反對妥協底政策，因爲他們堅持着那種荒謬的論調，以爲羣衆底自覺性還沒有充分的發展……

「如果社會主義只有當知識發展到全體人民都接受社會主義的時候纔能實現，那末我們

「這是在五百年內都不會看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政黨……是勞動階級底先鋒隊；它必須承認它自己因爲『羣衆缺乏教育而停止前進，而且它必須用『蘇維埃』做革命的創制底機關，去領導羣衆。……但是，爲了去領導那些猶疑不定的羣衆，左翼社會革命黨的同志們就必須不再徘徊觀望。……」

「在七月裏，人民大眾和『妥協派』之間開始發生許多公開的裂痕；但是直到現在，在十一月裏，左翼社會革命黨還是向阿烏生提也夫伸出他們援助的手，阿烏生提也夫正用他們微弱的指頭拉住人民的信心。……如果『妥協』再繼續下去，『革命』就要消滅。不和資產階級成立妥協是可能的；資產階級的政權必須完全粉碎……」

「我們布爾什維克沒有變更我們的土地綱領；我們沒有放棄廢除土地上的私有財產，而且我們也不打算那『妥協』。我們採用了土地委員會的法規——它根本不是根據私有財產訂定的——，因爲我想在人民自己已所決定去做的途徑上，去完成大眾的意志，這樣去和一切爲『社會革命』而戰鬥着的份子結成更密切的同盟。」

「我們邀請左翼社會革命黨參加這個同盟，然而，堅決要求他們不再徬徨回顧，並且要讓他們和他們黨裏的『妥協派』分離……」

「如果單就立憲會議來講，那倒是真的，和我之前的發言人所說的一樣，立憲會議底工作將依靠羣衆革命的決心。不過我要說，『倚靠那種革命的決心，但是不要忘掉你們的槍

——

於是列甯宣讀布爾什維克的議案：

農民大會完全擁護十一月八號所公佈的土地法令……贊助那由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人民大會所建立的，俄羅斯共和國的臨時工農政府。

農民大會……要求全體的農民們一致去擁護那個法令，並且立刻實行它；同時要求農民們有工作表現的人去担任職務，不是看他們的言詞而是看他們的行動，看他們對於被壓迫農民底利益的整個的真誠，看他們那種希望和能力，保衛這些利益，摧毀大地主、資本家、及其黨羽爪牙方面一切的反抗……

農民大會，同時表明它那堅定的信仰，要完全實現土地法令裏一切的規章，只有經過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號開始的工人社會革命底勝利才可以成功；因為只有社會革命才可以完成那種具有決定意義的轉移，使舊制度沒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土地分配給農民，沒收農莊並把它交給農民的公社，沒收屬於大地主的農業器具。用完全廢除工銀奴隸制度，正常的精確的在俄羅斯一切區域中間分配農業和工業底生產品，握取銀行（在廢除私有財產以後，不握取銀行，全體人民掌領土地是不可能的。）等等方法，並利用國家對於勞動者的種種幫助，去保障農業勞動者的利益。……

因爲這許多理由，農民大會完全擁護十一月七號的「革命」，……認爲那是一個社會革命，並且表明它那堅決不移的信念，無論是遇着什麼困難和挫折，但是毫不躊躇，去實施俄羅斯共和國底社會變革。

那些社會革命勝利，保證土地法令之徹底勝利和完全實現的惟一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農民和產業勞動階級以及一切進步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底密切的「聯合」。從此以後，在俄羅斯共和國裏面，一切「國家」的機構和管理機關，從上到下，都必須建立在這種「聯合」的基礎上。這一個「聯合」，擊破一切直接的或間接的，公開的或祕密的，要回到和資產階級成立妥協的陰謀。——和那些資產階級改黨底魁首們妥協，過去的經驗已經夠教訓我們了——只有這樣纔能保證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

執行委員會裏的反動份子不敢再公開出現了。然而，特契諾夫用一種謙虛的揚揚得意的中立態度，說了許多次的話。他被請坐到主席台上去……在大會第二天的夜裏，有一張不記名的紙條遞給主席，要求特契諾夫做名譽主席。烏斯提諾夫高聲宣讀那張紙條，季諾維埃夫立刻站起來，大聲急呼的說這是舊執行委員會底一個陰謀，想控制大會；一時會場裏是一片咆哮的羣衆，揮動着的臂膀和忿怒的臉，雙方都是這樣……然而，特契諾夫仍舊繼續羣衆

在那些關於「土地問題」和「列甫案」的狂風暴雨一樣的爭辯裏面，布爾什維克有兩次都險險退出大會，兩次都被他們的領袖抑制下去。……就我看起來，似乎大會是一點希望都沒有，殞死了。

然而，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知道，左翼社會革命黨和布爾什維克之間已經在斯泰爾尼舉行了許多次秘密會議。最初左翼社會革命黨曾經要求組織一個包含蘇維埃裏面外面一切社會主義黨派的政府，對人民協議會負責。這人民協議會由人數相等的「工人和兵士」的團體代表與「農民」代表所組成，再補以市國會和「生斯特伏斯」的代表；列甫和托維茨基都被排斥出去，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及其他的壓迫機關都要解散。

十一月二十八號，星期三的早晨，在一場可怕的通宵達旦的爭論以後，成立一個協定。那包含一百零八個會員的 *United Council*，人數擴大，加入一百零八個由農民大會按照比例選出的會員，一百個由海軍和陸軍直接選出的代表，五十個工會代表（總工會三十五人，鐵路工人聯合會十人，郵電工人聯合會五人。）國會和「生斯特伏斯」被撲滅了。列甫和托維茨基仍舊留在政府裏面，革命軍事委員會繼續工作。

大會底會議此刻移到皇家法律學校，聖唐卡六號，農民蘇維埃底總部裏舉行。星期五的下午，代表們聚集在那廣大的會議廳裏。蘇執行委員會已經退出了，正在那巨廈的另一個屋子裏舉行它自己的幕後會議，從事於審核軍隊委員會底份子和代表。



特契諾夫從這個會議上跑到那個會議上，對於正在進行着的事情保持一種靜觀的態度。他知道和布爾什維克所成立的協定正在討論，但是他不曉得那協定已經有怎樣的結果。

他在幕後會議上說：「在目前，當每個人都主張成立一個包括一切社會主義黨派的政府的時候，許多人都把第一次的內閣忘掉了，那不是一個聯合政府，在那裏面僅僅只有一個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那一個政府，是很得人心的。現在人民責罵克倫斯基；他們忘掉了他是被舉出來執政的，不單是蘇維埃舉他，人民大眾也舉他呀……」

「爲什麼公衆對於克倫斯基的觀念轉變呢？那些野蠻的東西建立起幾個神像，對着那些神像禱告，如果他們的禱告有一項得不到回應，他們就責罰那些神像了。……此刻所發生的事就是這樣……昨天擁護克倫斯基，今天擁護列甯和托羅茨基；明天又要擁護其他的人了。」

「我們向克倫斯基和布爾什維克雙方建議，叫他們退出政治舞臺。克倫斯基接受了——今天他從他那躲藏的地方宣稱辭去內閣總理的職務；但是布爾什維克想保持政權，然而他們又不曉得怎樣去使用它……」

如果布爾什維克成功，或者失敗，俄羅斯的命運都不會改變，俄羅斯鄉村裏的人完全全地了解他們所要的是什麼東西，他們此刻正在實現他們自己的政綱。直到最後鄉村裏的人要挽救我們……」

同時，在那更偉的會堂裏烏斯提諾夫已經宣佈了農民大會和斯慕爾尼之間所成立的協定，被代表們用最大的歡欣接受下去。特契諾夫突然出現，向會衆發言。

「我知道」，他開始說，「農民大會和斯慕爾尼之間正成立着協定。這樣的一個協定是不合法的，真正的農民蘇維埃大會要到下星期才舉行……」

「還有一點，我向你們警告，此刻布爾什維克決不會接受你們的要求……」他的話被一陣巨大的笑聲所打斷；認識了那種於他不利的形勢，他離開講壇走出會場，而他那「頗有聲望」的聲威也完了……

十一月十六號（俄曆，即公曆二十九號——譯者），星期四的下午，大會舉行非常會議。氣氛裏鼓盪着一種快樂的情緒；每個人的臉上都現出微笑……殘餘下來的大會討論事項很快就通過，於是那位老態龍鍾的白鬍子的訥散生，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元老，他的聲音顫動着，眼睛裏含着淚，宣讀農民蘇維埃和工人兵士蘇維埃「結婚」的喜訊。每當他說到「聯合」這個字的時候，都引起狂烈的喝采……最後烏斯提諾夫宣告斯慕爾尼方面代表團的來臨，隨着紅軍的代表們，用一種高昂的歡呼向他們喝采。一個個的工人、兵士、海軍走進議席，向他們歡呼致敬。

接着是美國社會勞動黨代表萊茵斯坦（Boris Reinstein）致詞：「農民大會和工人兵

士代表蘇維埃聯合的日子，是「革命」史上偉大的日子之一個。它的聲音將要傳遍整個的世界——在巴黎、倫敦、並且飛越過大洋——在紐約得到響亮的回響。這個「聯合」將使一切勞動者的心靈裏充滿了快樂。

「一個偉大的理想已經勝利了。那西部歐洲、美利堅，都從俄羅斯，從俄羅斯的無產階級方面希望一些偉大無比的東西。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正在期待着俄羅斯的革命，期待着正在完成的偉大的事業……」

斯維德羅夫，H. Sverdlov 的主席，向他們致敬，並且高呼：永遠停止內戰！聯合的民主政體萬歲！農民們擁出那個大廈。

天已經黑了，在那蒙着冰的白雪上閃耀着月亮和星斗微弱的光芒。沿着運河的堤岸，巴烏羅夫斯基軍團底兵士們整齊的進行式走過來，他們的軍樂隊奏着 *Marsch*。（馬賽曲）。在那震耳欲聾的兵士們體力喊出來的呼聲裏面，農民們站成隊伍，展開那全俄農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巨大的紅旗，旗上金色的字，「革命勞苦大眾的聯合萬歲！」後面跟着其他的旗幟；區蘇維埃的，南區農夫工廠的，那上面的話是：「我們在這面旗幟之下創造一切民族兄弟一般的友愛！」

一些地方有火炬出現，在黑夜裏閃爍着紅色的光芒，反射在冰塊的稜角上，煇映成無數的光焰，煙霧溼濛地在羣衆上面流動過去。羣唱着歌，在那些用驚異的神韻靜靜地站着

人們中間，走下豐騰卡的堤岸。

「革命軍萬歲！赤衛軍萬歲！農民萬歲！」

這樣，那偉大的遊行式彎彎曲曲的穿過城市，不斷地增加展開着金字的新的紅旗。有兩個年老的農民，被辛苦的勞動弄得彎腰駝背，手攏拳的走着，他們臉上閃耀着孩子一般的歡笑。

「好了，」其中有一個說，「現在，我不願意看着他們再奪去我們的土地！」

靠近斯莫爾尼，赤衛軍排列在街道的兩旁，帶着狂烈的歡笑。那另外一個農民對他的同伴說，「我並不疲倦，我到四處八方去開散開散罷！」

在斯莫爾尼台階上，大約集合着一百個工人和兵士的代表，帶着他們的族幟，背向着從拱道瀉出來的燈火底光芒。他們像巨浪一樣的衝下來，把農民們擁抱在懷裏並且吻他們；而那偉大的遊行式就鑽進大門走上樓去，發出雷一樣的鬧聲。

在那巨大的潔白的會議廳裏，*Meeting* 參雜着彼得格羅維埃的全體人員和一千多的旁聽者，用那種臨到歷史上偉大決定的時期所應有的「靜肅」，正在等待。

季諾維埃夫宣佈了和農民大會所成立的協定，那些話所掀起的顛動的喧吼，當走廊裏音樂大作的時候，就迸發成暴風雨一樣的呼嘯，而那遊行式就先頭部隊已經走進來。講台上的主席團起立，讓坐位給農民的主席團，這兩個主席團交合在一起；在他們後面，兩幅標子交

又着貼住潔白的牆，旗子下面是一架空空的鏡框，那裏面沙皇的御像已經被撕碎了。……

於是那「慶祝大會」開幕。斯維德羅夫說了幾句歡迎的話以後，瑪利亞·斯皮霍多諾瓦站上講台，她身材瘦弱，面色蒼白，帶着眼鏡，頭髮平平整整地下垂着，具有新英格蘭學校教師的風度——這就是全俄羅斯最受愛護最有權力的女性。

「……現在，在俄羅斯工人面前展開了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眼界……過去一切的工人運動都失敗了。然而目前的運動是國際性的，這便是它爲什麼不能被征服的原因。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撲滅「革命」底火焰！舊世界破滅下去，新世界開始誕生……」

於是托羅茨基發言，充滿着火氣：「我歡迎你們，農民同志！在這掌握着俄羅斯革命底心臟的屋子裏面，你們不是來做賓客，而且是來做主人。千百萬勞動者底意志，此刻都集中在這個會堂。現在俄羅斯的國土上只有一個主人：那就是工人、兵士、農民底聯合……」

用一種尖刻的諷刺，他繼續說到那些協約國的外交家，直到現在對於俄羅斯的邀請停戰還是帶着輕蔑的態度，那種邀請停戰的文件已經被中歐的國家接受了。

「這次戰爭裏將要產生出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在這個會場裏，我們向各地方勞動者宣誓，仍舊留在我們革命的崗位上。假如我們是失敗了，那末它也要將國旗……」

克密倫科接着他發言：解說前線的情況，杜克和林過去正在那邊準備反抗人民委員評議

會。『讓杜克和林以及那些和他同黨的人好好地知道吧，對於那些阻礙和平之路的人，我們決不寬貸！』

達班科代表海軍向大會致敬，而底會會員克魯辛斯基說道：『從這個時候起，一切真正社會主義者底聯合實現了，全部的鐵路工人絕對地把他們自己歸於革命民主主義底調遣之下！』盧那卡爾斯基發言，幾乎是興奮得流淚；勃羅西安，代表左翼社會革命黨致詞；最後是沙哈拉什維尼，代表由馬爾托夫和高爾基團體底會員所組成的聯合社會民主國際主義者，他宣佈道：

『我們脫離了妥協，這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那種決不妥協的政策，並且強迫他們爲了去實現一切革命民主勢力底聯合，作一些讓步。現在，現在那個聯合已經實現了，我們認爲那是一個神聖的責任，再度參加 Трой-це-Кня……我們宣佈，所有那些退出 Трой-це-Кня 的人，現在都應該回來。』

斯達奇科夫，他是農民大會主席團裏的一個高貴的年老的農民，向會場的四周欠身鞠躬。『我向你們致敬，慶祝新俄羅斯生命和自由底降臨！』

格隆斯基，代表波蘭社會民主黨；斯克雷市尼克，代表工廠商店委員會；鉄伏諾夫，代表薩姆尼如地方的俄羅軍隊；以及其他發言的人，都是舌辯滔滔地，說出全部心坎裏的話，帶着那種已經實現的希望，輕快的詞鋒。……

當那下列的議案被提出一致通過的時候，夜已經很深了：

「Tary-co-kah（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非常會議裏與彼得格勒蘇維埃和農甲大會團結一致，確實承認第二次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大會所擬定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也確實承認 Tary-co-kah 所擬定的工人管理實業的規章。」

「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農民大會的聯席會議，表明它那堅決的信心，認為這個工人、兵士、農民的聯合，這個一切勞苦大眾和一切被壓迫者底兄弟般的聯合，會鞏固他們所得到的政權。它將要採取一切的革命手段，促進其他國家的革命，而且它要在這種方式裏，保證公正的和平之最後的完成，保證社會主義的勝利。」

向日葵	袁水拍著	本集包含詩人之名作，對於領河上的自由，道首詩曾在香港、桂林、重慶及南洋被救濟會上演說，屢次在各地朗誦會上博得好評。其餘各詩也是感情豐富，技巧美麗的力作。
依利阿德	荷馬著 徐遲譯	古希臘史詩為人類黎明時期燦爛的成就，譯者根據七種英譯本選譯其中名著之部份千行，附註釋一萬字。
我的心呀，在高原	E. R. 彭斯著 袁水拍譯	彭斯是蘇格蘭最著名國民詩人，霍斯曼是二十世紀的英國第一流抒情詩人。最近訪英曾在蘇格蘭會遊覽彭斯的新詩人袁水拍先生譯出，譯年流暢忠實，可供朗誦。
戲的吟詞與詩的朗誦	洪深著	本書為中國話劇界前輩洪深教授多年實踐與理論的動中所得之戲劇法度，詩賦之憲章，為今後戲劇界與詩壇之圭臬。郭沫若先生特為之序。洪深著，袁水拍譯。
復活	托爾斯泰著 夏衍改編	根據L. 托爾斯泰著小說，夏衍先生把一些出類拔萃，性格不同，但基本上是同一類善良底心的人，安置在一個特殊環境裏面，描寫他們如何創傷，如何愛憎，乃至於如何到達了一個可能到達的結界。



杏花春雨江南 于 裕 著

本劇描寫江南游擊隊之艱苦戰鬥，忠勇緊張。曾在  
全國各地上演，極得好評，榮獲中央圖書審查委員會嘉  
獎。

千金之子

美·奧達茨著  
馮亦代譯

這戲劇的故事不祇是一個門拳者的故事，却是個  
偉大鬥爭的寫實——不論我們職業如何，都被包括  
在內。本劇美國極有電影，曾在重慶昆明等地放映  
，轟動一時，極得觀眾好評。

天上人間 夏 衍 著

深刻地刻劃人物，細膩地描寫故事。夏衍先生代表  
作。本劇曾在全國各地上演，風演不衰，極得好評。

飄

美·密西爾著  
柯靈女士改編

名劇作家柯靈先生將美國近年最著名小說「飄」即  
"Gone with the Wind"，改編為中國景，中國人  
物之四幕劇。曾在上海公演，轟動全滬，大後方各地亦  
將準備公演。

黃金萬兩 魯覺吾 著

本劇作者魯覺吾先生刻劃目前抗戰大後方人物諷刺  
諷諸，對於目前公務員生活尤體貼入味，為去年子倫先  
生所著獲獎名劇「杏花春雨江南」姊妹作。

<p>為國爭光</p>	<p>蘇·西·諾夫著 孫師毅改訂</p>	<p>本劇為蘇聯近代名作家瓦·西·諾夫所著六幕八場愛國戰爭佳劇。榮獲斯大林元帥戲劇獎金，經孫師毅先生精心改訂，附有導演過程順序之設計，為國內唯一復創便於全國各地上演之劇本。</p>
<p>春天的喜劇</p>	<p>蕭宗江編譯</p>	<p>本劇包括蕭宗江先生編之蘇聯維魯納所作「蝴蝶與坦克」及「去秋波」一外，柴霍甫之「君子好逑」等編譯劇。其中「蝴蝶與坦克」及「君子好逑」等迭在重慶上演，為觀眾最喜愛的劇本。</p>
<p>蝴蝶與坦克</p>	<p>美·海明威著 馮亦代譯</p>	<p>本書是美國名小說家海明威描寫西班牙人民英勇反抗法西斯戰爭時生活的小說。譯筆忠實流暢，人人傾倒一讀。</p>
<p>農奴的故事</p>	<p>美·托爾斯泰著 馬耳譯</p>	<p>屠格涅夫說我讀了托爾斯泰的「農奴」故事後，對於他巨大的天才，頗為訝異，好多地方寫得真太好了！它使我的背脊發顫，雖然我的背已經是厚而且粗了的。他真是一位大師！</p>
<p>南南同鬍子伯伯</p>	<p>嚴文井著</p>	<p>本書共收童話八篇，筆調生動，文意簡易，寫出最純潔的心靈，最豐富的幻想，充滿喜悅，更多教育意味，應宜人手一冊。教師、家長、兒童，尤不可不看！</p>

寂

寞

羅·蕪 著

本書為作者近來所寫短篇小說之選集，反映作者青年精神生活，至為深刻，尤以在淪陷中備受敵偽殘酷之散文技巧，愈增親切之感。全書計八萬餘字。

黑

城

諜

窟

J·B·普列萊斯·王友竹 譯

英國文壇老將戰後名著！反法西斯間諜小說之王！曲折新奇令人拍案叫絕！今卷在手使人樂而忘餓！

震撼世界的十日

美·約翰·郭有光 譯

本書作者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時適旅居在彼得堡，將這一個震撼世界的十日寫成散文，現在已經成為一本歷史名著。作者是美国人死在蘇聯，遺體葬在紅場，本由列寧作序。

托爾斯泰散文集

托爾斯泰 著 徐遲 譯

本書所包含的三篇光輝論文，處理是烟酒問題，耐性的問題，和一個做好人的第一步的問題。這些早表現在十月革命與和平之後，用魯斯捷夫的意見，現在重新整理作者思想之後，用魯斯捷夫的意見，所以對於原著作托爾斯泰精神極有研究，精選了這一篇論文用流暢的筆譯出。

金髮大姑娘

奧·培克等 著 亦代水拍合 譯

奧國著名作家奧·培克等所寫之小說，描寫一個金髮大姑娘，在淪陷中，寫私刑及死無屍。此書在青年中頗受歡迎，所寫之金髮大姑娘，可以說是一個金髮大姑娘的靈魂，所寫之金髮大姑娘，可以說是一個金髮大姑娘的靈魂。

風流雲散 (小說)	鄭安娜節譯
在阿希龍河畔 (小說)	楊剛作
孤島驚夢 (小說)	谷期範著
林肯傳 (名人傳記)	楊剛譯
托爾斯泰研究 (論文)	馮亦代編譯
美文集 (散文)	徐遲著
邊鼓集 (戲劇論文)	夏衍著
離離草 (劇本)	夏衍著

托爾斯泰散文二集	(散文)	L·托爾斯泰著 馮亦代譯
借餘春賦	(劇本)	田漢著
有鳳來儀	(劇本)	石華父著
巴黎！巴黎！	(小說)	愛倫堡著 徐遲·水拍合譯

## 美學出版社徵求「基本社友」壹萬戶

一、本社爲擴展讀者負擔及便於遠地讀者通信郵購起見，特設郵購部，並徵求「基本社友」壹萬戶。  
二、凡一次預交國幣三百元以上者，卽爲本社「基本社友」。本社接到匯款後，卽奉「基本社友」證，以供社友選購圖書之憑證。

三、本社每出新書，優先寄奉，並記入帳戶。每三個月（三、六、九、十二月）抄奉結單一次，以資核對。存款不足時，卽另行通知。

四、舉凡國內出版圖書雜誌，均可托本社代購，現購憑社友證號碼，戶名及地址。依重慶市價，得享受本版書八折及外版書九折之優待。

五、貨款請交銀行或郵局匯下。若由郵局不能通匯地點，可附郵票，本社十足收受。限省川郵票不收。附有匯票郵票信件，請用掛號寄遞。勿附寄現鈔，否則意外損失，本社恕不負責。

六、郵購圖書一律用掛號寄遞。寄 按郵局規定者收取。

七、社友托購圖書雜誌時，請用正楷寫明戶名，證號，地址及所需書刊名稱（請切勿用草書或簡筆字）並儘可能註明著譯者，出版處，冊數，雜誌期限，份數，起訖期數等，投寄重慶九尺坎鐵板街六號美學出版社收。

八、圖書若中途就闕，可通知本社，說明托購書日期，戶名，證號及匯款數目等，由本社代爲查詢。如遇遺失或檢扣，事出意外，本社恕不負賠償責任。

九、社友若喜閱某類圖書雜誌，不知詳細書名者，可函本社代爲選購，若關於圖書印刷及其他文化方面事項之詢問，本社無不竭誠歡迎奉答。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 震撼世界的十日

(每本：定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十一月初版

原 著 者 John Reed 著

譯 者 郭 有 光

發 行 人 俞 世 莖

發 行 者 美 學 出 版 社

重慶九尺坎鐵板街六號

電報掛號：五一六六

分 發 行 所 聯 營 書 店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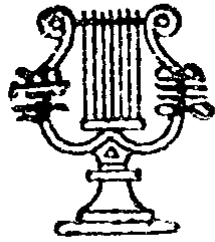
成 都 祠 堂 街

印 刷 者 重 慶 印 刷 廠

重慶棗子嵐壩一號

#7  
446024

圖書雜誌審查處



5/1/00